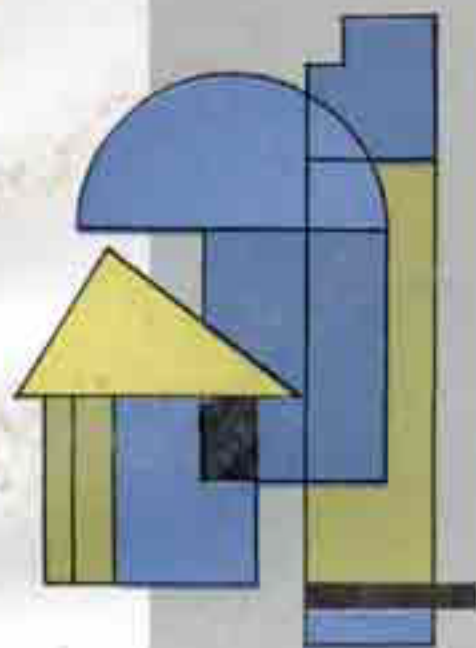


TAMEN DE SHI JIE TAMEN DE SHI JIE TAMEN DE SHI JIE

孙  
顺

# 他们的世界



海文出版社

# 他们的世界

孙颢

博 库

中国 · 美国 · 台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权 利 声 明

对从博库网([www.B00K00.com.cn](http://www.B00K00.com.cn) 和/或 [www.B00K00.com](http://www.B00K00.com)) 下载的作品,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博库公司(B00K00,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00K00, Inc.)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00K00”,“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B00K00, Inc.的商标。

## 他们的世界

海风掀起稻堆上的油布，  
阳光照射着肮脏的稻谷，  
呵，洗净泥土，碾掉外壳，  
米粒同样象晶莹的珍珠。

——无名氏写在农场土地上

—

八轮大卡，喘着粗气，从大堤上滑下来，爬过水泥桥，上了公路。车上，载着十几名挂牌子的家伙。强劲的海风，卷起片片灰沙，没头没脑扑来，在他们脸上、衣服上涂了层铅灰般的颜色，使他们的模样显得更加可憎。那些阴阳头、光头垂在胸前，不敢正眼看人。牌子上赫然写着：“扒窃犯”、“流氓犯”……

押车的副连长尤家达，不断地吼着“老实点”，给这个腰眼一拳，朝那个后腿一脚。

两个小时的游斗，总算到达终点。尤家达把这些家伙轰下车，让他们一字儿排齐。他虎背熊腰，五大三粗，

沉甸甸，象座铁钟，瞪着豹眼般的大眼，双手叉腰，威风凛凛地吆喝道：“回去，一个个老实写检查、交代，听到没有？”

“听到了——”稀稀拉拉的回答声。

尤家达火了，又吼道：“你们耳朵聋，还是嘴巴哑？听到没有？！”

“听到了！”这群家伙齐崭崭地回答。

尤家达这才大模大样地一摆手：“散开，滚！”

十几个人头上的紧箍咒松了，急忙摘下胸前的牌子，毕恭毕敬放在地上，偷眼瞅一瞅尤家达的脸色，脚底抹油，溜之大吉。最后摘下牌子的，是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他中等个子，不象尤家达五大三粗、照面就吓人，但那黄铜般发亮的脑门，钢浇铁铸似的胳膊，显出他的力气决不比尤家达小。他好象并不怎么怕尤家达，慢吞吞地拿下胸前的牌子手一扬，牌子打了个飘，飞到尤家达脚下，“噗”一声落地，正好面朝天，上面有六个打红圈的大字“流氓集团首犯”和三个打黑杠的小字“姜海光”。

尤家达气歪了嘴，眼珠凸出，咧开大嘴，差点暴跳如雷地吼起来，但碰上姜海光冷嗖嗖、阴沉沉的目光，不知怎么搞的，尤家达的嘴巴咕嘟一下，把涌到喉咙口的话又咽了回去。

姜海光脸上掠过难以捉摸的表情，他朝尤家达眨眨眼，歪歪嘴，刚要开步走，突然伸手去摸剃出两道电车路的头发，两顿的肌肉不由抽搐了一下，他恶狠狠咬咬牙齿，猛然朝地上吐了口唾沫，才扬长而去。

离开尤家达，他显得有点伤感，用手敲了敲脑瓜，寻思还是快点找顶帽子戴上，免得被人戳着脊梁挖苦嘲讽。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清晨五点不到从被窝里揪出来，象猪一船被轰上车，又象猴一般被耍来耍去，这会儿，他肚子饿得打鼓，浑身上下，燃烧着一股怒火。

没料到，还真有人来惹他。从食堂台阶上走下个苗条的姑娘，小巧的塑底布鞋，在沙地上点了两下，竟在路当中站定，把姜海光拦住了。整洁干净的布衫，修长的身子，挺秀气的双脚，和蛮横、粗犷的姜海光靠得那么近，就象高雅的梅花鹿竟走到斑斓猛虎前面。

“好男不与女斗”，是姜海光的一条准则。在他们那

个圈子里，听到“将军”（姜海光的绰号）的名字，谁不诚惶诚恐？他做过一些坏事、傻事，但从不招惹姑娘，并非因为从街头故事中知道“女人祸水”，纣王因妖狐败国，董卓和吕布被貂蝉离间，唐明皇宠贵妃致乱等等，他不过是信守自己的诺言，那是他答应临终的母亲的。母亲，是他热爱的惟一的人。

他觉得晦气，嘴里嘀咕了两句，横了姑娘一眼，想从斜刺里穿过去，却被一个友好的声音喊住了。

“姜海光，哎，你到我那儿去一次。”姑娘大胆地、毫不畏缩地望着他，月牙形的柳眉下，黑得透亮的眼睛里，射出热腾腾的光；鲜红娇嫩的嘴唇，挂着甜蜜的笑。

这目光和笑，倒是姜海光见过的。他眨眨眼睛，从记忆中找出那几乎忘却的小事。他的脑子里，装满了自己的“英雄经历”，那类小事塞在某个角落，没有特别的触动，很难唤醒，现在恍恍惚忽地浮出脑海。

他下意识地摸摸很不雅观的头发，竟然有点儿窘。他做梦也没想到，下“囚车”后，会有个漂亮的姑娘等着自己，并且发出这种邀请。“你——什么意思？”他生硬地很不客气地问，同时想到，在车上被迫低头认罪

狼狈相，准被这帮丫头瞧去了，她们肯定象瞧动物园的黑猩猩一样，嘻嘻哈哈、指手画脚……他的目光里，顿时充满了敌意。

姑娘不在乎他的表情，仍旧笑盈盈的，大大方方地说：“两个多小时兜一圈，没吃早饭，饿得够呛吧……我给你留了点东西。”

哼，拿老子寻开心？由于意外，姜海光心怀警惕，急躁而不耐烦地问：“管你什么闲事？”初升的太阳，将亮闪闪的光投在他的脑门上，灰沙和汗渍点缀着黄铜般的皮肤，他的模样十分难看。

姑娘既不生气，也没退缩：“你们不是喜欢知恩报恩吗？你帮过我的忙，我想——谢谢你，可是一直没机会。”

姜海光满不在乎地挥挥手：“还记着这点芝麻绿豆大的事干什么！难道你不知道，我现在是专政对象！”

姑娘笑笑，嘴唇一抿，显出孤傲的神情：“别吓人，这年头关监狱的也见得多了！我不怕，你怕什么？难道要我把吃的东西送到你们宿舍去？”那秀气的双眸里，忽地闪出挑战的目光，直逼到姜海光脸上。



姜海光哭笑不得：今天算交了什么运气？他一急，说出了粗鲁的话：“怕个屁！你那儿又不是十字坡，卖人肉馒头！你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姑娘皱皱眉头，但不十分介意。和“将军”打交道，还想听什么好话？她随和地说：“总比稀饭、馒头好一些。来吧，爽快点，男子汉大丈夫！”

听到这消息，没有一个人不吐出半寸长的舌头：著名电影演员的女儿沙莎，竟把“将军”请到宿舍，用火油炉煮碗糖水鸡蛋，让他热呼呼、甜蜜蜜地喝下去。这件事不胫而走，被场里职工津津乐道地传播开了。

尤家达在连部敲桌拍凳发脾气：“搞什么花样？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她算个屁团员？人家打糖衣炮弹，她弄个糖水鸡蛋，你们管不管？”他脸色铁青，头发上竖，对团支部的委员们怒吼，足可把胆小鬼吓得战战兢兢。

只有姜海光的伙伴们惊喜交加，好奇得不得了。谁会想到，“将军”还能交“桃花运”！待瞅见姜海光那剃得乱七八糟的脑袋从屋后露出来，绰号“皮蛋”的皮世驯和绰号“骆驼”的骆贵山就迎上去，嬉皮笑脸，推推搡搡，把他拥到稻垛后面。躲在那儿说话，既挡风，又

避人耳目。

姜海光瞅瞅四周：“注意点，尤家达那家伙，疯了，红眼了，今天在卡车上，暗中给我几下子，当心他也找你们的麻烦。”

“骆驼”的大鼻子喷出股粗气：“谁怕他灰孙子，就不是人！走着瞧，总有一天和他算总账！”他攥紧拳头用劲一捏，把手指关节捏得“咯达”响。他身高足有一米九十，不免习惯低头看人，久而久之，背脊有点拱起，说那象“驼峰”，也不算夸张。

皮世驯比骆贵山矮得多，黑油油的圆脸，机灵的眼睛，瘦得几乎没有肉的身子，加上天不怕地不怕的气概，使他们在他们这个圈子里，获得比“骆驼”还要响的名声。眼下，他根本没心思盘算如何对付尤家达，只好奇地急于想打听“将军”怎样把漂亮的沙莎“骗”上手的：“唉，你倒是介绍介绍经验，什么时候学来这一套功夫！好大本事，瞒得一丝风不透，连我和‘骆驼’都不知道。”

姜海光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狠狠地瞪了皮世驯一眼，象是要封住他的嘴巴。

皮世驯不识相，心里痒痒的，扳住姜海光的肩头，涎着脸说：“哥们之间，有什么话说不出口？你介绍一点经验，也让我们学习学习。说句老实话，我还真想弄这么个有身价的交交朋友呢。”

骆贵山兴高采烈，击着巴掌，说：“一点不错！队里漂亮小姑娘好多，个个神气活现，真不懂她们有什么了不起！你可以搞个电影演员的女儿，我就不能骗个教授的丫头？你哪点比我强？要说文化，你不过小学毕业，我到底还读了两年初中。哼，看样子她们都是假正经！俺，到底是你去追她，还是她自己送上门来？嗨！你装什么死，那个沙莎灌你多少迷汤……”

骆贵山正说得神采飞扬，哪里料到，被一个突如其来的重磅拳头击中了。好象一颗炮弹打在肋骨上，全身上下，都震得发麻。骆贵山晃了晃，支撑不住，倒下去，摔在稻垛脚根，刹那间，觉得“骆驼架子”全散了，挣扎不得。他躺在地上，对姜海光怒目而视，弄不明白为什么要挨这么一下子。

姜海光不仅力气比一般人大，而且还懂拳术。姜海光路见不平，总是拔拳相助，几年中，打遍农场无敌手，

赢得小兄弟们的敬重，也因此赢得了“流氓集团首犯”的头衔。

一旁的皮世驯吓愣了，不懂是什么惹得姜海光发火。但他和骆贵山都敢怒不敢言，不光是怕姜海光的拳头，而且因为对他们来说，“将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机灵的皮世驯陪着笑说：“嗨，弟兄们开个玩笑，谁都没有恶意，位怎么动肝火？”

骆贵山摸着疼痛的肋骨，爬起来靠在稻垛上，满腹牢骚地说：“哼，翻脸不认人，打自己兄弟。”

姜海光嘴巴一歪，抬起两只铁钳般的手，卡住皮世驯和骆贵山的脖子：“不许用下流话讲沙莎，人家又没得罪你们，懂不懂！”

骆贵山翻翻白眼，心想：“天知道她算你什么人！摆出副保镖面孔，好意思？”但他的肋骨还痛得厉害，自然不敢把话说出来。

姜海光松开手，说：“对你们俩，我哪有秘密。事情简单得很，我帮过她一点小忙，人家知恩报恩，心肠好，就这么点小事，你们少讲不三不四的话。”

皮世驯小心翼翼地试探说：“说不定，她对你还有点别的意思……”

姜海光脸一板，顿时火气冲天：“她和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懂不懂？笨蛋！”

皮世驯不服气地想：“什么两个世界！再漂亮，爸爸再有名，沙莎也不过是个落难千金，神气点啥？”但他也怕象骆贵山一般挨重磅拳头，光在肚里寻思寻思而已。

姜海光跺跺脚：“得了吧，说这种话有啥意思，今天早上吃了一肚子风、一肚子气，‘骆驼’，你腿长，到小卖部买瓶酒，中午醉一醉，解解闷气。”

骆贵山飞快地跑了。姜海光和皮世驯吸了支烟，过过瘾，漫不经心地从稻垛后面转出来。上工的钟已经打响，召唤他们下地干活去。

皮世驯突然叫了一声：“哎哟，尤家达那小子把沙莎叫到办公室去了。”

姜海光抬头一瞧，一队姑娘拎着棉花袋走过连部，尤家达狗熊般的身子挺在连部门口，严厉地喝住了沙莎，把她召进去。

姜海光猜想，尤家达准是抓住糖水鸡蛋的事想难为沙莎。连队里，谁和姜海光接近，保险逃不过尤家达的眼睛。姜海光把牙齿咬得“咯咯”响：“畜生！一得势六亲不认！”旧恨新仇，憋得难受，姜海光一捋袖子，“我去看看！”

皮世驯急忙拦住：“唉，你去，算哪路好汉？”

“揍他这狗熊，不要欺人太甚！”

皮世驯摇摇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现在千方百计算计你，你还送上门去？”皮世驯摆出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神态，“得了，你上工去，刚刮过‘台风’，你稍许老实点。这件事包在我身上，尤家达要是过分难为沙莎，我自有办法！”

两个人一走进宿舍，皮世驯就倒在床上打起滚来，双手抱肚，大声喊痛，脸色煞白，泪水直流，那黑黑的瘦瘦的身子，不停地哆嗦，连明知他装假的姜海光，也从心里佩服他装得象。班长无可奈何地瞧着他，派人叫来连队医生，然后带着全班职工下地去了。

尤家达坐在床上，闷头抽烟，烟雾在屋里弥漫。沙

莎呛得连连咳嗽。她端坐在尤家达指定的凳子上，腰枝笔挺，目不斜视，显出凛然不可侵犯的高傲神态。

尤家达最恨别人瞧不起自己。他终于扔掉烟头，站起来，晃晃水桶般粗的腰，走到苗条的姑娘面前，豹眼凸在眉下，严厉地盯住了她。这样一个弱不禁风的女人，他一巴掌就能打歪她嘴巴！尤家达轻蔑地哼了一声，从抽斗里摸出一叠纸，扔在桌子上：“你给我写交代！你对无产阶级专政抱什么态度，和姜海光勾勾搭搭是什么意思？”

沙莎用眼角瞄了他一下，懒得吭声。连队职工，谁不知道尤家达是怎么当上副连长的？下来抓运动的倪之新书记，懂得“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主张“以毒攻毒”，讲这个连队流氓阿飞多，没人压得住，便和尤家达谈了几次心，让他做“后进转化典型”，不久就让他担任负责民兵、治安工作的副连长，借他的凶狠来镇压姜海光他们。尤家达一向妒忌姜海光的“威望”，过去无可奈何，自认矮姜海光一头，现在得道升天，有恃无恐，瞅准每一个机会，都非和姜海光拼一下不可，一面煞煞姜海光“威风”，一面也可以讨好领导。

尤家达见沙莎不理他，便用拳头捶了下桌子：“喂，你耳朵聋啦，还是嘴巴哑啦？”审问任何一个人，他都会把这句话上十遍八遍。“你写不写？告诉你，对我玩花招没好处。我见得多了，谁到这里不服服帖帖？丫头片子，你嫩啦！”

沙莎忍无可忍，头一昂，反问道：“尤家达，我犯什么罪？”

尤家达咧开大嘴，嘿嘿冷笑：“到我这儿，就要老老实实，少摆点骚劲。你那个去充军的大演员爸爸，管不了你啦。你给我写，怎么和姜海光勾搭上的？姜海光在你面前放了多少毒？写！别以为我对你们女人心会软！”

尤家达那副恶狠狠的样子，真能把沙莎一口吞下去。沙莎气得脸蛋通红，真恨不得朝尤家达那张臭嘴搥一巴掌。倪书记每次到连队来，都夸奖尤家达抓阶级斗争得力，尤家达也就越来越无法无天。

沙莎用沉默表示抗议。她想，姜海光并不比你尤家达坏，我只不过是知恩报恩，给姜海光煮碗鸡蛋，有什么罪？笑话！倒要看看你尤家达拿我怎么办。



尤家达料到沙莎不是那种好捏弄的女人，她向来不把自己这个副连长放在眼里，今天趁这机会吓唬吓唬她，捉弄一番，既出出气，也解解闷。反正他是审问与姜海光有关的案情，谁敢说他一个不字？

尤家达摸出烟盒，不慌不忙点上一支，然后抓过桌上那叠纸：“你是顽抗到底，坚决不写罗？”

沙莎端坐在凳子上，还是不说话。

尤家达用纸去拨弄沙莎的下巴：“喂，算你漂亮，神气活现，哼，你就剩这么点本钱了，还乖乖给姜海光送上门去……”

沙莎终于爆发了，一挥手，愤怒地打掉了那叠纸。从生下来到现在，谁敢这么流里流气对她？她挺身站起，那对秀气的眼睛，突然睁得滚圆：“好个尤家达，你要流氓，我到场告你！”

尤家达冷冷一笑：“告嘛，我也正要告你和流氓头姜海光不干不净。”那叠纸又被摔到沙莎面前：“话说清楚，你不写，今天别想出门，老子奉陪。”说着，一口烟对准沙莎的脸喷去。

沙莎咳嗽着，发疯般地抓过桌上那些纸，狠命扔到尤家达脸上。一阵雪片，把尤家达的大脸罩住几秒钟。沙莎窜到门口，想逃出去，被尤家达的手无情地拉了回来：“嗨，你这丫头还真厉害！”他把沙莎娇小的手捏在自己铁钳般的大手中，觉得很好玩，也很得意，“这样的手还想打人？我倒要看看它有多大力气。”他皱皱眉头，稍稍用劲一捏，就听得沙莎痛得发出一声尖利刺耳的叫喊。

和叫声几乎同时响起的，是“吱呀”的开门声。尤家达回头正想骂娘：谁胆敢破坏他的“审问”？但他象突然漏气的皮球，全身的劲都泄了，张开来想骂人的大嘴忘记合上，捏住沙莎的手倒松开了。

站在门口的，是个平平常常的中年人，未老先衰、皱巴巴的脸，脖子象支撑不住上面的重量，脑袋微微低垂，一身土布衣服，还沾着不少油迹、泥巴，标准的乡巴佬。尤家达却变了一张脸，笑着问：“老李，你怎么这时候来？”

保卫组负责人李源，一眼把屋子扫个遍，自然看到了撒在地上的那堆纸片。他黄黄的眼睛里，缺乏生动的

表情，这会儿也看不出他感觉如何，只平平淡淡地问了一声：“噢，你没有被别人捅刀子？”

尤家达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捅刀子？谁吃豹子胆敢捅我刀子？你听谁说的？”

李源象明白了什么，没再和尤家达说下去，只静静地凝视着沙莎。姑娘轻揉着被捏痛的右手，嘴唇撅得老高，一面怒容。但她既没告状，也没诉苦，仇恨的目光射向尤家达，同时怨愤地瞧瞧保卫组的负责人。

李源皱了皱眉头：“这是怎么回事？”

尤家达抢先说：“她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竟然同情姜海光，还同他勾勾搭搭，我正在教育她，要她揭发姜海光在她面前讲了些什么。”他说着，心里却在暗骂：“他妈的，老头子偏这时候来！”

李源坐到凳子上，从胸前口袋里摸出张纸，又从一只小纸盒中抓点烟叶，慢吞吞地卷成一支烟。

尤家达心里有点玄乎，怕沙莎闹得自己下不了台，急忙很正经地说：“我和老李有公事，你先回去考虑考虑，好好写份检查。”

这么高雅的姑娘，竟然粗野地“呸”了一声，骂句“下流胚”，才昂然走出房去。

走到门外，沙莎突然感到疲乏无力，头胀得象要裂开。激动、愤怒、屈辱和疼痛，一齐折磨她，她高傲地支撑住了，没让尤家达看笑话。可是，这会儿她又非常想哭，痛痛快快地哭。她毕竟是二十几岁的女孩子！太阳耀得她眼睛发花，头晕了，简直有点站立不稳。

她看到连部隔壁小电话间窗口，有张黑不溜秋的圆脸露了一下，又立即消失了。她认得，那是姜海光的生死之交皮世驯。她不明白，皮世驯不上班，躲在这里干什么。她突然想到李源问尤家达的话：“你没有被别人捅刀子？”这话问得莫名其妙，说明李源是为了某种原因赶来的，并非偶然路过，碰巧搭救了她。难道是皮世驯用电话骗来的？机灵的沙莎心里一动，忘记了刚才的痛苦，跳上台阶，走到小电话间门口，刚探进头去，贴着墙壁的皮世驯已飞一般窜出来，从沙莎身边擦过，一蹦就跳出几米远。沙莎张嘴想喊住他，皮世驯急忙伸出食指竖在自己嘴唇前，又指指连部的门，示意沙莎别做声。沙莎还没清醒过来，皮世驯已一溜烟跑远了，那颗黑不

溜秋的小脑袋，在宿舍的转角上晃晃，消失了。

沙莎忍不住笑起来。这些家伙，一肚子鬼，有时坏得让你恨，有时又挺好玩。皮世驯鬼鬼祟祟的样子，使她料想这“皮蛋”一定搞过什么花样，他准是怕尤家达看出破绽，急忙逃走了。唉，这些人要是有人好好教育，引导得法，发挥他们的才智与力量，也不会无聊得去干坏事。沙莎在心里长长地叹气。

沙莎没有估计错，是皮世驯把李源骗来，给自己解了围。皮世驯装肚子疼，在床上打滚。连队医生来瞧，只见皮世驯冷汗直冒，医生开了点止痛药，让他吃下去，准备过会儿再来观察他的病情。医生前脚踏出宿舍门，皮世驯就从床上跳起来，把止痛药扔到床底下，用手背抹去额上的汗，悄悄溜到连部隔壁的小电话间，耳朵贴墙，细听里面的声音。职工们都下地去了，谁也没发觉这位小密探。他屏息静气听了一会儿，发觉事情不妙，他急了。既然沙莎对姜海光讲交情，总不能看着她倒楣。皮世驯又向姜海光拍过胸脯，他们这个圈子里是最讲信用的，非想个办法不可。皮世驯瞧见桌上的电话机，眼睛一眨，点子有了。他摇动电话，找场部保卫组的李源

听电话。当李源的声音在电话那面响起，皮世驯嗓门一挤，挤出个尖利刺耳、惟妙惟肖的女高音，而且是气急败坏、火烧眉毛的声调：“哎呀，不得了，了不得，尤副连长被人捅一刀子，连里闹翻天，你快来，快来！”说完，也不等李源回话，就把电话掼在桌上，任李源喊、任李源拼命摇电话把手，也不答理。皮世驯心里有底，从场部到这儿，骑自行车最多五分钟，李源非立刻来一趟不可。果然，正当沙沙危急的时候，李源赶到了，阻止了尤家达的把戏。皮世驯在隔壁暗暗得意，差点没笑出声来。至于皮世驯为什么相信保卫组头头李源来了能帮沙沙的忙，那说来话长。简单点说，李源曾在这个连队“劳动改造”，和他们朝夕相处，彼此都知道底细。

连部屋子里，李源的那支卷烟卷了半天才放到嘴巴上，又慢吞吞地划着火柴，点燃了烟。迟钝麻木、懒懒散散的模样，哪象搞保卫工作的，倒活脱是个僵呆的庄稼汉，没见过世面，没一点活力。

尤家达知道，这是假象。倪书记训人声色俱厉，做报告两三个小时滔滔不绝，尤家达不怕，他只要装得俯首帖耳、感激涕零就行，但李源的软绵绵，却让尤家达

摸不准，猜不透，那发黄的眼珠里，藏着点什么，只有天知道。这个“乡巴佬”会玩好多把戏。他在连队“劳改”时，有一次皮世驯他们起哄，要看李源表演车技，逼李源双脱手“定点停车”，李源非但稳稳当当把车停住，还悠悠然在上面喝碗稀粥，引得小青年们喝起彩来；李源有气功，尤家达亲眼瞧见，李源曾用嘴巴咬住方桌一个角，把方桌叼得悬空；这些本事，虽然不简单，毕竟明摆着，他在部队干过侦察兵，没一套还行？使尤家达感到玄和怕的是另外一些东西。李源总不肯象倪书记那般痛快明了，告诉尤家达他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好让尤家达顺着办。不，李源不信任尤家达，防一手。尤家达心里恨哪，又无法可想，只能加倍小心。

李源趁着卷烟的工夫，在琢磨把他骗来的那个电话。真鬼！电话是谁打的？出于什么目的？看样子，尤家达不知道这事，那么说，是想“暗算”尤家达的人打的电话。这个连队的情况，李源摸底，和尤家达作对的人不少，但都是男的，姑娘们没卷进去呀，电话里说话的却分明是个女的。再说，沙莎这孩子怎么也沾了边？尤家达讲她和姜海光勾搭，到底事出有因，还是尤家达为欺

负女孩子找的借口？在李源看来，尤家达比姜海光更坏。对倪书记“以毒攻毒”的理论，他有保留看法。他不敢相信尤家达这样的治安干部，所以，他暂时不把打电话的事告诉尤家达，免得事情更加复杂。

李源不动声色地说：“尤家达，你把今天早晨行动的情况说一说。”

尤家达很得意：“一切顺顺当当，没有一个漏网，也没有一个敢翘尾巴、撅屁股，我亲自把那些家伙从热被窝里拎出来，他们吓傻了，就差没尿湿裤子。”他说得眉飞色舞，一兴奋，嘴巴上什么脏话都说出了口。

李源耷拉着眼皮，津津有味地欣赏自制土烟：“揪了几个？”

“超额完成任务，揪出十几个，连大名鼎鼎的姜海光，也缩起乌龟头，乖乖儿喝了两小时西北风……”

“胡闹！”李源连调门都没升高一下，不象责骂，然而十分严肃，“干这事，超额完成任务，未必象多收几万斤粮食那么光彩。你昨天到场部开会没带耳朵？我强调不准乱揪乱斗，你是没听见，还是明知故犯？”



尤家达不服气：“我们连队情况特殊，谁不知道这是个大黑窝，象姜海光，不灭灭他威风还得了……”

李源打断他：“姜海光有流氓习气，可近来没干坏事。应该打击的我们不能手软，不该碰的乱碰只会起反作用，你懂不懂？”

尤家达气鼓鼓地歪歪嘴：“开完会我找过倪书记，他要我根据群众意见办。你想，姜海光是全场流氓头，过去哪里闹事没他的份？不经常给他点厉害瞧瞧，还把我们放在眼里？”

李源慢慢抬起眼皮，冷冷瞅了一下尤家达：“天天算老账？要不要把你揪着到全场兜一圈？过去你哪点比姜海光差劲！”

尤家达一听，勃然变色，那张粗陋的大脸，由红变紫，活象猪肝，恨不得扑上前揪紧李源的衣领。

李源不动声色，口气婉转点：“当然，你是倪书记树的典型，我不过打个比方，话说重一点，想让你将心比心。特别是姜海光这样的人，我们的目的是帮助、改造他们，要注意效果。”

尤家达知道，和李源斗嘴，自己占不了便宜，便忍住了满腹牢骚。

李源站起身，用自制土烟指指地上那些纸：“现在算你手中有了一点权了，动不动就勒令、检查、交代！沙莎和姜海光有啥瓜葛，我没调查，不过，我亲眼看见的你对沙莎的态度和作风，是不能容忍的。我要向党委汇报，你写份情况说明交给我！”

这一刹那，李源发黄的眼珠才突然射出严厉的光，使尤家达心里一阵不自在，象被烧红的针尖刺了一下。

李源走出连部，想去找沙莎，却连姑娘的影子也没瞧见。李源在静静的宿舍区兜了一圈。他在这儿下放过几年。他想起刚下放到连队时，姜海光、皮世驯他们得意极了。保卫干部落到他们手里，不尽情捉弄、泄泄私愤才怪呢。别的不说，每次走进房间，李源就提心吊胆，一推门，不是臭鞋子打在头上，就是一盆冷水劈面浇来。李源学乖了，推门后，人赶快往后缩，待那些空中怪物落地，才进屋。有一天，李源推门后等了片刻，不见有什么东西掉下来，只见皮世驯、骆贵山几个在屋里打牌，就放心了，开步走进去，谁知脚刚跨过门槛，一堆垃圾

已从天而降，落了李源一头一身。那一刹那，难得发火的李源也憋不住，冲过去，揪住皮世驯的衣领。这些人仗着人多，有蛮力，把李源的脸上打出血。事情的结局是，“造反派”闻讯赶来，揪走李源，说他反对革命群众，捆绑了一天一夜。奇怪的是，这件事发生后，皮世驯他们不再找李源的麻烦，甚至暗地里帮他的忙，干活时常让他休息。皮世驯还打着哈哈向李源赔礼：“对不住，哥儿们让你吃苦了，灰孙子才知道造反派会来插一手！”这帮家伙啊，真让李源哭笑不得。

李源找不到沙莎，推起车子想回场部去。他走过打谷场时，突然闻到股烟味。李源把车一停，蹑手蹑脚绕到稻垛后面。嗨，皮世驯摊手摊脚，躺在稻垛上面，快活得眯起双眼，手里捏支前门牌，喷云吐雾，好不舒服！

李源咳嗽一声。皮世驯象触电般蹦起来，灵活地跳到地上，手一扬，那半截烟已落到脚下。皮世驯一个立正，将烟踩得严严实实，傻笑一声，油腔滑调地说：“报告，向你致敬！”

李源不理他这一套，用肩膀一扛，把皮世驯撞开去，弯腰拾起还在冒烟的半截烟：“在稻垛上抽烟，你想蹲监

狱？”

“不，做梦也不想！”皮世驯伸伸舌头。

李源挥挥手，把烟准确地扔进打谷场旁边的水沟，只听“滋”地一声，烟灭了。李源上上下下打量着皮世驯：“不出工，在这儿干什么？”

这话倒问得皮世驯难以回答，他将李源骗来，既救了沙莎，又出了尤家达洋相，好不得意。反正半天病假到手，乐得晒太阳享受享受，养足精神，中午和姜海光他们喝酒时再汇报“战果”。皮世驯狡黠地眨眨眼睛：“哎，我不是旷工，有病假单。”说着就掏出医生开的小方块纸给李源看。李源一瞧：“肚子痛？我看你浑身上下，哪儿都不痛，就是骨头痒！得了，装什么狗熊，上工去，学二流子对你没好处。”李源顺手把那张病假单一撕四瓣。

皮世驯虽然心疼，也奈何李源不得。谁叫李源出现得如此突然，皮世驯连装肚子痛、头冒冷汗的时间都没有！皮世驯拖着长长的尖嗓门说：“是——啰，听你的，我抱病出工，革命加拚命嘛。”

皮世驯说罢，抬腿想跑，又被李源喝住。听着皮世

驯怪腔怪调的声音，李源心里一动，问：“你刚才干什么来着？”

“没干什么……。”

“真那么老实？”

“老实透了！”皮世驯偷眼瞧瞧李源，心里想笑，又不敢笑出来。

李源瞪瞪他：“你会学女人讲话吗？”

“不不，男子汉大丈夫，学女人讲话多没面子！”皮世驯矢口否认。

他越是赖得快，李源越断定自己的猜想有理。皮世驯的脉搏，李源摸熟了。不过，没抓住把柄的事，皮世驯决不会承认。李源伸手在皮世驯的圆脑袋上拍了一下：“去上工吧，你这闯祸鬼。有什么话，爽爽快快地对我说。耍把戏，哼，总有一天叫你知道厉害！”

皮世驯怕露出破绽，不敢久留，一溜烟向地里跑去，跳过水沟时，被什么绊了一下，摔个嘴啃泥，爬起来拍拍屁股，一晃一摇地走远。

李源皱起眉头，目光追着他的背影，出神地思索着

什么，直到皮世驯的身子消失在林带后面，李源才回身跨上自行车，骑往公路。

## 二

不知为什么，接连几天，沙莎总想到姜海光。

沙莎是见过世面的姑娘，并非天真、不开化的女孩子。她感情奔放，但有自制力；性格孤傲，却热爱生活中各种有趣的东西。要是谁认为沙莎在闹恋爱，她准会笑得咬碎舌头。一个姑娘，哪会见一个爱一个！她不过是有点儿怜悯、同情和正义感，外加对她所不熟悉的那类人的好奇心。何况沙莎早有意中人，那是她爸爸的得意门生，是个英俊潇洒、很有发展前途的青年演员。可惜，这会儿，小伙子和沙莎爸爸一起“充军”到外地干校去了。

沙莎是在狼狈不堪的情况下，得到姜海光的帮助的。那天沙莎到邮电所给爸爸寄包裹，场部的一位女伴留她吃晚饭。边吃边聊，上路时，天已黑了，又飘起雨花。沙莎好强，不顾女伴的挽留，骑车上路。大堤上，一条条歪歪斜斜的车轮印，把自行车颠得晃晃悠悠，细雨刚

润湿表层泥土，滑溜溜，难骑极了。这时沙莎才知道，太好强难免吃亏。她骑车的技术不精，这会儿越骑越慌。大堤伸入无边无际的黑暗，零碎的夜光和数不清的阴影在眼前晃动，眼睛看不分明，车轮在一道深泥槽里抠了一下，往旁边倒下，沙莎神智还清楚，急忙跳出来，车子顺大堤斜坡翻跟斗滚下去，黑咕隆冬的，也不知滚到哪里去了。更糟糕的是，沙莎的脚扭伤了，痛得没法动弹，也顾不上泥地又湿又脏，一屁股坐在上面，揉着自己的脚丫发愁。黑暗中，摇摇摆摆走来一个人。沙莎象见到救星，喊起来：“喂，同志，过来帮个忙。”喊声出口，沙莎已开始后悔，那人又粗又壮，走路左摇右摆，象个醉汉，要是……果然，那人挨近沙莎，一股强烈的酒味就扑到沙莎脸上，随即，沙莎看到一张醉醺醺的脸、黄铜般发亮的脑门。沙莎心里一哆嗦，果然不是好人，赫赫有名的姜海光！连队的姑娘，谁都不敢和他讲话。姜海光也认出坐在地上的是同连队的姑娘，他不耐烦地问：“干什么？”

沙莎进退两难，只好鼓足勇气说：“我脚摔伤了，自行车掉下去，你帮忙找上来行不行？”

姜海光狠狠瞪她一眼：“呸，老子从来不为小娘们干事！”他嘴巴骂得难听，眼睛瞧着无法动弹的沙莎，倒是没走开，愣了几秒钟，突然顺着大堤斜坡滑下去了。

姜海光足有十分钟没上来。沙莎既担心他找不到自行车，也担心他上来后还会找什么麻烦。姜海光是流氓头子，会真心实意帮忙？要是在这漆黑的夜晚，他趁机欺侮自己，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

当姜海光的脑袋从斜坡下的黑暗里露出来时，沙莎的心哆嗦得厉害，她一向以为自己天不怕地不怕，可是，在这样的处境下，一个孤单的姑娘……

姜海光拍拍自行车：“算你走运，车子没坏，只是老子弄了一身泥！”他瞧也不瞧沙莎，放下车子，转身要走。

沙莎见他没有恶意，倒放了心，看来，这姜海光不象旁人讲得那么可怕，挺肯帮助人，便又叫住他：“哎哟，我不能骑车了。”

姜海光火冒三丈：“别不识相，不见得让老子把你背回去。”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沙莎又气又羞，差点哭了。车子虽然拖上来，自己



还是没法回去，呆在这儿，谁知道会碰上什么情况。她惶恐地望着神秘难测、不可捉摸的夜。

那摇摇摆摆的身子又走回来，站在沙莎面前，盯着她看，看得沙莎心里发麻，不知道姜海光究竟打什么主意。半晌，姜海光才说：“你摆什么骚劲，真不能走？”

沙莎忍住屈辱，点点头，手还在不停地揉脚丫。

姜海光伸出一只胳膊，把沙莎的肩膀夹住。沙莎吓坏了，想挣扎，哪里挣得开铁链般的胳膊。姜海光轻轻松松将沙莎提起，放到自行车后座上，嘴里不断地咕噜着：“碰到扫帚星，算老子晦气。你坐稳了，再掉下来，自己负责。”说完，他推动车子，飞快地从前面跨上车座，蹬动了踏板。

沙莎又怕又喜，不敢说话，听话地捏住车身，以免自己被颠下去，只觉得夜风在耳边呼呼响。这莽汉子骑夜车也快得象飞。

离宿舍还有十几米，姜海光跳下车，对沙莎说：“你喊吧，有人听见自会帮你的忙，老子要走了。话说在前头，你若是不识相，胆敢乱嚷嚷，说我把你救回来，老

子的拳头不是吃素的！”他抬起大拳头，威吓地在沙莎面前晃了晃，然后扬长而去。

沙莎待他走远了，才敢放声大叫，直到食堂里的人听见她的呼救，出来帮她的忙。别人都以为她骑车骑到连队门口才摔跤，谁知这当中还有这么段小插曲。

这是点秘密，只有沙莎和姜海光两个人知道的秘密。这件事发生后，沙莎对姜海光产生兴趣，寻找各种机会，打听有关姜海光的消息。渐渐的，这吓人的流氓头头在姑娘心目中不再是青面獠牙，知道他也是一个人，有一段人的历史，只不过特殊些。姜海光的母亲，年轻时给有钱人家做佣人，后来被一个地痞糟蹋，怀孕生下姜海光。他从小只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在孩子们中间是受嘲笑的对象。他憎恨周围的人，使用拳头保卫自己。母亲省吃俭用，供姜海光读书，但到他小学毕业时，积劳成疾的母亲死去了，姜海光便寄居在姑妈家里，直到被招进农场。他在社会上游荡时，结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沾染了流气，被人唆使干过一些坏事。但他从不欺侮女人。据说，姜海光的母亲临终前把那个地痞的事告诉了儿子，央求他一辈子不要学那个人的样。姜海光

答应了，并过份忠实地信守誓言，几乎不和姑娘们搭讪。沙莎猜想，这就是姜海光救了她，又怕被人知道的原因。

明白这一切后，沙莎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要接近姜海光。她想起了普希金的一句诗：在这残酷的世纪里我歌颂自由，并为没落的人们祈求过怜悯和同情。不错，年轻的沙莎，愿有点博爱之心。姜海光游街那天早晨，沙莎迈出勇敢的第一步。尤家达的蛮横和无耻，从反面刺激了沙莎。她高傲地想：“我偏要做自己想做的事，看你拿我怎么办！”她想做点什么悄悄地报答一下姜海光，同时，心里还有某种模模糊糊的愿望，如果能关心他，把他那颗顽石般的心软化一下，对沙莎是精神上的安慰。生活太无聊了，人无所追求，无所奋斗，快麻木了。但姜海光能不能感化呢？沙莎没把握，她只在马卡连柯的《教育诗》中看到过这种经验。沙莎相信一点，姜海光的内心深处依然有珍贵的人性在闪光，否则，他就不会在黑夜的大堤上拯救自己，尽管嘴里骂得那么难听。沙莎想到姜海光曾用那么有力的胳膊把自己夹起来，甚至有点儿难为情，使她高兴的是，粗野的姜海光丝毫没利用那机会轻薄她一下。呵，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哪？

中午，在食堂里买饭，沙莎看见了姜海光。她微笑着，向他投去友好的一瞥，四周全是人，她似乎一点也不在乎。姜海光翻翻眼皮，没搭理沙莎。沙莎尴尬地移开了目光。

几天后的傍晚，收工时，沙莎故意落在后面，瞅见姜海光在小沟旁捉蟹，有心等着他。待姜海光拎着装蟹的小篓子，一阵风闯来时，她回过头，笑盈盈地向他打招呼。姜海光一愣，立刻没好气地说：“喂，你干嘛老缠住我？就算我帮过你忙，你也回敬了我几个鸡蛋，两下了清账目。要再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将军’决不袖手旁观！”夕阳照着沙莎健美的身姿，红扑扑的脸蛋闪闪发光。“将军”好神气，对这一切视若无睹，仿佛连沙莎这样美貌、高雅的姑娘都不在眼里，阔步而去。沙莎想说话都来不及，气得嘴唇皮打抖。

种种不近人情的样子，使沙莎恼了几天。说实话，还从没有一个男性如此不把她放在眼里。她气恼了两三天，又自我解嘲：“活该！与‘将军’打交道，还幻想人家彬彬有礼？”

说也巧，场休日，沙莎进城买东西，在饭店里碰见

姜海光和皮世驯。皮世驯正在骂人：“‘骆驼’真不是玩意儿，一转眼就不见了，八成是怕掏钱请客，避风去了。”

姜海光说：“你口袋里有多少？先买点什么，饿瘪了。”

皮世驯苦笑道：“只够一人吃碗阳春面。”

姜海光火辣辣地说：“回去揍他‘骆驼’，场休日也不让老子快活快活。阳春面就阳春面，塞塞牙缝再说。”

皮世驯又说：“话讲在前面，回去车票钱都没有。”

姜海光眼一瞪：“跟着我，看哪个卖票的敢找麻烦！”

两个人没有发现身后的沙莎，一人捧碗面到靠墙的小方桌旁去了。沙莎想了想，花了两元钱买了一个冷盆，又点了三个热炒一个汤，不慌不忙向小方桌走去，将那个冷盆搁在方桌正中，自己也顺势坐下来。

竟有人敢抢他们的座？还把那盆荤菜示威地放在他们面前，好象嘲笑他们只配吃阳春面！皮世驯眼皮一翻，猛地拍拍桌子，震得碗筷乒乓响：“谁瞎了眼……”他忽然把话缩回去了，认出对方是沙莎。天底下，没哪个女人吓得住皮世驯，不过，既然这丫头和“将军”有牵连，

皮世驯不能不放尊重些。皮世驯用脚踢踢姜海光，示意他抬头瞧瞧。什么人吓住了皮世驯，竟要“将军”来对付？姜海光漫不经心地抬眼一瞄，碰上了那双熟悉的友善的眼睛，在众目睽睽之下，她毫不忸怩不安，落落大方，象是说：我们老熟人了……

姜海光心里来火：“倒八辈子楣，到处碰上这女人！”他将吃到一半的面推开，对皮世驯说：“走，干巴巴的面条，吃个屁！”他把屁股下的凳子碰得乒乓响。

两人刚站起来，被沙莎劝住了。沙莎玩了点小花招，撇开姜海光，对皮世驯说：“怕请我客？你们是小气鬼？一个连队，天天照面，好意思？”

皮世驯咂咂嘴：“把桌子让给你还不行？我的姑奶奶。”

这时，饭店服务员举个托盘过来，三炒一汤，外加一斤半饭，端端正正，放满一桌。

皮世驯咽口口水：“哎哟哟，你吃这么多？”

沙莎笑道：“一个连队的人，见什么外，今天我请客，给面子吗？”

皮世驯已经馋了，打量着姜海光：“怎么说？买来不吃也白送店里。”

沙莎举起筷子，旁若无人地尝了块肉，转向姜海光说：“客气就见外了。那天吃鸡蛋，你不是挺爽气么。今天我是想谢谢皮世驯，麻烦你做个陪客。”

“谢我？”皮世驯啧啧叫奇。

沙莎不慌不忙：“坐下，边吃边说嘛。”

姜海光感到纳闷，这种脾气的姑娘，真难得遇见。他实在不明白沙莎怎么会对他们感兴趣。皮世驯已坐下去不客气地吃起来，姜海光只好不再推辞，何况对姜海光的肚子来说，这些香喷喷的菜诱惑力不小。送到嘴边的东西，还讲什么客气？

皮世驯狼吞虎咽一阵，才抬起头问：“喂，你凭什么谢我？”

沙莎耸耸眉毛：“你骗得了尤家达骗不了我。那天，是你把李源哄来的吧？”

“怪话，兄弟半点不懂。”皮世驯狡猾地眯起双眼，“你吃亏了，谢错对象，我吃下去吐不出来。”

姜海光插言说：“得了，今天让你破费，我们心中有数，反正来日方长。”

皮世驯接上去：“对，正好碰上点不愉快，钱包不知丢了，还是被人偷了，今儿正巧没钱。”他怕沙莎瞧不起他们，堂堂的“将军”和“皮蛋”进城吃阳春面，多难听！因此随口撒了个谎。

沙莎憋不住，吃吃笑起来，发现姜海光脸色不对，才急忙喝几口汤，把笑压下去。

沙莎知道，自己坐在一旁，两位吃不痛快，因此迅速扒了几口饭，站起身，说：“我还有点事，先走一步。谁都有倒楣的时候，既然你们钱包丢了，就不必客气。”她一本正经说完，把一张两元钱扔在皮世驯面前，抿嘴甜甜地一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饭店。

沙莎知道他们身边没钱，怕他们回农场时不买车票又闯祸，所以特意留下两元。姑娘的好心白费了。她刚跨出饭店，皮世驯不客气地抓起钱，去打了一斤酒，和“将军”慢慢地享受起来。

皮世驯说：“这丫头挺够朋友，看样子还是个‘倒贴’



的。”

姜海光大发雷霆：“白吃人家，还暗地里阴损她，你也不讲交情！”

皮世驯这才老实了，便埋头狼吞虎咽地猛吃猛喝起来。

上次事件发生后，李源汇报上去，尤家达挨了顿批评，连倪书记也说他：“叫你管小流氓，你找人家沙莎的麻烦干什么？你又拿不出证据，瞎胡闹！劣根性作怪，见到漂亮点的姑娘就不安分？你给我当心点！”尤家达吓出一身冷汗，唯唯诺诺连声检讨。他知道，这个连队，倪书记抓过运动的，他又是倪书记树的“转化典型”，倪书记怕他倒下去呢，那不是给书记脸上抹黑？尤家达必须争口气，尽快挽回影响。等了好些日子，这个机会终于给他等到。

那天，场部放电影，这片子沙莎看过几次，不想再看。吃过晚饭，在老虎灶打水时，沙莎看见皮世驯正弯腰在洗头，一盆水洗得比阴沟里的水还黑。沙莎问他：“你们晚上去看电影吗？”

“看个屁，老片子，没啥花样。”

沙莎说：“到我屋里聊聊，怎么样？我有点花生、瓜子，炒得挺香。”

听见有吃的，皮世驯很起劲。县城相遇之后，皮世驯对沙莎的印象好极了，简单说起来，就是这姑娘看得起人，够义气。皮世驯抹把脸上的水，歪脸问道：“要不要‘骆驼’来？”

“欢迎，都欢迎！”沙莎笑盈盈地提着热水瓶走了。

对是否接受邀请，三个难兄难弟有分歧。姜海光不怎么起劲，虽然他觉得沙莎不错，但根据一贯的见解，还是少和女人来往为妙，免得减了英雄本色。皮世驯和骆贵山则怂恿姜海光赴约。他们认为，和这样的女孩子交朋友，不会降低自己的身份。再说，他们暗地里觉得沙莎和“将军”间有点什么意思，看着好玩，愿意凑凑热闹。姜海光拗不过他俩，只得答应了。

沙莎有自己的打算，她想进一步了解这几个生活在底层的人。要不是这场社会动乱，砸烂她那个温暖而富裕的家，她根本不会碰到这类人。在她过去的心目中，

那些人统统是极端堕落的无耻之徒。现在，她知道，他们中的不少人，只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某些部分畸形罢了。

女伴们都到场部看电影去了。当三条大汉不很自然地闯进幽雅的房间时，沙莎热情洋溢地迎了上去。

“坐呀，坐呀，怕什么，床上、凳子上都可以坐。”沙莎端出花生和瓜子，还泡了三杯热茶，一杯一杯地递到他们手中。

沙莎活泼大方，谈笑风生，拘谨的气氛松动了，瓜子壳、花生壳也吃了一地，白花花的，象铺了层霜。

当沙莎拿出苹果时，“骆驼”和“皮蛋”先后说有事要出去一下。沙莎和姜海光没在意，以为他们一会儿就会回来，继续闲聊着。

沙莎飞快地削着苹果，问道：“你喜欢看哪些书？”

“《三国》、《水浒》，还有《说唐》。”

“外国的呢？”

姜海光有点不自在，摇摇头。

“知道普希金吗？”

“他是谁？”

“俄国的伟大诗人，我最喜欢他的诗。”沙莎差点念出那两句诗，但她想到姜海光肯定不愿被比作“没落的人们”，就忍住了。

姜海光说：“诗，有什么意思？外国人中，我就崇拜拿破仑。”他把右手大拇指竖得老高。

“为什么？”沙莎颇感兴趣地打量着他。

姜海光感到沙莎问得奇怪，不在意地回答：“因为拿破仑才是真正的英雄。”

沙莎笑了，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和你一样，是赫赫有名的‘将军’。”

姜海光警觉地扫了姑娘一眼，发现姑娘并非嘲笑他，才无精打采地说：“我算什么，光杆一个，到处被人歧视，没个出头之日。”

沙莎明白，姜海光不是简单的大草包，他有自己不合实际的“抱负”。他从小被人看不起，有一种变态的反抗社会的心理，到农场，又正是无政府主义闹得最凶的

时候，谁拳头凶就是谁厉害，干部们被斗怕了，没人敢好好教育青年，使姜海光他们得出荒唐的结论：“练出铁拳头，闯遍天下雄赳赳。”唉，其实是愚昧得很哪。沙莎想告诉他，在现今社会，凭他两只拳头，是当不了将军的，但又怕触怒了姜海光，只默默地把削好的苹果递过去，含笑注视着他。

屋子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这时，两人才同时发现，皮世驯和骆贵山出去好一会儿了，一个也没转回来。他们在捣什么鬼？姜海光急躁起来，背脊上开始冒汗。

两个自作聪明的家伙，认为沙莎真正感兴趣的是姜海光，他们不过是陪客，陪一会就该知趣地告退。没料到，这种自作聪明捅出了大漏子。

三个人一进沙莎的屋，就有人向尤家达汇报了。尤家达吸取上次教训，没有莽撞行事，吩咐人继续监视。待他知道皮、骆二人已经离开，单剩姜海光一个人留在沙莎屋里时，认为好时机到了。在他看来，年轻轻的一男一女呆在一起，还能干出什么好事来？他想，哼，你姜海光一向自夸不近女色，碰到沙莎那样的漂亮脸蛋，也按捺不住了吧？尤家达要当场捉住他俩，让李源没话

说，也让自己出出上次受辱的气，看神气活现的沙莎还装不装正经！尤家达越想越痛快，心里不由痒痒的。

他带着一批人把沙莎的屋子包围起来，想等屋里的灯一灭，就冲进去。等了十分钟，不见动静，尤家达沉不住气了，心想，难道他们亮着灯在……

事不宜迟！尤家达不能按兵不动，坐失良机。他一挥手：“跟我来！”就冲向那间小屋，用力向宿舍门撞去，门被他撞开了。

沙莎又削了一只苹果，塞到姜海光手里，姜海光不想再吃。两人正在推让，尤家达已冲到他们身边，还没等姜海光清醒过来，尤家达已死捏住姜海光的双手，拗到了背后。尤家达怕的是姜海光的拳头，要是近不了姜海光的身，尤家达决不是姜海光对手，现在突然袭击成功，姜海光的拳头就无用武之地。跟在尤家达背后的人，一拥而上，用绳子把姜海光捆得结结实实。

这一来，尤家达没什么可以畏惧的了。他直起身，松口气，无耻的目光从姜海光脸上扫到沙莎脸上：“哈哈，对不起，冲散你们的好事。”他洋洋得意，连口水都喷了出来。

沙莎脸涨得通红，声音发颤：“你干什么？不要太猖狂！”尤家达狞笑道：“何必脸红。做得出就不怕难为情……”他话没说完，突然狂叫一声，原来是姜海光抬腿在他屁股上猛踢一脚，正踢在他的坐骨神经上。尤家达恼羞成怒：“好，你厉害！把他的腿也给我捆上，送到连部去！同时咬牙切齿地给了姜海光两下耳光。

接着，他不管沙莎的咒骂，挤出屋，气势汹汹地走了。

大功告成，虽然没有真正过硬的证据，出出胸中闷气足够！尤家达走起路也比平时神气多了。

他打电话到场部，绕过保卫组和李源，直接找倪书记。他报告说，姜海光和沙莎在“乱搞”，当场被捉住。倪书记虽感意外，但既然是“活捉”，也无话可说。他记起沙莎是电影演员的女儿，在倪书记印象中，电影演员的私生活多半不严肃，所以沙莎出这样的事也不足为奇了。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叮嘱尤家达，先不要去逼姑娘，让姜海光交代就行。姜海光是“死老虎”，自然不怕违反政策。

尤家达得到“圣旨”，心里愈发踏实，他要对付的主

要是姜海光。尤家达决心利用这次机会，把姜海光整垮，让大名鼎鼎的“将军”这辈子别想再抖起来。冤家做到底了，手段不辣一点，将来说不定反要吃他们的亏！

### 三

姜海光被抓起来的那天夜里，皮世驯和骆贵山失踪了。一般人都认为他们“避风头”。怕龙家达也捎带着整整“将军”的哼哈二将，所以没怎么在意。

持这种看法的人，实在不甚了解他们这号人的心理。尤家达手下的人传出话说，“将军”别想轻松过关，不把他整服帖，尤副连长不会轻易鸣锣收兵。皮世驯和骆贵山知道这话不是说着玩玩的。姜海光和尤家达的对立由来已久。姜海光从小拜的是拳头师傅，龙家达一向学摔跤把式，两人到农场后在一个连队，可谓英雄狭路相逢，免不了磕磕碰碰。入这个圈子，讲究名气，两雄相争，总要比个高低上下，在众人的怂恿下，两位拉开场子干过几次。遗憾的是，摔跤的向来让打拳的三分，尤家达力大凶狠，还是被姜海光捧得狼狈不堪。有人从中调解，双方才握手言和。但尤家达心胸狭窄，表面服输，心里总想有报仇出头的一天，倪之新下连队来抓运动时，感



到这里阶级斗争的情况很复杂，棘手难办。他看出姜、尤的矛盾很突出，于是想用“以毒攻毒”的办法，来整顿连队。尤家达心领神会，毅然出来批判流飞罪行，表示革面洗心，重新做人。但从倪之新树起尤家达这个典型后，这个连队表面上平静，实际上更乱了套。尤家达当上副连长后，总想找机会报复。姜海光知他居心不良，认真提防，没让尤家达抓住什么把柄。这次，尤家达把姜海光抓到手里，必然会大做文章。他心狠手辣，皮世驯与骆贵山都有亲身体会。

骆贵山责怪皮世驯：“都是你出的好主意，让‘将军’和沙莎单独谈谈，闹出这种事。”皮世驯翻翻白眼：“你少做事后诸葛亮。”

骆贵山又说：“难道我们走后，‘将军’真的动手动脚？”

皮世驯火了：“放屁，你还有心思胡说八道？快想个对付尤家达的办法倒是真的。”

“将军”不在，皮世驯就是当然的首领。在他的授意下，两人连夜出走，在全场兜一圈，邀了七、八个信得过的生死弟兄，半夜在某偏远连队的草棚里聚会。

皮世驯待人到齐后，派出个“望风”的，便亲手给每个到会的斟酒。几碗白干放在破烂的木桌上，下酒的只有一盆花生米。煤油灯在夜风拂动下，晃晃悠悠地闪着昏黄的光。

皮世驯举起一碗酒，庄严地说：“劳驾诸位跑这么远的路，实在是没法子的事，‘将军’遭难，求弟兄们帮一把，我在这里先敬上一碗。”

骆贵山抢先猛喝一口，铁青着脸，说：“揍他尤家达狗娘养的！”

有人接上一句：“那小子公报私仇，真不是东西。”

骆贵山挺起高大的身躯：“为‘将军’，我‘骆驼’豁出去了。他尤家达想把‘将军’打伤，我们抢在他前面，先揍他个灵魂出窍。”

众人纷纷赞同：“有道理，先下手为强，尤家达欺人太甚，吃过他苦头的人多着呢，谁都想咬他一口。”

皮世驯见群情激昂，知道士气很足，便把白干一饮而尽：“弟兄们这么讲‘义气’，‘皮蛋’终生难忘。出力气靠诸位，后果我一人承担。打尤家达时一起动手，事

情完后，诸位各归本土，我到保卫组投案，决不连累诸位！”

皮世驯说得慷慨激昂，那一碗酒把他的双眼烧得通红，大有为江湖义气殉身的气概，深深感动了在座的诸位兄弟。

骆贵山拍拍胸脯，说：“哪有让你一人遭难的道理。‘骆驼’和你一块到保卫组去，看他们怎样处理。”

皮世驯摇摇头：“不值得。你的任务是，保着‘将军’逃走。”

众人听罢点点头：“说得有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将军’救出来，我们也不会眼睁睁看你‘皮蛋’一个关在里面吃苦。”

“什么时候动手？”有人问了一句。

皮世驯早盘算定当，不慌不忙地说：“明天早上九点。连队的男职工都上开河工地，尤家达那小子保准不会去，我们正好趁机收拾他。”

骆贵山问：“叫多少弟兄？”

有人捶着桌子，说：“就我们这几个人，够把尤家达

那狗熊揍个稀巴烂。”

皮世驯摇摇头：“人还是多一些好，凑上三十个，声势上先吓倒尤家达，叫他一辈子忘不了。这样吧，每人回去再叫上两个靠得住的，能混病假的混病假，没病假旷工也得来，明天早上八点在我们连队机口集合。”

“好！”众人应声如雷，把碗里的酒喝得底朝天。

这两天，李源的精力放在开河工地的治保工作上。昨天夜里，他听说尤家达把姜海光抓起来了，打电话询问过尤家达。尤家达神气地回答，他正按照倪书记的指示办理此案。李源不放心，又找了倪书记。倪书记皱起眉头，说：“别这么

不放心下面嘛。你还是先抓大事，开河工地要紧。你虽然在那个连队待过，熟悉情况，不过，事情是会发展的啊。”李源知道，倪书记有偏见，认为他和姜海光、皮世驯他们处熟了，免不了袒护。在怎样对待农场里这些犯错误的青年问题上，李源和倪书记的分歧很大。李源主张，要惩治和感化相结合，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一天，倪书记来视察，听宿舍里传出笑声，原来是李源在讲故事。倪书记批评了李源，说他太糊涂，简直

不象个治保干部。李源辩解道，他认为这些小青年犯错误和精神空虚有关，给他们一点知识，是开阔他们眼界，让他们有追求新生活的勇气。倪书记认为李源自以为是，两人争执起来。现在，在姜海光的问题上，分明又产生了分歧。此刻李源不想再和倪书记争论，打算先去办其他事，抽空再下连队了解真相。

早上八点多，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某连队有个小青年匆匆来找李源，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是“皮蛋”纠集一批人，今天要用武力抢走“将军”，并痛揍尤家达。这小青年曾犯过不少流飞罪，进过“强劳学习班”，经李源多次帮助，想彻底悔过，和李源的关系不错。但他和小兄弟们的关系仍密切，得到的是“内线情报”，不会有假。

李源迅速摇了几个电话，和有关连队取得联系，一问，果然不得了，一些有名的打架闹事的“好汉”，纷纷不知去向，有的请了病假、事假，有的压根儿没和连队干部打招呼，就溜得没了影子。

李源吓出一身冷汗。要出大事情了！李源手下的机动力都上开河工地了，要制止这帮“拼命三郎”，没几

十个人不容易。时间不允许过多考虑，李源只能采取应急措施，吩咐保卫干事以最快速度到附近连队组织队伍，赶去现场。他自己骑上自行车，飞一般上了公路，他要运用一切可能运用的手段，制止眼前的流血事件。

但是，他已经慢了一步。

九点不到，皮世驯见人已到齐，怕漏风声，就提前行动。

管机口的两个姑娘，被皮世驯反锁在里面的小屋里，外面的机房，就成了皮世驯的临时指挥部。

到宿舍区探听情况的骆贵山回来，汇报了最新动态：姜海光被关在棉花仓库里，上着铁锁，还有两个人寸步不离地看守。尤家达还没开始“审问”，据说，他先要把“将军”饿上两顿，饿得“将军”没了锐气，再逼“将军”交代问题。这会儿，尤家达跟一些采棉花的姑娘下地去。男职工都上开河工地，棉花地里怕只有尤家达一个人是男的。

皮世驯冷笑道：“猫改不了吃腥，尤家达就爱往女人堆里钻。好哩，就在棉花地收拾他，更痛快。”

骆贵山问：“先放‘将军’，还是先揍尤家达？”

皮世驯眨着黑亮的小眼睛，想了想说：“先揍尤家达。棉花仓库的大铁锁钥匙准在尤家达身上。把他揍倒后，你掏了钥匙就去放‘将军’，谅那两个看门的也挡不住。”

“好，让我先打两拳出口气。”骆贵山满意地说。

皮世驯把手下的人分成三路，十个人从地南头向北头压，十个人从北头朝南头推，还剩十个人，插到西面林带里，防止尤家达逃进林带，至于东面，是条三米来宽的河。“要是尤家达想下去洗凉水澡，尽管请便。”皮世驯的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皮世驯规定，一进棉花地，所有的人都要高声吆喝，以壮军威，先让尤家达吓得魂不附体。出发前，皮世驯又想起什么，板着脸，说：“话讲在头里，今天师出有理，找尤家达那王八蛋算账，替诸位兄弟出气，不准干别的勾当，棉花地里的丫头让她们逃走就是，想动手动脚，偷偷摸摸，别怪我‘皮蛋’不客气。”

骆贵山说：“那个当然。谁不讲义气，就是灰孙子！”

皮世驯把一切安排停当，终于下达了行动命令。临

走，他打开里间小屋，吓唬两个管机口的姑娘，说：“过一刻钟才准出来，懂不懂，哼！”

这个当口，李源骑着自行车，来到了连队宿舍区。阳光灿烂。一群鸭子“嘎嘎嘎”，正扑向清亮的河水。老牛挨着大树挤痒，尾巴摇来晃去，撵赶讨厌的苍蝇。一片宁静，哪有什么殴斗。

李源想起上次受骗的事，不由暗自沉吟：莫非又上当了？他摇摇头，不会，多种情况表明，那小青年的报告不是捕风捉影吓唬人的。

李源想先找到尤家达。他见连部的门锁得好好的。他转到食堂，问炊事班长见着尤家达没有。炊事班长咕噜道：“尤副连长忙哪，揪住姜海光这条大鱼，骨头都轻了几两。兴许在棉花仓库审问犯人吧。”

李源一听，以为尤家达和姜海光都在棉花仓库，心定了许多，他在食堂前寄放了自行车，不慌不忙向那儿走去。

李源走到屋子转角上，差点和一个姑娘撞个满怀。原来是沙莎。只见她挎只挂包，急匆匆的，象要赶到哪



里去。

李源仔细一瞧，姑娘的眼睛红肿，一脸怒气，平时鲜艳的脸蛋，此刻灰白，仿佛生过一场大病。

“到哪儿去，沙莎？”李源和颜悦色地问。

“打官司去！天底下还有没有王法？”

李源拦住她：“别那么慌慌张张，有话不妨先对我说两句。”他很喜欢这个性格特殊的女孩子。

“我慌慌张张？要是你的女儿、妹妹，被人浇一脸污水，你慌不慌？”沙莎不客气地抢白说。

李源不恼：“事情总能说清楚，我这不来了？”

沙莎白了他一眼：“你来没用，让尤家达那样的人当干部，农场一辈子也办不好……”

沙莎的牢骚还没发完，李源的神经突然紧张起来。他听到了异样的声响。那声音起初是断断续续的，接着连成一片，是一些粗野的呼喊：“冲啊”，“揍他这畜生”……

李源用手势打断沙莎的话：“听，这是什么？”

沙莎也听到了：“尤家达，有种过来”、“你这龟儿子，逃不了啦”……

李源紧张地问：“尤家达在地里？”

沙莎冷笑一声：“哪儿姑娘多，他就往哪儿钻，自己是这类货色，还说别人……”

李源顾不得再听沙莎的嘲讽，撒腿就跑，发疯般地向棉花地奔去。平时那种迟钝的乡巴佬样子早不知飞哪儿去了，此刻，他象出弦的箭、下山的虎、扑食的鹰……

棉花地里，早乱成一团。皮世驯带领的三路人马一出现在田头，就被采摘棉花的人发现了。嘈杂的呼喊声，预示着一场凶恶的殴斗即将开始了。没见过世面的姑娘们吓得扔下棉花袋，四散奔逃，几个胆子大点的，还站在原地观望。

尤家达挤在摘棉花的姑娘群中，狗熊般的身躯高高耸起，实在不和谐。他与一个“相好的”挨得紧紧的，喁喁低语，说得正来劲，待姑娘们一片惊叫，他才如从梦中清醒，抬起豹眼向四下里瞧去。

他的心顿时悬起来。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批闻名

全场的闹事者，领头的，是气势汹汹的皮世驯。

尤家达力气再大、再凶狠，这时也吓慌了神。好汉难挡众怒，他有三头六臂，也招架不住。天哪！尤家达不由全身发麻。

粗野的呼叫，简直象原始部落的狩猎声，而尤家达就是落在陷阱中的野兽。他不敢怠慢，窜出棉花田，跃上机耕路，想涉过小沟、钻入林带溜走。不行，那儿也不安全，闪出以高个子骆贵山为首的十条大汉。尤家达急转身，还想夺路他走，已经来不及了，夹击的队伍飞快拥上来，拉成一个圈，把他死死围在机耕路上。

尤家达握住拳头，豹眼圆睁，额冒虚汗，紧张得浑身索索发抖，不知如何摆脱这绝望的境地。

皮世驯哈哈一笑：“尤家达，想不到吧，你也有今天！还不跪下来向爷们求饶！”

皮世驯话音刚落，身后已窜出两名小个子，象猎犬般扑上前，要来抱尤家达的两条粗腿，想把他掀翻在地。

尤家达到底力大，又是困兽犹斗，一脚一个，把两人全都踢倒在地。骆贵山红了眼，长腿一跨，轻轻松松

越过小沟，劈面就给尤家达一拳头。尤家达闪身躲过，重心还没站稳，背后一个壮小伙子已抡起粗木棍狠狠扫向他的双腿，尤家达扑通一声倒地，就象翻倒一只大水桶。尤家达再也没勇气抵抗。求生的本能告诉他，在眼前的处境下，最好的办法是让步、挨几下打，不然会激怒对方，吃苦就更多。他双手抱头，在地上缩成一团，只盼皮世驯他们别打得太厉害。此刻，他变成一头地地道道的狗熊。

骆贵山大喝一声：“他妈的，装死？弟兄们，打啊！”

众人一拥而上，乱拳乱棍，眼看就要雨点般落到尤家达肥大的身躯上。一个人发疯般挤进了圈子，正是闻声拚命赶来的李源。李源知道，象这样殴打，用不了几分钟，就把尤家达打塌了，弄不巧，很可能被打死，那乱子就大了。凭李源一个人，想制止红了眼的这群家伙，是不可能的，也许还会引火烧身，但李源也顾不得这许多，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冲到人群里，大吼一声：“住手！”

三十条汉子吓了一跳，不明白到底从哪儿杀出个程咬金。静神一瞧，原来是保卫组的李源，有人立刻喊道：

“来得好！他们官官相护，一起揍！”

“打啊！他妈的……”

喊虽然这样喊，打李源到底不象打尤家达，谁也不敢先动手，不由得都斜眼看着皮世驯和骆贵山。

骆贵山血性方起，这时不管是谁上来劝架，也保准会被他狠揍一顿。奇怪的是，骆贵山斜眼瞅着李源，嘴里骂骂咧咧，却并不动手。

李源在连队下放劳动时，骆贵山参与过多次捉弄李源的恶作剧。有一回，李源的生活费刚发下来，就被骆贵山“借”走了。事情巧是巧，也就在那时候，“解放”李源的文件下达了，他将重新担任保卫组负责人。刚提升为副连长的尤家达，为了讨好李源，把骆贵山捆到连部，准备动私刑。在那个没有法律的年代，对这些个流氓严酷点，不算稀奇事。但李源把尤家达训了一通，松了骆贵山的绑，并严肃地同他谈了一次话，把他放回了连队。骆贵山从此敬服李源，并赌咒发誓，总有一天要报此恩德。现在，“骆驼”就用这种特殊方式，帮了李源的忙。

骆贵山不动手，其他人自然松了劲。李源见局势已稳定，喘口气，说：“你们发疯啦，想干什么蠢事？”

皮世驯见李源出马，也有些尴尬，硬着头皮说：“今天我们私事私办，你最好别管。”

李源笑笑：“你说得轻松，我不管，要保卫组干什么用？”

皮世驯说：“要管，你等会儿管，打完这架，我跟你走，要关要判随你便。”

李源盯住皮世驯，说：“皮世驯，你是这儿的头，我说，谁都不准动，要不，你得负责。”

皮世驯横下心，说：“告诉你，姓李的，我豁出去了，预备负责，你让开点好。”

听皮世驯这么说，有几个人又蠢蠢欲动了。李源大手一摆：“慢，皮世驯，你别充好汉，我话说在前头，打出事来，你皮世驯有多大能耐？在场的一个也溜不了！”李源的目光，扫过三十张脸，大部分人都和李源打过交道，多少有点怕他，有几个进过“强劳学习班”的人低下头去。

李源严厉地说：“考虑考虑，逞一时英雄，吃亏是一辈子，嗯，你们这群笨蛋！”李源的话，使这帮角斗士的军心动摇了，你瞧我，我看你，不知如何是好。

李源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皮世驯派在公路上望风的人，气急败坏地在喊：“快走，场部派人来了！”

轰轰的汽车马达声近了，两辆满载人的卡车出现在公路上，尘土滚滚，向这儿压过来。

毕竟是乌合之众，胆子小一点的，不等皮世驯的号令，已扔掉手上的木棍短棒，往后溜了。皮世驯见大势已去，恼怒地吼道：“滚，统统给我滚！”

话音刚落，方才还不可一世的英雄们，一个个跳过小沟、钻入林带溜了。浑身湿淋淋的骆贵山还舍不得走，皮世驯赶过去，狠狠踢了他一脚：“你也滚，办你的事去！”骆贵山清醒过来，撒开长腿，跑得比谁都快。

皮世驯回过身，冲着李源说：“碰在你手里，老子算倒八辈子楣。这一百多斤交给你，由着你办吧。”

躺在地上装死的尤家达，这时猛地蹦起来，咬牙切齿、怒发冲冠：“好你个‘皮蛋’，老虎头上拍苍蝇，我

要你的命！”他踉踉跄跄地扑向皮世驯。

一对一拚，瘦小的皮世驯决非尤家达的对手。李源怕皮世驯吃大亏，又厉声喝道：“都给我老实点，谁也不准动！”尤家达毕竟怕李源，嘴里不干不净地骂，手脚倒安分了。

李源调来的人马已沿着机耕路跑来。李源指指皮世驯，说：“把他带到保卫组去！”

“要不要追其他人？”带队的保卫干事问。

“追啥？谅他们也飞不到天上去！”李源平静地回答。他瞧瞧还在骂人的尤家达，说：“还待着干嘛？到连队里去吧！”李源心想：老倪啊老倪，这就是你的“以毒攻毒”，看吧，闹成什么样子！他想，得把问题摊到党委会上去。

李源和尤家达回到宿舍区时，发现棉花仓库的门已敞开，姜海光不知去向。看守的人报告说，几分钟前，骆贵山带几个人闯进来，用斧头劈开锁，把姜海光抢走了。

尤家达一听，勃然变色，他首先想到的是，“将军”



逃出囚笼，决不肯罢休，他仍处在险境。

“通缉！快叫公安局通缉他！”尤家达歇斯底里地嚷着。

李源感到好笑：“凭什么通缉？他的现行罪证在哪？你昨天抓他就是非法的！”

“什么话！我亲自抓到他和沙莎……”

“抓到他们在干什么？”李源义正辞严，炯炯的目光直逼尤家达。

尤家达有点结巴：“反正，他们关在小屋子里……拉拉扯扯……想干……我进去早了点……”

“住口！”李源眼睛冒火，难得发这么大脾气，“都象你这么当干部，群众还不遭殃？我看你让他们狠狠打一顿，也是活该！”

#### 四

沙莎这姑娘厉害。她到县里告状，接待人员冷冰冰地说：“农场有保卫组，有党委，跑县里能解决？”

沙莎冲动地说：“你门口挂的什么牌子？群众来访接

待室，有人找上来了，你就想推出去？”

接待人员不高兴地说：“全县群众几十万，为你一个服务？都管你这种鸡毛蒜皮小事，县委机关还管不管别的了？”

沙莎眉毛高耸，面庞通红：“小事？那是没犯在你头上，要是碰着你家的妹妹，你不一蹦三丈高才怪！”

县委接待室，设在街面，沙莎一嚷，过往的行人听见了，好奇心强的聚拢来，探头探脑朝里瞧，见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在同一个小伙子嚷嚷，不由得议论纷纷。

沙莎啥都不顾了，干脆向外面的人求援：“大爷、大伯、大姐们，你们给评个理，我们农场副连长血口喷人，诬赖我的清白，到这儿喊冤，他说不管……”

围观的人都同情她。一位上了年纪的职员模样的人说：“唉，管接待的年轻人，这就是你不对了。这年头，谁家没个孩子下乡？当干部都象你模样，有冤无处说，家里人放心得下？”

一位机关干部叹口气，说：“唉，农场好些干部风气不正，黑白不分，把人心搞乱了，尽出怪事！”

众口纷纭，群情激奋。管接待的小伙子，其实还是个入世不深的老实人，被群众一指责，倒清醒过来，连忙赔礼说：“好，好，我马上就办！”

他琢磨一会儿，介绍沙莎去找管妇女工作的一位老大姐，说那大姐最看不得欺负女青年的事，准保会替沙莎出头。

果然，那大姐一听就来气，当场给倪书记挂了个电话，请他查查这情况，还说，过两天她要下来亲自调查。

沙莎满意地离开了县委机关。临走，她又到接待室去了一次，向那小伙子道谢。

沙莎从长途汽车上跳下来，一路风沙，把她的乌发染成灰蒙蒙的。她把头发一甩，挺起高高的胸脯，大步向场部机关走去。大楼那儿，飞出一辆自行车，车子驮着个庞大的躯体，轮胎被压得扁扁的，好象随时都可能承受不了压力而爆炸。一看就知道，那是尤家达。

尤家达也发现了姑娘，他豹眼突出，目光霎时显得那么凶狠，意思是明显的：我和你不共戴天！

沙莎哪肯示弱，当自行车掠过身旁时，她神气地斜

射了一眼，还故意把头一扬，显示了不向任何邪恶屈服的气概。

既然县里那位老大姐给倪书记挂过电话，沙莎便径直来到书记办公室。

门打开后，倪之新迟疑了片刻，立即微笑着向姑娘伸出手来：“沙莎同志，你回来得好快！事情我知道了，几分钟前，我还把你们副连长狠狠批评一顿。他胡闹！抓姜海光的新动向无可非议，但你是革命群众，哪能不分青红皂白，乱来一气？”

沙莎望着他灰色的眼睛，坦率地说：“在这件事情上，我看姜海光没啥错。”

“这个么……”倪之新沉吟道：“我已责成保卫组的李源同志全面调查，你可以去找他。没空哪，我马上有个重要会议。”

倪之新客客气气地把沙莎送走了。谁能阻拦书记去开重要会议？沙莎哑口无言，只能乖乖地退了出来。书记把事情交给下面的人办，谁能说他一个“不”字？

沙莎气鼓鼓地冲进保卫组，一屁股坐到藤椅上：“老

李，倪书记让我找你，你得负责！”

李源正在研究一份材料，听到沙莎的声音，抬起眼来，不冷不热地瞅着姑娘：“有事慢慢说，别来气！”

沙莎正在气头上，一点就爆：“你们这帮当干部的，管不管群众死活？告诉你，你不拿出个办法来，今晚我就睡在你办公桌上。”

“哦，那不行，大冷的天，除非让招待所给你送两床被子。”李源诙谐地说，好象沙莎越气他越高兴。

沙莎板起脸：“和你讲正经事，你管不管？”

“等等，让我看完材料再说。”李源摆摆手，又埋头去看桌上摊着的那份东西。

沙莎气到极点。她认为，倪之新和李源唱双簧，存心和她作对，包庇尤家达。她忽地站起，扑到桌前，猛然抢过桌上的材料，瞪着双眼，说：“喂，你不解决我的问题，就别想太平！”

李源竟然不恼，声调不紧不慢地说：“你这年轻人，真不懂事，抢了我的机密文件怎么办？”

沙莎一听，倒也着慌，下意识地一瞧，哪是什么机

密文件，而是份“情况说明”，下面署着皮世驯的名字。她又神气起来：“想吓唬我？耍什么官腔！”

李源不和她斗气，随和地说：“看吧，这儿还有两份，一齐拿去。你太心急，不抢，我也会给你看的嘛。”李源说着，从抽斗里抽出几张纸，递给沙莎，笑咪咪地望着这个倔强的姑娘。

沙莎把材料浏览一遍，胸中怒气烟消云散。皮世驯写的是那天晚上她邀请他们去的前后情况，另外两份，是跟尤家达一起去捉姜海光的人写的，写了他们亲眼目睹的情形，当然否定了污蔑她和姜海光的不实之词。沙莎这时才知道错怪了李源，不大好意思地说：“老李，你动作真快。”

“快？快还挨骂，再慢点，不要挨打？”李源说罢，掏出张废纸，不慌不忙地卷了一支烟，“光有材料不够，我还要尤家达对全连说清事实，你看怎样？”

“好，当然好。”沙莎噗哧一笑，说，“老李，我刚才气坏了……”

李源打断她：“没关系，我理解。你受委屈，我们当

干部的有责任。”

沙莎不眨眼地望着这位乡巴佬似的李源，想起群众中关于他办事公正的传说，今天亲自看到了，她打心眼里感激李源。过了一会儿，沙莎突然说：“老李，问你个问题行吗？”

“好啊。”

“你有时厉害得不得了，有时又实在宽厚，我很难把这样两个形象统一起来。”

李源笑笑，说了句离题很远的话：“我有个老战友，在其他农场管治保工作，可惜，现在他自己被关起来了。”

沙莎惊奇地说：“犯什么罪？”

笑容消失了，李源闷头吸了几口烟：“也是刮‘台风’的时候，他们抓了个惯偷，那小青年屡教不改，大家都很气，说要教训教训他。我那老战友点头默许了。结果，几个人把小青年装在一只麻袋里，几棍子下去，打在要害上，把小青年打死了……”

沙莎想象着那种惨景，吓得用手指按住了嘴唇。

李源还在说：“我去参加了审判会。那惯偷的爸爸，

是个可怜巴巴的老头，满脸皱纹上都流着泪水，掏出份保证书，是儿子死前几天写的，因为老爹老妈跪在儿子面前，苦苦哀求儿子别再犯罪，儿子答应去公安局自首……那个会对我的教育很深。当他们触犯法律时，我们不能手软，但却决不能凭意气胡乱行事，乱整一气，否则，总有一天会受良心的谴责。”

李源说得很平静，似乎一丝儿没动感情，但高傲的沙莎被感动了。这外貌平庸的治保干部，征服了姑娘的心。她喃喃地说：“谢谢你，我想那些没落的人，都会谢谢你。”

“你说什么？没落的人？”

“噢，那是书上看来的，正好想起……”沙莎不由自主念出了普希金的诗：“在这残酷的世纪我歌颂自由，并为那些没落的人们祈求怜悯和同情。”

李源听得笑起来：“诗很美，怪不得你对姜海光他们感兴趣。”

沙莎的脸略微红了点：“我觉得他本质不坏，希望对他有所帮助。有人爱往歪路上想……”



李源说：“不必理睬他们，人应该坚持自己的正确做法。对了，我还希望你帮我做些事。”

沙莎干脆地说：“你吩咐吧。”

“最近你回市区休假吗？”

“嗯。”

“好。姜海光逃走，我怕他在外面又会闯祸。要是他来找你，你一定劝他回场，希望他信任我！”

沙莎摊开双手：“他根本不会来找我。他连我地址都不知道，再说，他这个人……”沙莎苦笑了一下。

李源笑道：“你还不理解他们这种人。你因为和他接近而遭冤枉，他心里过意不去，说不定会来看你的。”

沙莎点点头：“真是这样，我就尽力说服他回农场。”

李源站起来，信任地瞧着姑娘，慈祥地说：“沙莎，看着小青年走邪路，我这当保卫干部的心里不好受。你能帮助我，我很感激。”沙莎被这父辈般的口吻感动了，红着眼圈点头。李源很高兴。他没看错，这是个有勇气并富有正义感的姑娘。

李源估计错了，姜海光还没有离开本地。骆贵山从棉花仓库里救出了姜海光，他们穿过小树林，越过宽阔的田野，游过十多米宽的大河，来到一条旧大堤脚下。这儿，是农场和人民公社的分界处。太阳悬挂在高空，照得人暖洋洋的。四周，风不吹，树不摇，静悄悄，安静极了。仿佛世界上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姜海光昨天夜里被抓后，他的四肢一直被捆着，今天早上又没给他吃东西。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没吃没睡，铁打的姜海光也支撑不住。他懒洋洋地在地上坐下，拧着被河水浸湿的裤子，感到两条腿再也不听使唤。他不想动弹，说：“‘骆驼’，弄点东西来吃，老子快坍了。”

深秋时分，地里一片荒芜，大堤上只有枯黄的芦苇，四周连幢草房都没有，上哪去弄吃的？就算下河摸条鱼，姜海光也不是能吃生食的野人哪。

骆贵山倒是毫无难色，倏地向前跑几步，猫起腰，钻进一只洞，立时没影了。

不知何月何日，为了“备战”，这荒凉的大堤脚下，也掘了好些防空洞，说准确点，只不过是简陋的土洞，

就象谁在大堤旁捅了几个窟窿。洞是挖好了，再也没人过问，有的塌了一半，有的积水，只有两三个还勉强象样。

骆贵山从洞里出来，头发上落满泥土，手里提只小篮子，兴冲冲奔向姜海光，顺手掀开篮子上的破布，露出只大搪瓷碗，里面是几只肉包子，两三个咸鸭蛋。

姜海光顾不得说什么，抢过肉包子，两口吞下一个，待咬第二个时，才问：“哪来的？”

骆贵山得意地笑道：“今天一早就放在这里，准备给你接风。”

肉包子全下了肚，姜海光才摆脱饿狼的馋样，拿只咸鸭蛋在膝盖上磕磕，漫不经心地剥着壳：“东西放这儿，就不怕人顺手捞了？”

“农场和公社双不管的交界处，几只不起眼的破洞，过路人谁有心思瞧瞧？”

吃饱后，姜海光感到瞌睡劲又上来了。昨夜五花大绑，还能睡安稳？姜海光咽下鸭蛋，打个哈欠，躺下去，让暖和的太阳晒着，立时闭上了眼。

骆贵山急忙连踢带拉：“起来，起来，这么睡，远远的一眼就望得见，尤家达那小子追来怎么办？”

姜海光含糊地咕噜道：“让他来吧，老子正想揍他。”

骆贵山不由分说，使劲把沉重的姜海光拖起来：“跟我到洞里去睡，那儿铺着稻草，舒服得赛过弹簧床。”

骆贵山选中的洞不错，很深，到里面拐个弯，有块三米见方的世界，地势高，没积水，一旁铺着新稻草。姜海光倒下去，摊手摊脚，好不舒服，眨眼工夫，就睡得呼噜声震天响。

姜海光醒过来时，闻得一股扑鼻的香味，还听得“突突”的煮水声，转眼一瞧，高大的骆贵山，蹲在小火油炉前煮东西，香味和水声是从充作锅子的钢精洗脸盆里传出的，煮的是鲫鱼汤，凭着刺激鼻腔的气息能辨别出，没错。

“你抓鱼去啦？”姜海光问。

“哪有那闲工夫。附近公社水闸的小兄弟，是我老相识，开开口，就拿来了。”

“烧饭的家什哪儿来的？”

“早就放在小仓库里了。”骆贵山伸手一指，姜海光才发觉，上面黑乎乎的地方，还有个小壁洞。骆贵山又点着一盏小油灯，火苗把原先灰暗的世界照亮了。洞顶不高，一米九十的骆贵山站不直，不过，坐着吹吹牛、躺着睡睡觉，也够宽敞的了。

“现在什么时候？”姜海光问。看不见天空，连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弄不明白。

“下午两三点钟。”

“今天走不成了，下午的船已经开走。”姜海光思忖着，自言自语。

骆贵山瞥他一眼：“别急着走，你以为尤家达那小子肯轻易放过你？准派人在码头上候着。还不如在洞里自由自在快活几天。”

姜海光无可奈何地说：“夜里不冻出毛病才怪！”

骆贵山哈哈一笑：“‘骆驼’能让你吃苦？现在走路不方便。天一黑，我就近找个连队，‘借’两条被子，行吧？”

姜海光眼圈又黑又青，愤愤地说：“尤家达这王八蛋，

害老子钻狗洞，早晚寻他算账！”

骆贵山附和道：“不报价不算大丈夫！今天真可惜，要不是李源那老头子赶来，准把尤家达揍扁了。”

姜海光赞同地说：“李源这老头子办事公正，应该听他的。当初我们捉弄过他多少次？他倒不记恨。那回我在市区打架，被公安局扣了，听说场部有人讲让我多关点日子，不要保我出来，还是李源当天就赶到市区公安局找我。”姜海光眯起双目，眼前浮出那回李源从公安局把他领出来的情景。李源并没破口大骂，因为乘船时间尚早，李源把他带到公园逛了一圈，领他去看动物。他哪有心思看什么动物，无精打采地跟在李源背后。直到乘上船，姜海光才明白李源的用意。李源问他：“你说，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姜海光没听懂李源的意思。李源解释道：“人有脑子，有思想，有感情，比方说，关心老幼、帮助同志、助人为乐，都是人的高尚的感情，而欺软压弱、逞凶霸道、损人利己都是可恶的。人不能象动物一样，碰不碰就张牙舞爪。仗着力气大、拳头硬，随便胡来，扰乱社会，人人都讨厌呢。”这些话，给姜海光挺深的印象。姜海光不服气的是，他觉得自己并不是

随便欺负人，自己只有到迫不得已才动拳头，比方说尤家达把尿撒到自己面前时。

骆贵山长叹一口气：“可惜，李源再好也没用，尤家达那小子有倪书记撑腰，一天比一天嚣张。”

姜海光咬着牙齿，说：“他靠官儿做靠山，没道理好讲，只有和他拼了，大不了一起玩完！”

在洞里憋了两天，姜海光实在按捺不住，问：“喂，你还打算做几天地老鼠？这样的日子不是我‘将军’过的，我马上要走！”

骆贵山说：“我溜回连队，找人摸过情况，尤家达昨天还去码头候你，急不得。”

姜海光勃然变色：“这会把我憋死的！”

骆贵山说：“我看，过一两天再说。”

姜海光用拳头狠狠地在地上砸了一拳，再没有吭声。

就这样，他们白天睡觉，或是对打扑克，一到天黑，便钻出洞去，活动活动身子骨。

这一晚，骆贵山溜到附近小村庄，去社员的自留地

里弄点山芋、蔬菜什么吃的。姜海光一个人耐不住冷寂，也钻出了地洞，舒了舒筋骨，慢慢地沿着小路走去。他抬头望望星空。星星眨着眼，仿佛在耻笑他这位“将军”竟变成了胆小的“地老鼠”。

田野上只有西风在呼啸，扫过空旷的大地。他缩了缩脖子。突然间，透过黯淡的月色，姜海光发现机口附近闪现了一高一矮的两条黑影。奇怪，这时候还有人到机口来，难道已发现了他的行踪？姜海光警觉地趴倒在地，观察着动静。但不一会，这两个黑影在机口一闪，消失了。姜海光迅疾地跃起，猫着腰向机口走去。

尤家达小心翼翼打开机口的门，探头进去瞧瞧，安静极了，简直象座坟墓。他挥挥手，招来个娇小的姑娘。两人一齐进了屋。尤家达虚掩上门，在黑暗中，迫不及待地吧姑娘搂到怀里，象抱个洋娃娃似的轻巧，呼呼地喘着气，朝里面的小屋走去。

刚走了两步，尤家达突然听得背后有声响，他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屋里的电灯已被“啪”地打开，一切，都暴露在雪亮的灯光下。

姜海光不知从哪儿钻出来，堵住了尤家达进来的门。



尤家达怀里的那姑娘，滑到地上，用双手捂住脸，“哇”地一声，发出恐惧的叫喊。

姜海光轻蔑地看看她：“不要脸的！滚，这儿没女人的事！”

姜海光把身后的门打开一条缝，那慌了神的姑娘溜到门边，心惊胆战地瞧瞧姜海光，知道姜海光无意打她，才急忙钻出门外，眨眼工夫就消失在寂静的夜幕里。

门重新关上。十多平方米的机房内，两个冤家可怕地对视着。尤家达已醒过神来，明白了眼前的处境。

尤家达极力稳住自己，摆出副居高临下的姿态：“你胆子不小，还没逃走？”

姜海光哼了一声：“你到处找我，我现在上门请教，你这个大连长有何吩咐？”

姜海光说话的当口，尤家达的豹眼在四周飞快地扫了一圈，发现墙角靠着根铁棍。他偷偷挪动一下身子，离那铁棍近点，伸手就可够着。尤家达说：“‘将军’，眼面前就我们哥俩，有话好说，我不再管你的事，你也别碍着我，大路通天，各走一面，怎么样？”

姜海光眼里闪出冷酷的光：“你污蔑我同沙莎胡来，可你这位大连长自己……”

姜海光话没说完，尤家达猛然抄起铁棍，狠命朝姜海光脑袋上打来。

学打拳的人，眼明手快，腿脚灵活。姜海光急闪躲过，接着飞起一脚，正踢在尤家达手腕上，铁棍“咣当”一声堕地，滚到姜海光脚下。姜海光不去拾它，用脚尖一拨，铁棍“噗通”滑进装水管的凹池里。

姜海光嘲弄地说：“老子光明正大，不凭暗器，今天撞上了，非得拼个你死我活不可。”姜海光不再说废话，上前就是两拳。尤家达举起粗壮的手臂抵挡。他知道，自己要战胜姜海光，惟一的办法是近身打，死抱住姜海光拚蛮力，使姜海光的拳头无法发挥威力。尤家达不顾死活，挺起熊一般的身躯，凶狠地扑向姜海光。

姜海光哪里肯让他靠近，决定立即压住尤家达的气焰。他急速打出几个快拳，每拳都硬梆梆的象石头，一拳击中尤家达的下巴，一拳正中鼻梁。尤家达惨叫一声，往后退去，同时用手去摸鼻子，摸出一片湿漉漉的血。

尤家达的锐气顿消。他如受伤的野兽，虽恶狠狠地挣扎，但心里早已发虚，知道凶多吉少。他悄悄向门旁退去，想开门逃走。姜海光不让他有喘息的机会，冲上来一拳跟着一拳，打得尤家达无还手之力。最后，尤家达惨叫着在房里逃窜。可是门早已关上，小小的屋子，哪里有地方可逃，绊着根水管，轰然倒地。

姜海光赶上去，又照准尤家达脸上狠狠打了几拳，直打得尤家达满脸是血，姜海光才稍稍解恨，说道：“今天饶你狗命，不老实，哥们后会有期！”

待尤家达从地上挣扎起来，姜海光早不知去向。尤家达右眼前黑乎乎一片，竟然什么也看不见。他使劲眨眨眼睛，还是只有左眼能看得到东西。他惶恐地呻吟着，用手捂住右眼，跌跌撞撞跑出了机房。

## 五

姜海光和骆贵山乘机帆船离开岛子，又转乘一段长途汽车，才回到上海市区。

华灯初上，满街闪烁着耀眼的亮光，穿梭的汽车，川流的人群，和那冷寂的田野、阴暗的土洞一比，俨然

是两个世界。他们两个，并不感到周围的热闹与自己有什么关系，象油滴落在江上，任浪涛翻腾，油总是油，溶不到水里。这儿并不欢迎他们。肮脏、破旧的衣服，丢人现眼。衣着时髦点的，躲着他们走，生怕沾着什么。

还不知道哪儿去过夜。姜海光不愿到姑妈家去，姑妈一见他就讨厌，何况，打尤家达闯下祸，农场保卫组怕已来联系过。骆贵山不敢叫姜海光到自己家去，说不定，那儿也有“伏兵”呢。

姜海光想了想，说：“我先到‘皮蛋’家泡一夜，他妈妈和小妹妹都对我很好。‘皮蛋’还关着，场里的人猜不到我会去那儿。”

骆贵山点头：“只有这条路。我回家去，拿点换洗衣服，弄点钱和粮票，明天到‘皮蛋’家，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两个患难之交分手了。姜海光乘车来到一条热闹的小街，又拐进条黑乎乎的弄堂，在一幢破旧的石库门房子前站定，重重地擂了擂木门。

笨重的木门发出“咕咕咕”的声，门被打开了。一

位梳小辫的中学生探出头来：“哎哟，‘将军’！”她欢快地嚷着，回头向屋里喊道：“妈，‘将军’来了。”

“什么‘将军’，海光呗，让他进来。”是慈祥的老妈妈的声音。

姜海光走进堂屋，恭恭敬敬向伯母问好，斯斯文文在椅子上坐下。说来叫人难以相信，满口粗话、蛮横异常的姜海光，一进皮家，就象换了个人。其中并无什么秘密，只是因为这家人从不歧视他，而给他关怀和温暖。皮世驯的爸爸几年前生病死了，那也是个慈祥的老头子，送葬时，心肠象花岗岩硬的姜海光，竟掉了几滴泪。

应世驯的母亲问：“今天回来的呀？阿驯怎么一直没信？”

姜海光窘迫地嗯嗯哈哈：“场里忙着哪。”他急速把话岔开，“伯母，让我住一夜，行不行？”

“姑妈又嫌你啦？”

“嗯——”

“嗨，可怜哪，念着你死去的妈妈，你姑妈也不该……”老妈妈竟用手去揉眼睛了。

皮世驯的妹妹跺着脚，说：“妈，你怎么啦？我把哥哥的床铺收拾一下吧。”

“好，好，你去。哦，海光，我给你弄口吃的。”她说着，慢吞吞到后问厨房去了。

皮世驯的妈妈和妹妹睡在堂屋，皮世驯的单人床，搭在堂屋后的楼梯下。姜海光吃完香喷喷的蛋炒饭，朝堂屋后走去时，皮世驯的妹妹跟在他背后，刚满十五岁的小姑娘神色紧张，问道：“哎，我哥哥又关起来了？”

姜海光看看她，没答话。她指指堂屋，压低嗓门，说：“我听人说的，没敢告诉妈。到底为啥？”

姜海光冷冷地回答了两个字：“为我！”那神色，使天真的小姑娘不敢再追问下去，转个话题说：“今天早上，有个好漂亮的大姐到我家来，问我知不知道你在哪。还说，和你是一个连队的。”

姜海光愣了愣：“叫啥名字。”

“只告诉我姓沙，对，黄沙的沙。她急着找你，怎么对你那么好？”幼稚的中学生充满好奇地说。

姜海光瞪了她一眼：“去去去，我想睡觉了。”他躺

上床，拉被子蒙上头。好些天没在床上睡了，味道真美。他闭上眼睛，想道：“沙莎回市区了？她干什么来找我？”但没来得及想下去，就呼呼睡着了。

早上，皮世驯的妹妹读书去了，皮世驯的母亲也到街道工厂上班。姜海光在皮家等骆贵山，等来等去不见人影，简直要冒火了。

就在这时候，响起急促的敲门声。

姜海光打开门，闯进来的不是骆贵山，却是骆的弟弟小五子。十来岁，还矮得没超过姜海光的胸，和他哥哥真不象一家子。

小五子上气不接下气：“哎哟，找到你了，听我说……”

姜海光说：“慌什么，你哥呢？”

“我哥让爸爸揪着耳朵皮，到船码头去了。哥告诉我，你在这儿，要我给你报个信，让你自己想办法，千万不要回农场去。我得回家，要不，妈会告诉爸爸，打断我的腿。”小五子说完，象来时一样，兔子般快地跑了。

姜海光暗暗叫苦。俗话说，一物降一物，神通广大

的骆贵山，就是怕当码头工人的爸爸。肯定是农场派人和骆贵山爸爸联系过，那老头知道儿子是闭了祸逃回家，就亲自把他押回农场。

现在，皮世驯的家也不安全了，要是在这儿被抓走，姜海光以后还有脸见皮家老母和小妹吗？

姜海光用歪歪斜斜的字，给皮世驯的妹妹留了张纸条，说他走了，一定想办法救出她哥哥，要她放心。

走之前，姜海光用少有的依恋的目光看着这个简陋的平民之家。这儿，不是他的家，但他一来到皮家，顽石般的心里竟有点暖和和的感觉，觉得自己是个人，那凶狠野蛮的脾气也自然消失。不过，他不能留在这儿，他要去走自己的路。要是妈还活着，他也会有一个家，他想回去就住几宿，吃点可口的家常饭菜……

姜海光带上门走了。他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在菜场上逛一圈，找到几个在市区的小兄弟。小兄弟们给他干净的衣服和钱，有的还怂恿他外逃。

姜海光心里没主意，到外地去吗？他首先撇不下皮世驯和骆贵山。人家为他两肋插刀，他拍拍屁股溜了，



对得起谁？

姜海光想，先摸摸场里的动向再说。在这方面，似乎有一个人可以信赖，就是沙莎。那姑娘心不坏，讲点儿义气，她和自己接触，背了黑锅，实在可怜。没想到，她回市区后，还敢跑来找他，使他暗自佩服。人家有情我应有义。姜海光决定去走访姑娘。不过，她的地址不知道，偌大个城市，哪里找去？有一回闲聊，骆贵山说过：听说沙莎家可阔气了，住在一幢十二层高的大楼。不过，总住有上百户人家吧，难道一家家去问？直到天傍黑，姜海光还没想出个办法来。他懊丧地叹口气：“要是皮世驯在就好了，眨眨眼就有个鬼点子！”人脑这部机器，实在是怪，想到皮世驯，竟附带想出个主意，姜海光得意地拍拍大腿：“有了，有了，我还不笨！”

皮世驯的妹妹刚吃过晚饭，就被姜海光叫到门外。她惊讶地问：“你不是走了吗？”

姜海光怕皮世驯的母亲听见，拉她走到弄堂口：“帮我干个事，去找昨天你见过的姓沙的女人。”

“找她干嘛？她对你好吗？”十五岁的小丫头，对这方面的事虽不懂，但挺敏感。“将军”和那姑娘算啥关

系？不知怎么搞的，她竟有点莫名其妙的妒忌。

是啰，找沙莎干什么？姜海光一时说不清楚，含糊地混过去：“和她商量救你哥哥的办法。”姜海光俯下身，把自己的主意一五一十说给小姑娘听，使她惊得张大了嘴巴……

天完全黑了，大楼象庞然怪物，矗立在城市上空。无数个窗口，亮着白的、黄的、蓝的、绿的灯，点缀着巨大的建筑，使它洋溢着生命的活力。

管电梯的老头，靠在敞开的电梯旁，等候归来的居住者。一个小姑娘，跳跳蹦蹦上了台阶，穿过玻璃门，向老头儿跑来。“你好！老伯伯。”她快活地向老人打招呼，将手里捏着的信递上去，“这是我在路上捡到的，上面写着你们大楼的名字，我交给你吧！”

老头儿瞧瞧这活泼的中学生：“谢谢你呵，姑娘！”小姑娘送完信，转身就走，在玻璃门那儿，几乎与个青年人迎面相撞，她朝对方扮个鬼脸，飞快地跑走了。

管电梯的老头儿把信举到亮处，瞅了瞅，信封上写着：

"面交××大楼沙莎收"。他自言自语道："哦，是给沙莎的。"他慢吞吞走到排列得很整齐的信箱旁，把信投进其中的一格去。

刚进来的年轻人，目光正向信箱扫来，他看清了，那格信箱上标的号码是"三一"。他也不搭乘电梯，顺着大理石楼梯，径直向三楼跑去。

这正是姜海光，送信的小姑娘是皮世驯的妹妹。姜海光投石问路，轻而易举地知道了沙莎居住的房间牌号。

沙莎垂头丧气地走进大楼，刚到电梯旁，老头儿就说，她有封信。沙莎跑过去取出信，见信封写得蹊跷，急忙拆开来看，抽出的却是张白纸。她感到奇怪。今天怎么搞的？尽碰到倒楣事！怒冲冲地把信封一团，塞入口袋。

沙莎刚到姜海光的姑妈家去过。这是她第二次去了。回市区前，她抄下与姜海光有关的几个地址，为的是完成李源的嘱托，把姜海光劝回农场。沙莎觉得，在姜海光这样困难的时候，她理所当然地应该伸出双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已把帮助姜海光作为自己不能推卸的责任。她希望他能摆脱目前的处境，成为一个有用的

人。她相信埋在姜海光心里的黄金上的灰尘可以抹掉，终究会闪出耀眼的光。李源的态度，更鼓起了沙莎的勇气。没料到，回市区后找来找去，也没见姜海光的影子。最让沙莎气恼的是，姜海光的姑妈很不客气，听到姜海光的名字就皱眉头。半小时前，沙莎第二次扑空，回身走时，听见姜海光的姑妈和邻居在闲聊："找你家阿光的？好漂亮。""哼，脸蛋漂亮骨头轻的多着呢"……话虽然说得轻，沙莎的耳朵尖，听来清清楚楚，顿时，热血直往脸上涌，凭沙莎的性子，真想骂她们几句。不过，和这种人斗嘴有什么意思？沙莎不由更同情姜海光。姜海光在姑妈家过的日子一定是冰冷无味的，也难怪他愤世嫉俗。

沙莎心里正烦，又收到这没来由的怪信，其所谓哭笑不得。她走出电梯，顺着长长的走廊向前走，走到最东头的一间屋子前，掏出钥匙刚要开门，却听见后面"扑"的一声，有样笨重的东西落在她背后。

沙莎急回头，见一个黑乎乎的人影刚从窗台上跳下来，要不是那人影用熟悉的声音唤声"沙莎"，沙莎以为碰上坏人，准会惊叫起来，把左邻右舍都召唤出房。

沙莎惊魂稍定，认出不速之客正是自己急于寻找的姜海光，不由又气又喜地说："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躲那儿？吓死人了！"

姜海光苦笑道："我敲门，里面一个老太太说你不在，压根儿不让我进去，大概我这副样子，谁见了都怕。"

沙莎笑起来："那是我奶奶。这几年，她吓怕了。好吧，跟我来，你这躲在窗台上的客人！"

姜海光摊开双手："你以为我喜欢躲那儿？没法子！站在过道上，兴许被人家当小偷！"

沙莎带着姜海光穿过厨房，走进屋子。明亮的灯光下，一个老头躺在沙发上看报，一个老太太坐在藤椅里补衣服。沙莎说："来，认识一下，这是我爷爷、奶奶。"又转向两位老人说："这是我朋友姜海光。"她大方地把姜海光推到两位老人面前。

方才拒绝姜海光进门的老太太，上上下下不停地打量小伙子，铁匠般的身子骨，黄铜般发亮的脑门，有好几个伤疤的手……她实在不相信，沙莎竟会有这种粗野的朋友！倒是老头儿微笑着点头，表示欢迎客人。

沙莎的父母被轰下乡后，两间里屋都封掉了，只给他们留下外面一间。当着两位老人的面，说话总有些不方便，好在还有个小阳台，沙莎搬出两只小竹椅，又披了件外套，邀姜海光到阳台上去说话。

两扇玻璃门在他俩身后合拢。他们自由了。面前是寥廓夜空，汽车在他们脚下的大街上流动，人们都在为自己的事情奔忙，没有人关心阳台上的青年男女在说些什么。屋里的两位老人，至多看见他们的背影，绝对听不到他们的说话内容。安安静静的，多好啊！

有一会儿工夫，姜海光觉得很兴奋。他见惯了黑暗的弄堂、窄小的旧屋和荒凉的田野，此刻坐在大楼阳台上，欣赏城市夜景，别有一番味道，就像做个梦，梦见自己当上将军，站在阅兵台上……沙莎的话，却很快把他拖回现实中，“喂，你怎样找到我家的？”

姜海光把探路的情形说了一遍，沙莎忍不住咯咯咯笑起来：“真鬼！怪不得有这封信！”沙莎掏出那只信封一扬，又说：“知道吗，我刚才还到你姑妈家去找你！”

姜海光冷淡地说：“我懒得上那儿，那不是我的家！”

沙莎想到半小时前的情景，脸色也灰暗下来。自己父母虽然都被赶走，总还有慈爱的爷爷奶奶，姜海光却没个真正疼他的亲人。沙莎没把姜海光姑妈和邻居的闲话说出来。她知道，姜海光听了准暴跳如雷，何必呢？

沙莎转换话题："这些日子怎么过的？"她离场时，还没发生姜海光殴打尤家达的事，以为姜海光早逃回市区，一直到处游荡。

姜海光已完全信任这姑娘，不再有什么顾虑，便把几天来的经历简单说了一下。听说尤家达和"相好"在机口胡闹，沙莎露出高傲而鄙视的神色，鼻子里哼了一声，但听到姜海光把尤家达揍得满脸是血，躺在地上不能动弹时，沙莎紧张起来，呼吸也存点急迫了："你扔下他不管，大黑的天，没人知道，他死在那里怎么办？"

姜海光摆摆手："这个你不懂，我不照他要害打，他死不了，那狗熊一样的身体，流点血无所谓，我还不想为他去吃花生米。"

沙莎心定了些，然而仍有点忧郁："打伤了他，事情也麻烦。"

姜海光无情地咬咬牙齿，说："他把我逼急了，先动手打人，难道我不还手？俗话说：狗急跳墙，何况是我！"

把自己和狗相比，倒是新鲜事，只是眼下沙莎顾不得开玩笑，她同情地看着这心灵和外表都有点怪的铁汉子，温柔地问："现在可怎么办呢？"

姜海光垂下头，无精打采地说："兄弟们劝我逃到外地去，有人说，干脆……"他抬起眼睛，在交杂着黑暗和灯光的阳台上，端详着沙莎。不知为什么，他觉得，用不着瞒这姑娘，便说下去："有人劝我外逃……"

"不，那不能！"一种下意识的冲动，使沙莎突然捏紧了姜海光的手。那是只粗糙、坚硬的大手，即使被沙莎狠命捏了一下，也没有什么反应。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从来没亲近地接触过女性、特别是没接触过高雅女性的姜海光，被沙莎突如其来的关切征服了。他很想抓过那只光滑柔软的小手，在掌心里握一握，不过，粗野的姜海光，此刻一点也不粗野，他压下心头的欲望，装得麻木不仁。这时，已不是他对母亲立下的誓言在起作用，而是他不能不尊重这难得的女性友情。尽管在他们



中间有不可逾越的深沟，有一些无形的东西还是能够相通……

沙莎发现自己激动得变态，她略微有点尴尬，慢慢地、有礼貌地撤回自己的手。尽管姜海光不看她，她还是敏锐地觉察了姜海光的不安，体会到自己对姜海光的作用。沙莎感到喜悦。她竟有力量使如此蛮横的“将军”驯服！但这种喜悦转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不，沙莎不是那种专以征服男人为荣的女性，她只是像姐姐关心弟弟、或妹妹关心哥哥那样，关心着姜海光的命运。

沙莎望着灰的夜空，深沉地说：“不，你不能走那条路，即使生活对你冷酷，使你绝望，也不能走那条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像我，父母都‘充军’去了，几年没见面，我的一个……一个最好的男朋友也不知漂泊在何处，可是我仍要坚强地活下去！”

要是一般的姑娘，在此时此处，绝不会提到自己心中有一个挚爱的男朋友，但沙莎姑娘是特别的。不知是出于哪种意识，她提到了他，甚至有几秒钟，默望着闪烁的星空想他，好像忘了身边还有姜海光。同样，要是换个小伙子，听到姑娘说这话，难免有点不愉快。但姜

海光也是特别的，他觉得无话不说是最大的信任，能听到沙莎心灵深处的秘密，是他的一种荣耀。

姜海光感动地说："我决不想走那条路。我也扔不下皮世驯和骆贵山，他们是为我才遭殃，我不能不讲义气。"

沙莎想来想去，没更合适的路，只得劝姜海光说："还是回农场去吧。李源要我带口信给你，让你相信他。"

姜海光点点头："他倒是讲公道的，这点我服他。不过，没啥用，我一回场准给判刑。"

沙莎不相信："就那么严重？你打的是尤家达，又不是个好人！"

姜海光没说话。他早已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有些事情，是局外人沙莎无法理解的，尤家达是倪书记的红人哪！

沙莎抓住最后一丝希望："回去自首，总宽大些吧？"

姜海光终于下定决心："好，自首就自首，我不冒险，皮世驯和骆贵山被他们揪住不放。一人做事一人当，豁

出去了。"

沙莎敬佩地看看姜海光，这毕竟是眼前惟一的出路。她想了想："我陪你一起回农场去。"

姜海光的目光直射到姑娘脸上。这时，他才突然觉得，这是他所看到的女人中最漂亮的。可惜，她和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混乱的年代，使他们偶然走到一起。

姜海光心里竟掠过一种难以形容的惆怅的情绪。要是他能长久地和这姑娘坐在阳台上谈谈，多有意思啊！可是，那不是他姜海光的命运。他今后的路，就像面前的夜空一般黑暗，难以预测……沙莎隐约猜出姜海光的心情，她不知如何安慰他才好。明天上午，沙莎还有点事，便约姜海光吃过午饭在船码头碰头。

送姜海光出门时，沙莎不很自然地说："你今晚有住的地方吗？真讨厌，我家其他两间房间都被封掉了，不然……"

姜海光做梦也没想过要留在这儿过夜，尽管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投宿，他还是坦然地说："我有去处！"

沙莎不好意思地说："那你自个儿想想办法。"她掏出张五元的人民币，猛塞到姜海光手里，怕他推却，急促地说了声："再见！"就关上了房门。

第二天下午，在码头上相见时，沙莎发觉姜海光不大高兴，脸色阴沉，心事重重。沙莎见他如约而来，很满意，也顾不上去推测他不高兴的原因。

船起锚了，放开粗嗓门吼着，荡开浪头，驶向宽阔的江面。船舷外，满江浪花，鳞片般闪亮。斜阳从大窗口投进金色的光，照耀着满船吵吵嚷嚷的农场青年。

姜海光坐在长靠椅的一角，两只大手托住脑袋、蒙着脸，好像怕谁认出他。沙莎拿出从家里带来的苹果，削给他吃。他不肯接，话都懒得说。气氛完全变了。昨晚，在静静的夜色中，他们之间那和谐、友好的交流不知怎么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拘谨和隔阂。沙莎想："兴许他为回场后的遭遇担忧吧？"沙莎怜悯他，但也说不出合适的安慰话。快下船时，姜海光忽然直起腰，从口袋里掏出張已揉得皱巴巴的人民币，正是沙莎昨天给他的那五元钱，冷冷地扔还沙莎。沙莎见他脸色不好，没多说什么，默然把钱收起。

下船后，买好长途汽车票，姜海光的脸还是阴沉沉的，待沙莎往候车室走时，姜海光突然说："我肚子饿了，去吃碗面，你先进去吧。"他不等沙莎回答，也不邀沙莎同去，自己晃晃悠悠走向小镇。沙莎迷惘地望着他的背影，她想不出自己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使他与自己保持一段距离。惟一可能的解释是，他怕农场里的熟人发现"将军"竟和一个女孩子在一起，因而不自在。

离开车只有二十分钟，姜海光还没回来。沙莎不住地看表，心里乱糟糟的，最后她的耐心消失了，跳起身，飞快向小镇跑去。她在那杂乱的街上奔了一圈，每家点心店都探头瞧上一瞧，哪里也没姜海光的影子。她慌了，难道"将军"又逃走了？昨儿晚上不是说得好好的吗？剩下的希望是，姜海光已回候车室去了。姑娘撒开腿，上气不接下气奔回来，等车的人都已进站，根本没有姜海光！离开车只有一两分钟了，广播喇叭在催迟到的乘客。这是末班车，不乘上去，就得留在码头上过夜。沙莎急得快哭了，这孤傲的姑娘，从来没这么窘迫过。

直到开车铃响，沙莎才急急忙忙跳上车去。她扒在窗口，盼望看见姜海光飞奔而来。但是，尘土飞扬，街

上人来人往，就是不见她等待的人。

失望和受骗的痛苦撕扯着姑娘的心。她一片真心，扔在水里，连个回声都没有。难道说，和这样的人交朋友，确是毫无意义的愚蠢事情吗？

车子开出二三十公里，沙莎才渐渐冷静下来。姜海光骗人，那是他的事，沙莎还要尽自己的义务，不能让他再到外面闯祸。沙莎知道，码头上已没有船，姜海光没法离开海岛。她决心回农场后赶紧报告李源。老李会有办法的，沙莎已十分信任这位保卫组的负责人。

李源接到沙莎的报告，不敢怠慢，赶紧拨电话给县公安局，要求协助查出姜海光的下落。

姜海光把允家达打得很厉害，尤家达的右眼已瞎了。倪之新在党委会上狠狠批评了保卫组，说保卫干部们抓阶级斗争手软，严重右倾，以致酿成大案，责成李源迅速把姜海光逮捕归案。保卫组已派人到市区联系过，没发现姜海光踪影，倒是骆贵山的父亲把儿子扭送到农场，但骆贵山一口咬定，到市区后就和姜海光分手，不知姜海光的去向。线索中断了。现在，听说姜海光已返回海岛，李源当然要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搜寻。如何处理

姜海光，李源与倪书记有分歧，但立即找到他，是一致的意见。李源担心，穷途末路的姜海光，可能铤而走险。姜海光真走那条路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李源估计，姜海光不会住旅馆，因为旅馆登记要看工作证，容易暴露，可能地到哪个农场找小兄弟躲起来，所以给各农场保卫组也挂了电话，请求支援。

完全出乎李源意料的是，姜海光偏住在旅馆里，大大方方用真名字登记，好像惟恐别人不去抓他似的。公安局用电话通知李源，姜海光住在海岛旅社。这时，约莫晚上八点来钟。李源叫了辆二吨卡车，带几个武装民兵，风驰电掣，直奔码头，去海岛旅社带人。

海岛旅社负责人已候在门口，轻声告诉李源："客人"在房间里，服务员盯着他，眼下没什么反常表现。

李源想了想，点点头，说："好，带我们进去。"刚迈动脚步，他又问："是大房间还是小房间？"

"大房间，住了二十几个旅客。"

李源犹豫一下，回头对几个武装民兵说："你们等在外面，我一个人进去。"

民兵们说："姜海光拳头厉害，你一个人要吃亏！"

李源摇摇手："没关系。"他来不及详细解释，跟在旅社负责人背后向里面走去。"将军"的脉搏，李源摸得清清楚楚。一房间的旅客，带武装民兵冲过去，他觉得丢面子，说不定会动手，弄不好要伤其他旅客。李源决定一个人先进去，把他叫到外面再说。根据过去和姜海光打交道的经验，李源知道姜海光吃软不吃硬。好好和他说理，他还是能听听的。

姜海光根本没打算睡觉，衣服鞋子都没有脱，斜靠在被子上，盯着天花板出神。发现李源进来，他猛然从床上跳起，挺直腰背，抬起那两只大手.....

李源一惊，以为姜海光要动手，一箭步扑上前，想压住他。但是，他立即发觉自己弄错了。姜海光的两只手抬到腹部前，双掌合拢，手腕前伸，是一副等着上手铐的模样。

老练的李源，也不免纳闷，这姜海光玩的什么名堂？他没有靠姜海光太近，怕姜海光耍花招，突然袭击。李源警惕地注意着他的每个细微动作，问道："你为什么不回农场？"



姜海光没有正面回答，颓丧地说："我知道你会来，我等着你，上手铐吧，我不反抗……"

打过多次交道，李源第一回发现，凶狠的"将军"这么低声下气，灰色的脸庞，在旅馆幽暗的灯光下，显得惨然、悲伤，简直有点儿可怜……

旅社里的旅客围上来，好奇地看着束手待擒的姜海光。李源不想在这儿久呆，就用低沉的声音说："走，跟我出去。"

走到门外，武装民兵挨过来，只要姜海光敢动一动，他们就不客气。可是，什么事也没发生。姜海光抬头看见二吨卡车，知道是为抓他开来的车子，回过身询问地瞧瞧李源，慢吞吞向车子走去。

李源好生奇怪。他没想到，姜海光竟这样驯服。姜海光说，他知道李源会来，在旅社等着李源。那他为什么不跟着沙莎回场部自首呢？武装民兵询问李源，要不要用绳子捆住姜海光，以防他再逃走。李源默默地摇了摇头。

当二吨卡车冲上月色下的公路，在宽阔的田野间穿

行时，李源望着蜷缩在角落里的姜海光，忍不住问道："你等着我来抓你？"

"嗯。知道你会寻找我，只要你查查旅馆登记簿，就晓得我住哪儿了……"

李源扫视着他，揣摸着姜海光的内心："既然这样，你干嘛骗沙莎，躲开她逃走……"

姜海光抬起头，气势汹汹地回答："我，'将军'，跟着一个女人回场自首，以后有脸见人？我宁可被你抓起来，懂吗！"

李源终于明白了。这些人的思维真奇怪！

车子开得很快，寒冷的夜风，吹得人打颤。李源叹口气："你逞什么好汉？自己投案，争取从宽，有啥不好？"

姜海光咬咬牙齿："反正捏在你们手里，由你们处理吧。不过，皮世驯和骆贵山没啥份，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李源没回答。这个案子究竟怎么处理，连他心里也还没底。

## 六

党委开了几次会，意见分歧很大。倪之新的态度十分鲜明："同志们，不要小看这件事。有人说，是流氓和流氓的纠纷。糊涂啊！是典型的阶级报复，一小撮犯罪分子，凶恶地向我们的干部反攻倒算，手软不得啊！"

有的委员提出异议："是否考虑一下尤家达的所作所为，再确定能不能算阶级报复。"

倪之新长叹一口气："我的好同志，干嘛揪住人家的过去不放呢？他是我们树起来的典型，是我们的典型，要保住！"

有人心里嘀咕："是你树起来的典型，不是大家树的。"可惜，出于照顾书记的尊严，没人敢说。

李源提醒倪之新："尤家达问题不小。他制造假情况，抓了姜海光和沙莎，客观上促使案情复杂化；相反，倒是尤家达自己和女青年在机口胡来，又是他先动手……"

倪之新生气了，板起脸，说："李源同志，我觉得你有些看法使人不可理解。尤家达做事莽撞，不讲政策，这是事实，但他大方向是正确的。至于机口事件，你拿

得出什么证据？就算尤家达有个女朋友，动手动脚，不够检点，我们批评就是，何必苛求？”

这就叫权力在手，真理在胸，怎么解释都可以。虽说党委集体领导，不过，既然书记是“班长”，最后还得按他的意志统一思想。

倪之新是这样总结的：“尤家达的右眼睛都被打瞎了，我们再姑息养奸，干部们都要寒心啦！必须要求公安机关严厉处理，决不能右倾！”

李源又找倪之新个别谈了一次，重申自己的意见，希望对姜海光不要处分过重，至少给他一个赎罪的机会。倪之新声色俱厉地驳斥了李源的右倾观点，并示意说，他正在考虑，是否让李源脱离保卫组的工作，到某基层连队当党支部书记。

李源知道，事情已经绝望，没有商量的余地。他沉默了一会儿，回答道：“工作问题，我个人无权决定。不过，我还有一个要求：假如把我派到连队，我想，就让沙莎也调到那儿去吧。”

倪之新瞧瞧他，不耐烦地问：“有这个必要？”

"嗯，尤家达和她结了仇，我不放心。"李源严肃地回答。

"哎呀，我的老李同志，你现在怎么啦？学了菩萨心肠？她又不是工人阶级的女儿，又不是……"

李源突然动怒了。平时，他像温吞水一样，仿佛永远也煮不开。这会儿，他眉毛上耸，双眼瞪大，气呼呼地对倪书记说："但她是人民的女儿，是下乡知识青年，是共青团员！还不够吗？"

倪之新没料到李源会为这种事发怒，缓和地说："行、行，和劳资科讲一声就是。"

李源在调离保卫组前，能办到的也就是这么一件事了。

西北风扫过纵横交错的河道沟渠，清晨，已看得到薄薄的冰花。田里，新出土的麦苗，被压上细土粗灰，暖融融地准备度过冬寒。

这桩在全场议论纷纷的案件，已到了结案阶段。据说，县公安机关也有过分歧，有的办案人员根据情况，不同意严办，但倪之新所签署的农场党委意见，却要求

判姜海光七年以上徒刑。经过几番争执和妥协，最后的结果是，判姜海光五年劳动教养；骆贵山除协助姜海光潜逃外，还犯有偷窃罪行，判两年劳动教养；皮世驯宽大处理，教育释放，以观后效。姜海光总算没有欺骗皮世驯的妹妹，他投案在某种意义上开脱了皮世驯的问题。

这天，宣布上述判决的大会，在农场礼堂召开了。当司法干部用庄严的声音宣读完判决书，公安战士将姜海光押出礼堂时，场员中顿时引起骚动，震动最大的是一个秀美的姑娘——沙莎，要不是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罪犯身上，那一定会有人发现，这一向孤傲的女孩子的眼里，竟闪出几点泪花。她急速用手揉揉眼角，凝视着正穿过过道的姜海光。他比前些时候瘦了，脸阴沉得可怕，对四周轰闹的人群视若无睹，微微低着头，沉重地走着。

有一刹那，沙莎几乎克制不住，要喊出声来："不，这不公平！"就算姜海光该关起来，那尤家达呢？他非但不受处分，而且被人捧为和流氓英勇斗争的"英雄"，想得通吗？尽管司法机关判决了，但没有压服沙莎的理智。

如果说，那天姜海光在码头"溜走"，曾深深刺激了沙

莎，使姑娘在愤怒中决心再也不管他的事，现在，沙莎不但早已原谅了姜海光，并产生一种深深的、难以排遣的同情。不，她不能自己欺骗自己，无动于衷。

姜海光的穿着破旧而单薄，这和他后面的骆贵山成为一种对照。骆贵山毕竟有父母亲，会给他送点穿的；姜海光呢，那个没良心的姑妈是不会操一点心的，说不准，她在家里诅咒姜海光一辈子出不了监狱呢。

这一行人走到礼堂门口，掀开厚厚的门帘朝外走，一阵狂风正迎面扑来。姜海光打了个寒战，但身后有押送的人，他不敢迟疑，一头扑进凛冽的西北风中。

沙莎冲动地站起来，几乎不假思索地决定了一件事。她脱下披在身上的棉大衣——这是她爸爸到北方下生活时添置的，这几年被沙莎带到农场御寒——又伸手在内衣口袋里摸索了一阵，把摸索到的钱统统塞入大衣口袋，然后吃力地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礼堂门外。

姜海光正被押上囚车。沙莎不顾一切地冲上去，二话不说，把那件还留着她体温的大衣被到姜海光肩头。

所有的人都愣住了。站在姜海光两侧的公安战士，

吃了一惊，不明白从哪儿钻出这么个漂亮的姑娘，有几秒钟，竟傻傻地盯住沙莎，并下意识地抓住手中的武器，好像这姑娘会武力劫夺罪犯。

沙莎什么也不在乎，竟冷冷一笑。她只注意到，姜海光回过头，惶惑地瞥了她一眼，那目光里，夹杂着感激、悔恨和不安……沙莎含着泪花，说："耐心点——不要丧失生活的信心……"

这儿，自然不是让他们交流感情的地方。一个干练的公安战士醒悟过来。他想，这女人八成是罪犯的"相好"。他轻蔑地瞅瞅沙莎那张秀美的脸蛋，猛然拉下披到姜海光身上的大衣，朝地上一扔，嘴巴里蹦出一句话："想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哼！"

根本没有沙莎分辨的余地，姜海光被推上车。门一关，车子吼了几声，轮子启动，飞快地驶上公路，留下一片灰沙，在狂风中旋转，扑向掉在地下的大衣，在它的面子上，抹了层灰黄的颜色。

沙莎呆呆地站着，一只手抱在胸前，木然望着远去的车子，竟忘了去捡地上的大衣。一个痛苦的念头揪着姑娘的心："是我骗了他。我说，投案后会宽大处理，叫



他跟我回场，但是……"

有一个人不慌不忙走到沙莎背后，弯腰捡起地上的大衣，用力抖了一下，抖掉衣服上的尘土，然后关切地披到沙莎身上。李源现在已不是保卫组负责人，所以和沙莎一样，不过是大会的一名普通听众而已。他见人们都指点着沙莎议论纷纷，于心不忍，劝沙莎快回连队去。

沙莎默默地瞧瞧李源，咬咬嘴唇，在众目睽睽之下，走了，头也不回地走了。她听见有些人不怀好意的议论，但她根本不想理睬，高傲地扬起了头颅。

李源紧赶几步，走在沙莎的旁边，好像有意给孤立的沙莎一点保护。沙莎刚才送大衣的举动，虽说冒失、幼稚，不过，使李源更清楚地看到了姑娘那颗善良的心。李源很少有表情的脸，此刻是温柔的。他轻声说道："别急，要送大衣，交给我吧。"

难得流泪的沙莎，这会儿真想哭。在这个令人敬畏的长辈面前，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不光是为姜海光，也为她父母、她心爱的男朋友、她自己，以及其他种种不幸的人儿。但沙莎忍住了，把泪水咽下去；她又突然想笑，迎着狂暴的寒风，放声大笑一场。笑什么呢？她自己也

说不清楚。

## 七

约莫三年之后，李源回到自己熟悉的工作岗位上，担任了农场派出所所长。倪书记虽未正式表示歉意，但既然历史发生了根本转折，全国上上下下下一个劲叫着搞现代化建设，那也就算不得啥了。

李源查阅着有关材料。三年中，变化真大啊。骆贵山劳动教养后回来，继续在农场劳动锻炼；尤家达，这个曾名噪一时的“典型”，因利用职权多次奸污女青年，被揭发出来，送进了监狱；倒是皮世驯没再出大问题，已经上调到市区工作去了。

人世沧桑，不胜感慨。

李源拿出姜海光的案卷，眼前浮出那个粗野、蛮横的年轻人。他一支接一支地卷着土烟，吸着，想着，最后，他拿出文稿纸，写上一行字：“关于重新审查姜海光一案的请示报告”。他指出，姜海光的某些行动触犯刑法，但定他阶级报复罪与事实不符。

倪书记看到这份报告有何感想，那无人知道，反正

他没有表示反对意见，报告便寄往公安部门去了。

在姜海光劳动教养的地方，传进来关于沙莎要结婚的喜讯，却使他坐立不安。

那年，沙莎托李源转送进来的大衣，就搁在姜海光的床头。姜海光没料到，姑娘会这样关心自己，特别是在他欺骗她之后……这件大衣，多少温暖了姜海光那颗冷酷的心，帮助他比较规矩地度过劳动教养的岁月。他不时想起沙莎最后说的那句话："耐心点——不要丧失生活的信心。"过去姜海光过日子是过一天算一天，但现在他开始想想自己的将来。他要争取出去，因为有些好心的人儿希望他好好活下去。

听到沙莎要结婚的消息，姜海光下个决心，非出去一次不可。他去找管理人员，要求外出"探亲"一次，准时回来。管理人员知道，姜海光一案已重新审理，可能提前释放，又考虑到姜海光在劳动中改造得不错，就同意了。

关了三年，重新走上繁华的街市，那种复杂的感觉，是一般人决想不到的。望见点心店刚出笼的包子，姜海光几乎流下口水，闻到熟食店里的肉香，姜海光简直挪

不动步子。不过，他出来既不是为了这个，也就咬咬舌头，赶紧离开那些诱惑人的地方。只有经过百货商店时，他停下来，凝视着橱窗里陈列的琳琅满目的商品。粗糙的手，在口袋里摸索着。那里面，只有一点点车钱。

他请假出来的目的，说起来十分简单：沙莎这个于他有恩的姑娘结婚，不送点东西，无论如何过意不去。他好像忘记了自己是在押的劳改对象，忘记了除去每天三顿饭食，他一无所有，只执意要实现自己的心愿。可是钱哪里来呢？姑妈的无情，使姜海光灰心丧气，他决不再去找她。还是去找讲义气的老朋友们吧。骆贵山还在农场锻炼，而皮世驯已调回市区工作。决定到皮家去一趟，想到那善良的老妇人和那天真的女孩子，姜海光冰冷的心上，飘过一阵隐隐约约的热风。

姜海光挤上一辆满载乘客的公共汽车。姜海光身旁，是个老头儿，约莫六十岁，脸上的皮肤皱巴巴，黑乎乎的，看样子是外地来的。姜海光的手偶然碰在老头的布褂上，低头一瞧，从布褂口袋的袋缝里，露出一只装得鼓鼓囊囊的黑猪皮钱包。

一个念头闪电般地掠过姜海光的脑袋瓜：只要稍微

动动手指头，就……但是，姜海光想到，在里面关着受教育几年，多少懂点害人是可恶的道理，那老头的钱被偷走，说不定会跳河的，再说，姜海光能用偷来的钱给沙莎买结婚礼物吗？

这时，姜海光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只手从密集的大腿缝间钻了出来，几只细长的手指轻巧而迅速地伸向外地老头的口袋，眨眼之间，老头口袋里的钱包已被钳出来，迟钝的老头，竟毫无感觉。姜海光瞪大眼睛，细细观察了一下，发现偷钱包的，是坐在老头身旁座位上的一个斯斯文文的矮子。那矮子拿到钱包后，不动声色，略一欠身，即用一只手把钱包往车座下面一按，另一只手捏着早准备好的橡皮膏，稍一用力，便把钱包粘到车座下面去了。干净利索，是个老手！车上，除姜海光外，恐怕没有第二个人看到发生在几秒钟内的好戏。姜海光知道，这惯偷把钱包粘在座位下，是怕老头一旦发觉、叫喊起来被抓住，自己身上没赃物，谁也怀疑不到，只需记住汽车号码，脱身后到终点站等着乘这辆车，再坐在这个位子上，就能顺顺当当地取回钱包。好狡猾哪！

姜海光不停地用眼去瞄那矮子，矮子端坐不动，脑袋歪着，斜眼浏览窗外的景物，仿佛对车厢内的事情漠不关心，稳如泰山。姜海光在心里骂他："贼小子，你胆子也太大了！"

售票员吆喝着："车子拥挤，请乘客们注意身上带的东西……"

外地老头被提醒了一下，手探到口袋旁摸了摸，只见他两眼发直，浑身一抖，接着，车厢内响起声惊心动魄的惨叫："哇，我的钱哪……"老头儿这一嚷，车厢内骚动起来，所有的目光都朝老头这儿汇拢。

偷钱包的矮子从座位上站起来："嗨，偷钱包的还在车上，抄抄身，准抄出来。老大爷，你先抄我，我……"

那矮子话没说完，姜海光伸出三只手指，在他肩膀上轻轻一捏，捏得矮子杀猪般地嚎叫起来。姜海光一推，把矮子推回座位上："你少装蒜，钱就是你这杂种偷的！"他转身又对老头说："老大爷，你的钱包就在这小子座位底下，去摸摸看！"

老头听了他的话，半信半疑，真的伸手去摸车座底

下，立即传来发颤的欢呼声："啊呀，我的钱包，我的……"  
"

他抓过钱包，紧贴在胸前，双手死死按住，象是怕谁再抢了去。那扒手目瞪口呆，瘫在车座上一动不动。

汽车在公安局门口停下。一群乘客押着扒手向公安局走去。姜海光也下了车。这时，那外地老头冲到他面前，猛然跪在地上，接连磕了三个头，泣不成声地说："同志，你救了我一家，一辈子给你烧香哪！"姜海光哪见过这阵势，扭头便走，身后，飘来几个乘客的说话声："这青年不错，敢和坏人坏事斗……"

一种从未体会过的奇异的感觉，飘忽在姜海光的心上，他向来是被众人骂的，今天，……这是做"好人"的滋味？

这是下午三点钟光景。姜海光敲了好一阵门，才听得有人从屋里出来，懒洋洋地开了门，问道："找谁？"

是个亭亭玉立的姑娘，要不是那对酷似皮世驯的调皮的眼睛，姜海光简直不相信，她就是三年前那十五岁的小丫头。她睡眼惺忪，黑发披散在两肩，刚醒过来的

样子。她终于认出站在门口是谁，惊喜地叫道：“‘将军’，是你！”她立刻将大门敞开，甚至拖了姜海光一把：“进来，快进来呀！”

皮家静悄悄的，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皮世驯的妹妹边给姜海光弄吃的，边说这说那，姜海光很快知道，皮世驯到造船厂上班去了，她妈妈还在街道工厂，而她现在是技校学生，这些日子实习，上夜班，所以白天在家。

三年来，姜海光没吃过这样丰盛的饭，他吃下一大碗红烧肉、两只荷包蛋，还有一碗青菜粉丝汤。当他吃饱喝足，打算到皮世驯的床上躺一会儿时，皮世驯的妹妹拎只小皮包，站到他面前。

“明天一早，你就回那儿去？”姑娘轻轻地问。

“嗯。”

“下午有个团活动，我得提前走……明天回来就看不到你了……”姑娘恋恋不舍的样子。

姜海光十分感动。她不嫌弃他，甚至没问他要“探家证”审查一下，仍像早年那样，把他当大哥哥似的尊敬。



姜海光避开她的目光，随口说："再过两年，我就没事了。"

"两年？嗯，很快，一眨眼就会过去，你千万……"她本来想劝姜海光千万别再闯祸，只是怕惹恼姜海光，没说出口，温柔地又看了姜海光一眼，说句："那时再来我家玩！"然后带上门走了。

姜海光一觉醒来，已到了吃晚饭的时候，皮世驯坐在床边候着他。两个老朋友重逢，那个高兴劲就别说了。姜海光说明来意，皮世驯一拍大腿："巧啦！沙莎就是今晚办喜事，新房设在她的家，叫我去玩，我没好意思，人家那儿都是文明人，我算个啥！"

皮世驯边说，边到柜子里找什么东西，一会儿，找出一袋花花绿绿的糖，和一封牛皮纸信封的信："喏，这是她给你的，叫我转送，我还没去找你，你倒来了！"

姜海光打开信封，见到了沙莎那秀丽的笔迹：……三年了，从老李那儿听说，你的情况很好，我挺高兴。我要结婚了，说实话，很希望你能来参加我的婚礼，他也会高兴的，我在他面前讲过你的事。他姓徐，现在又回到了也影厂……

托皮世驯带点儿糖给你。等你出来后，一定到我家来玩……

姜海光呆呆地捧着信，一种几乎从未体会过的温情爬上他那经常是冰冷的心。姜海光向来只重视眼前，不愿意回忆过去，此刻，他却不由自主地想到那些往事……黑暗的雨夜，大堤上的相遇……从批斗车上下来，一碗热呼呼的鸡蛋……坐在安静的阳台上，脚下川流着汽车……沙沙捧着大衣扑向他……

皮世驯推推他：“楞啥？想送东西对不对？我这儿有现成的。”不知什么时候，皮世驯已找出条织锦缎的蓝底金凤被面，摊在床上。

姜海光诧异地望着他：“你哪来这东西？”

皮世驯搔搔头皮，说：“不瞒你说，我也有了一位。这是她存在我这儿的，挺贵的，拿得出手。”

姜海光连忙摇头：“不行，我不敢拿！你的那位不发火才怪！”

皮世驯嘿嘿一笑：“哪儿的话，她脾气好极了。”

姜海光再三推辞，皮世驯不由分说，找出张大红纸，

把被面包好，塞到姜海光怀里："去吧，要送就今晚送，听人讲，结婚礼是不能补送的。"

皮世驯把姜海光送到弄堂口，傻笑着抱歉地说："不陪你了，我未来的丈母娘住院，我得去陪夜……"

姜海光忍不住也笑起来："你学会孝顺了，难得！"

皮世驯挺不好意思，又从口袋里摸出二十元钱："这是我今天拿的奖金，全给你。"见姜海光要推，他生气了："我们兄弟还讲客气？"

姜海光没法子，只得准备将来重重酬报患难兄弟的义气。

姜海光到百货商店逛了一圈，才向沙莎居住的××大楼走来。他想起，不知什么时候听人说过，结婚礼要送双、不能送单。既然皮世驯给了他二十元钱，他不妨把礼送厚一点，从此了却一件心事。对着五光十色的货物，他简直不知从何挑起。当他的目光扫过密密麻麻排列着的围巾时，心里一动，毫不犹豫地挑了条米黄色的。这时候，他想到的是沙莎给他送大衣的情景：狂风扑到沙莎身上，因为刚脱下大衣，她有点儿颤抖……

姜海光走到大楼下面，抬眼向三楼瞧去。那儿，姜海光坐过的阳台上，站着几个嘻嘻哈哈聊天的人，阳台后，几间屋子，灯光雪亮，传出悠扬的乐声，曾被封起的房间，显然早已还给了沙莎家。

姜海光的勇气突然消失了，在他和沙莎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又变得那么深、那么宽。他算什么？这副邋遢样子，有脸走进那光明灿烂的世界？

他在大楼下走来走去，腋下，挟着那包礼品，惹得大楼对面的岗警探出头来注视他。

姜海来不再犹豫，反正，他非报答一下沙莎不可。他飞快地上楼，走向那条曾来过一次的走廊。

他在最东头的房门前站定，听着里面的喧闹声。突然，喧闹声沉寂了，响起悦耳的女声独唱，是沙莎的声音！大约是有人要新娘表演节目。

姜海光听得出神了。不知怎么搞的，一向果断的“将军”、这会儿如此优柔寡断，进门的勇气又消失了。他为什么要去搅乱这欢乐的场景？

他瞥见门虚掩着，就悄悄地把那包礼品一点一点塞

进去。他甚至不愿留下自己的名字，反正，别人总会猜出是送给新娘的。他回转身，沿着昏暗的过道走了。

房内的客人，发现了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东西，拾起一瞧，兴高采烈地嚷道："哈哈，好东西！哪个怪人！送礼品不进屋，从门缝里塞进来！"

有两个人，对这新发现作出强烈的反应，迅速奔到房门旁。一个，是婚礼的主角——打扮得华丽而典雅的新娘沙莎；另一个，是沙莎请来的贵宾李源。

沙莎接过那包东西，打开一看，愣了愣，递给旁边的李源，接着，猛地拉开门。过道上，空荡荡的，什么人也没有，昏暗的灯光照射着光洁的地面，风吹得窗子吱吱响。沙莎冲出门，一口气奔下楼梯，跑到大楼底层门厅，没有！——她要找的人早消失在闹市的黑夜中。

李源跟下来，手里还捧着那包东西。他俩默默地对视着，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但谁都没吱声。李源来参加婚礼前，到皮世驯家里去过，因为沙莎托他拉皮世驯一起来。他没碰上皮世驯，只见到皮世驯的老母亲，知道姜海光请假出来，特意给沙莎送结婚礼物。李源和沙莎等姜海光来，等来等去……

沙莎眼睫毛不停地闪动，鼻子一酸，几乎要哭出来，喃喃地说："他来了，却不进屋……"

新郎见新娘"失踪"，也追下楼来。沙莎无力地靠在他胸口，简单地把事情经过说了一下。新郎听沙莎一说，镇静地说："别急，我们去找找他好吗？"

沙莎泪花闪闪，点头说："嗯，应该有人关心他，他本来不会走上那条路，就是因为世俗和有些人对他太冷酷了……"

新郎催促地说："走吧，到他可能去的几个地方找找着。"

李源拦住他们，把那包东西塞回沙莎手里："你们上楼去，还有那么多客人呢！这件事交给我了！"

沙莎噙着泪："找到他，立刻告诉我，不管多晚！"

李源微笑着摇摇头："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别操心了，明天我带他来看你们！"他回过身，大步向外面走去，一会儿就没了影子。

夜深了，寒风吹得人不时打寒颤。李源看看表，近十二点了。子夜时分，真冷。都市的人们，早进入梦乡。

远远近近，高低起伏的楼房，都灭了灯光。寂静的街道上，还亮着紫色的路灯，将李源的影子拉得长长的，飘忽在柏油路和上街沿之间。

李源跑了好几个地方：姜海光姑妈家、应世驯家、骆贵山家，都扑了空，姜海光到哪里去了呢？李源有点儿担心，怕姜海光找不到过夜的地方，去寻过去的“老关系”，到哪个流氓、小偷窝里混一夜，弄不好犯点新错误，就麻烦了。

李源走进一家通宵服务的邮局，想挂个长途电话，问问劳改农场姜海光是否回去。他已经走进电话房，忽然想起通往劳改农场的长途汽车天黑前就停开了，姜海光是不可能赶回去的，于是离开了邮局。

李源穿行在绿化地带中间的石板路上，偶尔，遇见一两对谈恋爱的青年。当他快要穿出绿化地带时，突然瞥见隐在树影下的长石凳上，有一个青年坐着，双手抱着头，正在打瞌睡。天这么冷，那小伙子似乎毫不在乎。李源暗暗叫奇，不由停下脚步，细细看他一眼。树叶把本来已很暗的路灯光全挡住了。黑漆漆的阴影中，那青年的模样很含糊，只使人感到他很魁梧、结实。李源心

里一动，靠近他，认真地打量着青年。这时，李源吃了一惊，心里冒出股热腾腾的东西，不知怎么搞的，他竟伸出手，温情地抚摸着青年的头发。那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冰冷冰冷。

那青年惊醒过来，猛抬起头，迷迷糊糊地看见身旁站着位穿警察制服的人，警觉地说："我没干坏事，我在这儿睡一睡，等明天早上的长途汽车。"

李源咧开嘴笑道："啊，不认识我了？"

听着这熟悉的声音，那青年细一瞧，不禁从石凳上蹦起来，百感交集地叫道："老李！你——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来找你啊！"李源忘记了疲劳，心里一阵高兴。

"找我？"姜海光迷惑地望着他，解释道："我不是逃出来的，请了假，明天一早我会回劳改农场的。"

"知道，知道！"李源亲热地抚摸着姜海光的肩膀，目光中闪烁着父辈的温情："在里面呆了几年，你懂事多了，虽说当年的判决……"李源说到这儿，停住了，在司法机关的复查结束前，还是不说为好，他转口问道："那包东



西是你送给沙莎的吧？送结婚礼品要从门缝里塞进去，倒是你的一大发明。为什么不进屋去？”

姜海光低下头，目光凄惨，盯着映在地上的阴影。李源的关切，使他感动，也使他难受。刚才，他一个人蹲在石凳上，觉得活着真没意思，何处是他的归宿呢？皮世驯生活得不错，而他，面前依然是一片黑暗。他把礼物塞进沙莎家，好像了清了一生惟一的宿债，他再也不想见到那给过他许多温暖的姑娘。在这世界上，恐怕也不会有谁来温暖他的心，他在寒风中打起冰冷的瞌睡，结果，李源出现了。姜海光第一次感到，这厉害的农场保卫干部，是可敬可亲的，要是早听这老头的话，他“将军”怕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吧？

李源微笑着说：“沙莎知道你要去祝贺她结婚，高兴得了不得，你却一个人躲到这儿喝西北风！”

姜海光慢慢抬起沉童的头颅，冷冷地说：“没意思！”

“为啥？”李源追问道。

“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我是被抛弃的！”姜海光绝望地

说。刹那间，从幼年以来所受的屈辱都涌到他眼前。

李源摇摇头："恐怕不是所有的人都抛弃了你吧？沙莎一直惦记着你，她差点离开婚礼的宴会出来找你，还再三叮嘱要我带你去看她！"

"....."姜海光沉默地望着夜空。

"再说，你看我这老头怎么样？过去对你很凶，记仇了吧？"

姜海光瞧他一眼。老实说，他对李源不记仇。这干部办事公道，他服。他也知道李源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他好。

李源拉了他一把："好吧，别在这儿喝冷风了，跟我走。"

"上哪？"姜海光觉得奇怪。

"上我家和我挤一个床，过一宿，明天一早去见沙莎，好不好？"

姜海光站在原地没动。午夜的寒风呼呼地吹在他身上，但他心里已开始暖和了。

李源拍拍他的肩头："小伙子，走吧，上我家，喝点儿酒驱驱寒！"

姜海光，这个心像铁一般硬的汉子，竟悄悄背过脸，用那只曾打过架的拳头，在眼眶上擦了几擦。

李源只当没看见，慈爱地说："别灰心，离开那儿后，还是回农场吧，我们欢迎你！"

姜海光点点头："嗯，我跟你……"

李源乐呵呵地笑起来，笑声驱走了夜的寒冷和寂静：

"跟我老头子有啥意思？你还年轻，会有很好的明天，会像皮世驯一样，找到个可爱的姑娘，到时别忘了请我这老头子到你家去玩哪！"

姜海光迷惘地望着李源，他简直不相信这些话是对他说的。从妈妈死后，他从未想过自己可能再有一个家，就是现在，他也不怎么相信。但李源的话，使姜海光灰暗的人生透出一线光明。希望的闪电，在他枯寂的心田上闪了一下。

李源拉着姜海光，向街对面的车站走去，夜风托起了他深沉的话语："你还不满三十岁，这年龄真让人眼红

啊！已经过去的事没啥了不起，从三十岁开始好好干还来得及。知道马特洛索夫吗？”

姜海光不知道，问：“他是谁？”

“苏联卫国战争的英雄，可是他年轻时，并不比你强多少。我给你找本关于他的书看看吧……”

“嗯！”

姜海光，这个高大、粗野的年轻人，顺从地靠近李源身边，顶着寒冷的夜风，挺起胸膛向前走去……

## 余波

### 引子——昨天的故事·梗概

故事，原来是上下两部。第一部《"圣战"》，第二部《余波》，中间相隔十几年。为节省读者宝贵的时间，现将第一部所反映的那段令人厌烦的历史略去，只三言两语，留下个梗概，以备查考。

一九六六年初夏，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刚扯起大旗，本市的干部子弟便闻风而动。第一中学的革军、革干子弟在校园偏僻处聚会，选举参加市秘密串连会的代表——其实就是确立他们的头头。竞争者是高三的三名学生：大学校长的儿子舒毅、市委机关处级干部的女儿秦玉真和本校党支部书记的儿子司马中。司马中虽然精明能干，却是出名的花花公子，首先被排除出候选人的行列。舒毅和秦玉真则相持不下。舒毅稳重深沉，一向被同学们敬重；秦玉真泼辣果敢，颇有叱咤风云的气魄。最后，舒毅得到初中"少壮派"伍少海等的支持，才勉强获胜。伍少海血气方刚，能文能武，但孤傲偏激，他只信服自己的入团介绍人、舒毅的妹妹舒星，所以投了舒毅的票。

市教卫部副部长的女儿祝恒，与舒毅同班，又同住一个大院，来往密切。这姑娘端庄高雅，感情细腻含蓄，心中喜欢舒毅，却不轻易外露。这天吃晚饭时，爸爸冷冷地关照祝恒暂时少与舒毅来往。祝恒知道爸爸正在参加市委扩大会议，说这番话必有原因。她溜进爸爸书房，偷看了会议文件，才知道舒毅的爸爸被划为黑线人物，即将公开批判。姑娘的心为强烈的柔情所征服，连夜赶到舒毅家。那儿已经历一场浩劫，平日气宇轩昂的舒毅变得神情颓然。可是，舒毅不近人情地拒绝祝恒的安慰，把姑娘气走了。舒毅遭此突然袭击，只想摆脱一切，躲进小楼成一统。但他接受了另一位同病相怜者的友谊：韩博生，右派的儿子，正直善良，由于舒毅平时不歧视他，因此舒家遇难，他伸出了热情的双手。

父母被隔离后，舒星挑起生活的担子，尽量照顾内心矛盾痛苦的哥哥舒毅。这是个外柔内刚的姑娘。其实，她也十分苦闷，因为父亲的问题，她被剥夺了革命的权利。学校召开红卫兵成立大会，她只能悄悄跑去，站在夜的阴影中做个旁观者。哪料到，她被另一批也没资格参加大会的人发现了。那些人以劳改犯的儿子吴有训为

首。长期受压抑的生活，使吴有训仇视"幸运儿"。他痛恨趾高气扬的干部子弟，见舒星落到这般下场，暗自得意。为了搅乱会场，他派人递张条子给大会主席团，以"革命群众"身份，要求将"走资派"女儿舒星驱逐出会场。他知道大会执行主席伍少海与舒星关系密切，有意出个难题给伍少海。

舒毅退出政治舞台后，红卫兵的头头是秦玉真和伍少海。秦玉真对舒家出事幸灾乐祸，见到递上来的条子，立刻照本宣读，引起会场骚动混乱。伍少海无可奈何，只得以大会执行主席身份宣布了"驱逐令"。舒星含泪逃出学校，祝恒同情地追上她。舒星只说了一句："我永远是人民的女儿。"

第一中学红卫兵成立后，闻知吴有训等"狗崽子"也在酝酿成立组织，决定给以迎头痛击。他们把出身不好的学生的家统统抄了一遍。曾和伍少海同一天宣誓入团的汤鸿书也没逃脱这场灾难。他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却领取定息，也在"黑九类"之列。汤鸿书聪明、好学，冷漠而痛苦地面对前来抄家的伍少海等人，不明白世界为什么热昏到这种地步。

红卫兵们冲进吴有训家时，受到顽强的抵抗。吴有训用方桌堵住楼梯，以杯盘碗碟作武器。红卫兵仗着人多，终于攻上去。吴有训从屋顶逃跑。信奉弱肉强食、生存竞争哲学的吴有训，发誓总有一天要向伍少海报仇。

严酷的现实，使舒毅成熟起来。他厌恶都市中狂热的征逐，决定到乡村搞社会调查。临行，他没去向祝恒告别。虽然心中燃烧着对那姑娘的热情，但眼下风云变幻，无心顾及其他。这时，老干部普遍受冲击，祝恒的爸爸也被打倒了。祝恒陷于忧郁、孤独之中。舒毅不辞而别，使她愤恨。花花公子司马中早就爱慕祝恒，便乘虚而入，成为祝家常客。司马中并不以获得祝恒的友谊为满足，同时又与秦玉真打得火热。秦玉真虽然有极大的政治抱负，无奈命运不济。她领导的红卫兵被造反派冲垮，心灰意懒，便和司马中鬼混，寻点刺激聊以解愁。

狂热激进的伍少海也倒楣了。他的爸爸同样变成“走资派”，被押走，不知去向。意料之外的是，曾受伍少海打击的汤鸿书，竟来找伍少海。原来汤的姐姐在医院工作，知道伍少海父亲的下落。汤家姐弟冒险安排伍家父子会面，抚今思昔，伍少海深深地内疚。



愤懑之极的伍少海，和司马中一起借酒浇愁，醉后大发牢骚，咒骂中央文革反复无常。事后，司马中到秦玉真家寻欢作乐时，又把伍少海的不满告诉了秦玉真。

韩博生发现司马中同时追逐祝恒与秦玉真，暗暗担忧。他知道舒毅内心深处爱着祝恒，为了朋友的利益，他硬着头皮去提醒祝恒要警惕司马中。祝恒向来瞧不起这个右派子弟，见他胆敢干涉自己私事，把他大骂一顿。不过，韩博生的警告多少有点作用，祝恒开始细察司马中的言行。当她最终发现自己受骗时，她悲愤交集怒斥司马中，同他决裂。祝恒对生活绝望，决定躲到乡下老家，但求与世隔绝。走之前她给韩博生写了封信，向老实的好心人致以歉意。韩博生急忙通知在外的舒毅，让他去寻找姑娘。

司马中在祝恒那儿碰一鼻子灰，随后发现秦玉真也“叛变”了。原来，秦玉真爸爸是市级机关最早“造反”的干部，青云直上，由于爸爸的媒介，秦玉真向得势的学生领袖吴有训投降，并提供了伍少海的“防扩散材料”。吴有训立刻抓住伍少海，关进地下室。司马中明白，这些“材料”是自己泄漏给秦玉真的，觉得对不起伍少海，便纠集

一批干部子弟冲入学校，试图强行抢走伍少海，混战一场并未得手，就逃往外地去了。

吴有训决心报复，置伍少海于死地。舒星和汤鸿书等人不顾自己安危，深夜用巧计把伍少海救出。这些青年学生，面对神圣得难以理解的革命，面对荒唐的现实，痛苦、彷徨，又不甘心消沉……

这些都是十几年前的事。小说正文开始时，青年们已经历许多磨难，有的甚至过早离开了人世。新的洒满阳光的一页掀开了，但道路仍不平坦，到处有令人苦恼的问题……

## 第一章

这是列普普通通的快车。

硬卧车厢内，打扑克和闲聊的嘈杂声，是神经脆弱者忍受不了的。斜阳的余辉，在粘满灰沙的车窗上闪烁。喇叭响了，催促旅客们到餐车里去。

躺在下铺上看书的一位姑娘，慢吞吞地坐起来，双腿下垂，脚一伸，套上了棕色皮鞋。她的脸清秀、瘦削，但淡蓝色的紧身毛衣，却显出上身的丰满。她懒洋洋地

理理散乱的乌发，同时将冰冷、鄙视的目光扫向对铺的中年汉。一路上，那陌生男人老在打量她，毫不掩饰地露出挑逗的神态，还煞费苦心地想和她搭讪。舒星没理睬他。下乡多年，碰到的无耻或狡猾的诱惑还少吗？躺在铺上时，她赌气而示威地偏不穿外衣。她知道自己的体形很美，可惜，决不是为那类人准备的！这会儿，她披上外衣，微微翘起的鼻尖下，绯红的嘴唇紧闭着，是凛然不可侵犯的模样，故意昂昂头，沿着颤动、摇晃的车厢向前走。

走进和餐车紧连的软卧车厢，便闻到一股使人流口水的香味，象是葱花炒鸡蛋！舒星的空肚子开始咕咕作响，这是连高贵的圣人也会有的生理反应，不必难为情。口袋里鼓起的钱包，使她心里踏实，下乡时揭不开锅的穷相，嚼两颗土豆打发漫长冬夜的情景，已十分遥远……

舒星站在一间软卧房门口，还没来得及拉门，就觉得背后擦过一个人，借着车身的摇动，有意地碰碰她的后背，一只不安分的手竟从她腰间掠过。舒星侧眼一瞧，正是对铺那中年汉。他做完这点小动作，不知是满足了哪一种心理，得意洋洋地直奔餐车而去。舒星的血顿时

冲上脑门，太阳穴旁的小血管突突在跳。她猛然拉开软卧门，闯进去，又重重地合上门，象是用这乒乓声来出气。

里面的一位老妇人被惊动了。她原来斜靠在铺位上闭目养神，现在睁开眼睛，吃惊而关切地问："小星，你怎么啦？"

"没什么，"舒星勉强地回答，"妈，去餐车吃饭吧。"

"我吃不下，你去吧，挑好点的干净点的吃。"老人温和地说，"吃完饭，你别回自己那儿去了，到我房里来。"

舒星扬起眉毛问："有事？"

"过南京时，你郑伯伯也上这趟车，他到上海去。"

舒星不感兴趣地说："我和他不熟，干嘛让我陪着？"

"唉，上次对你说过，郑伯伯有个儿子，他们一起上这车。"做母亲的，温情而溺爱地瞅着女儿。

舒星明白了，生气地答道："你别多管闲事好不好？"

老妇人不满地沉下脸说："对妈妈讲话这种态度？！

"

女儿沉默了，身子靠在门板上，脑袋随着车身一摇一晃，嘴巴撅得高高的。

老人婉转地说："小星，现在妈最关心的就是你这件事了，懂不懂？"

女儿显然不愿继续这个话题，用手拨开门，身子向外退去，并斩钉截铁地说："妈，我早告诉你，我不要找干部子弟，一千个不要，一万个不要！"

母亲恼火地说："回来，你说说理由……"

女儿走了。"咋嚓、咋嚓"的车轮声，吞没了母亲的呼喊。

从餐车向外望去，快车正穿过的静的旷野。暮色象半透明的纱，灰蒙蒙地罩着一切；迅速向后倒退的孤树，挑起几颗星星；小河边，一跃一闪的是夜渔的灯；大树环抱的小村落，冒出好多股炊烟。呵，乡间的黄昏……

餐车里，白炽灯亮得刺目，印花的塑料台布上，搁着油光光的炒鸡蛋、热腾腾的榨菜汤。不知为什么，吃

了几口，舒星的胃口就倒了。走过漫长而严峻的夜路，站在黎明中，五彩缤纷的生活似乎回来了，在晨光里忽隐忽现，但逝去的少女的感情还会回来么？她有些迷惘，若有所失。她希望什么？追求什么？思绪如散乱的丝线。只有一点是明确的，不愿躲进现成的舒适的小窝，去梳理被风雨打乱弄脏的羽毛。她发呆地凝视着窗外晚景，想起了另一只盖着塑料布的小桌，那是多年前，她下乡不久的事情……

初冬的淮北，早早地飘起了小雪花。舒星做梦也没想到，老同学伍少海会突然到偏僻的小乡村找她。当他抖落身上的雪片，钻进矮小的茅屋时，她惊喜地从床上跳起，扑上前，差点要抱着伍少海在屋里转圈子。同屋的女伴到邻村串门去了，舒星正闷得慌，见到稀客，兴冲冲地点着了灶火，把所有的“存货”都搬出来，整顿出一小桌“酒席”。她盯着少海问这问那。一向爽快的少海，却显得局促不安，不时用异样的目光偷偷瞥她一眼。直到脸被酒烧红了，少海轻轻问了一句：“今晚就你一个？”待听到肯定的答复，他又急匆匆说道：“我今晚住这儿。”舒星不假思索地回答：“行，我到隔壁大娘家借铺。”伍

少海脸冲着酒杯，声音有点儿发颤："不，你也……夜里一起谈谈吧。"舒星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疑惑地瞅瞅对方，待发现少海六神无主、骚乱冲动的神态，才明白没有听错。她吓坏了，这就是舒星熟悉的伍少海？就是那个经舒星介绍入团、后来又当过叱咤风云的红卫兵指挥的伍少海？"舒星脸涨得通红，神情顿时严肃起来，离开桌子，站在门口，背对着客人。"你生气了？"伍少海不自然地问，"闷得慌啊，生活中没有一星半点令人激动的事。"他叹口气，象是诉苦，又像是辩解。舒星没好气地说："你疯啦？！"伍少海哼了一声："本来，这个世界都疯了！"舒星猛转身，不客气地逼视着刚才还很受欢迎的客人，厉声说："不，我没疯！"伍少海的目光斗败了，他垂下眼皮，颓丧地说："你是第一个……我只求过你一个人……算了吧。"他站起身，抓过大衣："好吧，我走。"他耸耸肩，向门外走去。舒星气得浑身发抖：他就是这样'求'她的！伍少海在门外站定了，略显依恋地瞧着舒星的脸："我今天来向你告别，恐怕是最后一次见面……我和司马中他们几个干部子弟商量定了。老子都已打倒，我们没出头之日，干脆到越南打游击、打美国人去，不打出个局面不回来！"舒星还没完全醒悟过来，他已迎着

纷纷扬扬的雪花走远了……

后来听说，司马中在战争中被打死，伍少海呢，下落不明。舒星曾责问过自己，最后一次见面，对老同学是否太严厉了？不，她不能饶恕伍少海的轻狂。政治上一失意，就在生活上放浪起来，是某些干部子弟的通病。舒星不愿找干部子弟作终身伴侣，这是重要原因之一，但她能把这些全告诉妈妈吗？

舒星又勉强咽下几口饭，转过头时，碰上熟悉的令人不舒服的目光，还是硬卧厢内那不要脸的中年汉。他在用火柴剔牙缝，同时津津有味地打量着姑娘，好像舒星是放在橱窗里的时装模特儿。讨厌，简直像红头苍蝇！舒星推开面前的菜盘，她站起身，想了一下，不朝卧铺车厢走，却转换方向，到硬座车厢去了。她不想见郑伯伯父子俩，也不想再睡到红头苍蝇对面，宁可去拥挤的硬座车厢里呼吸点混浊的空气。

硬座车厢内，秩序混乱得多。竹筐、被包、旅行袋塞满了过道；行李架上，吊着两条大鱼，偶尔有几滴水珠从鱼尾巴上落下；座位下的大纸箱里，谁偷运进来的两只大白鹅，不时顶开盖子，伸长脖子叫唤几声。



舒星随便找个座位，挤一挤，就坐下了。这集市般的环境，唤起几缕辛酸的思绪。那年月，父母问题都没解决，从乡下回城，哪有钱买卧铺票，有时连硬座票都买不起全程，缩在座位上，提心吊胆，就怕遇上查票的……她忘了母亲或许在为找不到她而着急，把外衣裹裹紧，头贴着椅背，在散发着鱼腥味和汗味的空气里睡着了，乌黑的头发垂在领口上，脸色安详，只是眼角的皱纹没有舒展开来。

半夜，舒星被什么东西撞醒了。她迷糊地睁开眼睛，见车棚顶上的灯已调得很暗，在朦朦胧胧的光线中，发现旁边一个胖女人睡得晕晕乎乎，头一颠一晃，老是撞到舒星的肩膀上。舒星往旁边让让，那只脑袋不识相地跟过来。舒星伸手去挡，那脑袋索性把舒星的手当枕头，靠在上面打呼噜。舒星没法子，只得顺势把她放倒在椅子上，自己苦笑着站起来。

舒星站在半明半暗的车厢内，伸伸腰，跺跺发麻的脚。她清醒过来，明白自己是有福不享，放着卧铺不睡，偏挤到这儿受罪。现在该怎么办呢？半夜，餐车的门关死了，走不过去。她伸伸舌头，自己嘲弄自己，还耸了

耸眉头。妈妈找不到自己，不知急得怎样呢？咳，怪妈妈！谁让她瞎操心！

抬头朝前看去，两节车厢连接处闪着明亮的灯光。舒星又热又渴，想到那儿找点水喝，就小心翼翼在地上的杂物间找落脚的空隙，吃力地走过去。

拉开车厢门，一阵冷风吹乱了舒星的头发。跨道门槛，就是两个季节，好冷啊！舒星裹紧外衣，还是觉得冷。她抬头一瞧，却不由愣住了。保暖桶上，伏着一个小伙子，上身披件外套，脸枕着手臂，呼呼地睡得香，一只手里在暖桶边沿，捏住本翻开的书。

舒星默默地打量着他。从缝隙里钻进来的风，把小伙子的头发吹得微波起伏，翻开的书在哗啦哗啦响。

姑娘惊异的目光，扫过熟睡中的小伙子的身躯。心里暗自赞叹，真有点凿壁偷光的刻苦精神啊！

疾驰的列车，正通过弯道，“咔啦，咔啦”发出刺耳的噪声，车身抖动着。小伙子手中的书慢慢滑落下来，差点掉进保温桶前的铅桶，在沿口碰了下，翻个斤斗，掉到车厢底板上。

舒星弯腰拾起那本书，翻到扉页，发现是本美国人编的《应用数学基础》。舒星心中掠过酸溜溜的惆怅之情。过去，在中学读书时，她也是个好学生，门门功课都好。还擅长画画。可惜，风云变幻的岁月，把她和数理化隔开了。如果现在让她翻弄着数学书，准象呆瓜似的茫然。小伙子倒不错，啃得津津有味，八成是想考大学。

舒星拿着书，为难起来，她想伸手捅醒书呆子，又感到陌生生的太冒失，不好意思。她想把书塞回小伙子手里，那五只手指早已软绵绵地舒展开，哪里捏得住。她突然调皮地眨了眨眼睛，冒出点已很罕见的好逗的童心，竟将那本书轻轻放到小伙子的肩头上。书在肩头上舐板似地摇摇晃晃。舒星蛮有兴致地瞧着，象被自己的发明创造迷住了。

车身又颤动了一下，那书一个倒栽葱往下掉。舒星慌忙伸手去接，没提防，右脚重重地踢到保温桶前的铅桶上，“啵”的一声响，小伙子终于被吵醒了。他吃力地抬起头，睁开沉重的眼皮，迷糊地瞧定了面前的姑娘。他刚才睡得很死，一时弄不清情况，甚至忘了自己正在什么地方。

舒星的脸部表情，却经历了一连串复杂而生动的变化。先是眼睛忽地睁大，秀气的乌眉迅速抬向高处，躲到了披散在额前的黑发后面，微微翘起的鼻尖下，绯红的嘴唇下意识地张开，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接着，晶亮的双眸射出惊喜交加的眼神，鼻孔掀动，象是被突然出现的奇景惊呆了；嘴里吐出爆发的兴奋热情："啊，汤鸿书，真没想到，是你！"

汤鸿书，伏在保温桶上睡觉的书呆子，其实半点也不呆，脸上的瞌睡模样一扫而光。列车正经过一个运货的小站，站台旁各种颜色的指示灯，将彩光从窗口投进来，把小伙子生气勃勃的脸庞耀得格外生动丰富。他也认出来了，面前的姑娘，是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当年的团支部书记、自己的入团介绍人！

他欢乐地笑起来："舒星，你也坐这车！什么时候上车的？怎么早没见你？你回上海？从哪儿来？哦，我还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离开淮北了？"

瞧，老同学相聚，就有这么多问题，像连珠炮，简直叫人没法招架。

舒星忍不住咯咯笑了："你光顾用功了，还看得到

我？"

汤鸿书不好意思地接过《应用数学基础》，说："车上无聊，里面空气那么坏，还不如在这儿看点书，哪里是用功。"

舒星耸耸鼻梁："用功还谦虚？现在大学又考了，凭真本事。可惜，我的脑子僵了，不中用，还是你们男的聪明，"舒星懊丧地叹口气，"不过，这儿太冷，当心冻病了。"汤鸿书不在乎地："在黑龙江呆了十年，还怕这点冷？"他见舒星穿得单薄，身子有些发抖，立即把披着的外套扯下，甩给舒星，"给，看你倒是怕冷。"

老同学。舒星也不客气，将衣服裹在自己身上。顿时一团温暖的气息包围了她，那是衣服上残留的汤鸿书的体温。她望着汤鸿书问："打算考大学？"

汤鸿书点点头："嗯。我们兵团的好多人在搞'病退'，我不想走那条路。"

舒星赞赏地说："好，还是你有志气……"

汤鸿书关切地问："你的情况呢……"

舒星的神情变得忧郁："你恐怕听说了，我爸爸已被

整死……妈妈的问题刚解决，老战友们要她到北京散散心，我陪她去玩了半个月……前不久，我从淮北调回来，分在集体企业，反正，没你有出息。”

“哪里，我……”汤鸿书一时不知说什么话合适，转眼瞥见搁在一旁的茶杯，急忙抓过来，弯下腰，打开保温桶的龙头，“咕嘟咕嘟”灌满一杯水，“你渴喝了？喝点暖和些。”

舒星这才记起自己就是来找水喝的，就接过杯子，对汤鸿书细心的体贴报以温柔的一笑，冲着茶杯吹吹，慢慢呷了一口。她轻声说：“知道你在这车上，我早来找你了，旅途又长又无聊。”

汤鸿书被舒星的友情感动，诚挚地说：“嗯，我也是，有时真想和老同学在一起谈谈。学生时代的友谊，比社会上人和人的交情可靠些。”

“真的吗？”舒星抬起眼帘，随口问道。

“嗯，比方说我和伍少海。那时老要吵，分手后又免不了想他。”他注视着舒星，没把握地问：“你听到过少海的消息吗？”

舒星摇摇头："从他……从他出走之后。"舒星不想提到那次难堪的告别，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十几年前，当舒星同时介绍伍少海和汤鸿书入团时，是很吃力的。团委对汤鸿书的家庭、政历审查了好久。伍少海也直言不讳地表示对汤鸿书反感，甚至耻于和他参加同一个审批大会。在伍少海看来，母亲是资产阶级的汤鸿书，非无产阶级意识天生就严重。在后来的团支部会上，两人免不了磕磕碰碰。那时，舒星虽然在理智上懂得"重在表现"，但感情上明显地偏向伍少海。到底大家都是干部子弟，共同语言多一些。经过十年动乱，成熟起来的舒星，要是站在同一架天平前，觉得哪一面的分量重呢？舒星说不清，她还没认真考虑和比较过。今天的巧遇，才触动了她这番感伤的思绪，不过，她还不至于开诚布公地告诉汤鸿书。

钻进车来的夜风，好像不那么寒冷了。除去有规则的车轮声，世界上的一切喧嚣都悄然离去，只剩下他和她。一个决心为未来奋斗的小伙子，一个不甘孤寂的快近三十岁的姑娘。两人议论着狂热、杂乱、严峻的过去，回忆赶走了因久别而产生的隔阂。他们发现，烦恼着他

俩的问题十分相似，这使两颗心贴得近了。在严寒的冬季，生活是艰难的，思想却单纯、清晰，只要熬过这严峻的日子，一切都会好起来。现在呢？春天来临了，如何回答今日世界，答案并不像数学书上的公式明摆着呢。

窗外，泛出微弱的晨曦。车窗上的水汽，闪着珍珠般的金光、红光。黎明，已悄悄走向大地。

广播喇叭响了，上海站快要到了。车厢里，霎时喧闹起来，大人叫，小孩哭，还夹杂着肥鹅的叫声。

安乐的小天地被破坏了，车厢门不时打开，穿行着出来漱洗的乘客，两个人被挤到车门边。

舒星惋惜地说："刚才真安静啊。"

汤鸿书苦笑道："有什么办法，能自由自在的时间总是太少。"

舒星看看表："快到站了。你要在上海呆一段时间？"

"是。找老师复习一下功课。"

舒星微笑着说："如果不浪费你的宝贵时间，上我家去玩吧，我们还住老地方。"



杨鸿书拍拍手中的书："哪儿的话，你知道，读中学时我也不喜欢啃着书不放。"

舒星嘲讽地："当然，你聪明，就是临时抱佛脚，也能考九十五分。"

汤鸿书敲敲太阳穴："小聪明，办不成大事。我倒是记得你的作文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找你写几篇作文，让我背下来去应付考试，怎么样，帮我作弊一下！"

舒星"噗哧"笑道："当心我到高校招生办揭发你！好了，说定了，有空来玩，就算换换脑子清醒一下也行。"

汤鸿书问："你的行李在哪儿？出站时我帮你拿。"

舒星摇摇头："不用了，东西在那边，"舒星指指关得紧紧的餐车，"我买的是卧铺票，妈妈还在那面。车一停，我得赶紧绕过去，妈妈准急坏了。"

汤鸿书诧异地："你干嘛到这儿来？"

舒星狡猾地眨眨眼睛，没有直接回答："我会算，知道这儿有个趴在水桶上睡觉的书呆子！"

汤鸿书瞅着她已不很年轻、但依然秀美的脸，直瞧得舒星略微有些不自然，转过脸去看车外的景色，并突

然叫道："啊，看，多美！灰蒙蒙的天空，被金色的弧圈照亮了！"

这是日出前迷人的片刻。大块天空显得非常黑，只有东面，地平线上，射出无数金光，一道道，一丝丝，扇形般散开，组成弧形的光带，像是给苍穹镶了圈变幻不定的金边；云彩不飘不晃，牢牢地粘在天幕上，金光在云彩后闪烁，把那些奇形怪状的云片映得半透明，多么壮观的画面啊！

## 第二章

旅客的潮水顺着月台流向出口处。最后下车的，是舒星和妈妈。刚才车一靠站，舒星扔下汤鸿书，匆匆跑到软卧车厢前，逆流而上，和下车的人争吵着，吃力地挤进了妈妈的房间。房里，坐着三个人，除妈妈外，一老一少，自然是郑伯伯和他的儿子。妈妈一见舒星，既高兴又来火，厉声责问女儿到哪儿去了。舒星把嘴一撅，懒洋洋地不愿回答，甚至和郑伯伯打招呼也十分勉强，弄得妈妈更加生气。郑伯伯脸上的肌肉绷紧了，敷衍几句后就与妈妈道别，带着儿子先下了车。这一来，妈妈更是唠叨个没完，直到乘务员来催，才跟着舒星往车下

走。

一对青年钻出人群，欢乐地呼喊着，向母女俩奔来，是舒毅、祝恒夫妇。舒毅奔得满头大汗，一边亲热地叫着"妈妈"，一边抢过了妹妹手中的行李。祝恒丰腴的脸庞红艳艳、汗涔涔的，笑盈盈地问候着老人，并温顺地挽住了婆婆的胳膊。他们的出现，打破了母女间的僵局。妈妈的脸再也板不住了。上上下下打量着儿子和儿媳妇，笑得脸上的皱纹象菊花般舒展开来，悄声问祝恒："你们的……蜜月过得好吗？他没欺负你吧？"

祝恒的脸更加红了，垂下睫毛，不敢正视婆婆，耳语般地说："好，他处处体贴我……"

舒毅和祝恒的喜事刚办完，舒星就陪妈上北京去了，现在瞅着祝恒，越看越新鲜。祝恒烫了头发，柔和的长波浪覆盖着脑瓜，大约因为陶醉在幸福中的关系，皮肤变得格外白嫩和水灵，端庄、高雅的神态中，夹着甜甜的娇羞。舒星忍不住扯扯嫂子的衣袖，踮起脚尖，凑到祝恒耳边叫了声："新娘子！"

"哼——早不是了！"祝恒轻轻拍了小姑一下。

妈妈也凑趣道："还没出月，就不是新娘子了？"

舒星偷偷在祝恒腮帮上亲了下："我的嫂嫂，你怎么  
比我还年轻？越来越漂亮，算我哥哥好福气！"

祝恒假装生气地把舒星推开，朝舒毅眨眨眼："你这个当哥哥的，不管管妹妹？一点权威都没有！"

舒毅灵巧地给妻子解了围，问妈妈说："路上好吗？  
信上不是讲郑伯伯和你们同路，怎么不见人？"

这一问，把妈妈的气又问上来了："你妹妹干的好事！  
昨天晚上就不见了影子，我找遍硬卧车厢也找不着。和  
郑伯伯商量很好好的，让他们两个小青年在车上认识认  
识、谈谈，又方便，又自然，她这一躲，人家不生气？  
连规矩都不懂！我以后好意思再看见郑伯伯？"

祝恒问舒星："就一列火车，你躲哪儿啦？"

舒星哼一声："谁躲啦？我是到硬座车厢体验生活，  
回味回味过去。这十多年，哪有福气乘卧铺？"不知为啥，  
她打了个埋伏，没说曾遇见老同学汤鸿书并和他一起度  
过了愉快的几小时。

舒毅眯起眼睛，狡黠地观察着舒星，说："妈，妹妹

这件事您就别操心费神了，她肚里的算盘我知道！”

舒星呸了一声：“你胡说八道！”

祝恒醒悟过来，“我们走吧，有话回去说，否则人家要干涉了！”

果然，乘客们走散了，刚才还十分拥挤的月台已经冷落下来，微风翻舞着南北旅行者留下的尘沙，播音员在大喇叭里叫唤着，隔一会儿，将有另一次列车靠站。

祝恒挽着婆婆走在前面，兄妹俩拎着行李跟在后面。舒毅还不肯放过妹妹：“我胡说八道？说出来你不跳三丈高才怪！”

舒星不以为然地：“我有什么可让你说？那天吃喜酒时，我蛮好和大家一起捣乱，便宜你了！”

舒毅扮个怪脸，悄悄挨近妹妹说：“别神气了，告诉你，他回来了！”

“谁？”舒星还没醒悟过来。

“少海！你的老战友！”

舒星听到这名字，身子不由一抖。她简直不敢相信：

"骗人！这么多年，天晓得他飞哪儿去了！"

"骗你不是哥哥！昨天我刚见过他！"

"真的？"舒星差点喊起来，"他从什么地方来，啊？你快说呀！"

舒毅卖关子地："我说你要跳三丈高吧？"

妹妹咬牙切齿地踢了哥哥一脚："坏透了！快说，你说不说？"

祝恒回过头，笑着问："哎，你们吵什么？"舒毅摇摇手，示意她别管，告诉舒星说："伍少海可以写部历险记。在越南打了几年游击，南北统一后，在越南人民军里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官，可是，越南反华开始后，他被开除出军队，最近才混在华侨难民中逃回来。"

舒星惊讶地张开嘴唇，两眼茫然地望着天空。不知是喜是悲，她的眼前又浮现出最后一次和伍少海见面的情景：雪花纷纷扬扬地飘着，他的影子在远处渐渐模糊了……抱着一种复杂的感情。她想到伍少海肯定吃过不少苦，说不定已被难民生活折磨得不像人样，不由产生一种强烈而温暖的同情。她愿意伸出热情的手，去抹掉

他身上和心上的伤痕，就象当年伍少海被对立派关进地下室，她果敢地策划“劫狱”行动一样。不过，想起那年分手时的情景，姑娘心里又翻腾着难以形容的滋味。她估计伍少海会用某种方式向她道歉，那她就要求忘记这不愉快的一幕。

舒星估计错了。跟在哥哥后面走进房间的，是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男人。他站在屋子中间，高大的黑影投在墙壁上，随随便便地伸出巴掌，既不热情也不激动地握了握舒星的手，象对陌生人似的打着招呼：“你好，舒星同志！”在这个干巴巴的称呼后面，没有任何能使心灵颤动的东西。

舒星皱了皱眉头，眼中掠过不易察觉的失望的神态，在心中荡漾了几小时的温情悄悄消失了。她一时竟无话可说，也干巴巴地招呼道：“你坐吧。”

伍少海并不在意，随随便便在小沙发上坐下。落地灯镀铬的柱子在他的脑勺边闪闪发亮，淡黄色的灯光被灯罩压下来，照在他身上。过去那虎头虎脑的圆脑瓜，现在拉长了，早先炯炯有神的双眼，已深陷在眼眶里，额头添了几条深深的沟纹，脸色黝黑，有着烫伤的疤痕，

嘴唇上方的胡楂马马虎虎地刮了一下，残留着高高矮矮的须根，象收获后参差不齐的稻茬。要不是脸部的棱角多少还和过去相象，舒星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曾和自己那样亲近的老同学。

幸亏舒毅陪着祝恒，很快转回房间，否则，舒星尴尬地不知如何与这近于陌生的男子谈话。

舒毅瞧瞧妹妹，又瞧瞧伍少海，奇怪地说："咦，你们好像陌生了，难道还要我给你们介绍？"

舒星站在柜子前倒水。她缓慢地拿起暖瓶，又缓慢地把水倒进杯里。她突然觉得十分委屈，好像被谁欺负了一样。是的，伍少海那随便、冷漠的神情激怒了她，朝她温柔的心上泼了盆冷水。在舒星的想象中，乍一见面，伍少海多少会有些不自然，为过去鲁莽、荒唐的行为而羞愧。可是，看来他压根儿忘记了，或者是根本不放在心上。岁月把伍少海完全改变了，他戴了副冷冰冰的、铁皮般的假面具。

祝恒却没顾得上观察小姑的表情。陶醉在甜蜜新婚中的她，把一切都看得比平时美好些，并且一反过去那清高、庄重的脾气，对人热情而客气。她迅速走到伍少



海坐的沙发前，亲热地注视着他："真没想到，你这奇怪的家伙，还会回来！我以为你发誓把老同学都忘光！"

伍少海张开嘴，微眯起眼睛，很奇怪地笑着："我是几次敲过地狱大门的人，其实还是不见你们的好，省得把晦气传给你们！"

祝恒把从自己房里带来的糖撒在茶几上，说："少说怪话，吃糖吧，我们一直惦记着你！对不对，兄妹俩？"她侧转身，含笑地问舒毅、舒星。

伍少海抓起一粒益民太妃，说："哦，多年不见的好糖，是你们的喜糖吧？可惜，我还没送过礼。"

舒毅说："谁要你送礼！你还是老老实实汇报一下这些年的经历！"

祝恒点点头，温和地问："你吃尽了苦头吧？有时，我们简直不相信你还活在世上……给我们说说吧。"

舒星把茶端过来，轻轻搁在茶几一角，客客气气地说："你先喝几口茶，慢慢说吧。"

舒毅仔细打量着妹妹，心里暗自诧异。在他记忆中，妹妹和伍少海之间，从不讲客气，是一种亲切、自然的

友谊，难道隔了这些年，就完全陌生了？舒星避开哥哥的目光，安详地坐到另一只小沙发上。她的心情已平静下来。伍少海的经历，一定充满了艰辛，好不容易回到祖国，算是获得了新生，战争与受歧视的侨民生活，当然会使人变得异样，为什么一见面就苛求他呢？舒星笑自己孩子气，希望通过谈话消除隔膜，沟通已经生疏的心灵，努力恢复老同学的友谊。所以她微微笑着，期待伍少海开始讲他的冒险经历。

伍少海把茶杯捂在手里，漫不经心地转动着，说了一句连祝恒听了都生气的话："行啊，生活得安逸了，自然想寻求刺激。听我讲点奇怪的事情，帮助你们打发沉闷的夜晚。"

舒毅和祝恒交换了一个不满的眼色，又悄悄扫了妹妹一眼。舒星象是预见到哥哥会投来探询的目光，早已垂下头，若无其事地抚摸着沙发扶手。

幸亏伍少海迅速改变口气，讲起了往事，才打破屋内已变得不自然的气氛。

从伍少海的叙述中，他们才比较清楚地知道，和舒毅同班的老同学司马中是怎么死的。那年，司马中和伍

少海灰心丧气，眼看父母一个接一个被打倒，觉得难有出头之日，便生出个冒险的想法。当时，越南抗美战争打得正厉害，司马中和伍少海组织一批志同道合的干部子弟，决心到越南南方打游击去。他们的想法天真可笑得近于荒唐，觉得父辈的事业是用枪杆子开创的，自己也要用枪杆子建立功勋。趁混乱的局势，几经周折，他们竟当真进入越南南方的丛林。司马中雄心勃勃，想独树一帜，搞支独立游击队。起初，倒还顺利，偷袭了美军的哨所和巡逻队，捞着几支枪。不久，祸事就降临了。一个漆黑的夜晚，他们在林间草屋宿营。半夜，司马中起来小便，出了屋子，走到树下。冷风吹来，他打了个哆嗦。就在这时，他恐怖地发现，黑暗中，人影幢幢，分明被包围了，派在外面放哨的，不知睡着了，还是被干掉了，反正没吭过声。司马中吓出一身冷汗，狂叫着："伍少海，快起来！"转身就往回跑。谁料刚跑到门前，就被一排子弹打倒了。伍少海他们几个，从梦中惊醒，还没来得及反抗，糊里糊涂便做了俘虏。这支所谓的独立游击队，三下五除二，迅速被一网打尽。包围他们的，并不是美国人，而是越南人民军。人民军得到情报，说丛林中出现一队来历不明的武装，无法查证这到底是什

么队伍。人民军估计可能是美国人在搞阴谋，决定先把这支队伍缴械再说，采取了无情的夜袭行动。可怜的司马中，伤势过重，在押送途中就死了。弥留之际，他望见旁边的伍少海，突然露出强烈的求生的欲望，喃喃地嘟囔着，想爸爸、妈妈、学校和同学，想遥远的祖国的一切……

伍少海叙述到这里，停住了。他抬起头，深陷在眼眶里的双目，奇异地闪了闪，冷淡地扫过舒毅和祝恒的脸，干巴巴地说："他提到你们两个人的名字，希望在临死时得到你们的宽恕……当然，今天再说这些未免无聊，司马中尸体化成肥料养育的树，恐怕也比房子高了……"

他说得平静，阴冷的口气，象在宣读一段悲惨的历史。旁边几个听众，脸色却变了。祝恒的神情尤其吓人，方才还红润、光泽的脸蛋，这会儿显得灰白、黯淡，双眼茫然、呆滞，若有所失地在空中寻找什么，嘴唇哆嗦，象在对无形的幽灵喃喃低语……舒毅吓了一跳，也顾不得旁边还有人，扑到妻子面前，一手按住她肩膀，一手轻托起她的脸庞："恒，怎么啦？不舒服……"

祝恒摇摇头，将脸庞贴到舒毅宽厚的胸膛上，泪珠

已不听话地滚下来，滚过她的双颊，沾湿了舒毅的上装。

舒毅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果断地扶起妻子，温柔地说："回房间去休息一下吧，嗯？"祝恒点点头，表示同意。舒毅歉意地望着伍少海说："对不起啦，让我妹妹多陪你一会儿吧。"

伍少海望着这对新婚夫妻，眼睛一眨不眨，脸上的表情依然是那么冷淡，双颊的肌肉仿佛都已僵化，任何人世间的悲欢乐都不会反射到这张脸上去。

舒毅将祝恒扶进里屋，让她靠在长沙发上。他把台灯的罩子压得很低，免得光线刺痛妻子失神的眼睛。当他端着一杯热茶，小心翼翼地走近妻子，想喂她几口时，祝恒摇着头，用手挡开茶杯，示意丈夫将茶杯放回桌子上。接着，她轻轻扯了一下丈夫的袖子，把丈夫召唤到自己身旁。舒毅坐到妻子身旁，体贴地抚摸着妻子的肩膀。祝恒再也忍不住，突然把脸埋到舒毅怀里，低声而激烈地抽泣起来，肩头起伏，象在浪涛里颠簸的小船。

舒毅不停地吻着妻子的头发和耳根，想让她安静下来，并试图轻柔地托起她的泪脸。但祝恒执拗地不肯抬头，脑瓜在舒毅的怀里越埋越深。

哭了好一阵，祝恒才有气无力地顺从了丈夫，仰起脸，眼睛早已哭得红肿。当舒毅拿起手帕，想给她擦去泪痕时，她突然抓住舒毅的双手，紧紧地贴在双颊上，泪眼朦胧，却一眨不眨地注视着丈夫："爱我？"

"当然！"舒毅毫不迟疑地回答。

"永远？....."祝恒狠狠捏住舒毅的手，紧盼着问。

"还用问！"舒毅微微笑着，想用笑声冲淡妻子的伤感，"你真是个傻瓜。听伍少海讲着，怎么突然变得如此伤心？"

"你不懂....."

"不，我懂。我知道司马中伤过你的心，甚至想趁你之危侮辱你，可是他悔悟了。我们不是早说过要原谅他？他临死时希望得到我们的宽恕，其实，我们并不记恨呀！"

祝恒挣开丈夫的怀抱，吃力地从沙发上站起，走到写字台旁边，手撑在玻璃台板上，俯下身子，凝视着玻璃下压着的一张小照片，激动地说："不，我不是为了司马中.....我听到司马中的死，突然想到了他，想到....."

舒毅走过去，目光一扫，明白妻子为什么这般激动了。台板下的那张照片上，映出一个方脸膛的青年学生，多眼白的略显混浊的眼睛，正宽厚地盯着舒毅和祝恒；紧紧抿拢的苍白的嘴唇，象是竭力把许多快要冲出来的话关住了。他就是那个有点神经质的、爱激奋的老同学韩博生。

祝恒倚着丈夫，呆呆地凝视着玻璃下的照片，痛苦地说："幸亏有他，才有我们的今天....."

舒毅也不由产生一阵强烈的冲动，伸出有力的胳膊，搂住了妻子的腰。

"可惜，他不在了。要不，结婚时，我一定亲手端酒给他喝。"祝恒伤心地说，"他这么好的人，却死得那么惨....."

舒毅默默无语，搂住祝恒腰的那只手，下意识地往上移，在祝恒柔软的背脊上抚弄着，锐利的目光穿过灰暗的夜色。尽头，墙角的阴影里，象正站立着老朋友韩博生。他和善地神经质地微笑着，谦逊地甚至是胆怯地缩着脖子，真是正直、厚道的好人.....舒毅简直难以想象，韩博生怎样爬完那长长的铁梯，登上水塔之顶，

向塔下围观的人群，发表了他一生中最长也是最后的演说，然后全身哆嗦，睁大呆滞的双眼，告别了对他从来就不公平的世界……

舒毅怒目圆睁，眉毛高耸，咬牙切齿地说："都是吴有训这畜生干的好事！真没想到，农场对这样的人也从宽处理了。混蛋，总有一天他还会落到我手中！"他捏紧拳手，高高举起来，有力地在空中晃了晃。

祝恒略带惊讶地注视着丈夫。她知道，舒毅一向主张宽厚待人，人与人之间不应该无休止地仇恨和复仇。此刻，舒毅却像换了一个人。要是吴有训出现在房间里，舒毅准会扑过去，把他的脑壳砸碎。

舒毅瞟了妻子一眼，当然发现了妻子惊异的目光。他把妻子搂到面前，红着眼说："你觉得奇怪，对不对？你会问，主张中庸之道的我，为什么也会叫嚷复仇？人当然是有感情的动物，我并非草木、石块，有人伤害了我们心目中美好的东西，我能无动于衷？不！不能！"

舒毅不由分说，捧起祝恒的脸庞，在上面狂吻起来。暴风雨般的吻，搞得祝恒几乎透不过气来。此刻，只有这样，才能平息舒毅心中汹涌澎湃的愤怒。



小客厅里，舒星和伍少海继续交谈着。伍少海的脸部表情，依然令人难以捉摸，不过，气氛多少融洽了一点。舒星温和地问这问那，努力想唤醒几乎遗忘的老同学的友谊，但两人矢口不提那次不愉快的告别。

舒星问："后来，你就参加了人民军？"

"他们考验了一阵，见我有两下子，打仗不怕死，就把我留下了。"

"为什么一直不给家里或老同学写信？你消失得无影无踪！"舒星略带责怪地说。

伍少海无动于衷地看看她，然后移开目光："我没那心思。爸爸一直像罪犯样被押来押去，何必让他牵挂我，让我牵挂他？重要的是，我既然豁出去走上这条危险的路，不能灰溜溜回来，让人家耻笑！"他的话里，渗出一股使人不寒而栗的冷气。他的目光更让人畏惧，象两道带寒光的剑，从舒星头发上削过去。舒星想："他认为会耻笑他的人，大约也包括我，因为我曾毫不客气地赶走了他，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不知为什么，舒星涌出股内疚的心情，象对不起伍少海似的，这使舒星十分恼火，因为她实在没有伤害过伍少海，相反，是他……

舒星心里坦然了。她抬起睫毛，勇敢地 and 伍少海的目光对视了几秒钟，差点讥讽地说："可惜，今天你还是灰溜溜回来了！"不过，她毕竟不忍心尖刻地对待历尽沧桑的老同学，把冒上舌尖的话又咽回去，随口问道："你在人民军里干过些什么？"

"起先是个被人看不起的小兵，后来有个官看上我，让我给他当参谋，越南抗美战争结束时，我算当上个副参谋长……"伍少海无精打采地说着，活像叙述枯燥无味的历史。

舒星瞅着他脸上烫伤的疤痕，知道在这平淡的叙述后面，藏着些严酷的故事。她不想逼伍少海讲得太多，就压抑了自己想揭开一切秘密的好奇心，仍彬彬有礼地往下问："再以后呢？"

"没什么可说的，停战了，生活安逸了几天，我也结了婚，找个越南女兵当老婆。"

舒星听到这儿，惊讶得差点喊起来。她压根儿没想到伍少海已在越南结过婚，更没想到，伍少海是这样冷冰冰地提起自己的婚事，随便得就像是说："我在路上拾到样东西！"

伍少海冷漠地看看舒星，不慌不忙地说："觉得奇怪是不是？无非是生活中一个无聊的插曲。我们的婚姻不了了之。后来我才知道她是越南军方的一个特工，任务就是监视我的行动。为了她，我还差点把脑瓜留在越南了。这臭娘们！"伍少海粗鲁地骂了一声，这声愤怒的骂，才多少打破了他铁皮般死板的脸皮，说明他总还有点人之常情。

舒星反感地皱皱眉头。女人的天性，使她讨厌这种粗鲁，但她又不能不承认伍少海有骂的权利。那女特务肯定害伍少海吃了不少苦头。这个老同学，虽然怪得不近人情，不过，毕竟历尽千辛万苦，让人可怜。

舒星温柔地瞧着伍少海，似乎想用老同学的友情去软化冰冷铁硬的假面具："总算回来了……你爸爸问题也解决了，把过去丢掉，重新开始，你毕竟还不满三十岁……"

伍少海的眼睛眨了一下，看都没看姑娘。很难预料，他在多大程度上被舒星感染了。他慢慢低下头，咯咯地咬着牙齿。

### 第三章

舒星在街办厂里当描图员。清晨，她刚在窄小的房间坐下，将描图工具摊到木桌上，就发觉背后有人，一缕暖和的气息喷洒在她的头发里。她转过身，见街道党委副书记李阿姨正深情地注视着她。舒星嫣然一笑，敏捷地从拎包里抽出盒北京蜜饯："李阿姨，您尝尝，妈让我捎给您的。"

李阿姨不像平时那么笑嘻嘻的，好像有什么心事，问："刚回来？你妈妈身体好吗？"

"好。出去转一圈，心情舒畅多了。"

"她对你的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舒星的脸不由自主地红起来，以为李阿姨是指妈为她的终身大事操心，掩饰地说："没啊，没什么。"

"你不想离开这儿吗？"李阿姨认真地问。

舒星一愣："离开这儿？谁说的？"

李阿姨迟疑片刻才说："当然，你吃了多年苦，你爸爸被活活弄死，现在给你安排个好点的工作，也应该的。不过，我们这儿，像你这样好的青年，实在太珍贵了。"

舒星终于明白李阿姨在为什么担心，冲动地站起来："不，您想错了，我不会离开这儿，我忘不了，在那段受尽欺负的日子里，是谁给了我温暖……"舒星双眼一红，泪水盈出了眼眶，无力地将头垂到李阿姨的肩膀上，哽咽着说不下去，晶莹的泪水滚过她脸蛋，掉在李阿姨的布衫上。

李阿姨慈爱地抚摸着姑娘，双眼也闪开了泪花。舒星抽泣着断断续续地说："临下乡那天，家里就我一个。正在我发愁的时候，是您和街道的同志帮我打行李。您偷偷塞在箱子里的两包白糖，我好久都没舍得吃完。在乡下的那些日子多苦，这糖更加甜，好像我从来没吃过糖似的……"

李阿姨亲热地说："我不是强留你，我也希望你有个更有出息的工作……"

舒星猛然抬起头，打断了李阿姨的劝慰："这儿就没出息？让人家给我安排得好好的，一切吃现成的才没出息呢！过去我离开了妈妈的照顾就没法过日子，后来十多年独自一个不也苦熬过来了？难道现在反而娇嫩了，又变成小鸡要躲到母亲的翅膀下？不！您放心，我一定

要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

李阿姨松口气，说："你这么说我就不为难了，上面有人为你的事打过招呼，我不舍得你走，又怕委屈了你！"

舒星抬起头，秀美的眼睛里透出倔强的亮光，说："我不要照顾，别人再来打招呼，就说是我的主意！"

李阿姨把舒星按到椅子上，自己也拖了条凳子坐下。  
"好，那我们商量一下你的工作安排问题。"

舒星不解地问："眼下的工作我不称职？"

李阿姨摇摇头说；"是这样，我们小学缺了个美术老师。"

"原来的那位呢？"

"走啦，找到门路，进一个研究所当图书管理员去了。"

舒星惊异地眨眨眼睛，说："那不把自己的专业扔掉啦。"

"咳，现在有的人管什么专业不专业，只要找个好饭

碗就行。可惜孩子们没人教图画课，让我着急啊。"李阿姨捋了下飘到额前的花白的头发，期待地望着舒星。

聪明的舒星自然听出李阿姨的弦外之音，就问："您想让我去？"

"嗯，你从小就爱美术，你有一幅画得过奖，是哪年的事啦！"

"初中一年级，"舒星不大好意思地回答，"可那都是过去的事，现在怕连颜色都不会调了。"

李阿姨恳求地说："你先代一阵子课怎么样？我打报告上去，派下人来再换你。依我想，让小孩子学点图画什么的，不比语文、算术次要。你看现在的有些青年，哪懂什么美啊什么丑啊。"

舒星端详着李阿姨那略显苍老的脸庞，心中荡漾着一股动人的暖流，这位普普通通的妇女，基层不显眼的干部，操心的事情够多的，注视着街道里一群又一群青少年的成长。比起她来，自己为人民做了点什么呢？舒星不忍拒绝李阿姨的请求，点头应允去小学代课。

下午，代理美术老师舒星到了街道小学。第一堂课，

她便发现原来那位老师几乎是在混日子。同学们很少懂图画方面的基本知识，有两位男生干脆从不完成图画作业，而老师竟也听之任之。舒星真想把那位溜之大吉的混世魔王揪回来痛骂一顿。

傍晚放学时，舒星把两个不完成作业的男生留了下来。

这所设立在弄堂里的小学，简陋得很，一走就咕咕响的陈旧的楼梯，天花板离地面至多两米的低矮的教室，一处勉强放得下两张乒乓球桌的天井。舒星的办公室更可笑，是二楼走廊的死角，用纤维板拦了一下，里面放张小写字台，外加几个凳子，便没有多少空余的地方。只有一块豆腐干般大的窗子，白天也阴暗得很，难怪那位美术教师呆不住逃之夭夭。黄昏，这地方更暗。舒星打开日光灯，招呼两位忐忑不安的小学生坐下，和颜悦色地问："你们不喜欢图画课吗？"

两个才八、九岁的男孩，一个瘦长，一个矮胖，怯生生地瞧瞧新老师，互相用手指顶对方的腰眼，没一个敢先开口。

舒星甜甜地笑着，用微笑鼓励孩子们不必怕她，"说



说你们的想法，觉得学图画没意思，对不对？”

瘦长的男孩显得老实些，被老师的目光逼得没法子，喃喃地说：“我画不来，画不像……”

矮胖的学生显然调皮得多，鼓鼓红红的腮帮，突然说道：“画得再象也没用，我爸爸有照相机，拍张照片总比画出来的更像！”

舒星瞅瞅他俩，慢慢收起笑容：“好吧，你们坐着别动，把头抬高一点。”说着她拿起铅笔，又拿过一块夹着白纸的画板，在上面飞快地画着什么，短短一会儿工夫，两个小家伙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舒星已经画完了，用铅笔点点他俩说：“你们过来看。”

两个男孩从凳子上抬起屁股，将脑袋凑过去，不由顿时惊叫起来：“哎呀，真象！就和拍照片一样。”

原先雪白的纸上，出现了两个调皮捣蛋的小学生，一瘦一胖，配在一起够滑稽的。瘦长的男孩啧啧嘴说：“老师，你画得真好！”舒星拍拍他脑瓜：“慢慢学，你能画好的。”她又拿起笔，在纸上添了几笔，然后笑着对矮胖的学生说：“瞧，我还能画照片上没有的东西呢！”图画中，

学生书包里掉出一根小竹筒，竹筒口上塞的纸飞了，两只蟋蟀慌慌张张逃了出来。矮胖的男孩惊讶地咧开双唇，瞪大了眼睛："咦，老师，你怎么知道我喜欢抓蟋蟀？"舒星让他摊开双手，指着他手掌上的泥土说："瞧瞧你的手，上课前还在翻土块石子吧？怪不得不交作业，把时间都花在别处了。"

两位小学生被老师说得不不好意思，耷拉下脑袋。舒星用铅笔敲敲纸问："画图有意思吗？"

"有——"

舒星从抽斗里拿出本画册，关切地说："别垂头丧气，以前没学，今后好好画，这本东西带回去看看。美术也是个很有用的本领，多学点，大起来好多为人民作贡献。"

男孩们高兴地接过画册，退出办公室。刚跨出门，矮胖的学生突然回过头，眼睛骨溜溜转着："老师，我见过你！"

舒星奇怪地问："在哪儿？"

"在我舅舅的照相本上，你那时梳着短辫，比现在年

轻多啦！"男孩子煞有介事地说。

"你舅舅——叫什么名字？"

"哪，我不知道，"男孩为难了，"我就叫他舅舅。"

舒星笑了："那你妈妈姓什么？"

"姓汤，你认识她？"

"不，没事了，你走吧！"

两个男孩顺着咕咕响的楼梯飞一般跑下去。舒星这时才明白，矮胖的男生原来是汤鸿书的外甥。那张照片，大约是十几年前一次团活动时的集体照。哦，想起来了，汤鸿书的姐姐是在医院工作的。伍少海的爸爸被打成重伤关在医院里时，是她冒险安排了伍少海和父亲的会面……那简直像是上一个世纪的事情。确实过去很久很久了，难怪汤鸿书的外甥说照片上的人要年轻得多，自己恐怕显得很老了。她下意识地摸摸眼角上淡淡的皱纹，微微叹了口气。

吃过晚饭，舒星躲进自己的屋子，打开壁橱，从一个大纸箱里取出一幅包裹得好好的油画。多年颠簸的生活，使她不能专心致力于这个业余爱好，但她没有完全

丢掉画笔。在乡下时，她为农民画过肖像，也画过几张风景，至于油画，直到调回城里后才有心思和条件进行创作。她构思创作题为《青年》的组画，第一幅是回城等待分配工作的日子里完成的。画面上，辽阔的原野，隐约可见的远山，都罩在纷纷扬扬的大雪花下，是一片银白的世界，画面左侧，投下一个翘首远望的年轻人的身影，前方的大路小径以及行人的足迹，都模模糊糊看不清楚。这幅画的标题是《行路难》。严格地说，舒星创作这幅画是受伍少海启发的。大约是伍少海到乡下来看望她，两人不欢而别，伍少海顶着大雪离去的情景给她的刺激太深了。第二幅画的主题早已确定，但这幅《向未来》的画，几次构思都很快被否定，总找不到个满意构图，后来没有激情再画，便把第一幅也塞进了纸箱。没想到，今天却涌出股激情，推动舒星拾起搁下的笔。

或许是当上美术老师这件事拨动了舒星的心弦，或许是和两位小学生的谈话触发了灵感，或许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她被突然爆发出来的创作热情陶醉了，忘却了周围的一切，沉浸在一幅富有诗意的构图中。这幅画简直是现成的。她想起了火车上巧遇汤鸿书时的情景：保

温桶上，伏着位酣睡的青年，在车箱连接处旋转的风刮乱了他的头发，掀起他捏在手中的数学书的纸页……

多美的画面，列车正经过一个小站，车窗内闪进五颜六色指示灯的彩光，一耀一晃地抹在年轻人身上……

画着草图，不知为什么，舒星忽然哑然失笑。这算怎么回事呢？图上那位年轻人，竟活脱是汤鸿书的原形。给人看见，不像话。要是让场鸿书看到，他准生气！

舒星的耳朵竟有点发热。她急忙用笔涂改着，想将画上的主角改个模样。改来改去，总改不好，都觉得不如原先的理想。没法子，这幅图本来就是从他身上取来的么，当然画他最合适。

舒星对着图上的汤鸿书眨眨眼睛，做了个调皮的怪脸，喃喃自语："抱歉得很，没得到同意，借尊容派了用场，千万别发火！"

她画得更入神了，竟没注意到夜已深了，远近大楼的窗口几乎都熄了灯，只有街上的路灯象哨兵的眼睛，忠诚地守卫着城市。

## 第四章

晚上，被舒毅恨之入骨的吴有训，敲开了汤鸿书家的门。十多年的奔波，吴有训见老了。眉毛上方，象被拖拉机犁过一般，有几道深深的沟痕，皮肤粗糙，脸色深黑，鹰眼般厉害的双目，却还如过去一样有神，使人望而生畏。

不久前，他从农场回到市区，顶替老娘进了生产组。他那个解放初因贩卖毒品而被判刑的爹老子，也刑满释放，安排就业，家境比过去好多了。吃晚饭前，吴有训在自己家的晒台上，看见汤鸿书背着包从弄堂口进来，知道汤鸿书已从黑龙江返回。这会儿，他刚放下饭碗，就剔着牙缝，"笃笃笃"，敲打着汤家后门。

来开门的，正是汤鸿书，他一直在看书，眼睛红红的，有点儿花，一时竟没有认出站在门外的是谁。上山下乡后，汤鸿书在北大荒，吴有训在岛子上，虽然家住一条弄堂，也几乎没照面的机会，觉得陌生是自然的事。汤鸿书看到，路灯光下，站着个粗野的汉子，大脑袋略微向后仰着，一只手抓根火柴棍剔牙齿，长而密的头发披下来，盖住大半个脑门。汤鸿书彬彬有礼地问："你找

谁？”

吴有训嘿嘿嘿笑起来：“连你的老哥都不认识了？小笨蛋！”

粗鲁的声音，唤醒了汤鸿书的记忆。他想起对方就是住在同一条弄堂的吴有训，脸上客气的笑容隐去了，生硬地问：“请问，有什么事？”他一手抓着门，身子竖在门框当中，毫无让客人进来的意思。

吴有训满不在乎地继续剔了两下牙缝，然后把火柴棍往后一摔，嘲讽地说：“何必这样紧张？怕我冲进来抢你家东西？现在落实资本家政策，你家当然阔气，只是我吴有训不眼馋！”

汤鸿书被他说得有点尴尬，抓着门的手松开了，但还是冷淡地说：“有事情你快说嘛！”

吴有训笑笑：“总算在一个学校呆过吧？老同学上门拜访，你能不能稍微热情点？”他见汤鸿书的身子已让到一边，便毫不客气地向屋内走，嘴里叽哩咕噜地说：“自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到里面说，总可以吧？”

汤鸿书脸皮薄，不好意思硬拦，只得放他进屋，自

已关了门，满肚子疑惑地跟在吴有训背后。

楼梯扶手上罩着层薄薄的灰，使人不敢搭上手去；发黄的壁灯，照着斑驳破残的墙；墙上，有好几处露出里面的板条；楼梯转角上方，结着陈年蛛网。汤家似乎还没从十年灾难中复苏。汤鸿书妈妈头上那顶资产阶级帽子已不算难看了。房子据说要全部归还，但看来不容易。一楼、二楼早住进几家人，很难把他们请出去。对这些事，汤鸿书不像几个已出嫁的姐姐那么关心。她们都生了孩子，感到住房紧张，想沾“落实政策”的光。这也不奇怪。汤鸿书还是光杆一个，一门心思考大学，有间十平方米的亭子间，挺安逸了。汤鸿书日思夜想的，是爸爸依旧下落不明。十年前的一天，爸爸到大学去后，就被隔离了，辗转关押，竟不知去向。粉碎“四人帮”后，也没查出所以然。据说，死在一个偏远的劳改农场了。汤鸿书不愿相信这个噩耗。他坚信，有一天，爸爸会突然走上这咯吱咯吱响的木梯，满面笑容地出现在他面前。大学教授的爸爸回来，光在学习上就能给汤鸿书多大帮助啊。爸爸的英文极好。汤鸿书可以和他约定，全部对话都用英语进行，可是，……



现在，出现在汤鸿书面前的是令人厌恶的吴有训。在学校里时，吴有训就没给汤鸿书多少好印象。后来，这位声名显赫的吴头头，又有过充分的表演。听说对老实巴交的韩博生的惨死，吴有训有无法抵赖的罪责。

当吴有训大模大样地在亭子间里坐下，神气地翘起二郎腿，晃动着大脑袋，仔仔细细打量汤鸿书卧室时，汤鸿书简直要发火了。他不明白，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死皮赖脸的人。你不欢迎他，他偏要来做客。写字台上摊开的书、凌乱的草稿纸，说明主人的时间极其宝贵，绝不愿为这种客人耗费。汤鸿书既不倒茶，也不客套，双手抱胸，靠在书橱上，摆出随时准备送客的架势："你既然有事，请爽快点说吧！"

吴有训就有这么点本事，在各种场合下，都能摆出目中无人的神态，一切都得以他为中心，别人的指挥他是不听的。这会儿，他自说自话地掀起汤鸿书的书，象根本没听到主人的问话，嗯嗯啊啊地说："老弟有志气，啃这么多呀！嗨，我这个高中生都看不懂，甘拜下风。"

汤鸿书恼怒地上前，不客气地夺过书，"拍"地一声合拢，扔到台角上："对不起，我没有闲聊天的习惯。"

吴有训眯起眼睛，目光狡黠地盯住汤鸿书充满敌意的脸，突然发出一阵难以捉摸的狂笑，笑声在小小的亭子间晃荡："你老弟太神气了吧？看不起人？我阿训这几年没混出名堂，在生产组混口饭吃，比你矮一截是不是？别这么势利嘛！想当初，你老弟的家被抄了，伍少海那帮红五类崽子欺负你，老哥可没小瞧你，你还听我几句话！"

汤鸿书涨红了脸："听你话倒八辈子霉！幸亏我趁早退出你那个组织！"

吴有训脸上的横肉抽动着，厉害的鹰眼忽闪忽闪："大家说话最好都留个余地。你以为现在用不着我，就尽管放肆地挖苦我？"

汤鸿书双手抱胸，在小小的房间里踱了个来回，尽量不去接触吴有训咄咄逼人的目光。他不想争吵，只想快点摆脱这不受欢迎的客人，但吴有训那蛮横而居高临下的模样，又激怒了他，激起了年轻人好斗的天性，忍不住回击道："能留个余地当然是最聪明的事。可惜，当初你对伍少海、韩博生他们，怎么就不留个余地？"

汤鸿书决没料到，他这句话竟使吴有训暴跳如雷。

吴有训的脸霎时铁青，青得眼圈都成了灰黑色，眼睛瞪得几乎要把眼珠挤出来，咧开双唇，露出不整齐的牙齿，嘶哑着嗓门说："你他妈的别太放肆，你舔那帮干部子弟的屁股，尝多少甜头？老子不和他们讲客气！我不留余地？哼，只恨当初我手还软一点，后来他们整我就客气？舒毅那畜生，压了老子多少年！总有一天看我扭下他脑袋！"凶狠的语气中，流露出一不共戴天的仇恨，阴沉冰冷的声调，听了真让人打寒战。汤鸿书不由联想到饿得瘦骨嶙峋的野狗，被追打着逃到绝路上，回头发出绝望的狂吠的神态。

汤鸿书忍住心头的厌恶，走到门口，把门开直，下了逐客令："得了，我毫无进行此类争论的愿望和精力，请你另找地方尽情地说去吧。"

吴有训坐在原处未动，拉长了嗓门说："看来，你非常讨厌我？"

汤鸿书冷淡地说："这你自己领会。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是牢靠的历史，别人忘不了，自己也不应忘记！"

吴有训锋利的灼灼闪光的眼睛，阴险、凶狠地眨了一下："说得好！都不会忘记——是的，特别是不会忘记

彼此间的仇恨，就像角斗的牛，非把对方肚子捅穿不可！

"

汤鸿书说："遗憾！可惜我丝毫不感兴趣，你请便吧！

"

吴有训从座位上跳起来："你小子不识好歹，口口声声赶我走。别狗眼看人低，以为老子赖在你狗窝里想捞点好处！去你妈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诚心诚意上门告诉你一些你爸爸的事，不要听拉倒！"

吴有训说罢，横了汤鸿书一眼，大摇大摆地向门外走去。汤鸿书倒是吃了一惊。"爸爸"这个称呼，一下子改变了他的思维重心。他忘了面前这位青年刚才还被他深恶痛绝，猛然扯住吴有训的袖子，激动得结结巴巴地问："我爸爸，你——你知道啥？快告诉我？"他还有点疑惑，怕吴有训要他。

吴有训停住脚步，把大脑袋前后左右摇晃了一下，问："不赶我啦？"

汤鸿书神色尴尬，脸上肌肉不自然地跳动着："请坐吧，刚才……老实说，我准备考大学，时间紧，另外……

"

吴有训歪斜着脑袋，嘲弄地说："另外，从心底里讨厌我，对不对？嗨，老哥不和你计较！"说罢，他又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下。

汤鸿书急迫地问："你到底知道我爸爸的什么情况？到现在我连他确切的下落都不知道。"

吴有训闭上眼睛，若有所思并故弄玄虚地说："当然搞不清楚！这种事情还不方便，把人抓起来，往山沟里的劳改农场一送，不许他用真名字，神不知、鬼不觉，就像从世界上消失了一样。"

"那我爸爸呢……"

"正是这样！"吴有训忽地睁大双眼，露出带几分恐怖味的目光，"他被抛到一个遥远的小山沟里，那儿的人，都只知道他的代号！"

汤鸿书半信半疑："那你怎么知道……"

吴有训冷冷地扫了汤鸿书一眼："所以我劝你，别以为用不着老哥就目中无人，谁知道那天正好撞车？记得我那个判刑的爹老子吗？无巧不成书。他们两个老头儿，

正巧在那个小山沟碰上了！”

汤鸿书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他确实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巧合。他脸色惨白，忐忑不安地问：“那我爸爸……”汤鸿书猛然扑到亭子间门口，伸出头去，倾听了一下，断定住在顶楼的母亲没发觉这儿的动静，才小心翼翼地关门，背脊贴着木门，胸口怦怦跳着，问：“请你快说，我爸爸怎么啦，粉碎‘四人帮’这么久，他为什么不回来？”

吴有训闭上眼睛，冷酷地吐出几个字：“他死了！”

以前，听到某些风闻、传说之后，汤鸿书有这个思想准备，但并没绝望。现在，绝望的痛苦还是击中了他。从头到脚，他感到一种麻木破坏了整个肌体，一点也动弹不得，眼睛机械地眨着，面前的一切，都显得模模糊糊，嘴唇吃力地蠕动，吐出些下意识的低语：“不，不可能……”

吴有训蛮横地说：“怎么不可能！常有的事，一条生命糊里糊涂完结了，把他埋进土里，也只知道他的代号是×××。要不是我老爹正好在那里，你别想知道……”

汤鸿书哆嗦着请求说："你轻一点，我妈——她有病……"他实在不愿相信噩耗，但理智告诉他，爸爸一直没回来，确实没逃脱悲惨的命运。啊，真不敢让妈妈知道。妈妈天天倾听着楼梯上的脚步声，希望听到几十年来她听惯的声音……

吴有训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汤鸿书，黑漆漆的脸上，没流露出明显的同情，接下去说："我老爹刑期将满，比较自由，瞅机会接近你爸爸。到底是老邻居，见面就认出来了。你爸爸大约再也没有别的人可托付，就在病死前的几天，把情况都告诉了我老爹……"

汤鸿书慢吞吞走近小床，歪倒在被子上，仰脸看定天花板，问："我爸爸，他——到底算什么问题？"

吴有训干笑道："什么问题，那去问老天爷！记得你们班的团支书舒星吗？"吴有训忽然把话题扯开去。

汤鸿书不解地问："和她有什么关系？"

吴有训津津有味地说："据我的记忆，她还是你的入团介绍人，你们这两家不错，什么都搅在一块！怎么样，好久没见到那丫头了吧！"

这种时候，汤鸿书哪有心思闲扯，他恼怒地从被子上挺起身，说："不，恰恰相反，前天我和她一起乘火车回上海。不过，我爸爸的事怎么扯到她头上？！"

吴有训领悟到什么，目光严峻起来，懒洋洋地说："当然，过去和现在都是志同道合……"

汤鸿书两眼都快冒火了："希望你快点讲我爸爸的事。"

吴有训的眼瞳里，什么东西在飞速旋转，神情不像方才那么轻浮。他死死盯住汤鸿书，像要从汤鸿书的脸上发现什么新大陆，接着不慌不忙地说："我不是胡扯，事情相当简单明瞭。你爸爸和舒星爸爸，恰巧是一个案子。"

汤鸿书一怔："不可能！她爸爸是校长，我爸爸是教授，私人来往不多……"

"这年头，不可能的事都可能发生，"吴有训轻飘飘地回答，"看看你爸爸留下的信，就明白了。"

"信，在哪儿？"汤鸿书冲动地从床上跳起，几乎要扑向吴有训。吴有训的右手插在裤袋里，手里捏着那份遗



书。不知为什么，他的手犹豫了一下，慢慢抽出裤袋，并没带出那封信，坦然地吹牛道："信有一封，他交给我老爹，指名只能给你，而不能给你家里的其他人。我老爹回沪探亲时，你在黑龙江，没法子，就把信留给我，要我设法转交。可惜，我不知塞哪儿去了，一时找不到。"

"你——"汤鸿书气得简直要给吴有训一拳头。吴有训不在乎地挡开他的手臂，"别急，让我再找找，保险找到，一定给你送来！"

吴有训站起来，阴沉地说："我的话完了，不受欢迎的人该走了，再见！"说罢，也不听汤鸿书的答复，顾自打开门，"笃笃笃"，踩出一串沉重的声音，下楼走了。

吴有训没有回家。他双手插进口袋，在空荡荡的街上晃荡。迎面撞上谈恋爱的青年男女，他会歪斜着大脑袋，瞟一眼，"瞿——瞿"，吹几下口哨，活像个无聊的流浪鬼，空虚、低级，想在都市的夜里寻求点刺激。其实，他的注意力完全不在街上。他心里翻腾着压抑了很久的怒火，只是没处发泄。一九六八年上山下乡后，初到农场，吴有训是很神气的，作为红卫兵小将、造反派的代

表，结合进农场革委会，并把舒毅那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老保”们狠狠整了一下。舒毅被隔离起来，春节都不准回家。对韩博生，吴有训也有仇恨。那小子就爱拍干部子弟马屁。吴有训给他戴了顶帽子“右派子弟翻天”。神经质的韩博生，受不了隔离和批判，竟爬上水塔跳下来，跌得血肉模糊。几年之后，事情起了变化。吴有训和一个审查中的女流氓“玩”了几次，被人当场抓住，一个斤斗跌下来。抓吴有训，正是死对头舒毅。舒毅入党提干，青云直上。吴有训被他压得喘不过气，逢年过节“挨训”，刮“台风”游街，每天早上打扫厕所……比劳改犯好不了多少。直熬到舒毅读大学离开农场，吴有训才一点点舒服起来，最后总算顶替回沪。可是依然在社会底层——生产组，九流末等！少年时代，受歧视的劳改犯儿子的身份，孕育了他对所有的人仇恨的心理。他希望自己有一天成为强悍的有权势的人，让一切欺压过他的人匍匐在他脚下。他开始崇拜拿破仑以至希特勒，信奉尼采的超人哲学。带着他特有的欲望，投入了那场史无前例的大混乱。有一段时间，他取得成功，尝到了统治人的滋味。但现在他又完蛋了，这不能不使他百倍地仇视压抑着他的一切。

吴有训在路边一片绿化地带前停住了脚步。绿化地带后面，排列着幽雅的小洋房。当中一幢，只亮着暗淡的灯。吴有训对它凝视了一会儿，慢吞吞地走过去，举起拳头，生硬地敲了几下。

开门的，是位头发散乱的老妇人。她睁着灰黄的眼睛，呆呆地瞅着门口粗壮的青年，打量了一会儿，目光开始闪动起来，象看见虎狼般恐惧地张开嘴巴："你来干什么？你——"她慌张地往后缩去，怕吴有训闯入屋子，手忙脚乱地捏住门沿，"砰"的一声，用力把门关上，在里面歇斯底里地嚷道："滚！我不要看见你！"任吴有训怎么敲门，里面的老妇人再也不肯开锁，好像还用后背狠狠顶住门，怕吴有训会破门而入似的。

这老妇人，吴有训自然认识，差一点就成了他的岳母大人——秦玉真的妈妈。至于秦玉真的爸爸，吴有训知道，现在已被关起来，"四人帮"的小伙计，别想轻松过关。这老妇人已成惊弓之鸟，和她没啥道理可说。

吴有训贴墙根走了几步，在一扇窗前站住了，从窗帘缝间朝里望。屋里只亮着一盏三支光的小灯。灯一闪一闪，忽明忽暗，使房间显得黑影幢幢。一个年轻的女

人，披头散发，对着写字台上的镜子，指手画脚，自说自话嚷着什么，可惜她背对窗子，只能看到她的脑勺。

吴有训发了一会傻。他很久没有看见秦玉真了。当初秦玉真这位大名鼎鼎的干部女儿、红卫兵头头，因为能看风向，跟着父亲一起亮相造反，和男朋友司马中闹翻，便被吴有训趁势拉入他的怀抱，和吴有训亲亲热热地混了不少日子。吴有训是打算和她结婚的，不光因为她“够味”，更要紧的是，秦玉真爸爸上升得很快，作为最早“起义”的市委中层干部，挤进市革会去了。可惜，吴有训和女流氓胡搞被舒毅他们抓住，打破一场春梦。那时，秦玉真已怀孕，只得打胎……

吴有训竖起手指，在窗玻璃上狠狠敲了敲。里面的秦玉真毫无反应，依然对着镜子指手画脚，兴奋地乱嚷嚷，还不时把披散着的长发送进嘴里嚼嚼。

吴有训一时不想离开，固执地持续地敲打窗子。过了一阵子，不知道到底是吴有训的声音惊动了屋里的女人，还是她一个人对镜子表演够了，她站起身，在屋里踮起脚尖转了几圈，渐渐飘到窗前。吴有训用整个巴掌去拍窗户。秦玉真终于注意到窗外有人。她迟疑不决地

拉开窗帘，把脸贴到玻璃上，鼻子压得扁扁的，向外探望。

吴有训看到一张怕人的脸：秦玉真那红润、鲜嫩的脸色早已变形，嘴歪了，白得没一丝儿血色，两只眼睛混浊、无光，象菜场上僵卧在木板上的死鱼的眼，鼻孔下挂着肮脏的鼻涕……分明是张疯子的脸！

吴有训知道，那年，秦玉真被迫打胎后，曾经精神失常。后来，她爸爸把她送到海滨疗养，恢复了健康。现在，看样子又彻底疯了。当然，这和她倒台的父亲有关。哀，野心勃勃、心比天高的一个女人，竟落到这种地步！值得庆幸的是，吴有训的意志比她坚强。顺风时吴有训有魄力称王称霸，逆风时吴有训也能够忍辱负重，等待时机，并用玩世不恭的态度保护自己的神经。……

吴有训打着手势，比比划划。秦玉真却只知道用鼻子顶着窗玻璃，毫无表情。她已认不出过去的情人，连窗户都不想打开。月光涂抹着她惨白的脸庞。

吴有训既无可奈何，也有点恶心，悻悻地转身走了。他抬起头，仰望闪烁着冰冷的星月的天空。这天黑而高，阴森、神秘，使人感到宇宙无限、个人渺小、生命空虚。

如果说，运动的风暴中，吴有训有过希望和追求，有过狂热和雄心，那么，现在思想的灰烬里，有的只是烧焦了的又黑又硬的渣滓。他将冷漠的眼光投向人生，严酷地、咬牙切齿地观察着万花筒般的社会。

他已讨厌任何深奥的哲理，只信仰直接干脆的行动。此刻，占据他心灵的，是狂暴而又强烈的复仇欲。他被人耍够了，是出出气的时候了！

不知怎么搞的，他竟走到这热闹的街口。他靠在电线杆上，冷眼瞅着对面的建筑物。那是个很有气魄的大院，三幢八层高楼，排成“品”型，矗立在夜色里，豆腐干般的密密麻麻的窗口，耀眼地亮着，象夜航巨轮那样华丽。吴有训的眼里，却喷射着怒火。这里，从来不是他吴有训的去处，而舒毅、祝恒那帮权贵子弟，得意地盘踞着高楼，只恨当初没把他们彻底扫地出门！

吴有训没有自我反省的习惯。对于秦玉真发疯，他毫不内疚，只恨舒毅与自己过不去，硬把他往死里推。他妈的，这么多年，弄得我如此下场！

吴有训不复仇，难以求得内心的安宁。可是现在怎么复仇？不像当造反司令时的情景了，吆喝一声，自有

喽罗前来听命。眼前光杆一个，孤掌难鸣……

吴有训插在裤袋里的手，摸到一封信。那就是汤鸿书父亲的遗书。本来应该把它交给汤鸿书，后来他耍花枪，暂时留了下来。为什么要留下信？起初不过是个模糊不清的意念，此刻，这意念渐渐变为一种把握不大的阴谋。阴谋是否能实现，不光取决于吴有训的行动，更重要的，将取决于客观情况是否按吴有训希望的那么发展……看来有点渺茫，不过，也不是根本不可能。走着瞧吧！只要有一线可乘之机，吴有训就盯住不放，搅他个天翻地覆，让舒毅他们记住，一辈子牢牢地记住……

## 第五章

几天之后，星期日的早晨，舒星站在汤鸿书家的楼下。一抹鲜红的晨光，穿过弄堂里楼房的夹缝，轻柔地披在姑娘身上。她穿了件淡棕色格子呢上装，领口露出米色绒线衫。对不爱打扮的舒星来说，这样的穿着已很招眼了。怪不得在她梳头时，舒毅走过来打趣说："哎哟，今天太阳从哪边出来的呀？妈妈，快来看，你的丫头多漂亮！"

舒星撅嘴说："去去去，谁要你多嘴多舌，还是去管管我的宝贝嫂嫂吧！"

舒星出门时，哥哥、嫂嫂以至妈妈都向她投来会意而赞许的微笑，弄得舒星窘迫得几乎想要耍小性子。真讨厌！女孩子近三十岁还没男朋友的话，一举一动都会引来异样的目光。不过，舒星暗自好笑的是，家里没一个人会猜到她是去找什么人。

舒星仰脸望着那幢黄色的小楼，犹豫了几秒钟，下不了决心去敲门。其实，一路上她就是这么思想斗争着走过来的。说得远一点的话，接连两天夜里难以入睡，辗转反侧。这和汤鸿书一直不来看她有关。她心里暗暗骂汤鸿书："好大架子！讲好来玩就是不来！"不由得气鼓鼓的，过了片刻，她又原谅了汤鸿书："他复习迎考，时间肯定紧张。"然而还是耿耿于怀："难道时间紧得来弯一弯的工夫都没有？"

晚上睡不好，白天在学校里强打精神上课，回到家，舒星脾气就变躁了，稍有不称心的地方就向妈妈发火。妈妈暗暗吃惊：女儿的性格向来是挺随和的呀。妈妈向哥哥叹息说："星儿变怪了，你当哥哥的就不操心？"



听到这话，舒星竟悄悄流下泪来："自己变怪人了？"但她不能不承认，也不知是什么原因，自我控制的力量越来越弱，莫名其妙地滋长了一种想依赖别人的情绪，模糊地希望有谁能来安慰自己……真没出息！下乡时，最困难的情况下，她也没这么软弱过，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老姑娘的苦恼？

舒星也盘算过，最近是什么事触动了情怀？是伍少海的归来，还是在火车上与汤鸿书的邂逅呢？从过去的友情说，舒星与伍少海的关系深，但现在，舒星发现，自己经常在想着的，竟是汤鸿书！十年不见，旅途重逢，汤鸿书突然吸引了姑娘的心。到底是他完全变了，还是舒星的眼光变了？她常关上门，一个人对着那幅《向未来》的油画发呆。

舒星终于下决心去看汤鸿书，她在心中给自己编了个理由："说不定汤鸿书复习功课太累，生病了，否则，他答应了我总会来玩的。"

此刻，舒星凝视着陈旧的木门，轻轻叹了口气，不紧不慢地敲起门来。门内一丝儿反响都没有，静寂得好似久无人声的古堡。舒星退后两步，看看亭子间和三楼

紧闭的窗子，有点进退两难。在她记忆中，舒家被抄后，汤鸿书他们保留的是亭子间和顶楼小间，从这后门进出。一楼和二楼的正房，被别人占据，都从前门进出。现在敲不开后门，是汤家没人，还是没听到敲门声呢？

舒星感到说不出的懊恼。星期天早晨，汤鸿书不在家里复习功课，又能到哪儿去呢？反正，不会是去看她！她想走了，但凝视着自己的脚尖，却没有转身的意思。晨光照着她全身，她并不觉得暖和，相反，微风凄寒。为了证实一下汤鸿书确实不在家，她鼓起勇气，放开嗓门喊了两声："汤鸿书！汤——鸿——书！"

还是没有反响，只有风忠实地卷走她的呼喊，送往空荡荡的天空。她生气地跺跺脚，正要走，却听得脑后的房子有开窗的声音，有人在咳嗽，故意用力干咳着。她回过头，发现与汤家相对的房子打开了一扇窗，有个年轻人俯在窗台上，津津有味地打量着她。舒星突然认出，这就是哥哥的死对头、凶狠而阴险的吴有训。对了，舒星记得他就和汤鸿书住一条弄堂。晦气！没见到汤鸿书，却碰上这么个家伙。

舒星在心里骂了句，蔑视地瞧瞧窗口上的大脑袋，

不慌不忙地向弄堂口走去。她听得出吴有训在身后冷冷地笑着说："干嘛这么神气？找汤鸿书？老子告诉你，他去上海图书馆了。"

知道汤鸿书在图书馆，舒星心中的气倒平了，暗暗嗔怪道："也太用功了！星期天，一大早就去用功，真不懂安排自己的生活！"使舒星不舒服的是，关于汤鸿书去向的消息，是那个吴有训告诉她的。难道汤鸿书和吴有训的关系挺好？讨厌！

这种心情一会儿就消失了。她望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掠过几丝失望的惆怅，又踌躇起来，要不要干脆到图书馆去找汤鸿书呢？

舒星推开上海图书馆阅览室的玻璃门，扑面而来的，是热腾腾的气息。里面早已坐满了人，气氛却安详、宁谧。读者们各干各的事。在桌椅间穿行的人，小心翼翼，双脚无声地掠过蜡黄闪亮的地板。保护上海最大的阅览中心宁静的心情，约束着每一个前来求学问的人。

舒星的目光扫过一排排宽大的长桌，没发现她要寻找的人。管理员心不在焉地瞧瞧她。舒星的脸却刷地红了，好像别人发现她心中的隐秘，知道她不是为读书而

来。虽然满屋子的人都专心于自己的书本，舒星还是觉得所有的眼睛全热辣辣地望着她。她垂下头，忸怩不安，向玻璃书架前走去。她随便要了本书，顺手翻了一下，心才平静多了，好像已取得在这儿停留的权利。她心里暗自好笑，其实，并没什么人在注意自己呀！她大胆地抬起头，又在那一张张脸庞上寻找起来，她轻巧地向前走去，仿佛是在物色一个称心的座位。虽然读者很多，偶尔还能看到一两个空位置，但舒星没有停留，依然朝前面走。

舒星几乎绕着屋子兜了一圈。她走到靠窗那边。一长排宽阔的落地大玻璃窗，显出外面澄静的蓝天和耀眼的太阳。阳光暖融融的，慷慨地覆盖在长桌旁那些勤奋的男女老少身上。舒星忽然停住了脚步，一种既是意料之中又是喜出望外的发现，使她的心跳加速了，“咚咚咚”，胸口打着小鼓。他果然在这儿，柔软的黑发，随随便便地披在脑门上，头俯向桌面，右手捏着钢笔，急速地在纸上演算什么，旁若无人，根本不知道舒星已站在他面前。

舒星发现汤鸿书旁边正巧有张空椅，伸手挪动它，

包着橡皮的凳脚磨出"嗤"的响声，她柔声问道："这儿，没人坐吧？"

汤鸿书头都没抬，下意识地"嗯"了一声。

舒星憋住笑，轻轻在他身旁坐下。虽然汤鸿书没发现她，但舒星心里充满了欢乐，就像那天半夜在火车上，他俩意外地相遇，立刻沟通了感情的渠道，在闲谈中，时间如清泉汨汨流走……舒星总不能干坐呀，她打开刚才借来的书，无心地浏览着，感觉神经却全凝聚在身旁的汤鸿书身上，他的呼吸、他的叹息、他每一下轻微的动作……

正午，生理法则干扰了专心致志的读者们。有的拿出随身带的食物啃几口，有的收拾书包离席而去。汤鸿书也终于慢吞吞地插好钢笔，将书和纸胡乱塞进书包，起身要走，突然发现身旁端坐不动的姑娘，她怎么盯着他看？汤鸿书的浓眉倏地向上一抬："啊，是你！你什么时候来的？"

舒星微笑着凝望他，眼里闪出活泼而调皮的神色："又是你架子大！这么久都不睬人！"既然说"又是"，前一次自然指火车上汤鸿书伏在保温桶上睡觉的情景。

汤鸿书苦笑着道歉说："真没想到！太巧了，你也上这儿看书？"

姑娘的自尊心，阻止了舒星说实话。她为了找到汤鸿书，费了不少脑筋呢！"你啊，真快变书呆子了！"她的目光和汤鸿书的目光刚碰上，就羞怯地收了回来。这一瞥，舒星发现，几天不见，汤鸿书明显地消瘦了，脸色苍白，眼里布满血丝。舒星想，分明是用功过头了。她不为人察觉地微微叹口气，问道："你回家吃午饭？"

汤鸿书的脸庞顿时变得阴郁、灰白："不，家里没人……到饭店里吃点面。"

舒星果断地说："走吧，一块去，我也不回家吃饭。"说罢，也不等汤鸿书回答，起身走在前面，好象唯恐听到什么推辞的话。

星期天中午在饭店吃饭，就像打仗一样，你刚把碗端在手里，后面等位置的，已伸长脖子在窥视了，想清闲自在谈几句话都不可能。他俩哪顾得上细细品味，一古脑儿把饭菜塞下肚，便钻出拥挤的饭店，走到街上。这儿，同样人山人海，摩肩而过的人流，冲击得人站都站不稳。舒星歪歪嘴说："中国，就是人多！"

汤鸿书同感地说："真是没法子的事！不过，话说回来，要早控制人口，这世界上恐怕就没有我！"

舒星"噗哧"一笑，快活地说："对，想起来了，你有三个姐姐，你是老四，多余的人！"

汤鸿书也忍不住笑起来。刚才，尽管他竭力不扫舒星的兴，但敏感的姑娘分明觉察到，他心里不快活，神情压抑，现在，舒星把他逗笑了，不免暗暗得意。她关切地问："下午还打算在图书馆复习功课？"

汤鸿书点点头。舒星又说："那中午轻松一下，到对面人民公园休息一下吧，街上尽是人，烦死了！"

汤鸿书对这个提议的反应，起初是惊愕得睁大了眼睛，随即又略感不安地垂下眼皮。从舒星的关切和热情中，他隐隐体会到一点新的东西。他不傻，在各方面都挺灵活，青春焕发，正是感情旺盛的岁月。不过，他对舒星从没有过非分的想法。恐怕是习惯成自然，他一向尊敬自己的入团介绍人，尊敬过去的团支部书记，仅此而已。但今天，舒星的一笑一瞥、一言一行，明明白白向他作了暗示，告诉他，这绝不是偶然的巧遇。汤鸿书毫无思想准备，兴奋的慌乱中，又夹杂着不安，加上这

几天心情颓丧，他简直难以把握自己的感情。生活在开玩笑？一会儿把人推下峡谷，一会儿又把人送上山巅。

舒星看到他磨磨蹭蹭，毫无男子汉的主动劲，不免有点气恼，嘟起嘴唇说："不愿意？"

"不，不，我——去……"汤鸿书慌忙解释。

舒星受他影响，也开始不自然了，心里一急，说声："快点走啊！"就带头穿过马路，向对面奔去。两辆小汽车，一前一后，从转弯角上飞驰而来，擦着舒星的身子闪过。汤鸿书吓一大跳，急忙追过去，在对街沿扯住了舒星的袖子，嚷着说："看你，这么大人，慌慌张张的像小孩子！"

瞧见汤鸿书发急的模样，舒星反而笑了，两朵红晕，飞上脸颊。她的手轻轻一甩，袖管从汤鸿书的掌心中滑出来，并向老同学投去意味深长的一瞥，温顺地说："进公园吧，路上人多。"这一刹那，舒星突然觉得自己年轻了，仿佛不是近三十岁的老姑娘，而是十八岁、二十岁，一轮刚出海面的太阳，一朵带着露珠的鲜花，一只欢蹦乱跳的小羊。她真想拉起汤鸿书的手，燕子般地飞向公园去。可是，毕竟"老"了。她的额上，稍不注意，就显出



密密的皱纹。汤鸿书呢？准是没时间刮胡子，嘴唇上黑黑的一撇，虽然好玩，却过于老成……

舒星稳稳重重地走在汤鸿书旁边，只是在临近公园入口处时，她才活跃起来，抢在汤鸿书的前面，扑到售票窗口，然后把两只塑料小筹子掂了掂，轻盈地一抛，扔进票箱，笑眯眯地呼唤汤鸿书进公园去。

公园里人也不少。人最多的地方，是花展所在之处；草地上，是拍照和玩飞碟的人的天下；一面团旗下，是哪个单位的青工在搞活动。他俩没心思凑热闹，只朝着游人稀少的小路慢慢踱去。阳光穿过树叶，时而洒在舒星乌黑的短发上。小河湾边，舒星停住了脚步。她看见树根旁有几块薄薄的白石片，触发了童心，弯腰拾起一片，抿着嘴，朝汤鸿书微微一笑，用力一甩。石片滋溜溜滑过水面，溅起几个水花。舒星天真得竟拍手笑起来，得意地歪歪嘴，像是在将汤鸿书的军。汤鸿书也忍不住，蹲在树根旁，对那些石片观察一番，挑了块最薄的，神气地在舒星眼皮下扬扬，眯起一只眼睛，使劲甩出去。石片打着旋，破浪向前，直滑到河对面。舒星在一旁数着水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哟，比我

多！"她忘乎所以地欢叫道，随即又醒悟过来，捂住嘴朝四下里望望，发现没人注意他俩，才放心，不好意思地说："人家准要骂我们老天真！你大概很久没这样玩了吧？"

"当然，"汤鸿书苦笑道，童心稍纵即逝，成年人面对的总是现实世界，"这些年根本不上公园。"

舒星望着头上的蓝天白云，依恋而向往地说："有时，真想回到过去，回到小学和中学生活中……"

汤鸿书点点头，追忆着什么，目光变得冷漠，怅惘地说："可惜，那样的生活过早地结束了。"

高耸在人民公园边的钟楼，长长的指针，不慌不忙在钟盘上滑行，多少个年头，它就这么走着，背后的天幕上，旭日红霞与月牙星斗变幻不定，冬日雪花和春天飞燕互相交替，逝去的时间谁也追不回来。

两个人的情绪都低落下来，没心思再玩石片，又顺着小路朝前走。走到一片冬青树前，舒星感到累了，在长凳上坐下。汤鸿书站在她对面，靠在草绿色的铁栏杆上。好一阵，俩人相对无语。

末了，还是舒星决心打破这闷人的沉默，问道："说定了的，你复习功课累的时候，到我家玩玩，换换脑子，怎么一直没有来？"

"没什么，我……"汤鸿书不想提起自己心中的痛苦，但又不知如何支吾过去。

舒星却钉着问："读书读得一点空都没有？"

汤鸿书摇摇头："成天啃书本不见得效果好。是有些别的事……"

舒星见他不肯痛快说，越发好奇，敏感地扬起眉毛问："什么事？不能告诉我吗？"

汤鸿书聪明，当然听出舒星话中有话，急忙解释："是家里的事……最近家里很不高兴，妈妈住姐姐家去了，我一个人不想呆在家里，所以才跑到图书馆……"他神情颓丧，说着话，眼圈也有点红了。

舒星微微吃惊，起身走到他身旁："怎么啦？告诉我，记得吗，中学时，你什么都肯对我说。"这话不假，积极争取入团的汤鸿书，把团支书舒星当作最可靠的人，谈心汇报思想时，从不遮遮掩掩。但象现在这样亲切、温

情的交谈，倒是从没有过的。汤鸿书感到舒星和自己挨得很近，一种姑娘特有的芳香悄悄地钻进他的鼻孔，他甚至听到了舒星的心在怦怦跳动。汤鸿书垂下头说："这两天刚知道，我爸爸死了，前几年死在偏僻山沟的监狱里，死的时候很惨……"

强烈的同情，使舒星心中掠过一阵酸痛。她情不自禁地握住了汤鸿书的一只手："小汤，怎么知道这消息的？"不知不觉中，她已改变了同学间习惯的连名带姓的称呼方法。

"还记得中学里的那个吴有训吗？他爸爸也关在那地方，知道我爸爸死时的情况……"

舒星难受地眨着潮润的眼睛，又问："你爸爸有没有留下话，把他抓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是要求申冤的时候了，我哥哥认识的人很多，叫他帮你们查一下。"

汤鸿书懊恼地说："据说我爸爸有份遗书，托吴有训爸爸转交给我家。可是，吴有训说找不到。今天来图书馆前，我又去问过他。他还是说没找到。"

"岂有此理！"舒星愤愤不平地说。这时，她才明白，

那个可恶的大脑袋怎么会了解汤鸿书的去向。但她还是弄不懂，吴有训为啥要告诉她汤鸿书在图书馆，那姓吴的和他们是死对头，不见得会关心人。但是，此刻，舒星不想提到吴有训这令人讨厌的名字，委婉地劝老同学说："小汤，这十年大家都遭殃，我和你一样失去了爸爸.....你别太难受，现在，正巧又在紧张的复习迎考中，当心身体....."

舒星一直捏着汤鸿书的手。暖和和的，细腻的触觉，使汤鸿书的血液沸腾起来。多珍贵的友情啊！他忍不住把另一只手放上去，把舒星的小手合在自己的掌心中。

舒星的脸忽地烧起来，一直红到脖子。她不安地抽回自己的手，真心诚意地说："家里不快活，多到我那儿去吧。我嫂嫂祝恒——还记得吗，也是我们中学里的，现在教英语，可以帮你复习。愿意吗？"

"嗯，再好不过了！"汤鸿书感激地凝望着姑娘，"还想请 你教教我作文。"

舒星笑道："我不怕出丑，可惜，这些年我也写得很少。"

一阵风吹过公园，在过道上沙沙地卷动，把落叶吹向河面。舒星抬头望了下钟楼上的指针，恋恋不舍地说："不浪费你过多的时间，回阅览室去吧。我回家，下午不陪你了。晚上来玩好吗？"

汤鸿书狡猾地说："上午你是特地来陪我的？"

舒星脸绯红，佯怒道："不许你说！否则晚上不准你到我家去。"

汤鸿书赶紧笑道："我不说，不说！晚上欢迎我来吧？"

舒星点点头，关切地说："别太用功，看你，头上好多白发！"她大方地从汤鸿书头上拔下银白发，示威地晃了一下。这时，不知怎么搞的，她眼前突然浮出伍少海饱经风霜的脸。她张口想告诉汤鸿书，伍少海回来了，可是，她又把话缩了回去。为啥要让别的事情冲淡刚启封的酒香呢？晚上再讲吧，反正有的是时间！

## 第六章

弯月，在云层里穿行，时而浮出云面，时而沉没到灰暗的云波下，随即又羞答各地探出尖尖的头来。微风

拂过树梢，响起动人心弦的沙沙声。街上，无轨电车呼啸着远去。一个美好的都市之夜。

汤鸿书走进大院，站在矗立于夜色中的三幢八层大楼前，深深呼吸着院内树木的清香。过去，他也到舒星家来过，记得有一次假期的团组织生活，就是在舒星家度过的。不过，只有今天，他走近这幢大楼，才有那异样的冲动。一种痒痒的舒服感荡漾在心田。中午，公园里，舒星那些温柔、亲切的话语，始终烧着他的耳朵，整整一个下午，他几乎看不进书，呆呆地出神，好像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幸福降临到他身上。他暗自纳罕，在黑龙江，曾有几个不错的女孩子对他表示过好感，但丝毫不曾在他内心深处激起强烈的共鸣，为什么和舒星的重逢，竟如此不可抗拒地震撼了他？他承认，从中学时代开始，他一直敬重和喜欢舒星，只是没想到那就是爱慕罢了，他不敢往那方面考虑，但勇敢的姑娘主动挑开了这层帘幕……

汤鸿书急于见到舒星，心情迫切，动作却迟缓，好像故意多体会体会见面前神秘而不安的快感。他望着大楼上那些星星般眨眼的窗口，数着，猜测着，凭过去的

记忆，估摸哪一个窗口是舒星的。她在干什么？看书，干家务，还是倚在窗前等他？

身后匆匆过来一个人，黑灯瞎火的，没看清，撞在汤鸿书身上，那人粗鲁地骂道："呆啦？不走路挡道干嘛？"粗而嘶哑的喉咙好熟悉啊。汤鸿书定睛一看，压得低低的帽沿下，是张黑乎乎的颧骨突出的脸，脸上有破相，象是伤痕。汤鸿书觉得那人脸熟，又一时想不起是谁，要是光线亮点，或许就能看清楚。

那人见汤鸿书在打量他，也警戒地停住了脚步。月亮刚好从云层后露出来，一抹银光涂到汤鸿书清秀的脸上，那人突然和善地说："噢，是鸿书，怎么，不认识了？"他把压得低低的帽沿往上一掀，露出了整张脸。这一下，汤鸿书也认出了对方，兴奋地握住那伸向他的手，狠命捏着："少海！你？你从哪儿钻出来啦？"

伍少海已经收起了温和的表情，现出阅世很深的人的冷漠，自我嘲弄地说："从坟墓里钻出来，所以人人感到奇怪！"

汤鸿书依旧兴奋地摇着他的手："这么多年，虽然一直没听到你的消息，不过，我相信你肯定还是好端端的，



总有一天会飞回来。"

伍少海摇摇头，抽回自己的手，摸着脸上的伤疤，似笑非笑地说："几次都差点完蛋。司马中就死在那儿了！"

"啊——"尽管汤鸿书与司马中不怎么熟，但他还是失声叫出来。

伍少海毫无表情地说："世界太大，人也太多，死个把人，就像海里少个水泡。我算命大，混在难侨中逃回来……关于我的事，慢慢给你说吧。我爸爸说，你常去看望他，他老念你的好处，有空去我家玩，好好唠唠。"

汤鸿书点头："一定会。"他想起那年的情景。伍少海的爸爸被关在医院小板房里，是他引着伍少海溜进去，隔着窗子偷偷瞧一眼受难的老人……

伍少海问："我来看舒星，你呢？也是……"

"不，我准备考大学，想找祝恒补英语。"汤鸿书暗暗不自在慌乱地否认，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说，好像是在做偷偷摸摸的事，幸亏天黑，伍少海看不到汤鸿书脸有点红。

伍少海根本没在意，"行，一块上去吧。"

走进大楼时，伍少海感慨地说："其实，回国来也没多大意思，还不如司马中那么痛痛快快被打死干脆。回来一瞧我生活的根已连土一起拔掉了，毫无味道。"

汤鸿书不同意地说："祖国毕竟是祖国，你还有家，还有老同学……"

伍少海冷冷地一笑，打断了汤鸿书的话，这笑声，使汤鸿书感到有一股严寒侵入肌肤。伍少海变多了，他那永远使不完的劲头和锐不可挡的锋芒，似乎都被岁月吞食尽了，代之而来的，是深山老道般的令人难以捉摸的神情。

汤鸿书诚恳地说："少海，不要过于悲观，你能开始新的生活，在我的记忆中，你的意志比一般人都要坚强些。"

伍少海看看他，超然地说："个人的意志，和世界相对抗，总显得过于渺小。"这时，他俩正沿着楼梯往上走，伍少海又说："谢谢你的鼓励，试试看，我能不能卷入新的生活里去。"

"能，一定能！"汤鸿书热切地说，"你脑瓜一向灵，不要说考大学，下点功夫，研究生都能考！"

伍少海多少受了点感染，微微笑了笑，说了句带感情色彩的话，"恐怕我还剩两个信得过的老朋友，一个是你，一个是舒星。"

"她见到过你？"汤鸿书问。

"嗯，"伍少海点点头，"我来过两次了，有点儿陌生，不过，总是老同学，谈着谈着就打开了话匣子。"

汤鸿书心上竟掠过一缕不快的情绪，他想："舒星怎么绝口不提伍少海回来的消息？"虽然他骂自己愚蠢、小心眼，但终究没能立即摆脱那点不愉快，他沉默了。

伍少海伸手按电铃，接下去说："还是老同学有意思，和舒星在一起谈谈，使我多少忘掉点人世的无聊，好啦，现在我们有三个人了。"

汤鸿书还没来得及辨出这话的味儿，门已打开了，舒星笑盈盈地站在门口。才过去几个小时，舒星的模样大大变了。哦，她的短发烫了一下，焕发出青春迷人的力量，微微卷起的头发，把整个脸盘衬托得更俊秀、白

皙，脸上红扑扑的，像刚刚摘下的苹果。说真的，汤鸿书从来没见过舒星这么美。

走廊上没有灯，舒星从亮处出来，乍一下没发现站在边上的伍少海，晶亮的双眸只盯住发呆的汤鸿书，像是知道汤鸿书会为她的变化而惊叹，高兴地抬起头，让他欣赏个够，仿佛说：“瞧吧，一切都是为你……”

汤鸿书的心情很不安宁，他不敢大胆正视姑娘，目光挪向高处，越过舒星头上散发着香味的蓬松的头发，直投到屋内的墙上。那里，挂着幅国画，栖在老树上的猫头鹰，在日光灯下也斜着一只眼，嘲讽地望着汤鸿书。

汤鸿书低声问：“祝恒在家吗？”

“不，哥哥、嫂嫂都看电影去了。”舒星语气中流露出显而易见的得意。她一直在等汤鸿书，等得都快不耐烦了。吃过晚饭，哥嫂陪妈出去看电影，她暗自高兴。多好啊，静静的夜晚，就他们两个，谈心聊天，时间在甜蜜中溜走。此刻，她误解了汤鸿书的局促不安，以为他胆怯，便柔和地催促道：“进来啊。”

汤鸿书避开她的目光，摇摇头说：“不，祝恒不在家，

改天再找她补习英语吧，今天我还有事……"他转过头，对站在旁边阴影里的伍少海说："少海，我先走了，过几天去看你和你爸爸。"他往后退了一步，屋内射出来的光线，照到了伍少海黝黑的脸上。汤鸿书又迅速地瞥了姑娘一眼，遇上了迷惑和恼怒的目光，他不敢久留，客气地道别："舒星，再见，你们别送！"说完，他一个转身，飞快地下楼去了。

起初，舒星光顾盯着汤鸿书，待汤鸿书往后退时，她才发现伍少海也在门口，还没等她弄清情况，汤鸿书已莫名其妙地"逃跑"了，她几乎要飞身下楼，揪住汤鸿书问个究竟，但面前还有个伍少海，她只得强行克制自己的冲动，和颜悦色地招呼伍少海道："少海，依怎么一声不吭躲在一边？快进来呀！"又随口问道："你和汤鸿书是约好一起来的？"

"不，刚巧在大院里碰到。"伍少海瓮声瓮气地答。汤鸿书突然离去，他也感到奇怪。

门关上了。伍少海向屋内走去。舒星靠在门上，静静神，泪水几乎夺眶而出。她感到说不出的委屈，盼望了许久的会面就这么结束了。下午，她离开汤鸿书，主

要就为了去烫头发，晚上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汤鸿书面前，让他吃惊，也让他欢喜。为此，吃晚饭时全家人都和她逗趣，说她怎么开始讲究打扮了。没想到，竟是这么个结局……

她更没想到的是，汤鸿书并未离去，而是站在大院里，痛苦地望着闪亮的窗口，既后悔又矛盾，停立了很久很久……

舒星心不在焉，但又不能不强打精神，招待伍少海。伍少海接连来了几次。他俩在一起的时候，气氛比较融洽了，久别后初次重逢的别扭已消失。舒星发现，伍少海外表冷漠，但和她交谈时，偶尔还露出学生时代的生气。好心的姑娘，虽然明知在他俩之间难以彻底恢复过去的友情，但是仍愿意尽力去温暖那颗僵冷变态的心。可惜，今天伍少海来的实在不是时候。

中午，在公园分别的时候，是那么好，恋恋不舍，汤鸿书异样的目光，甜甜地印在舒星心头，怎么突然变了呢？舒星隐隐猜到，汤鸿书不正常的情绪，和遇见伍少海有关。是吃醋吗？伍少海来看望她，老同学关系，挺自然，若真这么酸不溜秋，就不是舒星所喜欢的汤鸿

书了。当然，她没告诉他，伍少海已来过，可也不必这么急，二话不说就溜走。舒星想到这儿便愤愤不平。她神思恍惚，目光呆滞地凝聚在墙上那幅猫头鹰画上。猫头鹰白眼看人，使她哭笑不得。

伍少海在问她什么话，她没听全，敷衍地“嗯”了两声，牛头不对马嘴地接下去说：“少海，你们在下面大院里讲我的坏话吧？汤鸿书像怕我吃了他似的，进门都不肯。”

伍少海答：“哪里，你是天使，谁敢说坏话？”

舒星没理睬这带刺的玩笑，继续顺自己的思路问下去：“你说他怪不怪？我们大家好久不见面，一起谈谈多好，他偏要走！”

伍少海也在纳闷。照他想，他和汤鸿书没什么矛盾，除非汤鸿书与舒星间有过不愉快，但听舒星的口气，又不像那么回事。伍少海说：“他讲来找祝恒补英语，可能是扑了个空，觉得扫兴。”

舒星暗暗生气，叫汤鸿书来补英语，不过是借口，他不会傻到连这都弄不清吧？她很快否决了这个推测，在公园里的感情交流，早赶出了某种界限，汤鸿书不是

书呆子，心里明明白白。

舒星长长地叹了口气。她不懂，汤鸿书为啥要这样折磨她，莫非他另有选择，那也该说清楚啊……

伍少海见舒星没有谈话的劲头，自己点燃一支烟，走到窗口，面对窗外，默默地吸着。黑黑的僵立不动的背影，叠印在窗外的天幕上。

舒星觉得冷淡了客人，倒有点过意不去。她讨厌烟味，伍中海抽烟时，总站在窗口，把烟雾吐出去。没想到，这外表冷酷的老同学，还有点体贴人的细心，使舒星吃惊。大约人千变万化，总还不能完全脱离原形。

舒星关心地问："少海，你又在想什么？"

"……"

舒星走过去，倚在沙发背上注视他："想你打仗的经历？想她？……"

伍少海猛然从嘴角上摘下半截烟，发火地朝空中一扔。燃烧着的烟，在黑暗中划出长长的弧圈，坠下大院里去。舒星听见伍少海粗鲁地骂了一句："屁！他娘的，老子悔没有卡死她！"



伍少海嘴里时而露出难听的话，舒星听了，总要皱眉头。她知道这些年伍少海闯荡得不容易，积习已成，一时难改，也不想认真计较。

伍少海转过身，默默地看着舒星。这一刹那，舒星发现，伍少海那冷冰冰的铁皮般的假脸消失了，眼睛里竟流出一点稀罕的温情，嘴唇微启，象要说出点特别的话来。

不错，伍少海今天来，是有所打算的。汤鸡书没进门就离去，仿佛有意让他和舒星单独在一起，这促使伍少海下了决心。

他吃力地说："我希望得到你的原谅。到越南去的前夕，我到乡下看你，很愚蠢，得罪了你....."

这是重逢后第一次提起那令人难堪的告别。舒星觉得不自然，也不想听，便躲开了伍少海的视线，淡淡地说："请你别再提那件事....."

伍少海"嗯"了一声，不再说话。

舒星怕他生气，稍微婉转点解释说："那时我们都太年轻.....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大家从记忆中把这件事

抹掉，比较好些....."

伍少海意外的随和："行，就照你说的办.....我是几次 踏到坟墓边缘的人，不习惯转弯抹角，直截了当地问你一件事。如果我当初不那么愚蠢，也不到越南去，我能不能获得你终身的友情？"

灯光下，舒星的脸微微红了。她没有回答，但她的表情说明，她并不否认伍少海的推测，她不想掩饰岁初曾有过的柔情。

伍少海锐利的目光，抓住了姑娘脸上的每一点细微的表情，他接下去说："我不愿为过去悔恨，我想告诉你的是：我留在越南不回来，连信也不写，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不想再见到你，我随便找个越南姑娘做老婆，也是为了忘记你....."

听了他的这番自白，舒星毫不高兴，反而被激怒了。她冷漠无情地说："对不起，你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我不愿听！"

伍少海是固执的："你不愿听，我还是得把话说完。没想到的是，命运比个人的意志远为强大，我又被抛回

故土，又来到你身边。这些天，我仔细考虑了今后的生活，我打算报考社会科学院，搞军事历史研究，但我需要支持，这种支持不可能来自别人……我决定接受你的裁决，如果有可能恢复过去的友情的话，请你答应我！”

这是他第二次“求”她，虽然不像第一次那么荒唐，可依旧很生硬，简直像要求舒星转让一件商品：“喂，愿不愿给啊？”舒星内心气愤，只是没露在脸上。毕竟不像十多年前那么容易激动，更重要的是，那时舒星非常喜欢伍少海，对方伤了她的心，使她气得发抖。现在呢，舒星很平静，即使没有汤鸿书，她也不会动情。已经死去的东西，难以复活了。

舒星平淡地回答：“我感激你的信任，不过，不可能！”

伍少海眼里的那点温情消逝了，面容又是铁板一块。他失望，但并不生气，冷静地说：“行，有这句话就可以了，不需要解释，有的事是无法解释的。”

舒星听罢，有点不忍，柔和地说：“少海，谅解我……我对你没有成见，你是老同学，愿我们永远做好朋友……”

伍少海点点头："我明白，你一番好心，同情加怜悯，我是个碰得头破血流的人，但并不想靠安慰过日子。"

伍少海不近人情的话，使舒星心酸，但她还是说："不仅仅是安慰，我觉得你能有所作为，希望你振作起来，不要用坟墓里的眼光看待生活。"

舒星还想留伍少海坐一会儿，但伍少海执意要走。在门口，他停住脚步说："不是为猎奇，随你怎么想吧，我想知道，你不会打算一个人过一辈子吧？"

青年男子向姑娘提这么个问题，不是狂妄就是笨拙。舒星咬咬舌尖，突然嚷道："或许正是如此，我谁都不需要！"说罢，她关上门，冲进屋内，倒在沙发上，眼泪一下子就冲了出来。

她不生伍少海的气，现在只恨汤鸿书。好端端的一个夜晚，给搅得一塌糊涂。要是汤鸿书不莫名其妙地离去，事情哪会闹得这样？说不定，伍少海坐一会儿就走了。她刚才并非存心骗伍少海，是气极了，才说出"谁都不需要"的话，其实，她现在多么需要汤鸿书坐在身旁。

她想冲到场鸿书家里，揪住他，问个究竟，甚至狠

狠揍他几拳，但她躺在沙发上，动都懒得动一下。她早没了二十来岁姑娘追求幸福的狂热劲头，没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痴情。她快三十岁了，需要的是平静、可靠的幸福。本来以为汤鸿书能给她一切，谁知他却使她陷入胡思乱想的苦恼之中。

她气愤地责问自己：“汤鸿书到底有什么好？”亲戚朋友纷纷给她介绍朋友，她一个看不上，偏偏喜欢上汤鸿书，凭什么呀？就凭他是自己的老同学？嗯，或许这是主要原因，好像老同学就可靠，可这个汤鸿书变化多端。

泪水顺着脸颊不住地流，下午才烫的头发在沙发背上揉乱了。她全然不顾，本来就不该去烫！

她在心里骂汤鸿书，发泄着怒气，竭力把他想得很坏，但她还是明白这并不是真的。在她所熟悉的青年男子中，有的意气消沉，有的狂暴变态，有的醉心享乐，有的低级无聊，只有汤鸿书，还在坚韧不拔地和生活搏斗。对，真正吸引舒星的，就是这点气质。不过，他为什么近人情呢？

好恼人的夜晚啊！

## 第七章

舒星：

你好！整整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不知道你是否生我的气？我很快就要离开上海，回黑龙江参加高考。临行之前，我想借助这封信，向你说几句心里话。

从中学时代开始，你就是我尊敬的人，现在，我越发感到这一点，正像哪个大诗人写过的："你是太阳下最..."你做过我的引路人，今后，你仍是我心里的一盏灯。

那天，我还沉浸在失去父亲的痛苦中，你突然出现了。这比火车上的重逢，更深地打动了。我永远忘不了公园里美好的片刻。你默默地给予我的，是我梦中都不敢向往的东西。我的心颤抖了。当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生活中的万事万物，仿佛都开始向我微笑。

我就是怀着这种忐忑不安的神秘快感，在万家灯火的都市之夜，走进你们大院，遥望着你的窗口，恨不得一下子飞到你身边。这时，发生了意外的情况，导致了我后来鲁莽的举动。我遇见了伍少海，我俩共同的老同

学。我承认，短短的一瞬间，我有过世俗的狭隘心理。我不明白，你为啥不把伍少海归来的消息告诉我。当然，我很快清醒，并嘲笑了自己的愚蠢。人生来就有各种各样的弱点，我毫不难为情地向你坦白了。但是，我跟着发现，少海不知不觉地流露出对你依恋的感情。他吃了很多苦，把人生看得十分冷酷，看来只有你能恢复他的勇气。

我痛苦地做出了抉择，人应该为他所热爱的人做出牺牲。在我的记忆中，中学时代，你们那么谈得来，你们在一起，恐怕更加合适……

我走了，像笨头笨脑的呆瓜，不懂礼貌地逃跑了。在楼下，我后悔过，甚至想重新上楼求得你的宽恕。但我克制了自己。

我已买好三天后的火车票。最近这些日子，我硬把自己埋在书纸堆里，才能勉强忘掉令人苦恼的事情。我希望坚强地迎接生活的新考验，不管能不能考上大学，我总会战斗下去。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那样强烈地盼望我有所作为，尽管……

我并不请求你宽恕我蠢笨的行为，只祝福你的一切

都变得更加美好。

再见！我一辈子难以忘记的老同学！

汤鸿书

汤鸿书：

大信拜读！要不是知道你将回黑龙江参加高考，我懒得回信！

一片盛情美意，令人不胜钦佩。到底是未来的大学生，写信也有水平，把自己的高尚品德表达得淋漓尽致。至于我，非常遗憾，实在不敢领受你那些赞誉之词！

令人愤怒的是你凭什么安排我的命运？难道我的生活道路，要听凭阁下决定？谁给你的义务和权利？！

既然你不尊重我的感情，那么，你完全没必要写这样多的好话！祝你高高的中了！走你伟大的路去吧！

舒星

汤鸿书收到舒星回信，已是赴黑龙江的前夕。他怕自己回黑龙江后，妈妈一个人孤苦伶仃，更加想不开，



就要妈妈到乡下老家住一段时间，他没法去送，托姐姐请两天假陪妈妈去，外甥跟他过一夜。明天吃过早饭，外甥到小学校去，自己就该上火车了。

天公不作美，滴滴答答飘起雨来，窗上一片悉悉索索的水声。雨夜，凄凉、寒冷。粉红色的灯罩，把台灯光压在写字台上。汤鸿书坐在桌前，灯光勾勒出石膏塑像般的身影。他对着舒星的回信发愣。

又矮又胖、象头小熊似的外甥扑在床上，翻着一本画册，又摊开一个小本子，依样画葫芦地描什么，画着画着，他直皱眉头，一个劲地用铅笔敲脑袋，最后，冲着舅舅的背影喊："舅舅！"

没有回答。外甥接着嚷："舅舅！舅舅！"

汤鸿书仍旧不说话。外甥感到奇怪，滑下床，趿上拖鞋，轻手轻脚走过来，站在桌子边，大眼睛扑闪扑闪，研究舅舅的脸。汤鸿书急忙用手揉揉发红的眼睛，把头抬得高一点，想避开外甥好奇的视线。外甥奇怪地问："舅舅，你，哭啦？"

汤鸿书摸摸外甥圆滚滚的脑瓜："哪里，舅舅不会哭。

"

"你眼睛真红！"机灵的外甥不相信。

"那是看书看累了。噢 ,你有什么事？"汤鸿书反问道。

外甥把画册和小本子放到桌上："舅舅，我怎么画不像？你不知道，我们新调来的舒老师画得可好了，真想学到她那本事。"

"舒老师？"汤鸿书心里一动 ,记得那天在公园里舒星曾讲起到小学代美术课。

外甥得意地夸耀道："她画得好，人也好，我不交作业，她批评我，还把这本画册借给了我。"

汤鸿书急忙把画册翻到扉页，果然，上面有舒星那秀气的签名，使汤鸿书见到心里就异样地一动。

外甥嘟着嘴把画册翻回来："舅舅，我想画这幅《爱生活》的画，可老也画不像那小女孩，你教我好吗？"

汤鸿书苦笑着摇头："舅舅不会，还是到学校让舒老师教吧。时间晚了，先去睡，乖，听话！"

外甥失望地回到床上。大约真倦了，他皱着眉头，

头一歪，很快倚在被上睡着了。汤鸿书走过去，将他放平，掖好被子，才站起身来。墙上，映出汤鸿书高大的影子。窗外风声雨声，屋里外甥嘟囔着在说什么梦话，大约记挂着那幅《爱生活》的画吧。汤鸿书颓然垂下头，他真傻！傻到要放弃爱的权利！

他重新坐到写字台前，呆呆地瞧着舒星简短的回信。记得哪本文学书上说过，男女之间，想绝交不会写长信只会写短信。舒星写了封口气严厉的短信，说明一切已无可挽回。这是汤鸿书咎由自取！

屋外，风在树上沙沙响，雨在窗上哗哗流。屋内，灯下孤影，脉脉此情，向谁去说？

"笃-笃-笃"，敲门声打破了寂静的气氛。汤鸿书静神一听，没错，是有人敲门！

汤鸿书急忙将舒星的信塞进口袋，飞身下楼，打开了门。外面站着个穿雨衣的人，雨水顺着雨衣往下淌，湿透了他的裤管。他毫不客气地挤进屋来，边脱雨衣边嚷："鬼天气，下个没完！"

汤鸿书高兴地接过来客的雨衣："少海，你怎么来

啦？"

"明天你要走，来送送你。"伍少海瓮声瓮气地回答。

上楼，进了亭子间，伍少海把一盒点心、一包糖扔在桌上。汤鸿书不乐意地说："你怎么也来这一套？"

"不关我的事，爸爸让我带来的，说前几年他身体不好，你回上海时总去看看他，还给他送药。"

汤鸿书眼前浮现出伍家伯伯那和善、慈祥的脸庞，心里暖和和的，也就不再推卸："好吧，代我谢谢。"

"谢什么？现在他工资又用不完！买这点东西，象拔掉根汗毛！"好好一句话，到伍少海嘴里，听上去就有点怪味。汤鸿书关切地问："少海，你准备考社科院的事怎么啦？"

"没事时，看点书，不一定看得进。"

"得拿出当年的那股劲头……"

伍少海冷冷地笑笑，没答话。

汤鸿书又说："少海，你肯定行，不要太灰……"

伍少海听得不耐烦了，他掀起窗帘，望着对面的屋

子，问道："吴有训那小子好像住在对面，是不是？"

"嗯，你去过他家？"

"抄家时去过，被他溜了。这小子现在咋样？"

"顶替他妈进了生产组。"

伍少海哼了一声："我跟他还有笔帐没算清！"

汤鸿书知道，这是指那年吴有训把伍少海关进地下室，想置伍少海于死地的事。汤鸿书劝解地说："算了吧，这么多年了！再说，这些年他也没过好日子！"

伍少海望望汤鸿书忠厚的脸，没再说什么，放下了窗帘。

伍少海临走时，汤鸿书不很自然地说："少海，见着舒星，代我问好。"

伍少海摇摇头："最近一直没去她那儿。"

"为什么？"汤鸿书惊异地问。

"不为什么，不想去。"伍少海生硬地说。

第二天，汤鸿书一个人拎着旅行袋，穿过拥挤不堪的北站候车室，进了站。和一般去黑龙江的人不同，他

带的东西很少。这次回上海，纯粹是为了复习功课，就连手中的旅行袋，装的也大都是伙伴们托买的东西。

阳光斜射着，投在月台上。笑声、哭声、喊声，车厢内外响成一片。大家都有人送，只有他是一个人。昨晚，伍少海表示过要送他，他谢绝了。他不怎么看重离情别意。人免不了来去匆匆，有啥好伤感的。这次却不同，他觉得自己丢下一点什么，留恋地望望高耸在车站外的建筑。啊，这次二十天的上海之行，本想百事不管，埋头看书，谁料到波澜起伏，先是听到爸爸的不幸，后来又是……

上车前，他又一次打量着入口处，模糊地希望看到什么人，那个瘦削的、俊秀的姑娘，刚烫过头发……这自然是不可能的事。蜂拥进站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就是没有她！月台上，还残存着昨晚的雨水，被千万只脚一踩，烂糟糟的。他不能在此久留，该上车了。

有人扳住了汤鸿书的肩膀，把他从上车的队列中扯了出来。汤鸿书扭头一瞧，竟是吴有训。吴有训戴一顶鸭舌帽，盖住大脑袋，双眼狡黠地望着他："哈，走也不通知我一声？"

汤鸿书奇怪地问："你怎么来了？"

吴有训笑笑："你的行踪，我都知道呢！老子早来了，在一旁看着你，你东张西望，就不把我放在眼里！"

汤鸿书不高兴地说："我又没请你来送我。"

吴有训张开大嘴，露出凹凸不齐的牙齿："自然，我不受欢迎！你欢迎的那人偏不来，我瞧你好心焦啊。"

汤鸿书脸一红，但想到吴有训并不知情，就理直气壮地说："我等谁？瞎说。"

吴有训得意地眨眨眼："装腔作势！你骗得过我？等你那个宝贝团支部书记呗！"

汤鸿书心里一惊。他不明白，吴有训从哪儿探听到消息。他生气地瞪起眼睛："希望你少管闲事。"

"不管，不管，我不敢管！"吴有训的表情，简直难以捉摸，"不过，她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哪，昨晚下那么大雨，还来看你，够甜蜜的吧！"

汤鸿书气急了恨不得给吴有训一个巴掌："少胡说八道！"

"得了！老子昨晚看电影回来，十点钟，刚巧碰见她撑着伞从弄堂口出去，冻得嗦嗦抖，怪可怜的，你也不送送她！"吴有训挤眉弄眼地说。

汤鸿书倒是惊呆了。十点钟？他送走伍少海，本想给舒星再写封信，写了几次都撕掉，十点钟便上了床，难道舒星在楼下……

吴有训见汤鸿书不再言语，以为击中了他的要害，高兴地笑起来："老子今天还想来车站看个新鲜，瞧瞧她如何送情郎，偏偏她不来，遗憾哪！"

开车铃响了。吴有训拍拍汤鸿书的肩膀："再见吧，你交桃花运了，到时请我喝杯酒怎么样？我送份顶贵重的礼物。"

汤鸿书冲着他的后背说："你少嚼舌根！快把我爸爸的遗信找出来！"

吴有训已挤出送客的人群，扬起一只拳头，眼睛怪模怪样地眨着："放心，该给你的时候一定送上！"

列车启动了。车头喷出的白烟，象长长的哈达，拖在月台上，湿漉漉的雾气，裹住送客的人群，有几个年



轻人，追着列车在奔跑，还有人半象半不像地学外国人派头，朝离去的情人遥送飞吻。

汤鸿书望着窗外出神，手下意识地拨弄塑料茶杯。他回想起返沪时乘夜车的情景，他伏在保暖桶上睡着了，苏醒时，姑娘笑盈盈的眼睛迎接了他。呵，简直是个美丽的梦……梦，一去不复返，幸福，象雨后的虹在他面前闪了一下就不见了……

列车从上海站发出，还挺空，每位乘客都有位置，再过几站，过道上怕就挤得难以行走了。汤鸿书突然感到，有谁从过道上走过去时，故意撞撞他的肩膀，撞得他身子一晃，差点坐不稳。汤鸿书满心不快地转过头，发现撞他的人已满不在乎地向前走了，是个烫发的瘦削的姑娘。望着她的背影，汤鸿书触电般全身抖了一下，惊讶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抓在手里玩弄的塑料杯也跌落下去。他没顾得上拣杯子，只盯住姑娘的背影瞧。那姑娘走到车厢尽头，推门时，微微侧过身，歪着脑袋，露出半张俊秀的脸庞。没错，是舒星！她也在这车厢上？边上的乘客，弯腰拾起塑料杯，好心地递给汤鸿书："哎，同志，你的杯子！"汤鸿书醒悟过来，不好意思

思地连声道谢，趁势站起身，自言自语地说句："我去灌点水。"就拿着杯子，向车厢尽头走去。

他不安地打开车厢门。盥洗池旁，铅桶被急驰的列车颠得不住晃荡，撞在保温桶上，叮叮咚咚响；穿堂风从车门那儿吹过来，呜呜乱叫，吹散了一个姑娘的头发。她靠在车壁上，默默地仰视着车顶，连瞅都不瞅汤鸿书一眼，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

"舒星！"汤鸿书叫了一声，见没有回答，走近一点，一只手搭在保温桶上，陪着笑脸说："舒星，真没想到，这么巧，你又是和我乘一趟车！"

姑娘憋不住，"噗哧"一声笑起来："真笨！我那么空，没事老乘火车？"说罢，扬手一扔，把一个小包抛到汤鸿书怀里，"给，拿去！"

汤鸿书慌忙接住："什么东西？"

舒星的脸色柔和多了，轻声说："麦乳精……迎考紧张，注意营养，别把身体弄垮……"

一阵热浪扑向胸口，一股温泉流入心田，欢乐弹拨着全身的神经，头险些晕眩起来。汤鸿书不相信地睁大

眼睛，牢牢盯住那张秀美的、使他感到幸福的脸。难道已经失去的东西，竟轻易地飞回来……他语无伦次地说："我不要……噢，谢谢，多少钱……真不好意思……"他的每句话，都引得姑娘怒目而视。但他终于从舒星的脸神上意识到自己的笨拙，就不再谈论麦乳精，小心翼翼地认错说："我做了傻事，昨天看到你的信，很难受……让你生气，并不是我本意……"

舒星冷冷地打断他："好了，别说了，不想听！"

汤鸿书束手无策，简直不知如何摆脱困境，硬着头皮说下去："昨晚本想再给你写信……"

"写什么？教训我该如何生活？"舒星嘲讽地说。

"不，不是……我哪里敢，想请你谅解……"

"我哪有资格谈什么谅解？！"

汤鸿书灵机一动，总算说出一句比较乖巧的话："你来送我，说明你已谅解我了！"

舒星尽量板着脸说："别想得美！要不是怕你复习迎考思想不集中，我才没空来送你！"

汤鸿书已沉住气，知道只有用笑话来冲掉不自然的

气氛，调皮地说："事实胜于雄辩，你毕竟来了，这最说明问题！"

舒星哼了一声，不再反驳，算是默认了，但又愤愤不平地说："讨厌，在车站上尽和吴有训那家伙讲话。"

"啊，那时你已经来了？为啥不叫我？"汤鸿书嚷起来。

"叫你？我不想理那个吴有训。"

"他说昨晚看见你从我们弄堂出来，衣服都淋湿了……"

舒星脸一红，嘟起嘴说："多管闲事！"

汤鸿书说："你来，为什么不敲门？下雨天站在雨地里，真是！"

舒星怨恨地斜射他一眼，满腹委屈，眼圈红了，眼圈旁的黑晕显得更鲜明。这些颠三倒四的日子，她是怎么过的啊？昨夜，她撑着伞，在弄堂里彳亍，凝望着汤鸿书家亭子间的窗口，踌躇着，想进又不愿进。风刺骨寒，雨水打湿了头发、脸颊、衣衫、鞋子，她都不顾。直到亭子间窗口的灯灭了，她才叹口气，失望而忧郁地

回家去。

汤鸿书见她憔悴、失神的模样，心里酸酸的。瞅着她忽闪忽闪的眼睛和上下颤动的睫毛，真想在上面印一个甜蜜的吻，安慰这可敬可亲的姑娘，但汤鸿书不敢。他弯下腰，用手中的塑料杯灌了点水，恭恭敬敬捧到舒星面前："喝点吗……"

舒星接过杯子，不喝水，却捂在手里暖着。车轮在他们脚下"咔啦咔啦"响，小窗外的景物忽忽地向后飞去。静静的，静静的，一道门，挡住了车厢里的喧哗。多好啊！在这静谧的瞬间，他们同时想起了不久前的邂逅和公园里的谈心……

笑容从舒星心里升起，展现在脸上。她带娇地瞪瞪汤鸿书："你就用白开水安慰我？"

汤鸿书机灵地抓起麦乳精口袋，笑着说："我把它打开，给你也加点甜的。"

舒星耸耸鼻梁："去你的，这是给你用功时补脑子的，现在不许碰！"

汤鸿书温顺地点头："嗯，我一边喝麦乳精，一边看

书做习题，效果肯定好。"

"为什么？"舒星甜甜地问。

"觉得有一颗心陪着我……"

舒星脸微红，稍稍侧过头，避开了汤鸿书热辣辣的视线，低声说："我到车站想送送你，偏巧吴有训也在，差点气得我一走了事，直到快开车了，我才下决心混上车。"

"为了和我说几句话？"汤鸿书满心欢乐。

"哼，为了听你的教训和开导……"

汤鸿书垂下头，丧气地说："把我那封信忘掉好吗？"

"不，一辈子不忘记……"

"也好，一辈子——你天天出气都可以！"

舒星脸更红了，假装恼怒地说："嘴巴变得这么油！"

汤鸿书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哟，你怎么下车？"

舒星莞尔一笑："这还不容易，到前面小站下去，补

张票，再转回市区。"

汤鸿书着急地："那马上要分手了！"

舒星温情地望着他："别急，以后的日子还长……"

"到那儿我就给你写信！"

舒星竖起一只手指："一星期最多写一封，你写得多，我也不看，还是集中精力迎考吧。"

汤鸿书点点头："那我把一封信写得像三四封那么长！"

舒星被逗笑了，又故意板起脸问："信上都是那种希望我忘掉你的话？"

"不不，决不！"汤鸿书举起手，几乎要发誓，"保险是崭新的内容！"他以热烈的含情脉脉的眼光投向姑娘。

舒星脸蛋绯红，不好意思地垂下眼帘，但随即冲动地拉过汤鸿书的手指，在上面飞快地亲了一下。汤鸿书被强烈的热情征服了，刚想有所行动，舒星瞪眼阻止了他："嘘，有人！"

汤鸿书吓了一跳，呆在原地不动，但他立刻明白上当

了。车厢门关得好好的，根本没人进出。舒星得胜地笑了，柔和地说："好好地去迎接考试……我等你！"

汤鸿书克制住自己的感情，驯服地"嗯"了一声。

列车风驰电掣般前进在阳光灿烂的土地上，车轮飞转，汽笛长鸣，唱着年轻人心中的歌。

## 第八章

一年半之后，一个阴天的下午，天很快暗下来，灰的薄暮压在城市上空，远处的高楼已看不分明，街上的自行车则汇成源源不断的奔流，下班的时间到了。

区委机关大院里，已听不见明显的喧闹和嘈杂，干部们陆续走了。团区委书记舒毅，也批完最后一份材料，将文件锁进柜子，收拾着桌子，打算下班。他从大学团委调来，在这个职务上干的时间不久，已获得很好的名声，都说团区委负责人是热情、干练的青年工作者。

就在他想要锁门时，电话突然响起来。他微微一笑，走过去拿耳机，心里捉摸，说不定是妻子祝恒打来的。他俩的孩子还未满周岁，祝恒抱着上下班，怕车挤，总是舒毅去接母女俩。今天，大约祝恒等不及，来催了。



说话的，却是区委传达室的同志，讲有人要见舒毅，自称是舒毅的老同学，名字叫吴有训。

这个名字，舒毅太熟悉了。他不明白，吴有训会来找他，一时沉吟着没答话。

传达室的同志又说："他说有急事……不过，下班时间已过，要不要让他以后再来？"

听传达这么一说，舒毅倒干脆地回答："让他进来吧。"别人不知道他和吴有训是死对头，何必给人错觉，以为他是怕下班迟才拒绝会客呢。

当吴有训推开团区委办公室的房门时，舒毅已安坐在椅子上，并未给来客以欢迎，只冷淡地问："你找我什么事？"

吴有训没直接回答，将房子四下里打量一番，目光扫过宽敞的办公室，扫过书架、档案箱和几张铺着台玻璃的写字台，似笑非笑地说："你混得不错，好大派头！"

舒毅心里冷笑，他猜得到吴有训此时的心情，但他不想点破，不客气地说："你怕没有闲情逸致到我这儿闲

聊、看房子吧？"

吴有训歪歪嘴，耸耸肩胛，大脑袋晃晃，连耳朵皮都动起来："你不耐烦？本来么，我不该厚着脸皮找上门来，谁让我们是死对头呢？不过，我想，或许事过境迁，你宰相肚里能撑船，宽容鄙人一点。"说罢，他大模大样在舒毅对面椅子上坐下，不像很快会走的样子。

舒毅吃不准他的来意，斜眼盯着他。舒毅离开农场后，就没见过吴有训，但吴有训可恶的嘴脸从未在他脑海里消失过。他记得吴有训当年凶狠的模样。从学校到农场，吴有训出事情倒台之前，一向心黑手辣：折磨司马校长、关押伍少海、逼死韩博生、批斗舒毅……

吴有训脑袋斜靠在椅背上："你恨我，这没话说，我干过的事不会忘记。不过，我有我的道理。你们也逼过我，把我压在底层不得翻身。伍少海他们抄我家时把什么都砸得稀巴烂，在农场时我先整你，后来你报复了好几个年头，天再冷，我也得起早摸黑打扫厕所……"

舒毅差点冒火，把手里的报纸往桌面上一扔："喂，你今天来干什么？算账？翻案？找我辩论？对不起！我不想奉陪！"舒毅站起来，手朝门口一伸，"请使！我要走"

了。"

吴有训坐在椅子上没动："你别发火，我们冷静点谈谈吧。我讲那些，绝不是和你辩论是非。其实，是非没啥争头，你是胜利者，我彻底失败，一切明摆着。"吴有训摊开双手，脸上掠过惨淡的冷笑，"我只想提醒你，彼此都有点来去账目，我吃的苦头并不比你少，现在，你什么都有了，而我一无所有，你能否摆点胜利者的高姿态，我当然会对你感恩不尽。"

舒毅看看表，时间不早了，他仿佛看见妻子祝恒等得发急的脸庞，哪还有耐心听吴有训胡扯，气冲冲地说："不必拐弯抹角，有话快点说！"

吴有训咽咽口水，忍气吞声，不敢和舒毅计较态度，俗话讲"识时务者为俊杰"么。他摆出副驯服的姿态："你知道，在我顶替回沪前，农场对我的问题有结论，讲我生活上流氓作风和政治上严重错误……"

舒毅瞪了他一眼，厌恶地皱起眉头说："农场对你太客气！"

"还客气？"吴有训恨恨地咬咬嘴唇，"就这么两顶帽

子也够我受的，再说，还有人硬和我过不去。最近，我们生产组要输送一些高中生到全民企业去，别的条件我都合适，妒忌我的人偏要‘硬撬’，讲我够得上‘四人帮’的一个小爪牙。妈的，想叫老子永世不得翻身！”

舒毅心想：让你这种人翻身还得了？！他说：“那你就老老实实呆在生产组，好好想想自己的过去！”

吴有训翻起眼珠说：“你讲得轻松！你要啥有啥，我穷得象叫化子！我请你不要念旧恶，如实给我写个材料，证明我到农场后，虽然起初犯过生活错误，但后来的几年在你手下一直是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帮我一次忙，你不费吹灰之力……”

舒毅忍不住要大笑起来，这家伙倒是会打鬼主意！要是他舒毅心肠软一点，被他花言巧语一哄，给他写个材料，他肯定会拿材料去压别人：“瞧，团区委头头给我证明！”

舒毅眯起眼睛，锐利的目光直刺向吴有训，直截了当地回答：“你别打如意算盘！”他站起身，离开桌子，向门口走去，拉开门，等于是下了逐客令：“哼，你不会达到目的的，请走吧！”

吴有训悻悻地站起来，说："假如我没记错的话，不久前，我有幸听过你的一次报告，对于我们国家多年来的政治运动，你有一些精辟的论点。你说，前天是 A 整 B，昨天是 C 整 A，今天 B 又起来打倒 C，至于明天，说不定冒出 A，把 A、B、C 统统扫进垃圾箱，人民中间的仇恨象流感蔓延，循环性的报复盲目而疯狂，其实，当一个人把棍子打向别人时，恰恰把后脑勺露出来去挨别人的棍棒……你说得太妙了，可惜，你自己并不清醒！"

吴有训走到门口，离舒毅只有尺把距离，两人互不相让地对视着，都把热气呵到对方的脸上。舒毅的眉头微微跳动着，闪烁变幻的眼神，显出内心的波澜。有几秒钟，他被吴有训说愣了，来不及作出反应，他没想到吴有训会提出他的观点作论据，但他很快露出藐视的嘲笑："倒真是新闻，你有兴趣听我的报告？可惜，我不是对你这种人说话，我只是呼吁善良、天真的人们放弃仇恨与敌视的偏见，至于你……"

"至于我，就该永远被你踩在脚下？"吴有训眼睁大了，在昏暗的暮色中，像两只无底的窟窿，窟窿正中，亮着两点吓人的光。

"....."舒毅嘴唇动了动，懒得再说什么，脸上的表情是冷酷的。在吴有训面前，他永远不会有骑士的仁慈。

吴有训身子俯向前，几乎要碰到舒毅，牙齿咯咯地咬着："别欺人太甚，我吴有训不是只会挨耳光的懦夫！"

舒毅虽未后退，倒也有点紧张，面前是个类似亡命之徒的家伙，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大楼走廊上静寂得很，旁的办公室里好像没人了，楼梯口的窗大约没关牢，吱吱咔咔，被风吹得直叫唤。舒毅捏起拳头，右腿上的肌肉绷紧，作好应付突然袭击的准备。当然，区团委书记，落到要和这样一个家伙拼拳头的地步，未免荒唐。他厉声说："你走不走？我要关门了。"

吴有训发觉了舒毅紧张的神色，得意而放肆地冷笑起来："怕什么？我不蠢，不干傻事！我走，不像癞皮狗一样缠住你不放。后会有期！但愿你不会乐极生悲！"

吴有训走下楼梯时，朝舒毅翻了翻眼白。他们心里都很清楚，将永远对立下去，谁都不会宽恕谁。

吴有训的访问，使舒毅明朗的心胸飘荡起阴云。许

久，他都没从隐隐的不快活中摆脱出来。他到学校接出祝恒和女儿，把宝贝女儿捧在怀里，默默地走向车站。细心的妻子，觉察到丈夫心不在焉，问他话不好好回答，要么“嗯啊”两声，要么干脆不啃气；平时，舒毅会一路不住地亲宝贝女儿的脸蛋，逗她笑，这会儿，连这种兴致也没有。

祝恒凝视着他的侧面，关切地问：“怎么啦？有麻烦的事？”

“.....”

祝恒暗自诧异，工作上的困难，从来不会使舒毅颓丧，相反，他象精力过剩似的，倒喜欢棘手的事情多些，甚至说，平平淡淡应付日常事务没味。舒毅向来乐观，难得发愁，从那年——舒毅到乡下找到绝望的祝恒，用热情和理想唤回祝恒的青春——她就没离开过他。在阴暗、凄惨的日子里，她靠在他身边，就感受到一股动人魂魄的热力。现在，出什么岔子，竟使丈夫的眉头打了结。祝恒挨近丈夫，体贴地说：“我来抱一会儿，你忙一天，累了。”

舒毅顺从地将女儿递给妻子，小宝贝被吵醒了，“喔

啊"哭起来，祝恒赶紧轻轻拍打着，安抚她，同时又问道："你不高兴？能不能对我说？"

舒毅看看妻子，突然没头没脑问了一句："你恨秦玉真吗？"

祝恒一愣，脸颊不自主地红起来，现出愠怒的神色，生气地说："你在想这个？心血来潮还是存心气我？"她感到委屈，眼圈也红了。当年她上过司马中的当，后来知道秦玉真和司马中有不清不白的关系，她非但恨司马中，而且也恨秦玉真，但她早把这些可怕的过去赶到九天云外去了，一心扑在丈夫和女儿身上，可舒毅偏要招惹她.....

舒毅发觉自己话语冒失，冲撞了妻子，忙解释说："不，我不是.....唉，我根本不把过去放在心上，我只想问问你，能不能忘掉过去的仇恨？"

祝恒心情平和了一点，说："我讨厌她，也可怜她，落到今天这地步，她这辈子怕没什么指望，听说时疯时好的，又有那么个爸爸....."

舒毅若有所思，在车站路标牌旁站定，轻轻从妻子



手里接过了女儿，在女儿红润的小脸蛋上吻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是啊，可怜，大家都有点儿可怜，但愿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再这样……"他深邃的目光投向妻子，在祝恒的眉毛和鼻梁四周搜索着，象要寻找什么东西，"嗯，告诉你件事，刚才有人到区委去找我。"

"谁？"

"吴有训！要我帮忙，给他写个材料，证明他在农场后期表现较好，使他能调入全民所有制工厂去……"

祝恒扬起眉毛，丰腴的脸庞上，两只晶亮的眼睛急剧地闪烁，问："你怎么答复？"

"我要他别做梦，不客气地请他走了。"

祝恒松了口气，明白了丈夫忧郁的原因，就说："你就因为这不愉快？这种人，别把他当回事，犯不着生气。"

舒毅摇摇头说："我心里矛盾的是，对他是否过分了点，好像他多少也有点——至少现在有点可怜，……"

"可怜他？"祝恒怒冲冲地反问，"他现在死掉，我也不会可怜，想到博生躺在水塔下的血泊里的那样子……"

祝恒眼圈红了，泪水已在眼眶里旋转，侧过脸，避开了丈夫的视线。

舒毅严肃地说："你不要激动，我的想法和你差不多。不过，刚才有点把握不定罢了。听你这一说，我倒轻快多了。在这个世界上，并非所有的弱者都值得可怜，因为有的可怜巴巴的家伙，一旦得势，比什么野兽都凶恶……"

"本来嘛！"祝恒斩钉截铁地说了三个字。女人的爱和恨，往往都比男人固执和强烈。她望着汽车驶来的方向，缓缓说道："你妹妹若知道你想可怜逼死韩博生的吴有训，不咬你几口才怪！"

舒毅苦笑道："可惜，我不敢！博生是我们大家的恩人， 我们不会忘记他……"他垂下头，闭上了眼睛，怀念亡友的沉痛心情，沉甸甸地压在胸口。

祝恒用手指轻轻掠了一下泪花朦胧的眼，伤感地说："那时，他自己也多困难……要是他还活着，该多好……"

公共汽车靠站了，打断他俩的交谈。

车子沿着马路疾驰，绕过一个圆形大花坛时，抱女儿坐在车座上的祝恒，把脸从车窗那面转过来，用眼神招呼站在一边的丈夫。当舒缓弯下腰，将头低到差不多贴着妻子头发时，舒毅含笑问："要是博生还在，你妹妹会和他好吗？"

舒毅感到奇怪："你怎么想这个？"

祝恒叹口气："我总觉得博生最可怜，从没得到过什么温暖....."

"他把自己的温暖全给了别人。"舒毅难受地说，"不过，妹妹和他怕不会——妹妹十分敬重他，但只是把他当大哥哥。妹妹的另一种感情，当时其实都在伍少海身上，我看得清清楚楚。"

祝恒赞同地点头："对，我也看出来。不过，奇怪的是，现在伍少海九死一生，回到祖国，他俩反而好不起来，你妹妹竟喜欢上了汤鸿书。"

舒毅咂咂嘴，耸耸肩膀，表示无话可说。这种事，边上的人谁也捉摸不透。

祝恒想了想说："怕是因为伍少海在越南已结过婚。"

"

"那倒不一定，那样的事不会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问题怕在于少海已变成一个陌生人。"

"嗯，简直像换了个脑袋，少海变得好怪，那些严酷的战争和生活，给他打的烙印太深，怪不得你妹妹……再说，小汤挺有志气，不容易，他也怪可怜的，家里……"祝恒说到一半，警觉地停住了，她不想说汤鸿书没了爸爸，怕触动舒毅的伤感之情。

舒毅在想另一个问题。"妹妹和小汤好，倒让人放心。她三十岁了，总算——也只有我们这个国家最怪，女孩子到三十岁没结婚几乎不是稀罕事，我们团区委正为这事头痛，想搞它个婚姻介绍所，有人提议，多组织点青年旅游活动，让他们自然认识，效果更好。"

祝恒插上来问道："妹妹和小汤还是打算旅行结婚？"

"

舒毅点点头说："他们想省掉点应酬事，偏偏妈不同意，执意要请几桌。妈心情不好，我想顺顺她，劝妹妹他们出去旅行的前一天晚上，随便请些客人热闹一下，

你说好不好？”

祝恒微笑起来，现出好看的酒窝，温顺地说：“你团区委头头不怕别人讲闲话，我怕什么？在家里弄吧，省得太惹眼，小汤还是大学生，是得考虑一下影响。”

舒毅高兴地说：“这样最好，不过，怕要累着你了。”

祝恒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家里也就这样一件大事了么，我叫两个同事来帮忙好了。”

舒毅疼爱地瞧着妻子，当着车上众人的面，不能过分地表示亲热，他便在熟睡的女儿的额上亲了亲，算是答谢妻子。

祝恒心里暖洋洋的，莞尔一笑，想到什么，又关照道：“你妹妹这几天挺高兴的，回家别提什么吴有训找你的事，免得勾起她回忆往事。”

“当然，你丈夫还不至于这么笨吧？”舒毅狡黠地朝妻子挤了挤眼睛。

祝恒耳语般地骂了一句：“坏蛋！”

小夫妻俩抱着女儿回到家时，家里正在闹矛盾。妈

妈气鼓鼓地坐在沙发里，灰白的头发贴着沙发背，脸虎起，苍老失神的双目望着墙上那幅猫头鹰国画；舒星靠在窗台上，脸朝窗外，只看得到侧面轮廓，也是一声不吭；在窗台到沙发的中间，汤鸿书象呆瓜似地束手而立，一脸苦相。发现舒毅他们进来，汤鸿书象见到救星似的，脸上神情生动起来，悄悄捅捅舒星腰眼，然后过来接下祝恒怀中的小宝贝："来，让叔叔抱抱，她睡得真香哪！"

汤鸿书的欢笑声并未打破僵局，舒星和妈妈还是呆在原处一动不动。祝恒轻捷地走向沙发，乖巧地偎到婆婆身边："妈，你怎么啦？你身体不好，为啥事值得生这么大气？"

婆婆还没答话，舒毅也凑过来说："妈，我一猜就明白，准是妹妹不听话，要不要拧拧她耳朵？"

舒星气呼呼地叫道："哥哥，你不知道情况少开口，就你聪明，会讨好妈妈！"

妈妈气更大了："你还凶？不把我气死你就不甘心？！你的事，妈随你的主意办，小汤每次来，我不是都当儿子一般疼？你倒好，妈的话半点不听，终身大事，

你马马虎虎，妈不答应！你爸爸没了，不听我的听谁的？

"

舒毅和祝恒相视一笑，明白母女俩刚才在吵什么。祝恒见婆婆说着话眼圈红了，急忙摸出手绢递上去："妈，你别……我们谁敢不听你的呀？小星、小汤就想着孝敬你呢，对不对，小汤？"祝恒转过头，含笑问汤鸿书。汤鸿书赶紧点头："嗯。"

婆婆接过媳妇的手绢，轻轻擦了潮湿的眼眶，"你们都听话，就小星老和我闹别扭，想想活着真没意思……"

舒量急了："妈，你说到哪去了？我们不是不听话，可你也得替我们考虑考虑，小汤还在读书，批准结婚都是不容易的事，因为我们都超过了三十岁，学校才照顾的，还能到饭店搞酒席闹得沸沸扬扬？"

老人呸了一声："你总是有理，一千条一万条都找得出！"

舒星还想分辩，舒毅急忙向她使眼色，打手势，"哎呀，我说妹妹，你就不能让妈安静点，吵得妈妈生病，

谁负责！"说着，用手拍拍胸口，又指指妈的脑袋，意思是告诉妹妹，让他来说服妈妈，并催促汤鸿书道："小汤，你叫舒星到隔壁屋里去嘛，让妈休息一下，有话不能慢慢说？"

汤鸿书明白舒毅的暗示，扯着舒星的衣襟，把她拖出了小客厅。

舒毅朝妻子扮个鬼脸，柔声细气地说："妈，你别急，妹妹那儿我来劝，保险劝得开。"

妈妈不相信地瞧瞧儿子，说："你们早结成同盟军了，还来哄我？"

"不不不，哪敢结成对付妈妈的同盟军？天大笑话！"舒毅很认真地辩解。

"那你劝她顺着我的意思办！"妈毫不通融地逼道。

"行，我这就去劝。不过，妈，你最好也让点步！"舒毅笑嘻嘻地说。

"我？我让什么步？"老人生气地瞪起眼睛。

舒毅不再说话，只是意味深长地瞟了妻子一眼，便朝客厅外面走去。祝恒心领神会，小夫妻俩达成默契，



两边劝劝，按他们路上商量好的方案行事。

舒毅刚出门，祝恒便坐到沙发边的小方凳上，伸手从茶几上拿过茶杯，"妈，你喝几口水，静静心，让舒毅去做妹妹他们的工作。"

婆婆叹口气，瞅着温顺的媳妇说："我们家里算很民主了。小星的事，我看中的她都不要，她要自己挑，我没二话，虽说小汤那种家庭……唉，不去说它，反正现在谁也不那样'左'了，我这当妈妈的还要怎样？样样由着你们，结婚请几桌，就不能依我？其实，我也是想趁这机会，叫老战友、老同事来玩玩，让你们熟悉熟悉，都十几年不来往啦！"

祝恒感动地说："你对我们好，我们当小辈的谁不知道？其实，小星他们也不是故意和你拗，主要还要考虑影响……"

"算了，别骗我。早十年，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要请酒席，现在哪家结婚不请个十桌八桌？什么影响不影响……"

祝恒听得婆婆说这话，倒也暗暗吃惊。这些年，"正

统"的干部家庭有不少向民间风俗看齐了，不由使人觉得这是辛辣的讽刺。婆婆还在絮絮叨叨地说："女儿养这么大，临到结婚，还不愿让我孤老婆子高兴高兴。"

祝恒心肠软，听老人说得心酸，赶紧劝说道："别着急，我们会安排好的。小汤还在读书，考虑影响也合情合理。我和舒毅倒有个主意，两方面都照顾到，不知你可同意……"

老妇人不相信地问："什么好主意？你们年轻人总是帮年轻人！"

祝恒嫣然一笑，将她和舒毅的商议告诉了婆婆。

婆婆沉吟片刻，问："家里搞？行吗？那么闹，得费多少力气？"

"你别操心，只管陪客人就是，大大小小的事我一手办了。"祝恒信心十足地说。

婆婆摇摇头说："不，你也是从小舒服惯的，哪弄得了？"

媳妇挨近婆婆，黑黑的睫毛随着眼帘抖动着，端庄的脸庞上两只笑窝时隐时现："没关系，让我试试，保险

让大家都高兴。"

婆婆疼爱地摸摸她的头发，说："还是你好，懂得我的心。小星这丫头，找了爱人就不要妈了！"

祝恒忍不住笑起来："你说得太严重了。人家都说，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小星他们孝敬你的日子长着呢。"

到吃晚饭时，家里的气氛和谐多了。老人和年轻人都作了点让步，舒毅、祝恒夫妻俩在中间周旋，解决了喜事如何办的难题。汤鸿书懂事地向未来的丈母娘敬酒，一口一个妈，叫得甜甜的，老人笑得合不拢嘴了。

吃罢饭，舒星和汤鸿书走进舒星的房间。舒星关上门，开了日光灯，灯管闪烁着，还没亮，舒星就情不自禁地在汤鸿书耳朵旁亲了一下，随即"咯咯咯"笑起来："你真鬼！什么时候学会拍马屁了。"

汤鸿书显得委屈地："怎么是拍马屁？让你妈高兴点是应该的，她年龄大了……"

"好好，你好！好女婿！"舒星挖苦地说，"唉，我可没你那套功夫，要是你妈不喜欢我怎么办？"

"不会不喜欢，这么好的媳妇，她宝贝都来不及呢！"

"汤鸿书耸耸鼻子，歪歪嘴，逗舒星说，"再说，你哪次见着她不亲亲热热？要在过去，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会那么没阶级立场！"

舒星气得撇撇嘴："哼，那时谁都'左'！你不表示和你妈划清界限，还入不了团呢！"

汤鸿书脸倒红了："好吧，都怪当初幼稚……"

"可是，现在要我和你们家在一起过，我还是不习惯。"

汤鸿书点点头说："反正姐姐们看到退还房子，都抢着要搬回来，我们让出，她们更高兴，把我们的家安在你这儿，房间小一点倒也自在。"

舒星在房间里踮起脚尖打了个旋，气喘吁吁地跌在新沙发上，"不小了，十四平方，比起大部分青年，我们是太舒适了！"

汤鸿书靠近她，坐在沙发扶手上，眼光从新的大橱、新的床、新的写字台上一一扫过。靠窗，宽大的铺着绿绒布的写字台，是舒毅、祝恒夫妇俩送的。是的，太好了，该有的都有了，他们的家！汤鸿书俯下身，幸福地

凝望着舒星瘦削而秀美的脸："星，有时觉得像在做梦....."

"为什么....."舒星明知故问，声音低而甜蜜。

"真不相信我能.....谢天谢地，总算不是梦，是真的！"  
"汤鸿书说着，猝不及防地在舒星眉毛上吻了一下，吻得舒星的脸一下子涨红了。"坏蛋！"她娇嗔地骂道。

汤鸿书走到写字台边，在海绵软椅上坐下。"好极了，以后，晚上，我们就坐在一起，我看书，你画图。"

舒星也走过来，偎着他："哼，我可厉害了，你要是不好好读书，我要....."她扬起巴掌，威胁地摇晃着。

汤鸿书把她白皙的手拉过来，贴在自己额上，兴奋地说："好，有你的督促，我一定，一定.....".....

过了几秒钟，舒星轻轻抽回自己的手，娇羞地说："嗯，和你商量点事....."

"你说，我都依你。"汤鸿书毫不含糊地说。

"我想，结婚后，我们一起去看看韩博生的妈，多带点糖去。"

"当然！"汤鸿书认真地回答。他知道韩博生与舒家兄妹的友情，为舒星这样重感情而高兴。

"还有一件事，怕你不高兴……"舒星打量着他，犹豫不决地说。

汤鸿书笑道："你怎么吞吞吐吐？"

"少海的事，我上次已告诉你了，他一直不来看我，怕是生气了，我……"

汤鸿书点点头，明白了舒星的意思。回沪读大学后，有一次，汤鸿书碰到伍少海时，将他和舒星的事情告诉了伍少海。说的时候，他小心翼翼，惟恐伤了伍少海的自尊心。但伍少海冷冰冰的，什么表情也没露出来，阴沉着脸说句"很好"就走了。现在，汤鸿书和舒星要结婚了，怎么通知伍少海呢？

舒星说："既然打算请些客人到家里聚聚，我想，老同学中，就把少海请来吧。"

"嗯，只怕他不肯来。"汤鸿书发愁地说。

舒星用手轻轻抚弄着汤鸿书柔软的头发，发丝从掌心里滑过，痒痒的，很好玩。"让我一个人去和他谈谈，

请他来，你看好吗？”

汤鸿书沉吟着没回答。舒星解释说：“他脾气越来越怪，要是我们两个一起去找他，说不定他认为是故意气他，反而闹僵。我去，说婉转点，没准他还肯听……”

汤鸿书点点头说：“就这样，看你的本事。”

“你不会多心，不会吃醋？”舒星微笑着，用手指拈起汤鸿书的一缕头发。

汤鸿书哼了一声：“我从来没那种脾气。”

“好大方！”舒星笑起来，逗弄汤鸿书说：“还记得吗，那回，我没把伍少海来看过我的事告诉你，你心里就酸不溜秋的！”

汤鸿书急了：“不是……那不算！我才不吃醋呢，要是我不相信你，我根本不会……”

舒星见汤鸿书发急，便不再逗他。“行，我知道，来，给你，算赔错吧。”她将纤细的手指伸到汤鸿书面前，大大方方地让汤鸿书亲了一下。

汤鸿书想起什么，说：“哦，我也想和你商量件事，……”

"怎么 ,你也要请人 ? 大概是个女的吧——"舒星拖长声音 , 调皮地说。

汤鸿书哭笑不得。"不 , 哪有什么女人 , 我要请的是个男的 , 只是你不会欢迎。"

"谁 ?"舒星觉得诧异 , 她一时想不出这可能是什么人。

汤鸿书郑重其事地说 : "吴有训。"

舒星下意识地"啊"了一声 , 接着愤怒地瞪了汤鸿书一眼 , 猛然从沙发扶手上站起来 : "亏你想得出 ! 也亏你说得出 !"

汤鸿书连忙分辩 : "我知道你讨厌他 , 不过....."

"我不要听什么不过 ! 这个名字就让人讨厌 !"

汤鸿书沉默了。他晓得吴有训曾是舒家兄妹的死对头 , 可是 , 这毕竟是十年前的事了 , 事过境迁 , 仇恨总应该消了 , 何必永远不共戴天呢 ? 在这点上 , 他和舒星是有分歧的 , 他觉得舒星偏激了点。汤鸿书主张与人为善 , 大家都受过骗、上过当 , 青春都浪费了 , 今天 , 难道还要继续仇恨下去吗 ? 他不喜欢吴有训 , 但吴有训也



有可怜的一面，他害别人，有时也只是发泄自己的不满罢了。

舒星见汤鸿书沉默，更加来气："我真弄不懂，你为什么对那个吴有训如此感兴趣？他有哪些点吸引你？就算他是你的邻居，你也分析分析，他到底算哪路货色！"

汤鸿书皱皱眉头："其实，我和他也没别的来往，我只不过感谢他把父亲的下落讲给我听。"

舒星生硬地说："那又怎么样？何况他连你父亲的遗信都弄丢了，谁知他安的什么心！说不定是故意的。"

这句话，倒是说在要害上。吴有训始终没拿出那封信，推说不知夹到哪本旧书里去了。为这件事，汤鸿书和他吵过几次，但真找不到，逼死吴有训也没用啊。汤鸿书辩解说："吴有训对我的事倒还关心，前两天问过我俩的事什么时候办，他说要送礼……"

汤鸿书话未说完，已被舒星怒气冲冲地打断了："他随便送什么东西，我都扔到阴沟洞里去！"

汤鸿书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你听我说下去呀。我哪里会要他的东西，我不过感激他的关心罢了。再说，

他表示过要向你哥哥认错，我想，何不创造个机会，大家言归于好……"

舒星冷冷地笑起来："你好天真啊！有的事情，认错了事啦？比方说，韩博生的死！"她的目光咄咄逼人地射向汤鸿书。汤鸿书心想，韩博生的死，也不能全怪吴有训，当时的历史条件……但他发现舒星激动得很，就没有说出口。

舒星又哼了一声："你想做和事佬，可能吗？就算我忍气吞声，哥哥肯和他握手言欢？再说，伍少海和他碰在一起，不吵起来、打起来才怪！你想把我最快活的一天搅得一塌糊涂？"

舒星说罢，气鼓鼓地坐到沙发上，闭上眼睛，不睬汤鸿书了。最后这几句话，倒把汤鸿书说服了，嗯，他恐怕是太天真了，把吴有训叫来，真是一粒屎坏一锅粥，他们的婚礼没准就不可收拾。是太糊涂了！

汤鸿书走到沙发旁，抱歉地说："星，怪我！我听你的，好吗？"

舒星勉强睁开眼睛："你啊——以后，尽量不要睬那

个吴有训，特别是不要在我面前提到这个名字！”

汤鸿书心里不服气，但还是点了点头。为了打破刚才的不愉快，他走到书架旁，拿下一本中国地图册，摊在写字台上，笑嘻嘻地说：“说点别的吧。来，看看地图，把我们婚后的旅行路线再琢磨一下。”

听到这话，舒星脸上的笑容绽开了。她从沙发上跃起，轻快地走到写字台旁，和汤鸿书一起，把脸俯向那五颜六色的地图，想象着幸福而甜蜜的旅行。他们早就商量好了，趁婚假去名山大川玩玩，留下些照片作纪念。舒星还想顺便搞点写生画呢。

## 第九章

喜事一桩跟一桩来了。先是汤鸿书被评为三好学生，跟着是他的一篇数学论文在校刊上发表。两人正高兴，舒星又接到一个青年画展的通知，要她将《青年》组画送去展出。因此，舒星决定尽快将组画的第三幅完成。在无比的欢乐中，国庆节前夕，舒星和汤鸿书举行了婚礼。下午，舒星委托哥哥在大楼里熟悉的邻居家散发些喜糖，跟着，吃到糖的人就络绎不绝地到舒家来祝贺。

新娘子舒星，穿件粉红色的细毛衣，下身是米黄色派力司裤子，头发新烫过，乌黑的长波浪把她白皙的脸蛋衬托得十分娇嫩，脸红扑扑的，眼睛忽闪忽闪，象秋夜的星儿映在清水潭里，在众人的祝贺声里，不时羞涩地垂下了长睫毛。直到掌灯时分，大楼里的邻居开始吃晚饭，舒家才清静了一些。舒星疲乏地坐在沙发上，招呼汤鸿书坐到她身边。她合上眼睛，幸福地把头靠到汤鸿书肩膀上。她需要休息片刻，养精蓄锐，迎接即将到来的亲友。虽说只请了二十来位客人，但闹起来也够新郎、新娘受的。多好啊，新生活终于开始了。从懂事开始，她像许多姑娘一样，无数次地憧憬过未来的幸福，时而渺茫，时而清晰，那些离奇、美妙的少女梦，终于变成现实。眼下紧挨着她的年轻人，就是陪伴她度过漫长人生的忠实伴侣。明天，她和他将去进行一辈子难忘的结婚旅行，利用国庆假期和三天婚假，游览名胜黄山，舒星兴奋得心儿都在打颤，太幸福了！

祝恒正在厨房里忙得欢，扑鼻的香味随着滋滋的炸油声飞出来。舒毅也没闲着，正在整顿桌椅碗筷。小客厅里摆一桌，舒毅、祝恒房里也摆了一桌。舒毅欢乐地

带着一阵风掠过舒星和汤鸿书身旁时，揶揄地说："嗨，挨得好近哪！以后有的是让你们亲近的时间呢！"

舒星睁开眼睛，嘴不饶人地说："没你和嫂嫂那么亲热！"

祝恒从厨房里探出头来说："哎，怎么扯到我头上？当新娘子还是老实点，否则，等会儿旁人闹你们，我可不帮你的忙哪！"

舒星眨眨眼，还想回嘴，汤鸿书扯扯她衣角："得了，省点力气。饿吗？要不要先吃点点心？"

舒星摇摇头。说也怪，从早上开始，她没正儿八经地吃过什么饭，但肚子半点不饿，一种神奇的力量在她全身奔腾，使她红光满面，精神抖擞。她忽然从沙发上跳起，拉着汤鸿书说："来，我们跳舞！"

她按下录音机的琴键，客厅里响起轻松活泼的音乐。舒星拖着汤鸿书转起圈来。汤鸿书有点尴尬，怕舒星妈妈看到骂他们"疯"，但被舒星牵着走，不转也不行，差点撞倒了圆台面旁边的椅子。这时，电铃清脆地响起来。舒星母亲在房间里喊道："星儿，客人来了，快去开门！"

"汤鸿书急忙答应，对舒星做了个怪脸，拉着她向门口走。舒星微笑着掠掠额前散乱的鬓发，朝新郎嘟嘟嘴、眨眨眼，恢复了新娘庄重而娇羞的神态。这第一位客人，是经舒星再三恳求才来的街道党委副书记李阿姨。她笑哈哈地将一本用大红绸裹着的精美的画册作为贺礼送到新娘手里。舒星双手捧住画册，凝望着李阿姨慈爱的双目，想起下乡前夕的情景，禁不住眼睫毛发潮了。

七点钟不到，客人们都来齐了。那种热闹劲，自然不亚于人们见惯了的婚礼。八点十五分左右，两只圆台面上已是杯盘狼藉，宴会主持人祝恒吩咐丈夫舒毅端出银耳水果羹，殷勤地劝客人们尝尝，来宾大部分酒足菜饱，看见乳白液状的甜羹，虽然嘴馋，但没多少胃口，只舀了小半碗，用舌尖吮着，慢慢地品味，惟有坐在靠窗座位上的一个年轻人，在宴会中一直不说不笑，闷头喝酒，这会儿虽然喝得脸发青、眼通红、额冒汗，却还是舀了满满一大碗甜羹，往肚里倒下去，仿佛那儿是无底洞一样。新娘舒星在桌子对面关切地注视着他，现在又起身走到他面前，往他碗里添了点甜羹："少海，多吃点！"伍少海抬起醉醺醺的双眼，瞥了新娘一眼，脸上的

伤疤抖动了一下，又埋头去喝碗里的银耳水果羹。他能来参加今天的婚礼，主要是为了不让舒星生气。舒星上他家劝了他好久，他起初执意不肯，舒星急得快哭了，他才勉强应允。虽说经过多年的战争和苦难，他的心像陈旧生锈的铁，但在这熟悉亲近的姑娘面前，还是多少有点温情。舒星拒绝他，而和汤鸿书结婚，伤了他的自尊心，但他并不伤感，生活对他的打击过多，使他产生一种顽强的冷漠来对抗命运。他明白，自己已变成一个社会所不理解的怪人，是不该去牵累纯真的好姑娘。她曾给过他那么多友情，而他漫不经心地践踏了友谊与爱的花朵，生活是不可逆转的。

肚子毕竟不是无底洞，两碗甜羹下去，伍少海真的饱了。他懒洋洋地站起身，朝卫生间走去，随后，他站在过道上抽了支雪茄烟，他不想回到餐桌旁去和客人扯些无聊的话。新娘、新郎到里面屋子的一桌敬酒去了。伍少海决定不辞而别，反正他过来了，对得起两位共过患难的老同学，使命结束了，今后，他怕不会再进这扇门。

他抬手去拧门锁，却被另一只手按住了，回头一看，

是新娘的哥哥舒毅。舒毅也一直注意着伍少海，妹妹把他请来，舒毅当然高兴，做哥哥的同时担心万一少海多喝几杯，心里不痛快，讲出些粗鲁难听的话就把婚礼搅散了。谢天谢地，一切平安地过去了，伍少海只顾一个人喝闷酒，半句多余的话也没说过。当伍少海心神不宁地走向门口时，舒毅就跟了过来。

"这么早就走？"舒毅小心翼翼地问，注视着伍少海喝醉的脸。

伍少海肚子里咕咕地翻腾着，鱼、肉、酒和刚吃下去的甜羹搅在一起，胃里返出混杂的味道。他抬起眼皮，不经意地扫了舒毅一眼："吃够了，回去睡觉，你代我向新郎、新娘打声招呼，祝他们快活！"他结结巴巴地说着，酒劲冲击着他，使他的脑袋有些晕眩。

舒毅拍拍他肩膀："厨房旁有个小贮藏室，搁着张旧沙发，你去靠会儿。"

"不，我走！"伍少海仗着酒意，不客气地甚至有点粗暴地推开了舒毅。舒毅也很固执，他怕伍少海这样上街要出事，硬拉住他不放，"少海，别太任性，小贮藏室里安静得很，没人会打搅你，嗯，去吧！"



伍少海还在犟，想挣脱舒毅有力的手，这时，有人在外面不慌不忙地敲起门来，敲门的节奏不快，但声音很重，一下跟着一下，像和尚敲打木鱼般干巴巴。

舒毅和伍少海停止了争执。时间这么晚，婚礼已到尾声，还能来什么客人？舒毅迅速开了门。

为庆祝舒星的喜事，门外的壁灯换了个大支光的，把大楼过道照得通亮。门前灯下，站着个戴灰呢帽的年轻人，高高的结实的身躯，手里拎着只特大号的喜庆蛋糕盒，他那又黑又粗的眉毛下，深凹的眼眶里两只闪烁不定的眼珠浮在混浊的眼白上。他没有认出舒毅背后的伍少海，因为伍少海的变化太大了。他笔直地挺立在舒毅面前，盯住了这个老对头："没想到吧？我这厚脸皮的竟然跑到贵府上来了！"

舒毅认出来人是吴有训，不由怒从心起，真想骂一句"癞皮狗"！吴有训找了舒量办喜事这个好时候来，简直没安好心！舒毅板着脸，冷冰冰地问："你来干什么？"

吴有训嬉笑着说："知道令妹大喜，特来祝贺！"

舒毅忍不住哼了一声："见你的鬼！谁和你搭界？要

你来贺喜，算倒八辈子楣！”

吴有训耸耸眉毛，右面的嘴角咕嘟了一下：“别太不客气嘛，办喜事理应客客气气，哪有这样对待客人的？”

舒毅心想：这家伙到底搞什么鬼？大约是那次拒绝他的求情，他变花样想来讨好卖乖，哄得舒毅心肠软而帮他一次忙。舒毅暗自好笑，吴有训机关算尽，糊涂透顶！他舒毅又不是三岁小孩般好骗。老实说，舒毅非但不会帮吴有训的忙，而且已主动和吴有训所在的地区打过招呼，告诉他们吴有训这个人内心很复杂，很危险，须多加注意。这个情况，吴有训自然不会知道，所以如此不识相地上舒毅家来，手里拎只喜庆蛋糕，好像舒毅就会收他的东西一样。舒毅冷笑道：“对不起，我们没请过你这样的客人，丝毫不欢迎，请走开吧！”舒毅懒得和吴有训纠缠，伸手捏住门把，想把门关上。吴有训右腿向前一跨，堵住门，以防被不留情地关在门外。他阴冷地眨着眼睛，闪闪地逼向舒毅：“太过分了吧！就算你和你妹妹不欢迎，但我和新郎是老邻居，咱们有交情，我找汤鸿书，你不能挡吧？”

舒毅毫不迟疑地回答：“你找他？行，尽管上他家去

找，这是我的家！"

吴有训脸上的肉晃动起来，露出蛮横的样子："不，我非现在找他不行！"

舒毅看吴有训耍无赖，明白这家伙一肚子坏水，存心找今天这样的日子来捣乱，不由恨得咬牙切齿，这家伙太恶毒了！要是吴有训到区委找舒毅闹，随他闹得多凶舒毅都不怕，可是今天是妹妹的大喜日子，这么多贵客在家，闹起来象什么话？首先妈妈就受不了。舒毅怕在门口僵持久了，会被屋里的人发现，搅乱了婚礼的气氛，就用力向前一挤，把吴有训挤到过道上。这时，一直不声不响站在舒毅背后的伍少海也跟了出来，同时轻轻把门合上，显然，伍少海明白舒毅的用意。

舒毅发现伍少海在自己身后，略微沉着了一些，要是吴有训存心闹事，他们两个不怕对付不了他！门已关上，舒毅不担心惊动屋里的人，就提高了嗓门说："吴有训，你想干什么？现在不是当初你扯旗造反、占山为王的时候了，你别昏头昏脑，想闹？没你的便宜！"

讲穿了，吴有训今天就是想来闹一场的。舒毅向地区打招呼的事，吴有训已经知道，有人把风声透给他了。

吴有训怒火中烧。他知道和舒毅的冤家算结到底了，大不了大家一起玩完！你们不让我好活，我也不让你们舒服！他打算在舒星和汤鸿书结婚时进入舒家，当着诸多贵宾闹一闹，到关键时把手中的王牌打出来，然后扬长而去，让这帮得势的家伙乐极生悲！吴有训没料到敲门就被舒毅堵在门外，如意算盘被他打乱。吴有训急速地思考着，同时不停地用眼睛去睃站在舒毅背后的那个脸庞像裹上黑铁皮的青年，觉得有点眼熟，又实在想不起他是谁。那青年脸上有可怕的伤疤，眼睛像被冰冻住了，把狼眼般的冷光刺人地投向吴有训，似乎随时会扑过来厮打，吴有训禁不住打了个寒战。这青年是谁？又是一种充满仇恨的眼光！这个世界上竟有那么多仇恨，没完没了……

吴有训转向舒毅说："你不让我进去？那好，把汤鸿书叫出来，我有东西给他！"

舒毅轻握拳头，压下了揍对方一顿的念头，低声吼着说："你知趣点，快离开这儿，否则……"

"否则怎样？叫警察来？当然，你大干部有这权力！"  
"吴有训毫不退缩地讽刺着。

伍少海向前跨了一步："不用警察，让我来对付你就行！"

吴有训上上下下打量着他，还是想不起这阴沉沉的有点面熟的青年是谁。"你算什么人？谁要你多管闲事！"吴有训摆出久闯江湖者的蛮横模样。

伍少海冷笑道："不认得了？我可记得你是把我关在地下室、想打断我腿的造反司令，真是贵人忘事多！"

吴有训不由倒吸口冷气，这个青年原来就是当年的伍少海。吴有训早听说伍少海到越南打仗去了，想不到这小子命大还活着，只是模样变多了，象进过地狱，在油锅里炸了炸，活脱变成个凶神恶煞。吴有训心里暗暗叫苦，他不怕舒毅，舒毅多少有点书生气，吴有训瞎胡闹，舒毅对付不了。现在冒出个伍少海，倒是不可轻视的。再说，这小子和吴有训不共戴天，又在炮火枪眼里钻过，那副凶样好似要扒人的皮。吴有训退后半步，以防备伍少海的突然袭击，然后故作镇定地说："好啊，咱们有缘，又碰到一起，荣幸得很！"

伍少海脸上的皮肉铁板一块，看不出有任何表情，不像是面对多年生死冤家，而是站在陌生人前面，只有

眼角的神经突突在跳，胸腔里进出低沉的声音："我们还有账没算清！"

"自然，自然，大家都有些来去账目，你不提起，我可以忘掉，你想细算我也奉陪！"吴有训嘴上很硬，行动上却不敢疏忽，将右手上拎着的蛋糕盒放到过道地上，以空出双拳准备战斗。

伍少海紧盯着吴有训，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他见过多次恶战，在生死堆里滚来滚去，哪会把吴有训放在眼里，竟不由自主地浮出一丝令人不寒而栗的冷笑："哼，说得好，不愧是当年的那个恶棍吴有训，江山易变，本性难移，半点不假！"

吴有训眼睛发红："你嘴巴干净点！"

伍少海反而迎向前去，把脸扬得高高的，几乎贴到吴有训脸上。伍少海嘴巴里难闻的酒气刺激着吴有训的鼻子，使他的鼻孔痒痒的，真想打喷嚏。吴有训紧张地收缩着身子，把气力运到两只拳头上，只要伍少海稍有动作，吴有训就会像疯狂的野兽般扑上来。

伍少海出面，分明压住了吴有训的气焰。舒毅很高

兴，但他决不希望两个人打起来。真打起来，那象什么话？房间里在办喜事，外面打得头破血流，这种新闻传出去，若被旁人一番加油添酱，不知会传得多么难听和荒谬！舒毅急忙用脚碰碰伍少海的鞋子，示意他不要动手，然后指着地上的蛋糕盒子对吴有训说："你给我算了吧，充什么好汉，拿起你的东西走吧！"

伍少海并不想打架。虽然喝得多些，但这点酒是不会让他醉得昏头昏脑的。在越南部队里，喝起酒来都是不要命的，伍少海也就练出了海量，此刻他脑子很清醒，要是在舒家门口和吴有训大打出手，对得起舒星和汤鸿书吗？他只想吓唬吓唬那恶棍，让他滚开了事。舒毅出来打圆场，伍少海也就满不在乎地侧转身子，双手抱到胸前，傲慢地说："识相点，走！"

吴有训见伍少海没有打架的打算，倒也松口气，眼睛转转，收起了方才咄咄逼人的气势，竟二话不说，拎起地上的蛋糕盒，昂然下楼去了。

吴有训回到街上，冷冰冰的月光从天空泻下来，披在他魁伟的身上。他摇摇摆摆地在人行道上走着，向十字路口一个还亮着灯的小邮局走去。刚才，他没有主动

向伍少海挑衅，与其说是怕那个脸象铁皮般发青的仇人，不如说是出于某种富有理智的考虑：他一个人对付伍少海和舒毅两个，决占不了上风，更重要的是，他今天去舒家的目的虽说是捣乱，但不是用武力捣乱，那未免太愚蠢了。吴有训不想采用这种下策，他是要把一颗精神炸弹投入那幸福的家庭中去，让那些人尝尝撕心裂肺的痛苦，并且永远无法弥补巨大的伤痕，只有那样，吴有训才能稍微发泄一下心中的怨愤和积仇，既然舒毅不让吴有训进入舒家，吴有训便改变战术，暂时把“精神炸弹”带了出来。

他在邮局里买了张四分邮票和一只信封，从上装口袋掏出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把纸塞入信封，然后提起蘸水钢笔，一丝不苟地填写着信封，边写边露出旁人难以理解的得意洋洋的笑容。写罢，他把信封放在喜庆蛋糕盒上，仔仔细细端详了一会儿，仿佛欣赏精心制作的艺术珍品，眉毛抖动着，鼻子翕动着，嘴唇紧抿在一起，因无法抑制的兴奋而扭歪了，目光在收信人的名字和蛋糕盒的大“喜”字间晃来晃去，最后，终于用手指拈起信封，小心翼翼地投入信箱，然后拎起蛋糕盒大步跨出了邮局。



他又走到那幢外面围着低矮的栅栏的洋房前，抬腿跨过栅栏，走近玻璃窗，往里瞧瞧，然后轻轻敲了几下。

窗推开了。一个披散着长发的女人的头伸出来，露在月光下，因吃药过多而变得浮肿和蜡黄的脸，多少还保留着当年的轮廓，两只呆滞的眼睛闪着异样的光。今天她隐约认出了站在窗外的人，咧开双唇呆板地笑笑，几只手指招了招，表示欢迎。

吴有训四下里瞧瞧，见没有人注意他，便不再犹豫，腿一抬，跨上窗栏，骑在上面，然后弓起身子钻进屋去。

今天，吴有训来找秦玉真实是因为无处可发泄他兴奋的心情。他到这儿来过几次。有时，秦玉真正发病，根本不认识他，有时稍微好点，吴有训也不愿进屋，站在窗外和她说两句话就走。今天他太得意了，很想找人谈谈，就壮胆翻窗进屋。

这间曾布置得美观、雅致的小屋，现在是一副凌乱不堪的样子。书架的玻璃碎了半块，杂七杂八地堆着些撕去封面、甚至拦腰剪断的书；书桌上，梳子、剪刀、木尺和《毛泽东选集》、《红旗》堆在一起，一只干涸的蓝墨水瓶倒竖在笔记本上；肮脏、破损的墙壁上，歪歪

斜斜地挂着幅断线的竹画帘，还贴着张撕坏了的"造反有理"的语录……吴有训站在屋子中间，巡视着这充满往日陈迹和今天辛酸的小屋，想起在这儿度过的那些温柔舒适的片刻，甚至产生了一点儿内疚。要是他到农场后不和女流氓胡搞，他和秦玉真怕不会落到这地步吧……这种内疚稍闪即逝。吴有训向来不为自己做过的事后悔，何况，他知道秦玉真发疯，主要不是因为他，而是由于政治理想的破灭，由于父亲从飞速上升的官阶上一下子跌落至地狱。想到这些，吴有训心里越发燃烧仇恨和复仇的火焰。

秦玉真今天虽然精神状态较正常，认出了过去的情人，但到底和正常的人不一样。吴有训进屋后，她也不睬他，只顾自己坐到写字台前，端起面破圆镜，左面照照右面照照，手里捏把牛角梳子在头发上胡乱梳着，也不知她打扮些什么，怕是一种潜意识在指挥她，要打扮得漂亮点给过去的情人看。

吴有训不耐烦地抢下她的梳子问："你爸爸还在里面受审查？"

秦玉真呆呆地瞅着他，毫无反应。吴有训又问："你

妈呢？在隔壁？”这次秦玉真算是作了回答，摇摇头，表示妈妈不在家。吴有训将信将疑，走过去开了门，侧耳细听听，过道对面的房间果然鸦雀无声，黑咕隆咚，没点人的气息。吴有训想，这种当妈妈的倒也狠心，扔下疯女儿，自己一个人不知上哪鬼混去了。不过，这对吴有训有利，省得撞见那老婆子吵吵闹闹。自从吴有训和女流氓的事情被揭穿，那老婆子一见着吴有训就恨得咬牙切齿。

吴有训关上门，把蛋糕盒放到写字台上，剪断绳子，打开来，指着香喷喷的奶油说：“来，他妈的，让我们享受享受。”

秦玉真木然地听任吴有训摆弄，接过一块蛋糕，伸出舌尖舔着。吴有训坐到破藤椅上，翘起二郎腿，边嚼蛋糕，边喜气洋洋地说：“嘿，今天我给咱们痛痛快快报了一下仇。怎么样，还记得舒毅、舒星那些杂种吗？”

秦玉真毫无表情，人世间的恩仇怨恨对她已不起作用。吴有训自顾自说着：“让他们办喜事高兴得昏头吧。哼，新娘子一早醒来，我就要她发疯，疯得比你厉害，懂不懂？”吴有训瞪起可怕的眼睛，凶狠而得意地望着窗

外。

秦玉真还是不说话。吴有训觉得扫兴，骂道："我对你说话你懂不懂？你的疯病还会不会好？"

秦玉真舔着蛋糕，两只眼睛不眨不闪，看定了吴有训。不知是光线关系还是吴有训眼花，他竟从那浮肿、蜡黄的病态脸上发现了过去的迷人的影子，一种兽性的冲动袭击了吴有训。他猛然站起来，一巴掌打掉秦玉真手上的蛋糕，狂暴地把秦玉真搂进怀里，在她身上乱捏乱摸。秦玉真被弄得不舒服，痛得边叫唤边挣扎。吴有训还不愿放开她，把脸凑上去。突然，他感到一些乱糟糟的东西涂了他一脸。原来，秦玉真挣扎中将口里的蛋糕屑和口水都喷出来，鼻涕也流下来。吴有训恶心地推开了她，抓起床上的枕头毛巾在脸上抹了抹，恶狠狠地骂了两句，就跑到窗口跳出去，头也不回地走了。秦玉真靠在窗台上，疯疯傻傻地瞧着他的背影，瞧见他消失在街上的阴影中，也不叫唤他。

吴有训走进自己家的弄堂时，嘴里还在不干不净地骂着，两股邪火在他身上钻来钻去，一股是从复仇的快感中产生的，另一股是被秦玉真的疯相激出来的。他抬

头看了看汤鸿书家的小洋房，窗口没有灯光。吴有训知道，汤鸿书家的房子退还后，两位姐姐搬回家来住，现在大约都到舒毅家吃喜酒去了。吴有训愤愤不平地想：好吧，你们一家有势，一家有钱，得意去吧，明天要你们哭着叫着在地上厮打！

他走进黑漆漆的弄堂，刚要转入通往自己家后门的夹弄，突然发现墙角有个黑影闪出，挡住了他的去路。他以为碰上想捞“外快”的歹徒，气呼呼地喝道：“混蛋，想在太岁头上动土？识相点，滚开！”瞎嚷嚷是为自己壮胆，眼睛则紧张地注视着对方的双手，要是那人拿什么暗器，吴有训便得抢先飞腿踢去。

那黑影既不亮出刀子，也不撒腿逃跑，若无其事地对着吴有训迎上来，幽暗的弄堂灯光在他脸上闪了一下，照出吓人的伤疤和黑铁皮般的脸膛，在黑暗中，他的眼睛显得冷酷无情，目光笔直射向吴有训。

吴有训吓了一跳，认出这人正是方才在舒毅家门口见过的伍少海。来者不善，伍少海猫在黑弄堂里等他，决没有好事情。胆大包天的吴有训，这时也吓得背上冒出冷汗，汗毛一根根竖了起来。伍少海的厉害，十多年

前吴有训就领教过，去越南出生入死闯了一阵，那副脸面简直像小阎王。

还没容吴有训想定对策，伍少海已经紧挨着他站定了，浓烈的酒气从伍少海嘴巴里钻出来，弥漫在空气中，看得出，他喝的酒不少。两人在夜风中对视了几秒钟，伍少海才开口道："你后悔了吧？当初在地下室里没把我打垮、打死，是坐失良机！"

吴有训勉强挤出一丝冷笑："你记性很好，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

伍少海哼了一声："可惜啊，那么多的大炮也没把我脑袋轰昏，忘不掉那些旧账，否则倒是便宜了你！"

吴有训眯起眼睛，竭力想穿过伍少海没有表情的脸庞，看透他的内心："你是来算陈年老账的？报复心真重啊！"

"要说报复，还是跟你学的，我抄过你的家，你就要把我关在地下室整死，可谓无毒不丈夫！"伍少海回敬道。

吴有训想了想说："这样看来，你是死咬住十几年前的事不放？实话告诉你，我是来去无牵挂，没什么可怕

的，不过你也休想讨什么便宜！"

伍少海猛地抬起眉毛，双眼暴怒地瞪大了："你害怕了，想讲和是不是？要说算贴，我一回来就想找你，起初倒是忍住了，今天是你自己闯祸！你到舒毅家想干什么？想把人家的喜事搅乱？你的心毒透了！韩博生的冤魂怎么还不把你的小命勾了去！"

吴有训听伍少海把话说到这地步，料定今天躲不过去，脸立刻由红变紫，成了猪肝色。他暗想先下手为强，给他个措手不及。吴有训偷偷运运气力，猛喝一声："好吧，那就拼个你死我活！"话音未落，大拳头已对准伍少海的脑袋砸来。

伍少海退后半步，不慌不忙地侧过身子，用手掌接住吴有训的胳膊，使劲一捏，老虎钳般的手指咬住了穴位。吴有训顿时松了劲，软绵绵的动弹不得。伍少海冷笑一声，松开手。吴有训一屁股瘫倒在地上，恐惧地盯住了伍少海，不知自己会得个什么下场。

伍少海双手抱在胸前，冷冷地说："想打架吗？你这模样的，来上三、五个也不是我对手。要真和你算账，把你脑袋扭下来也不解恨。算你走运，现在我没心思再

纠缠在老事上。汤鸿书这个老实人，劝我饶了你。你倒好，连人家的喜事都不放过，还有点人气味吗？”

吴有训没料到伍少海不揍他，倒说出这番话来，不由目瞪口呆，惊魂未定，慢吞吞地从地上爬起来。

伍少海狠狠盯着他说：“我在这儿候你，就为了正告你一句，别抱着过去的鬼梦不放，要是你再和舒家兄妹纠缠不清，胡搅乱闹，别怪我不客气。我奉劝你老实点做人吧，难道你除了过去造反时耍阴谋、玩手腕的一套，就没点别的本事了吗？亏你还读过十二年书，饭桶！”

说完，伍少海也不听吴有训的回答，回转身大摇大摆地走了。吴有训睁大眼睛，傻子般地盯住他的背影。要是早点听到伍少海的这番话，吴有训或许会考虑一下，是否有必要将那封信寄出。现在，当然晚了……

伍少海迎着寒风向前走着，酒意消散了，脑门被风吹得冰凉，心里轻松起来，一种几乎忘却的情感随风吹进他胸怀。那是少年人的豪情，带有憧憬、理想的自信。回国后的这段时间，对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在越南变态的生活中凝结到他身上的冰层一点点开始融化了。舒星和汤鸿书的婚事，刺激了他，也帮助了他。他嘴上不



说什么，心里却懂得，他们身上所有的，正是他已经失去的。那就是能够正视现实、又敢于为理想而奋斗的年轻人的勇气。

毕竟只有三十来岁，不管过去有多少噩梦，今后的路还得走下去。他教训吴有训的那些话，正是他自我挣扎、竭力摆脱昨天阴影的结果。他能够走出条新路么？他相信自己那坚强的意志尚未全被生活摧毁，他还能够闯一闯，他打算考社科院研究军事历史的决心已下定了，他将拿出全部精力一头钻进去。或许有一天，他会以一种新的面目出现在老同学舒星和汤鸿书的面前……

## 第十章

轻盈的白窗纱低垂着，曙光穿过薄薄的纱帷，映在奶黄色的墙上，静谧的新房从沉睡中苏醒。大橱的长镜和书架的玻璃都一耀一晃地闪着亮光，昏暗的夜色消隐了。绛红的沙发套，锃亮的家具，扎着绸带的暖瓶和散发幽香的月季，从迷茫而温和的空气中露出来。房间里，荡漾着均匀、舒缓的青春的呼吸，象阳春徐徐飘过草地的轻风。

舒星欠起身，凝视着旁边枕头上汤鸿书的脸。年轻人还在甜蜜地睡着，一只胳膊弯曲着盘在脑袋边，鼻孔翕动，双唇紧抿，眼角旁的细血管有节奏地跳跃。舒星笑了，难以名状的幸福在胸口轰轰地燃烧。她嘟起嘴唇，在汤鸿书的太阳穴上温柔地吻了一下，心声悄悄在说："这是我的.....我的丈夫！"可惜，丈夫太傻，竟还没醒。舒星小心翼翼地翻身下床，披件外衣，坐到写字桌前，拉过圆镜，缓缓整理着散乱的鬓发。

房外，厨房间有轻微的走动声，兴许是妈妈或嫂嫂已经起床。舒星得早点出去，否则，新婚第一天就睡懒觉，多难为情哪。

舒星不时回头去瞄瞄床上的丈夫。他还是睡得很香，昨天夜里太累了。舒星不忍心吵醒他，可又多么希望汤鸿书猛然从床上跃起，扑过来紧紧地搂住自己。生活中最幸福、最难忘的一段是什么，恐怕要到临终时才能确定，但此刻，新婚之夜是舒星记忆中最甜美的片刻。感情像钱塘江的春潮，汹涌澎湃地冲来，一下子就把他们淹没了。神秘、奇妙的人生啊.....

舒星梳洗完毕，走到厨房间，和嫂子争执著，一定

要帮助收拾昨夜还没来得及整理好的碗筷。祝恒想把她推出厨房间，但她就是不肯离开。她手上在忙，耳朵却注意听着内房的动静。她终于听到汤鸿书起床了，并走进盥洗室。她忍住了，没有由着自己的情感飞到丈夫身旁，直到把最后一叠碗装进橱门，才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走出厨房。她知道嫂嫂一直用带着善意的讥笑的目光注视着自己，也就越发要让自己沉着点。

走在过道上，她发现邮递员已来过，报纸插在敞口小信箱里。现在恢复送早报，倒是好事。舒星得瞅瞅天气预报，看看老天是否肯帮他俩的忙，但愿结婚旅行的几天，都不要下雨。把报纸抽出来时，一封信被带落到地上。舒星蹲下身子一瞧，觉得奇怪。信封上写着“汤鸿书亲启”几个字。怪啊，汤鸿书在她家生活的第一天，就有信来，啥事这么重要？信沉甸甸的，难道是哪个热心朋友补送贺礼？不，不会，贴四分邮票寄来，里面夹着什么，未免胆子太大。

舒星把信和报纸捏在手里，倒背在身后，蹑手蹑脚向新房走去。她轻轻推开门，见汤鸿书半蹲半跪地在地上收拾准备带出去旅行的小箱子，便重重地哼了一声。

汤鸿书回过头，笑着用充满柔情的目光招呼她："来，帮帮忙！"

舒星走过去，举起报纸，在他头上扇了一下，嗔怪道："懒虫！我起来半天你也不睬我！"

汤鸿书趁势捏住她拿报纸的手，刚要拉过来贴到自己嘴唇上，舒星却叫起来！"哎哟，痛死了！"汤鸿书以为自己捏得重了，急忙松开手，说："捏着哪儿啦？"舒星没回答，却"咯咯咯"笑起来，抽回手，又顺使用报纸在汤鸿书腮帮上刮了一下："真是笨蛋！"汤鸿书这才知道上了当，忽地站起身，威胁地眨眨眼睛，伸手要来抓舒星。舒星乖巧地闪开身子："别闹！"同时用嘴巴朝门口呶呶，示意汤鸿书当心，门还开着，别让哥嫂看笑话。汤鸿书让步了："好吧，饶你，让我看看报纸，这两天天气怎么样？"

舒星晃晃报纸，却不递给汤鸿书，调皮地耸耸微微翘起的鼻尖："不忙看报，你还有封信。"

"信？"汤鸿书不相信，"今天谁给我信？"

"就是嘛，我也感到奇怪，"舒星装得醋劲十足地说，

"谁这么惦记你？你刚到我家，信也赶着来了，是你的什么人啊？"

汤鸿书知道舒星想逗他玩，也就故意说："啊，真有信？这是我私人秘密，快给我！"说着，就想到舒星倒背在身后的那只手上去抢信。

舒星跳到一只靠椅后面："哼，你有什么秘密敢瞒我？当心点！"

汤鸿书追过去："不管有没有秘密，反正我的信不让你看！"

舒星又逃到床旁边，"偏要看，偏要看！"说着，伸出手来撕信封。汤鸿书一个箭步窜上来，猛虎扑羊般地抱住了她，把舒星搂得气都喘不过来。汤鸿书咕哝着："再调皮？让你再调皮！"舒星闭上眼睛，温顺地靠到了汤鸿书的胸脯上。信，落到了床铺上。舒星抬起双臂，在汤鸿书身上轻柔地抚摸着。这时，两个人都忘记了那封奇怪的信，甜甜地沉醉在幸福之中。

"星儿！星儿——"门外，传来妈妈的叫声，舒星赶紧挣脱汤鸿书的怀抱。她应着妈妈的呼唤，向门外跑去时，

还没忘记回头翘起一只手指，指指床铺上的信，神气地说："等会儿我来看信。哼，你敢对我保密？！"

妈妈把舒星叫去，唠唠叨叨地叮咛了一番，惟恐新婚夫妇出去旅行时出什么意外，末了，又给了一笔钱，让舒星手头宽裕点。处在幸福之中的舒星，驯服地听完妈妈的教诲，回到自己房间时，发现汤鸿书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头靠着沙发背，木然凝望着屋顶，脸部灰白，表情僵硬，象突然中了邪，连舒星飞到他身旁，他也没有反应。

舒星吓了一跳，俯身用五指按着汤鸿书的额头："怎么不舒服了？"

汤鸿书把目光移到她脸上，却不敢和她对视，惶恐地避开。汤鸿书眼睛中凄惨、绝望的神情，使舒星的心不由得颤抖了一下。她简直无法想象，到母亲房里去的瞬间，什么事情能使汤鸿书完全变了个样。她慌张地扑到汤鸿书身上，问："鸿书，你——"她摇着丈夫的肩膀，用力摇着，"你说话！干嘛不说话？"

汤鸿书挡开她的手，然后抬起垂在沙发旁的胳膊，默然把几张纸塞给舒星。就是刚才那封信，只是信已拆

开，显然，汤沟书读过了。舒星捏信的手禁不住有点发抖，虽然还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但从汤鸿书的神情中，已经猜到这里面有可怕的东西。

舒星恐惧地看完信，简直不敢相信看到的内容。她迷惑地抬起眼睛，发现汤鸿书已不在屋里。舒星呆了片刻，仿佛脚下安了弹簧，跳起来，飞奔出房，高声叫着："小汤！小汤！"没有回答，倒是祝恒从厨房间端着早饭出来，诧异地问道："你慌什么？小汤不是出去了吗？"

"他出去了？"舒星倒吸口冷气。

"你不知道？他对我说出去转转。"祝恒露出惊讶的神色，难道说，新婚夫妇才过了一夜就吵翻了？

一片阴云罩住了舒星俊秀的脸庞，方才起床时双颊的红晕不见了，好像鲜嫩的花突然遭了霜打，瘦削的脸变得憔悴，长长的睫毛不停地抖着，眼圈渐渐变红了，两汪眼波粼粼闪动，终于憋不住，水线垂到眼帘下，她猛地转身奔回房间，"砰"地关上了门。

祝恒摸不着头脑，追过来敲门，舒星不应，只听到她在里面抽泣。祝恒急得心如火燎，又怕吓了婆婆，不

敢高声呼喊，回到自己屋里，把这奇怪的情况告诉了舒毅。舒毅不敢怠慢，拿了钥匙来开妹妹的门。

舒星扑倒在床上，头深深地埋进两对崭新的鸭绒枕头里，烫得蜷曲的头发散乱地遮掩着绣在枕套上的花，床边地上，飘落着几张纸。她哭得那么忘情，哥嫂进门，她都不能稍微抑制一下自己。祝恒急忙关上门，走到床旁想托起舒星。舒毅呢，弯腰去拣那几张纸。他已隐约猜到，妹妹、妹夫之间的风波是落在地上的那些纸引起的。

舒毅读着那几张纸，也不由得大吃一惊。信是汤鸿书的父亲写给汤鸿书的，看样子是在关押期间生命垂危时刻留下的遗书：

鸿书吾儿：

你若能读到此信，彼时我怕已长辞人世。眼下，我正遍体鳞伤、心疲力竭、气息奄奄。花甲

之年，受此非人折磨，令人无语可诉，无泪可泣。我强打精神，提笔留书，其意并非向儿诉苦，只为在闭眼之前，说清一段公案。吾儿知晓，我毕生攻读在书斋



之中，于大学执教也已三十余年，向来避政治而远之，犹如避水火也。记得解放前夕，我乃大学中引人注目的新进，国民党特务组织意欲拉拢我，派人屡屡劝诱，软硬相逼，我终不为其所动。尔后，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舒道恒又来劝我加入左翼活动。他是我早年同学，解放后是大学校长，你认识的，好像他的儿子、女儿都和你在一个中学念书。我抱定不问政治的宗旨，也就婉言回绝。

回首往事，我与政界有过瓜葛的便是这段事了。生活浮沉，我早忘却了它。直至飞来横祸，我被强行绑架，押至“牛棚”，在审讯者的皮鞭下和吆喝声中，我才被迫去想它。他们咬定我彼时与国民党特务组织密定合约，长期潜伏。使我纳闷的是，他们知道特务磨缠我的详情和我与舒道恒交谈的内容，想必是神通广大的造反派冲砸档案室，发现解放初我向组织交心的自传。早知今日，当初何苦——写出，自设陷阱？况且你母亲尚有顶资产阶级帽子，我更危哉。绝望中，我诅咒舒校长：我几十年辛辛苦苦教书匠生涯，别人不知，你还不了解？你就不讲句公道话？

皮肉与精神双重折磨，置我于身心崩溃边缘，真乃

呼天不应，叫地不灵。一日，我倒在审讯室水泥地上，处于半昏迷状态，胡乱招供起来，承认自己是潜伏特务，至于发展的对象，审讯者提个名字，打一顿，我也就招一个，把舒校长他们都牵扯进去。

鸿书吾儿，这是为父平生第一次陷害别人。可是我又有何罪？两鬓白发，一袖清风，受此折磨，又是何人害我？古人云以仁爱宽厚之心待人，我一向引为戒律，岂知于风烛之年平白诬人，虽非本愿，然可悲哉？可恨哉？可怜哉？

之后，从审讯者口中知道，舒道恒以走资派加潜伏特务双重罪名被拘押刑讯，才知舒校长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造反派审我乃醉翁之意不在酒。翻供是办不到的，棍棒皮鞭是此处最高权威。此冤此案，此是此非，不知何时何人来断，死难瞑目也……

信到这儿断了，象是被谁裁去一截，因为下面汤鸿书父亲的落款是从别的纸上裁下粘上去的。另外，附了一纸，是吴有训的短简。大意是，找到了汤父的遗书，料想这是最好最有意思的结婚贺礼，所以特在汤、舒两家喜庆之日奉上，望勿辜负他的一番美意云云。

舒毅看罢，哑口无言。他将那几张纸胡乱塞进口袋，也不顾妻子焦急询问的目光，心乱如麻地走出妹妹的新房。他站在窗前，俯视大楼下喧闹的大街，想起这动荡变幻岁月中的无数往事，简直难以理清自己的思绪。怪不得昨夜吴有训那么得意地上门来，原来有这一手！真毒啊！他不早早地把问题抖开，而是拖到妹妹婚后再落石下井，使局面难以挽回。他所渴望的，便是让那过去的阴影永远罩在汤、舒两家之上，让他们怎么也摆脱不了恶劣的纠缠。不过，话说回来，舒毅也没有怜悯吴有训，也不希望吴有训头上的阴云散去啊……呵，真是无可奈何了吗？

祝恒匆匆走到他背后，打了他一下，问："哎，你呆了？也不劝劝妹妹，到底怎么回事？"

舒毅懒洋洋地回过头，从口袋里掏出信递给妻子，叮咛了一句："你自己看吧，先不要让妈知道。"

祝恒看了，吓得脸色惨白，双腿一软，无力地靠到墙上。婚后，她和舒毅一直沉浸在甜蜜的生活中，以为灾难永远地过去了，蓝天、鲜花、精美的新房，安宁地享受生活的美酒。此刻她惊恐地感到，这好不容易恢复

了生气的美满的家庭，将被击得支离破碎。可怕极了！舒毅无心安慰妻子，叮嘱她先去陪妹妹，自己决定到汤鸿书家找人。

下楼时，舒毅长叹了一口气。这算演的什么戏啊？办喜事办出这些名堂来！要是早知道汤鸿书的父亲和自己爸爸是这样的关系，妈妈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妹妹的婚事，现在可怎么办？

恶报恶，善报善，恶报善，善报恶，究竟有什么不可抗拒的东西，注定人类循环往复地给自己开无穷无尽的玩笑，出无穷无尽的难题？一向对自己认识世界的能力很有信心的舒毅，也不禁迷惘起来。难道不如此生活就太单调枯燥了吗？

## 第十一章

泪水，是激烈感情的结晶，它常常包含着过多的未知数。坚强高傲的人，碰得头破血流之时，流下一串无声的泪，可能愤然而起进行最后的搏斗，也可能突然变得软弱衰老而一蹶不振；善良老实的人，在受尽凌辱之时，泣出几行带血的泪，可能忍冤饮恨辞别人生，也可

能怒而挥动锋利的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谁没淌过泪？幸福时，痛苦时，胜利时，落魄时……泪水带走我们胸中积存的东西，留下一片空白，需要新的内容去填补……

当祝恒终于把舒星从枕头上拉起来时，她已纵情痛哭了一场，才用了一夜的新床单和枕套都被她的泪水湿了一片。早晨还不很强烈的阳光，懒洋洋地穿过尚未拉开的白窗纱，投在新娘失去红晕的瘦削的脸上，昨夜因幸福而始终燃烧着热情的双眸被泪水泡肿了，绯红的嘴唇也变得灰白失血，并印着几个齿痕。她神思恍惚，靠着嫂嫂的肩膀呆坐了一会儿，才从那失魂落魄、飘飘荡荡不知所到的迷糊中回到现实世界。祝恒在她耳旁柔和地絮絮叨叨劝说着什么。她像听到，又像根本没在听。突然，她推开嫂嫂，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到五斗橱前。橱面玻璃板上，放着两只镜框，框子里，是汤鸿书和舒星的结婚照。一张，两人偎依着的合影，一张，是舒星披上结婚白纱服的全身照。在两只镜框的当中，鲜红烫金的结婚证书斜靠在玻璃花瓶上。舒星瞧着，惨然一笑，回过头对着不安的嫂嫂问道："你相信命运吗？"

祝恒迷惑地望着她，慢慢摇摇头。

舒星咬了咬失血的嘴唇，说："我也不信——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不信也只好信，十几年，当我以为走完充满荆棘的历程，将要开始新的生活时，……"

祝恒觉得她突然变老了，说话时，额上的皱纹显得十分清晰，眼角也散开辐射线般的皱褶，这里记录着过去的历史——要真是历史就好了，偏偏还纠缠着现实。祝恒心里充满对小姑的疼爱，短短的一点时间，把一个鲜花般的新娘折磨成这副模样。她走近舒星，同情地抚摸着舒星的肩膀，安慰着："想开点，事情总能解决……"

舒星愤怒地嚷道："我喝的苦酒还不够多？我的忍耐力还不够强？一切总该有个尽头嘛！我们到底要为那疯狂的年头还债还到什么时候？"

一向好强但并不锋芒毕露的舒星，此刻脱了甜美、温顺的女性外衣，指着五斗橱上汤鸿书的照片说："你走？好！滚开，永远别来见我！"

还没等祝恒弄明白舒星的意图，舒星已飞快地掏出

皮夹，抽出一张火车票，扔在桌上，怒气冲冲地说："他走他的，我走我的，我一个人就不能出去玩？"说罢，她弯腰拎起已准备就绪的小箱子，对嫂子说："我走了，去乘火车！"

祝恒急忙拉住她，劝道："不行，家里会不放心的，还是等你哥哥回来……"

舒星挣脱祝恒拉住她的手，不耐烦地说："别管我，你们谁都别管我！"

祝恒急了，想抢先拦住房门，但舒星生硬地推了她一下，飞快地跑向过道，打开门，蹬蹬蹬，下楼去了。祝恒追上去叫她，她哪里肯听。祝恒又怕里屋的婆婆听到，又怕小姑一人出去出事，束手无策，满心委屈，眼圈一红，也忍不住哭起来。

这是舒星到黄山风景区的第二天。昨天傍晚，她到山脚的温泉宾馆，刚安顿好行李，天色就变了。山麓的参天大树，都在狂风中山呼海啸。接着，几个惊天动地的炸雷凭空而降，在山峦间引起轰轰的回鸣。暴雨下来了，密而急骤的雨水冲洗着远山近景，白茫茫、灰地罩住了偌大世界，天空很快黑了。夜幕中，只听得风更狂，

雨更猛，巍然耸立在风景区的宾馆，竟象汹涌澎湃的夜海上的航船，使旅客产生住所在飘荡摇晃的错觉，有那么几分刺激人神经的惊险。

听同房间的一位中年妇女说，这雨并不煞风景，倒是难得遇上的机会，明天可把瀑布看个痛快。心情混乱的舒星，自然是一夜不得安稳。旅途的辛劳和煎熬心灵的痛苦使她一个连一个地做噩梦。每次从梦中惊醒，陪伴她的，都是窗外那虎啸狮吼般的风雨。要是——要是没有那封信，此刻，陪伴着她的应该是汤鸿书，风雨之夜，会是何等的诗情画意！

现在，已是大雨之后的早晨，旅客们都相约去登山。舒星却懒得上山，在温泉里泡了一会儿，便站在横跨白龙河的石桥上，身子斜倚着桥柱，观赏着桥下的激流。

昨日刚来时，舒星还不明白这条河为什么叫白龙河。宽而深的河床，只有正中央淌着涓细的溪水，大大小小的怪石都兀立在河床里，有人坐在怪石上洗衣服，分明是条温顺的小溪。现在不然，大雨使山峦喝饱了水，通过千溪万涧，都汇聚到白龙河里，河水暴怒咆哮，从山上直扑下来，那么猛那么急，潮头翻腾，浪花飞溅，在



阳光照射下，白白的一片，冲得河床里的大石站立不稳，那水流加上冲击大石发出的咆哮声，真不愧白龙的称号。河水涨得很快，很快涨满了石桥下的大孔，牢固的石桥似乎也有冲垮的危险。舒星看了一会儿，不由得头晕目眩，闭上了眼睛。这少见的雄伟景色，使她的精神略微振奋了一下，从难以排遣的伤心中挣脱出来。

但服务员来叫唤她了，告诉她站在桥上危险。她才不得已回房间去。身子疲乏无力，使她懒得去爬山。虽说人人夸黄山风景好，但一人登山，又是这种心情，有什么味呢？她决定在山下再呆一天，就昏昏地睡着了。

中午时分，她醒来，感到饿了，便去餐厅吃饭。饭后散步时，她发现白龙河的水流明显地小了，河床里的怪石纷纷从水面下探头探脑地露出来，她又徐步来到石桥上，观看着激流的余波。

凶猛的白龙已变成驯服的银鱼，一摇一摆，在石头河床里舒缓地游着，清得见底，荡漾着蓝天白云，隐约可见舒星的倒影。她的心情也在起变化，狂暴的风雨之后，出现可贵的宁静，从心海深处，涌起一股带着清香的珍泉，汨汨地流遍全身，滋润着疲乏的筋骨和肌肉。

创作灵感真是奇怪的幽魂，这会儿，《青年》组画第三幅的构思竟清晰地浮到眼前：飞泻奔腾的白龙河，河的侧面，逶迤的石板路伸向高峰青松。舒星甚至为这幅画想了个奇特的标题《进行曲》。犹豫不决的是，在那曲曲折折通往云中的山路上，隐约露出的攀登者的背影，应该是一个还是两个。

石桥对面的公路上，一辆长途客车呼呼喘着气，吃力地驶到终点，停在黄山车站上。车门吐出一群旅客。舒星下意识地把目光移向他们。她发现，一马当先冲在前面的是位年轻人，他正心急慌忙地朝石桥和宾馆方向奔来。

她收回目光，转过头凝视着桥下的水流。但她的感官却告诉她，那年轻人奔上桥头，突然站定了，望着她的后背，象是怕搅乱了她的平静，连大气都不敢出。她镇定地回转身，冷冰冰地注视着两三步开外的年轻人。其实，她刚才一眼就认出了汤鸿书，她毫不惊奇，仿佛料定他会出现似的。

他俩就这么面对面僵持着，谁也没有开口说话。要不是车上那群旅客蜂拥而来，这种僵持的局面恐怕还会

持续一段时间。汤鸿书稍一犹豫，便迅疾走到她的身旁，也将身子斜倚在桥柱上。

待那群旅客通过石桥走向宾馆正门时，舒星才开口问道："你来干什么？"

"找你！"

"我会欢迎吗？"

"说不定。"

"找我什么事？"

"想和你在一起。"

"那么前天为啥一声不吭走了？"

"我要一个人想想。"

简洁的一问一答，简直像在审讯。舒星继续问道："现在想好了？"

"嗯——"

"说来听听！"

"我们不能像他希望的那样傻！"

"他是谁？"

"吴有训！"汤鸿书抬起头，眼睛一眨不眨，紧盯着舒星刻板的脸庞，想透过平静的神情，了解她的内心。舒星浓黑而修长的睫毛在微微抖动，反映出她的心灵并不像外表那么冷漠。舒星生硬地说："我对这个人，这个名字丝毫没兴趣！"

汤鸿书点点头："不错，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他放在心上。他自己无力从过去的噩梦中挣扎出来，却希望别人也在阴影下生活……"

舒星忍不住喃喃地自言自语："头上一直罩着仇恨的阴影，太可怕了……"

汤鸿书焦急地抓住了舒星的手，热切地说："这阴影是可以甩脱的。"

舒星冷淡地抽回自己的手，说："要是——要是你父亲和我爸爸都活过来，他们会同意我们的事？"

汤鸿书没有把握地回答："难说——不过，我怀疑爸爸的遗书让吴有训裁去了一截。爸爸是个正直的人，临终留下话，不会是要在我心中种下仇恨的种子……"

舒星很快扫了他一眼，又问："现在，你妈妈和我妈妈又怎么想？"

"....."汤鸿书不知如何说才好，因为舒毅和他商定暂时瞒过两家老人。

舒星突然激动起来，尖声嚷道："就算他们彼此仇恨下去，就算他们绝不互相饶恕，关我们什么事？难道说，父辈的错误也不分青红皂白地要一直压在我们身上？不，我们的生活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这代人喝的苦酒够多了，现在，去他的吧！"

这只是发生在瞬间的情况，汤鸿书还没想出合适的话来安慰妻子，舒星已抬起头来，泪花仍在眼眶里闪烁，但哀伤的情感已从眉宇间消失了。倦怠、憔悴的脸庞，现出淡淡的红晕，一种精神的复苏，神奇而迅速地改变了一切，把被痛苦淹没了几天几夜的青春美重新勾画出来。她深情地看了丈夫一眼，信赖地、甜蜜地依偎在丈夫身上。是的，她没有选错人，他俩的心毕竟是相通的。

雨后的黄山，青松挂珠，石阶流银，薄薄的雾气在半山缭绕。知名和不知名的鸟儿，杂乱无章但悦耳动听地合鸣着。清新的空气，浩浩然洗涤着人们的心胸。

"知道我恨你吗？"舒星轻声问。

"不知道——哦，知道。"

"恨什么？"

"那天不该离开你。"

舒星瞪了汤鸿书一眼，"平时说得好听，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可是一遇到风浪，你就——哼！"

汤鸿书不服气地说："我又没逃走，不过是出去冷静冷静，倒是你一个人溜到这儿来了！"

"我知道你会追来！"

"真能猜！若是我不来……"汤鸿书笑嘻嘻地逗道。

"你不来？哼，我瞎眼找错了人！"

"你嘴巴真厉害……说实话，还是你聪明。听到那消息，要是呆在上海不出来，我们会被压得更惨。这儿的大自然使人心旷神怡，思想豁达。"汤鸿书望着远处山涧飞泻的一线瀑布，感慨万分。

舒星若有所思地低头观赏脚下白龙河的余波："我们三十岁了，老了，太容易感伤，是不是？"

"一点不老，你真美，象二十出头，带露的朝花！"

"不许胡说！要是老象这两天愁眉苦脸，很快变成干枯的老太婆，应该毫不留恋地和噩梦决裂。"

"嗯，我们有权利幸福地工作生活，象常青的黄山松。我不想做唉声叹气的小老头，免得你讨厌我！"

"我现在就讨厌你！"

"那干嘛和我挨得这样紧？"

"哼，你再说？！"

白龙河欢快地流着，水流在桥墩下打着漩涡，浪花竖起耳朵，偷听这对新婚夫妻的窃窃私语。

## 最后一个

—

浅灰色的双体客轮，顶着黄澄澄的江水，正吃力地向前航行。长长的烟在空中划了道白弧，飘飘然拖向船尾，消散在螺旋桨打出的航道上。

刚才船舱中闹事了，两个血气方刚的农场青年，一胖一瘦，揪打着险些儿上甲板去"决斗"。若问事件起因，实在比芝麻绿豆大不了多少：瘦子去小卖部买蛋糕回来"孝敬"女朋友，没有提防让胖子的腿绊一跤，蛋糕撒了一地；由于事关在女友面前的"威风"，瘦子破口大骂；不料胖得像熊一样的对手，脾气也和熊一般蛮横，脸上肥肉抖抖的，寸步不让，于是乎，两位现代"好汉"闹得不可开交。船舱里那班闲得发慌的青年，见此情景竟比喝过五粮液还来劲，纷纷跳上椅子或柜子，脚蹬得嘭嘭响，摩拳击掌为胖子和瘦子助威："上罗——干个真家伙！""妈的！船上又没农场派出所的人，怕个屁！""去甲板啦，不去是小耗子！"座位与闹事中心挨得近的女青年们吓得咋咋呼呼，四散逃开，站得远远的等着瞧好戏。



舱门边，棕红色的长椅上，一位青年，头缩在棉大衣里打瞌睡，激烈的吵闹使他不得安稳。他的头从大衣里探出来，眉头紧皱，朝闹事中心瞪了一眼，长叹口气，又用大衣蒙住了脸。但是，喧嚷声越发厉害了，胖子与瘦子互相揪牢衣襟，在一群好事者的簇拥下挤向门口，要上甲板拚命了。坐在门口打瞌睡的青年不能再置若罔闻，掀翻大衣，忽地站起身子，铁板着面孔，在门前堵住了这帮英雄好汉。

"刘场长——"，人群中谁轻轻嚷了一声，象乐队指挥在曲尾奋力一甩，杂乱的喧嚣骤时停息，椅子上的捣蛋分子们结束了蹬脚拍掌，紧张的气氛乍然松弛下来。显然青年们都认识场长，默默地盯住自己的头头。好安静哪，船舱外的波涛声倒哗哗地响起来了。

年轻的场长骂道："吃得太饱了是不是？乘船都不安分点！看看，什么模样！"他指着方才还气势汹汹的两位肇事者。

"嘻嘻，场长，发啥火哩？"站在椅子上的一个人涎着脸说，油腔滑调地挤挤眼睛，"闲着没事寻寻开心，他们打打玩的，保险死不了人！"

"对罗，场长睁只眼闭只眼，反正不是在农场里！"有人缩在人堆里帮腔。于是，围观者又"嗡"地哄笑起来。不过"决斗"的火药味已消散了。胖子与瘦子松了劲，泄了气，悻悻然放开对方的衣服。年轻的场长挥挥手："去去去，回自己座位上去！"他又指点那群惟恐天下不乱的捣蛋分子们："都给我太平点，跑到外面争口气，别坍农场的台！"

一场纠纷平息下去，只是场长的安宁被破坏了。他好像情绪不佳，刚刚躲进棉大衣睡觉，就被众人"发现"了。此刻，在众目睽睽之下颇有些不自在。他信手拎起大衣往肩头一披，弯腰钻出了船舱。

"倒楣，今天又撞在刘场长手里，上个月他到我们连队检查生产时，刚挨他训过！"胖子在对谁咕哝。"嘿嘿，这个场长太顶真，管得宽，也不怕烦！"另一个人接口道。

冷风卷着这些谈论，追在刘场长的脑勺后。他苦笑笑，没回头，只当刮过一阵耳边风。夕阳刚沉入天际的云层。宽阔坦荡的江面上，一片片、一点点跳跃在波浪间的金光消失了。江风紧了，一阵接一阵从远处奔来，鼓动层层褐黑色的江涛，有节奏地撞击着轮船坚固的外

壳，发出“咣啷——咣啷”悠长的轰响，与深沉的浪涛声汇合着，在暮色中显得越发寂寞的江面上回旋。

场长刘海亮走向船尾，背脊斜倚冰凉的铁栏杆，双眼深深凝视前方的天空，仿佛要从那些铅灰色的云块中探究出什么新鲜的东西。螺旋桨正狂暴地转动，翻腾起咆哮的雪浪花，浪花溅得半天高，被风吹细刮散，湿雾般飘落下来，撒得他一头一脸水晶晶的。

马达震颤着甲板，轰隆隆，好像随时会把钢板、铁皮震散，那沉闷的颤音，弄得人心里不舒服。上船时，刘海亮的情绪就不好，此时更糟糕。船舱里闹事，起初他不想管，成年累月地管这类事，他腻了。待看到几个捣蛋鬼真要打起来，他又记起当场长的责任。十几年了，天天和这样的人打交道，以后恐怕还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有多大意思？早两年，他还是挺能激动的热血青年，现在好象对世事冷漠多了。

刘海亮微眯双眼，从脚下的甲板一直望到船头的栏杆。十几年前，也有一艘船——当然不如眼前的客轮华丽，那大约是用一艘摆渡汽车的破船改制的——载着上千名青年，浩浩荡荡、威风凛凛开赴海岛。那时的刘海

亮，仅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弟弟，硬头发下，光光的前额，连丝儿淡淡的皱纹都寻不到。他崇敬那些扛旗的、抢话筒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上山下乡带头人。他眼睛一眨不眨盯住站在船首的红卫兵团长钟晓光。钟团长正以热情洋溢、气势磅礴的演说为伙伴们鼓劲。他顶多比刘海亮大两三岁，却神气得活像统帅大军横扫欧洲的拿破仑。刘海亮纳闷地问同班同学钟晓楠："哎，都说农场破破烂烂、乱七八糟，你哥哥怎么还那样高兴？"钟晓楠绞着乌黑的短辫梢，得意洋洋咂咂小嘴，骄傲地说："哼，像你没出息！我哥哥说，越差劲的地方越能有所作为！"说得真漂亮，可是现在.....

刘海亮用粗糙的巴掌摸了把脸上的湿雾。他很清楚，十三、四年眨眼溜过去了。那艘破船运往海岛的千把人，恐怕只有他一个人至今还留在农场里。近几个月，当他离开嘈杂的人群，独自儿呆着时，一种难以描绘的孤独感，一种因被同代人冷落而滋生的惶惑，爬藤般纠缠着他的神经，就象少年时代集伙在谁家里胡闹一场，四散走开时却硬派他留下打扫乱糟糟的房间.....

那些感觉是很难和人倾谈、交流的，身旁没有合适

的谈话对象。 he 现在是农场场长，要知道，是万把人的头头！在大城市里，像他这样三十多岁的青年，想给上万人的单位掌舵，或许还得熬半辈子！农垦局新调来的政治处的头头，曾忧心忡忡地提出过疑问："啊，那个刘海亮，怎么当上场长的？是不是'双突'的？有没有问题？"农场党委书记季永康听了很生气，不顾礼节地顶撞了局里的政治大员："'双突'？把你儿子那样'突'一下，只怕你也不肯干！成千成万的下来，留住几个啦？不是我把刘海亮死拉软磨拖住，他早就调回市区，在哪间办公室里坐坐了。你这话要让他听到，真叫寒心哩！"这段对话，刘海亮没有听到，但他感觉到了：前一阵子，农场里刮过风，说刘海亮的场长要给撤掉，后来，那风又悄悄地自己飘散了，老书记季永康鼓励刘海亮挺直腰板干，放手把许多大事交给他。

有个瘦削的中年人钻出客舱，探头朝船尾方向张望一番，便"橐橐橐"踩着甲板，飞快向刘海亮靠拢。他右手拎着个黑色皮公文包，挺有气派地晃动着，隔着五、六步远，就伸长脖子高声嚷着："刘场长！找半天，你在这儿！"好像惟恐栏杆旁散散落落的乘客听不到似的，他继

续加大嗓门："听说你在船上，我就四下里找你……"

江轮本来下午两点钟就该启航，由于大雾散得迟，直到傍晚才开山码头。候船的人们又累又冷，绝大部分躲进船舱休息了。在甲板上观赏夕景的屈指可数，所以没几个人被这大嗓门惊动。但刘海亮感到十分不快活。他讨厌对方明显做作的殷勤，皱了皱眉头说："吼什么呀，我又不聋！"

中年人跟着靠到栏杆上，笑咪咪地答："螺旋桨声音厉害，嗓门再大也压不过它！"

"找我有事？"刘海亮不愿噜苏，冷冷地问，叙眼向那只长长扁扁的公文包瞧去。

发现场长脸色难看，中年人耸耸肩胛，两颗小眼珠在眼眶内急速转了半圈，说："没公事，没公事，莫非路上都不让你喘口气？刘场……噢，小刘，我跟船上人熟悉，弄两盘菜，让你吃晚饭吧。"

这位采购站站长的神通广大，全系统都有名的。刘海亮望着他，隔了几秒钟才慢吞吞回答："谢谢啦，我有面包。"

"嘿嘿 ,你场长看不起部下 ?"站长徐复久两眼嘲讽地闪着 , "难得同乘一趟船 , 我请客喝一杯 , 也丢了原则 ?"这话带刺夹辣 , 让人听了不舒坦 , 又无从发火。徐复久的小眼睛在暮色中自以为诙谐地眯成一条缝。

刘海亮裹紧大衣 , 漫不经心地说 : "风大 , 我想走走。"他离开栏杆 , 朝边上走两步 , 歪过脸对徐复久说 : "这船上我的部下多着呢 , 至少占乘客的三分之二 , 口气不算大吧 ? 我能和每个人喝一杯 ?"他开玩笑地朝徐复久点点头 , 顾自走开了。再和站长多说几句 , 他怕自己忍不住发火。

刘海亮摆脱徐复久 , 还没走到前甲板 , 又被人拦住了。"刘场长 !"一位娇小的姑娘婷婷立在通道上 , 使刘海亮过不去。他诧异地扫视着对方似曾相识的脸 , 却想不起她是谁。姑娘察觉了他的惊讶 , 抿嘴甜甜地笑道 : "给 , 你的包 !"她抬高手 , 一只人造革包轻悠悠晃动起来。

刘海亮记起来了 , 刚才劝完架出船舱时 , 丢在一旁的包忘了拿。他有点儿窘 , 局促地说着"谢谢" , 接过了包。他很怕听那句"大人物不拘小节"的挖苦话。有一回 , 他正在洗袜子 , 接到县里开紧急会议的通知 , 他上小吉普时

顺手把湿袜子挂在车窗框上，开完会回来，袜子早吹干了，他却没记得取下。后来驾驶员赶到宿舍送袜子，有人半开玩笑半讽刺地说他“贵人忘事多”。

“刘场长，不认得我啦？”姑娘撇撇嘴，大胆地注视着他。刘海亮被清脆悦耳的嗓音提醒了：她是场部文艺宣传队的女声独唱演员。对她的歌声，刘海亮不敢恭维，太“嗲”一点，但因为审查节目打了几次交道，有一种熟悉感。刘海亮不再拘谨，笑道：“我没那么官僚！休假回家还是到市里演出？”

“去青年宫汇报节目，我们宣传队都乘这趟船，刚才大家看见你一出面就镇住那帮捣蛋鬼，真好玩！”姑娘说得咯咯笑起来，吸了口冷风，呛得满面通红。

好玩？刘海亮心底气闷：吵架闹事时，你们怎么一个不敢露面呢？在台上倒演得蛮象样！不过话又说回来，眼下肯管闲事的人，比爱看热闹、爱发牢骚的人少得多！

姑娘喘过气又说：“外面风大，到我们那儿坐坐吧。”

刘海亮摇摇头：“外面清静，我正要吹吹风。”



"那我陪你站一会儿。"姑娘胆子大得出奇，大约当演员的有这种本事。她不等场长表态，便倚在栏杆上，开始喋喋不休地唠叨文艺宣传队的事，左一个困难，右一个要求，原来乘机寻求场长的同情来了。刘海亮似听未听，目光越过她乌黑发亮的头顶，忽然与远处两颗灼灼闪光的小眼珠对上了。徐复久依旧站在船尾，头俯向江面，眼光却不时溜向这儿。

刘海亮轻轻哼了一声，心中嘀咕："徐复久，又抓到新闻啦！去宣传吧，刘海亮在船上与女演员亲亲热热！呸，你这小丑。把自己的场长骂得不三不四，就心满意足了？你自己是什么东西？！"刘海亮不由磨着牙齿，真想骂街。

他的心中越发阴暗了。近来，他在农场工作得很不顺手。这次到市区，想找卧床不起的老书记季永康，希望他准许自己甩掉担子。偏偏在船上也没个清静！尽管独唱演员尽其所能想和场长交谈，刘海亮却连口也懒得开了。

## 二

秋收尾声阶段，刘海亮主持干部会议，讨论深入开展经济领域的斗争，争取把重点单位问题尽快搞清楚。哪些单位问题比较大，党委负责干部们心里有本账，可是老虎屁股不好摸。书记季永康到市区家里养病去了，分管政工的副书记是老好人，软肩膀，碰到这种伤人伤感情的事，避之惟恐不及，尽打太极拳，只好刘海亮赤膊上阵了。难就难在本场实权派——“文革”前的生产科长、现在的齐副场长伸出有力的翅膀，保护着他的老部下、老同事。

你刘海亮算什么东西？不就是来农场才十几年的青年？你比得过在这里开天辟地创业的前辈吗？嗨嗨，那时你们成千上万的下来，气势吓人，谁都敬畏三分呢，现在怎样？熬不住一个个溜啦，你何苦留下来逞英雄？有谁听你哩！老的资历深，你指挥不动；小的乳臭未干，文盲痞子一堆堆，尽是扶不起的刘阿斗。你啊，刘海亮，当光杆司令吧。小心谨慎，莫来惹我们麻烦，相安无事大家混混，否则我们不好欺负！记住啊——局里有人怀疑过你小青年上升太快，是“双突”的嫌疑犯哩！

包括徐复久在内的一批"老土地"，心里是这么盘算的，并用各种方式，明的暗的，直的弯的，"启发"过刘海亮。

刘海亮明白自己根基太浅，也早已缺乏初生牛犊不怕虎、只管冲锋陷阵的锐气。不过，依然是某种惯性——或者可以讲是责任心吧，驱使他硬着头皮出场。他提议首先拿采购站开刀，因为组织部门已掌握了若干关于采购站问题的材料。对刘海亮的提议，善打太极拳的副书记不置可否，齐副场长象外交家似地冷眼瞅住天花板"无可奉告"。刘海亮耐心地反复阐述道理，勉强取得党委中微弱多数的支持。反对或弃权的那些人呢，大有走着瞧的味道。

一星期之后，那个飘着冰冷的雨丝的下午，他在办公室里翻阅有关材料。采购站群众寄来些没署名的揭发信，暴露徐复久可能利用职务之便，干了许多违法勾当。有两封信，刘海亮估计是采购站会计夏兰珍写的。那是个内向而腼腆的姑娘，不善说话，却正派、好强、有心计。前几年，刘海亮在采购站蹲点，发现这姑娘是棵好苗，力主将她提为会计。刘海亮认识夏兰珍的笔迹，瞧

着那一丝不苟、端庄而秀气的钢笔字，他笑了，让这姑娘把财权，算选对了！夏兰珍显然信任现在的党委领导，尽管落款是“一名共青团员”，但没稍稍改动一下自己的字体。

夏兰珍揭发的问题相当严重。徐复久打着发展农场工业的旗号，利用各种社会力量，组织起庞大的关系网，成为路路通的神奇人物，有人夸他为农场工业“豁”出去了，既然“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是普遍现象，那么取前者又有啥值得指责的呢？刘海亮是面对现实的人，他不会用超越现实的标准要求干部，如果徐复久真是为工作迫不得已做些违法事情，刘海亮和党委其他成员应该替他承担责任。然而事实并非那么单纯。夏兰珍揭发的混乱的经济财务问题显示，徐复久决不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仅是染得多脏而已。

刘海亮注视着面前的材料，轻轻咂咂嘴唇，苦恼地皱起眉头，走向窗前。被雨花打湿的玻璃上，浮出齐副场长因愤怒而扭歪的脸：“嗨，你整徐复久这批实权派，他们都掇纱帽不干，你如何收拾？”

刘海亮当然没有三头六臂去收拾。让他当采购站站

长，恐怕有一半物资难弄到手。不过，刘海亮也想反诘齐副场长："如果只要有利就不怕犯法，何不干脆组织职工抢国家银行呢？"这话不是危言耸听，徐复久的作为，与抢国家银行只是犯法的方式程度有区别罢了。这话却没说出口。尽管他是正职，但他必须尊重齐副场长这样的老土地。

雨纷纷扬扬飘洒在广漠的田野上。秋收已近尾声，原先金黄色或银白色的大田正露出土壤深褐的本色，雨中忙碌的人不多，只见远处深绿色的林带前，有一溜穿塑料雨衣的人们在密密的雨丝里开沟。

斜对面的场部医院大门里，呼隆隆冲出一辆救护车，绿色的车身跳上公路，摇晃两下疾驰起来，飞速旋转的车轮带起一连串的泥水花，溅得路边的行人慌乱地躲闪，有人扬起拳头向救护车咒骂什么，但开车的人丝毫不予理睬，车越开越快，眨眼工夫，就消失在白茫茫的雨雾中了。

刘海亮担心地想，哪个单位出了重病号或伤号，不然救护车哪会如此"发疯"。他眼睛还没离开车子飞驰而去的方向，办公桌上的电话尖利刺耳地响了。

刘海亮拿起听筒听了两句，已勃然变色，有几秒钟发愣，搭不上腔，直到对方“喂——喂”地催促，他才醒悟过来，短促地吩咐说：“马上去人调查，随时报告！”他刚挂断电话，敲敲脑门，又拿起话筒，找到场部办公室主任，关照叫吉普车来，他必须即刻去采购站。

前面的电话是派出所所长打来的，向他汇报，采购站会计夏兰珍服了过多安眠药，原因不明，情形危险。这是刘海亮全没有预料到突发事端。他决定亲自去现场，是感到事件蹊跷，似乎与当前经济领域斗争有关，不然事情未免太巧了！

刘海亮没有估计错，只是问题相当微妙、棘手。

天快黑时，刘海亮才回到场部，顾不上换掉湿漉漉的衣服，径直去了医院。他接到报告，晓得夏兰珍已脱离危险，急于查证一些情况。

新建的三层楼病房，安详地矗立在暮色苍茫的田野上。医院忙碌的白天过去了，夜班急诊的红灯刚亮起来。小护士们手托盛放饭盒的木盘，像白色的精灵，轻盈地飞上被细雨润湿的露天台阶，接着悄没声儿地飘入一间间病房。

乳白的墙，棕色的瓦，大楼静极了，静得使人迷惑，仿佛走进地处深山的疗养院，只有归鸟在枝叶深处孤寂地鸣唱，雨珠淅淅沥沥，滴个没完没了……

刘海亮满腹心事登上三楼，顺着长长的空廊向顶头的病房走去。一间病房门口，有个年轻护士怯怯地向他问好，他好像没听见，眼睛都没斜一眼。

有三个床位的病房，现在只躺着夏兰珍一人。这是院方特意安排的。夏兰珍苍白失血的脸露在被子外面，双眼虚乏地闭拢，睫毛微微抖闪，似睡未睡，似醒非醒；一头乌黑漂亮的长发，凌乱地堆在枕头上，有两绺斜披到灰白的前额。床的左侧，坐着一位护士，右侧，是派出所所长和场部办公室女秘书。所长客气而急迫地询问着什么。夏兰珍抿紧嘴不吐一字，时而用牙齿咬住颤动的下唇，致使女秘书的记录纸上还空空如也。

刘海亮一进屋，凳子上的三个人都站起来向他打招呼，床上病恹恹的夏兰珍也被惊动了。她缓缓睁开眼睛。刘海亮看到两颗黯淡失神的眼珠，这是她吗？那黑亮亮地镶嵌在秋波里的眸子到哪儿去了？

刘海亮走到床前，接过护士递来的病史扫了两眼，

弯下腰向床上问道："小夏，感觉好一点吗？"

没有回答。夏兰珍的眼帘又合上了，带黑晕的眼皮簌簌抖了抖，鼻梁上蛇形的青筋清晰地突起。

护士退到一旁，刘海亮在她的凳子上坐下，朝派出所所长点点头，示意他继续问下去。但所长走到他身旁，耳语着说他还有急事要处理，得先走。尽管这粗壮的汉子尽量放轻脚步，但他打了钉的皮鞋还是把水泥地敲打得"笃笃"响，响声出了房门，在寂静的长廊上渐渐远去。这时，夏兰珍又睁开眼睛，漠然望着刘海亮，凝结不动的眼波，蕴含着疲乏、厌倦的冷光。生命复苏了，但青春还没回归。

刘海亮心里不好受。那年，动员夏兰珍出来当干部，二十来岁的姑娘不肯干，说当干部没意思，拒绝再三，刘海亮耐心说服她，希望她做有志气有作为的青年，不负众望，勇敢地挑起担子，并表示工作上有困难可以找他或别的领导。可惜，后来刘海亮结束蹲点工作回到场部，事情千头万绪，没精力多过问采购站的事，夏兰珍又是好强的女孩子，即使有事到场部，也不来找他这个场长。她可能怕人说寻靠山。没想到，今天会出这种



事……一种内疚的追悔噬咬着刘海亮的心。他把别人推上艰难的战线，就撒手不管，任其独自挣扎，有点儿像不负责任的传教士！

虽然他是场长，毕竟只有三十多岁，面对躺在床上的姑娘，还有些拘谨。他望着双眼朦胧的夏兰珍，小心翼翼地探询道："小夏，能和我谈谈吗？"

夏兰珍脸上没有丝毫表情，眼珠稍稍朝站在墙角的小护士转了转。刘海亮知道她有顾虑，便向护士努努嘴。穿白大褂的姑娘分外机灵，含眸一笑，拎着两只热水瓶走了。可是，夏兰珍的双唇依然紧锁着，凄惨的目光在雪白的屋顶滞留许久，才慢慢往下移，移到女秘书严肃的脸上，迟疑片刻，惶惑地挪开，又直楞楞向上看去。

刘海亮猜到她在想什么。刚从死亡线上回来的人，神经特别脆弱，对什么都疑虑重重，显然不愿当着没取得她信任的人的面谈话。然而，刘海亮也有顾虑，他模糊地意识到，眼前的事不简单，以后麻烦地方还多，最好让女秘书在一旁当个记录员，否则……刘海亮还在犹豫不决，但熟悉他脾气的女秘书却领悟了，果断地站起身，说："场长，我先回办公室去了，你和小夏谈谈吧。"

"

刘海亮被逼着表态，只得点了点头。女秘书合上笔记本，小心给夏兰珍掖掖被窝，关切地说句："小夏，想开点，明天再来看你。"才姗姗朝外走去，脚步轻得像微风徐徐掠过地面。

窗上，窸窸窣窣的水声单调乏味，天空由灰蒙蒙转入黑沉沉了。阴雨天，夜来得早，虽说才下午六点钟，大自然已昏昏欲睡。吸在屋顶的奶白色方灯罩，将柔和的光投在夏兰珍显得越发灰白的脸庞上。

短暂的沉默之后，刘海亮温和地说："小夏，在采购站那阵，我们挺谈得来，虽然好长时间没见面，你还能相信我，说说心里话吗？"

"....."夏兰珍呆呆地瞅他一眼。

"你为什么.....怎么会——"刘海亮慎重地选择词句，"怎么会走那一步呢？"

夏兰珍掀动着眼皮，两行露珠般的眼泪溢出眼缝，扑扑滚下来，在脸颊上滚出弯弯的曲线。

刘海亮的手攥紧病床的栏杆，手背上的青筋隆起跳

动着，低沉有力地说："相信我的话，有什么委屈，尽管说。我是场长，决不让谁无法无天！"他很少把自己的职务挂在嘴上，但他此刻必须高声宣布，他是一场之主，是有权的！尽管各种力量分散着、抵消着他的权力，使他经常显得软弱，但他到底还不是泥塑菩萨！

夏兰珍的脑袋在枕头上轻轻晃动两下，嘴唇嚅动着低声说："不啊——他们没有冤枉……"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刘海亮真诚而焦急地问道。

又有些泪珠扑扑滚出来。刘海亮心中不忍，略一迟疑，取下床头柜上的手巾递过去。夏兰珍没有接，而伸出一只胳膊，哆嗦着从胸衣里摸出本小小的精装书。刘海亮锋利的目光扫去，心里顿时一沉。他认识那东西：《圣经》！

夏兰珍痛苦地说："刘场长，我没对你说实话。我不应该入团，更不应该当干部。我是相信它的……"三只纤细的手指小心摸索着那本至今被世上亿万人奉为神灵的东西。

过去，夏兰珍和采购站的许多同志，是直呼"刘海亮

"大名的，现在，"刘场长"三个字清楚地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当生疏了。刘海亮此时顾不得这些细枝末节，急切地问："怎么会呢？你从来没有提到过……"

夏兰珍避开他的目光："我爸爸、妈妈都信教……"

"爸爸、妈妈？"刘海亮叹口气，"但你是个要求上进的青年，你对工作和生活充满热情，唉，你啊——"

夏兰珍咬咬发白的嘴唇："做礼拜时听到的话，也是让我们做好人，做善事，我想这不矛盾……"

听到这回答，刘海亮的心田被震撼了。连夏兰珍这样的青年，也会如此糊涂了虽然大家都是青年，不过，刘海亮早就感到，在自己和目前占农场职工绝大多数的二十来岁的职工间，有明显的差别。自己这一代，在"文革"前就基本成人，后来又经历了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虽说满身疮痍，毕竟久经磨炼；而他们，近几年刚从中学出来的，即便是比较先进的一些人吧，思维方法也常常令刘海亮难以捉摸，天晓得他们有多少古怪的念头！

夏兰珍慢吞吞地把小书又塞进胸前的衣襟。突然，一阵剧烈的咳嗽，她的脸涨红了，神经质地激动起来："

刘场长，我没资格当团员，当干部，我服！把我开除好啦。凭什么开全站大会批我，凭什么？！啊——"又一阵咳嗽打断了她的话，她用双手捂住了脸。

刘海亮想给她倒开水，被她拒绝了。听着夏兰珍令人难受的干咳，刘海亮站在床前，徐徐踱了两步。"为什么？"这个答案刘海亮心里清楚，无非是借此吓唬吓唬敢揭发问题的人罢了。场长的身分，使她不能爽爽快快地回答问题。他必须走了。一来夏兰珍还要休息，不该过分激动，二来情况基本摸清，他要回场部召开一次会议，讨论突发的事端。

刘海亮走到窗前，顺手拉上窗帘，使屋内显得更安宁些，他走向床头柜，用夹杂着慰问、怜惜和遗憾的复杂目光，长长地朝床上凝望一眼，然后按响了召唤护士的电铃……

### 三

漂亮的客轮"呜呜"叫着靠上码头，年轻的乘客们蜂拥而出，争先恐后挤过渡桥，踏上了万家灯火的市区。刚度过紧张、艰苦的秋收，能回到繁华的都市，甜甜蜜蜜

地休息一阵子，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是向往已久的美事了。

刘海亮落在后面。当场长的，能像旁人一样争先恐后去挤吗？再说，他也有意避开场部文艺宣传队那位饶舌的女声独唱演员。他心情不佳，最好一个人静静地不受干扰。有的人抑郁沉闷时喜欢去热闹的地方，借助旁人来驱逐心头的重压；也有的人一不愉快就爱孤独，画地为牢，在孤独中沉思冥想。刘海亮属于后者，在这种时候他挺孤僻。

黑压压的人流，很快消散在大街小巷上，当刘海亮步出候船室，码头外已显得空荡荡的。晚上不会再有客船，也就没有候船和迎送的人。暗淡的路灯下，“嘟——嘟——”，有一辆“小上海”运货卡车傲气地叫了两声，接着从驾驶室里蹦出一个人，“嗒嗒嗒”踩着柏油路向刘海亮奔来。路灯一闪，闪出瘦瘦的脸架子，刘海亮认清了，又是采购站站长徐复久。见鬼！他今天象跟屁虫一样缠上自己了。

“刘场长！”徐复久扬起手亲热地招呼道，象是终于等到瞭望眼欲穿的久别亲人，“刘场长，等你好长时间啦，

你可真侵吞吞的。"

刘海亮十分佩服这位路路通、八面玲珑的站长。不管你對他态度如何，也不管他对你存什么想法，只要他认为有必要，就能在脸上堆满毕恭毕敬的殷勤。撇开是非好恶，单讲这涵养功夫，没有十年二十年冶炼，难以炉火纯青。

"等我？"刘海亮甚觉惊讶，因为场长与站长双方恐怕都没有在市区会晤的兴趣。

"我想天黑了，你挤车子回家不方便，便早点下船，叫了辆采购站的车子。"徐复久指着路灯下崭新的"小上海"，颇为夸张地说。

农场在市区设立办事机构，属下一个车队有十来辆车，专为采购物资用，徐复久当然指挥得动。刘海亮清楚，这些车也常用来接送农场的"有关人士"，有合法合理的，也有不合法但合理的，更多的，则是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不过这类是非搞不清也没人想搞清，场部头头们常常装聋作哑（他们不少人正享受这种特权）。徐复久为刘海亮叫辆车，不算惊人之举，刘海亮感兴趣的是，这位站长大人心中到底打什么算盘？他略微眯起眼睛，

凝望着路灯下显得神采奕奕的瘦子的脸，想起不久前在场部办公室与徐复久不愉快的谈话，也想起方才在船上的遭遇，刘海亮忍不住颇带讽刺意味地说："特地为我叫来的车吗？你腿好快啊！"

徐复久有些儿尴尬，但马上不动声色搪塞过去："嘻嘻，巧了，那车刚在码头卸完货哩！走吧，上车去，站路当中怪冷的。"徐复久说罢，敏捷地伸出细长的胳膊，要求给刘海亮拎包。刘海亮没理他，自个儿照直向"小上海"走去。

按理，刘海亮应该拒绝站长同志的邀请，对方的殷勤不是真心的。何苦暗地里剑拔弩张，表面上举杯对酒呢？刘海亮心中好笑，他知道徐复久把他恨得要死，巴不得场长一跤从青云跌进阴沟洞。但徐复久的处世哲学太圆滑了，不管怎么说，刘海亮当一天场长，徐复久便不能把事作绝，总得留条进退之路。

刘海亮拍拍发亮的车头，回头对恭候一旁的徐复久说："行啊，我有急事，领你的情吧！"说罢，拉开车门跨进驾驶室。车头里，只有一位女司机。不知是特为接人没配备装卸工呢，还是让徐复久轰到后面车斗里去了。



车子奔驰在从码头到市中心的宽阔大道上，风呼呼地从缝隙钻进来，车速大约到六十码了！开车的姑娘怕是今晚有约会吧？瞧她那胆子！恨不得让车飞起来。

徐复久嗓门不高但威严地咕噜了一句："不知道刘场长坐这车吗？小心点，别出事！"驾驶员没敢吱声，撅起嘴，悻悻然松了排挡。

刘海亮反感地乜了徐复久一眼：这真是个人物啊！黑色的皮公文包端端正正搁在徐复久的膝头，那气派真不像一个采购站站长。刘海亮心中浮起个念头："嘿，这公文包里，怕是装了我的材料，准备到局里告状吧？"

夏兰珍事件出来后，一个长途电话，把在外面出差的徐复久召回了农场，当天夜里，刘海亮找徐复久谈话。

刘海亮的态度是比较激烈的："老徐，夏兰珍的问题，你们不和党委通个气，就那样子瞎搞？"

"瞎搞？"徐复久的语气是温吞水般的，"我不大晓得哩，你瞧我刚出差回来。"

刘海亮对干部耍弄自作聪明的小花招向来厌恶，不客气地指出："别卸肩膀么！我问过站里同志，说你出去

前表过态的！"

要是这两句话就把徐复久弄得张口结舌，那徐复久就不是徐复久了。他像对这场谈话早有思想准备，不紧不慢地回答："知是知道点的。我琢磨干部信教总是个错误吧？我同意对她帮助帮助。"

刘海亮气得脑门冒汗："帮助帮助？开全体职工大会批判她，还说得那么轻巧？"

"不不不，刘场长，你搞错了，我特地关照过不能开全体大会。你去仔细调查一下呀，老头子们全没参加，是团员青年大会。正常的团内思想斗争，让非团员青年听听是打预防针，不能说没必要吧？"徐复久振振有词，理直气壮。

刘海亮没料到 he 这么回答，一时不知如何反驳。够聪明的！团员青年大会？采购站能有几个非青年？反正至少是动员了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来批判夏兰珍，逼着那自尊心极强的姑娘想不通而走了绝路。

瞧见徐复久稳若泰山的神情，刘海亮差一点要拍桌子。这种老油子真不是玩意！他哪把自己这位场长放在

眼里？不过，刘海亮忍住了，发火只会显示自己无能，正让徐复久他们笑话。他急中生智，抓住徐复久一个破绽说："好吧，就算是帮助，你又为何停了人家的会计职务？"

"不，哪——哪里是停职，"徐复久这次打了个格楞，"食堂缺人，我，让她暂时帮忙……"

刘海亮的目光逼向徐复久，逼得对方借划火柴低下头去。刘海亮辛辣地说："帮忙——好巧哪，正当这个时候！"最后四个字是加了重音的，自有所指，"选了个关键时刻，你恐怕是仔细考虑过的吧？"

刘海亮这句话太伤人了，徐复久的头蓦地抬起来，四只眼睛对火似地碰上了，碰得半空里似有金星飞进，这是较量时摊牌的前奏。

几天内，各种风言风语毫不隐讳地传开了。先是说场长任人惟亲，因为夏兰珍是场长一手培植起来的，场长有意庇护她；跟着，一些话就更带恶意了，说什么复兰珍一出事，场长亲自赶去医院，两个人在病房中长时间秘密谈心啦……令人好奇而捉摸不定的言外之意，让好心人都为场长捏把汗。当刘海亮明确责成采购站领导

在适当场合检查错误，为夏兰珍挽回影响后，徐复久无所顾忌地在组织科大发牢骚："嘻，这算哪一家歪理？夏兰珍一个干部，搞宗教，批她还批错啦？头头讲不讲原则？共产党到底信什么的呀？到局里打官司也不怕，我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久经锻炼的徐复久，不是一怒之下失言，他显然知道这番牢骚早晚会传进刘海亮耳朵。他不害怕，恐怕他本意就是讲给刘海亮听航。这是一种斗争艺术，面对面交锋把脸皮扯破了没回旋余地，何妨借助中间力量传递强硬信息呢？

刘海亮原原本本收到了这信息。可惜，与徐复久期望的相反，刘海亮没有示弱，却更顽强了。相当长一段时期来，刘海亮对剑拔弩张的斗争厌烦了，特别当伙伴们一个个相继离开农场，孤独感压迫着他时，他觉得自己腰板子软了，他开始迁就、随和、准备用妥协求得长期和睦相处。现在，夏兰珍差些死掉这件事刺激了他，他还能无动于衷，漠然置之吗？.....

"小上海"离开宽敞的大道，减低速度，掘入喧哗的车水马龙的商业街。一排排落地长玻璃门面内，灯火辉煌

地陈列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无数机动车与自行车堵塞着路面，车子只能像乌龟似地爬行了。

"直接送你回家吗？"徐复久慢吞吞敲打着黑皮公文包问道。

刘海亮咧嘴一笑："回家能让你送？嗬嗬，不能担这风险哪，明儿该到外面说我揩公家油了！"

徐复久弄不明白刘海亮是开玩笑还是当真，歪着嘴说：

"场长信不过人？"

刘海亮摆摆手，不屑一争地说："行啦，麻烦送我去老季家吧。他那个地方夜里不通车，只好劳你驾！"

徐复久挤挤眼睛："今晚就去看季书记？你真勤快！有急事报告老季？"

刘海亮没答话，只斜了徐复久一眼，那意思非常明显："这也要你操心吗？"

徐复久碰个软钉子，仿佛满不在乎，用脚后跟撞撞椅座下的一只竹筐，喜滋滋地说："巧得很，我也打算去老季家，给他捎些土产养养身子。"

椅座下塞了只不大不小的竹筐，里面不断散发着鱼腥味，刘海亮上车不久便发现了的，这会儿才明白是徐复久打算用以"孝敬"书记的。老季久病不起，送些营养品去，本是人之常情。耐寻味的是，这徐复久对老季向来回避三分，此时却突然"热心"起来，究竟在打什么算盘，只有天晓得罗！

刘海亮接口道："没关系，我帮你把东西捎去吧。"

徐复久连连摇头："不不，我哪敢让你当差，我自己提着，一块去看老季好啦。"

刘海亮沉吟片刻，说："我有些事情要与老季商议……"省略号后面的意思徐复久当然明白，这实在太不客气了！老油子徐复久的面子也有些抹不开。他脸上的肌肉绷紧了，硬邦邦的象风干的腊肉，牙齿一扣，干涩地说："行啊，不敢误你大事，我改日去拜访得了。"

车子在近郊一条黑咕隆咚的小巷口停下来。巷子又窄又深，几点磷火似的灯在远处闪着，车没法再往前开。季永康的家，就在这小巷深处。

刘海亮推开车门，一脚跨出去，踩在踏板上，才要

往下跳，突然想起什么，回转身，拍拍徐复久的肩膀，又瞄了那黑皮公文包一眼，伸出手指在公文包上弹了一下，里面响起沙啦沙啦的纸声，他真真假假地说："老徐啊，这次回市区挺忙吧？是不是想到局里告状？我刘海亮算个爽快人，你尽管去告，我决不头痛！"

说罢，刘海亮哈哈一笑，也不管徐复久脸上模样多怪，飞身下车，健步走去，眨眼工夫，就消失在小巷的黑影中。

#### 四

小巷，弯弯曲曲，夹在破旧、低矮的民房间。二、三十年前，或者更早以前，当这些房屋刚造起时，也许神气过一阵，但现在，大部分连半老徐娘的风韵都荡然无存。灰暗芜杂的墙壁上，这儿那儿有一些木格窗子，透出屋内昏花的电灯光，偶尔有一幢整饰过的房子，木格窗换成玻璃窗，垂下的窗纱内闪射出明亮得多的光线，那八成是刚吃过喜酒的人家。脚下是高高低低的石子路，使刘海亮只能谨慎小心地往前迈着步子。

刘海亮的心思，比这小巷更加蜿蜒曲折，他的情绪，

跟头顶磷火似的路灯光差不离，忽明忽暗……

那还是在农场青年干部“敲浜”似地上调的日子里。刘海亮内心矛盾、愁闷得难以诉说，跑到自己早先呆过的基层连队，和一位相熟的老连长喝酒解闷。酒酣耳热，那老连长设身处地、语重心长地劝刘海亮道：“小刘哪，不是我讲落后话，这一回你要拿定主意，青年干部都能走，听说回市区还全分在机关里当干部，你也走吧，别逞一时之强，争半日威风哩……”老连长将粗糙的手搭到刘海亮肩膀上，嘴中不断喷出酒气：“我看得多啦，老老实实听话的、肯吃苦流汗的，到头来总赶不上精乖人，差天上地下呢！就说咱们老季吧，别看他是一场之主，在场里吼一声谁都服帖，其实他亏吃大啦。当年，跟他一起下来参加围垦的，就是级别比他低、资历比他浅，不肯在农场干下去，跑回市区的，现在不当大公司经理，也在哪个局当上了处长。他呢？咳！心太实，害了自己，也害了一家……”

后来，一则由于季永康再三的苦苦劝说，再则刘海亮自己也实在不忍丢下手头的一大摊子工作一走了之，终于放弃调干，决定留场。可是，当初老连长的那番话，



不时象片乌云，在他胸中翻来晃去。现实是冷酷的。伙伴们回市区后纷纷到各机关当干部，读着来信，刘海亮感到自己孤零零的；当刘海亮在工作中碰到接二连三的难度，他不免暗中为当初的决定后悔。他明白自己不像理想中的英雄一样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然而命运为什么偏让他成为“最后一个”，来坚守已经成为悲剧的上山下乡运动的阵地呢？

在刘海亮熟识的干部中，最令他佩服的。是季永康。不光因为季永康信任他，委他以重任，更重要的，是季永康正派、踏实和苦干的精神征服了刘海亮的心。可是，内心深处，刘海亮常感到那老连长言之有理。老季有些可怜，他假如不留在农场，各方面待遇肯定要比现在好得多。还用说吗？当个处级、副局级的市区干部，至少能分两三间一套的住宅吧？可惜老季的户口在农场，市区的家，至今还安在丈人文母遗下的破旧的本地房子里。这条黑洞洞的小巷，两旁昏黄的灯光，触发了刘海亮愤懑之情。季永康拼死拼活工作得了重病，只能回到这样一个地方养病，公平吗？世界上完全公平的事本来就少，这道理当然好懂，只是想起来心寒而已。后继者习惯从

前辈的脚印里寻找自己的明天，刘海亮看到的又是什么呢？

当年，围垦最艰巨的时刻，新筑的大堤随时可能被狂风、暴雨、恶浪这“三兄弟”摧毁的当口，也是三年自然灾害严重到使围垦战士吃不饱而浮肿的日子，好些人坚持不下去了，打起背包要“开溜”回市区。那年老季不过三十六、七岁，在芦苇搭成的小棚里，朝权当桌子的破箱上猛砸一拳，昂起胡子拉碴的脸，厉声喝道：“妈的，没骨气的快滚！真正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留下来，搞出点名堂来给胆小鬼们瞧瞧！”那场面，若拍过电影，是何等威风、气派！然而，当初从农场开小差的“软骨头”，现在坐坐黄浦江边的办公大楼，甚至乘乘小汽车，见到季永康的“寒酸相”，怕暗自得意没争一日之长短为上策吧？生活的教科书太严厉了，时常冷冰冰地扑灭年轻人心头热情之火，有时一团火苗刚刚点燃，斜刺里又刮过来一阵阴风……

小巷尽头，有一堵高高的砖墙，墙那边，好像是座仓库。刘海亮来过多次，驾轻就熟，敲开了左侧的木板门。从狭窄陡峭的楼梯上去，二楼后房是季永康的家。

老季的爱人站在过道上收拾碗筷，见刘海亮上来，借着门内透出的光线，细细一瞅，认出来了，微笑着掀起门帘朝屋里喊道："老头子，小刘来啦！"喊罢，回头在围兜上来回擦着湿手，乐呵呵地说："进哪，快进屋！看你一头一身的灰，莫不是刚下船？给你打盆洗脸水吧！"她抽下架子上的毛巾，象欢迎自己的孩子归来，愉快地张罗开了。密布在刘海亮脸上的阴云飘走了，边和她打招呼，边低头闯进热烘烘的屋内。

才十几平方米的一间屋子，拥挤地塞着几件至少使用了二、三十年的老式家具。棕黑色的双门大衣橱，镜子破裂的梳妆台，框架有一人来高的大床；屋内最神气的摆设是靠窗的红木八仙台以及和它配套的两张靠背上镂花的红木太师椅，听老季说，那还是他爷爷传下的东西。这会儿，季永康读高中的儿子伏在八仙台上做作业，不知是对父亲川流不息的客人腻烦了，还是专心于功课没发现刘海亮进屋，反正他压根儿没抬一下头。这小子也可怜，父亲在家养病，他就别想安安静静读书。一位管着上万青年的农场党委书记，虽然没资格在市区分间会客室，但怀着各种目的拥到他窄小卧室中来拜访的

客人，决不少于那些有正式会客厅的大干部。这不，时间够晚了，患病的季永康靠在床上，还有一位五十多岁的来访者坐在他床前的凳子上。

刘海亮闯入屋来，象带进一阵冷风，吹走了两位老头不可开交的激烈争论。季永康斜倚身子，喘口气，平静下来，两块不正常的红晕从蜡黄的脸上消失了，亲切地说："到市区来啦？有会议吗？"

"不，没啥公事。"刘海亮答道，同时握住了床前那位老头伸过来的手。刘海亮认识他，就是局政治处新调来的头头，他曾提出过刘海亮是不是"双突"干部的疑问。此刻，那老头的神情有些不自然，眼光躲躲闪闪地不知看着何处，似乎还没完全从刚才面红耳赤的争辩中恢复过来。他尽可能和蔼地笑着："小刘，你瘦了，'三秋'辛苦吧？"

"没啥，就那回事。"刘海亮客客气气回答，"您找老季有要紧事吧？我改天再来看老季。"

"不不，哪能赶你走？"老头说着转脸征求季永康意见。

刘海亮晃晃手中的小包，说："没关系，我年纪轻，走点路有什么要紧？"

季永康靠在床上没表态，局里的头头也无坚决挽留的意思，刘海亮刚要出门，却被端热水进屋的老季爱人挡住了，她粗声粗气嚷道："像话吗？我屋里又没老虎吃人，慌慌张张就逃？来，给我洗！"她把脸盆往凳子上一搁，"洗了喝碗热汤，你准没像模像样吃过晚饭！"

刘海亮没来得及分辩，她夺过刘海亮的包朝桌上一摔，走向门口，边掀帘子边沉下脸说："我去厨房，小刘，你不准溜，当心惹我发火！"门帘"噗"的一声，她出去了，楼梯上响起一溜脚步声。

季永康直到这会儿才表态："你坐下歇歇，反正我们也没火烧屁股的事情。"

局里的老头笑得挺尴尬，拾起手腕瞧瞧，显得有些急躁，拍拍脑瓜"哎呀"了一声说："不早了，我得先走。"

"别急嘛，待会儿你和小刘一起吃夜点心。"季永康悠悠地答。

"不啦。不啦。你这地方晚上没车，"我和局里小车司机约好的，让他从飞机场回来时在巷口等一会儿。"他拎起黑色呢帽，方方正正戴到脑壳上，接着低下头，庄重而严肃地望着季永康，一丝不苟，字字千钧地说："那件事，你认真斟酌，至迟后天，要给我回音！"

季永康的眼神显得不耐烦，勉强点头"嗯"了一声。从两人微妙的神色中，刘海亮敏感地猜测事情可能和自己有关，不然，何以自己方才一进屋他们便停止争论呢。但他若无其事地一直把局里头头送到黑咕隆咚的小巷里。

刘海亮返身上楼，女主人已把热气腾腾的点心摆在八仙台上，做功课的儿子不见了，可能被撵到隔壁同学家去"避难"，这使刘海亮过意不去。他明白只有津津有味地去吞去嚼那糯米团子，才对得起热情的女主人。果然，当粘粘的糖汁从刘海亮咂巴着的嘴中溢出来，香喷喷的气味飘满屋内，女主人满意地微笑起来，掀开门帘默默退出去，把静静的屋子留给了书记与扬长。

季永康靠在床上看刘海亮吃，全神贯注地看着，好像眼下党委书记研究的重大问题是小伙子的饮食方法。

灯光下，季永康苍老、憔悴，病魔吞噬了他曾十分强壮的体魄，使他在五十多岁的年龄就垮下来。季永康一病不起，是在抗击某次强台风袭击之后。在危急的新垦区指挥完三天三夜的抢险战斗，他昏死般地躺下了，接着遥遥无期地在病床上与磨人的痛苦搏斗。

"场里有什么新情况？"等刘海亮推开碗，季永康才问。

刘海亮知道，对农场动态，季永康了如指掌，向他汇报的渠道甚多，他所以如此发问，只是想从年轻的场长口中听些新的信息。刘海亮捏住调羹，下意识地碗里的剩汤中搅了两下，不慌不忙地说着，粗线条地把近期工作勾勒几笔，只是在说到来购站事件时，稍稍细致地描述一番。

季永康默然听着，病态失神的双眼时而闪动几下。熟悉季永康脾性的刘海亮清楚，他正在把脑中储存的内容与新接受的东西进行比较、分析。突然，季永康意外地插入一句："我的病一时好不了，你看要请局里派人下来吗？"

刘海亮心中一动，他懂了，恐怕方才来访问的老头

的主要目的在此。可能局里对他这位年轻的场长不太放心，可能农场有人已把什么报告捅上去，当然也可能恰恰相反，局里打算派人下来撑他刘海亮的腰……对这样敏感的们题，刘海亮不便正面回答，婉转回避说："还是盼你早些回去。"

季永康颇有点凄凉地一笑："怕不能如人意呢！"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厚叠病历，抽出几张，"最近诊断的，你瞧瞧。"

刘海亮不懂医学，医生歪歪斜斜的潦草字又特别难认，但大致意思着清了。老季的肝病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许多指标不正常，肝硬化基本确诊，其他疑点尚待详查。

刘海亮放下病历，忧心地说："再找大点的医院去查……"

季永康朝他摇手，示意他轻声，并迅速把病历塞回枕头下，解释道："没告诉老太婆，省得她噜苏。"他枯瘦的脸上，皱纹密密地聚拢，"我真希望马上精神抖擞地站起来，不知咋搞的，身上的灯油象熬干了，软塌塌来不了劲。医生吓唬我，要是不绝对静养，再操心劳力，就



没多少好日子过啦。嗨，我不信，搞了二十几年农场，没见到象样的现代化农业，送去火葬场，我也不肯进那炉子？"

虽是说笑话，听了也让人心酸。刘海亮站起身，无言地给老季背后添个大枕头，让他靠得舒服些。老季床头，悬挂着一幅陈旧的照片。发黄的照片中，季永康年轻英俊，旁边是个不满三十岁的清秀女人，两人笑吟吟地站在齐腰高的芦苇丛中，背后是广漠的荒滩。画面充满浪漫的诗意，但刘海亮知道它记录的是严酷年代里的一个故事。这张照片，代替了一般家庭常有的结婚照。三年困难时期，围垦区比别的地方更困难，出了几个逃兵动摇军心。季永康为给同伴们作表率，来不及和在市区工作的女友商量，擅自决定推迟婚期。消息传回市区，那位准备当新娘的女共青团员，毫不迟疑地带着一只小箱子乘船上海岛。她在垦区伙房和女炊事员挤着睡了几夜，帮老季洗完脏衣服、脏被子，和老季拍张照，便宣布"蜜月"结束，匆匆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

啊，那个革命交响诗一样的年代，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吗？床上衰弱的老季，厨房里忙碌的女主人，凌乱陈

旧的房间……面对这些，刘海亮觉得心头沉甸甸的。如果一个人将青春乃至毕生毫无保留地献给某种事业，当他快倒下去时，发现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并未像曙光般耀眼地升起在地平线上，他将是什么心情？

今天到老季家，刘海亮本想探探老季的口气，看他何时能回农场，只要季永康回去，刘海亮准备“弘退”，比方要求去党校学习个半年一载再作打算。现在，刘海亮只能用坚定的口吻说：“你安心静养，不要一天到晚记着场里的事。全国都在搞改革，农场不会永远像老牛破车似地拖不动！”

季永康垂下头，下巴耷拉在胸前，一种力不从心的痛苦使他的脸越发显得消瘦。从屋顶投下的灯光，伞形地罩住床和大半块墙壁，特写镜头似地将墙上照片和床上的人鲜明对比着。这是动人心弦的画面！从清晨通往黄昏，从初出茅庐的战士到伤痕累累的老兵，在这样的历程中，不管他是否建立赫赫战功，只要他始终奋斗着没有倒下，就够得上“伟大”两个字。难道世人只会以成败论英雄么？

季永康没有瞧刘海亮，若有所思地说：“小刘，我知

道你处境不好，想回去替你分些担子，只是去了反而给大家添麻烦。长时间不管具体的事，对党委内意见分歧难以表态。不过，我向许多同志关照过，一定要支持你工作，不准有任何形式的刁难。我相信你能挺得住。另外一些莫名其妙的压力，我会尽力替你顶一下。”说到这儿，季永康抬起头，苍老的眼睛中，射出慈父般殷切期待的目光。

刘海亮很感动，老季的信任和坦率温暖了他的心。刘海亮再不能诉苦与请求“辞职”了。对于一个重病缠身的老战士，过多地打搅，使他不得安心休养，是残忍的。他应该独自挺立起来，为啥一定需要保姆呢？尽管当初留在农场是季永康劝说的结果，但他刘海亮既然答应了，婆婆妈妈地一再反悔，不是太没出息了吗？

季永康笑笑，又说：“小刘，说句笑话，你大概在暗地里骂我，把你留住，坏你大事吧？”

刘海亮惊讶地睁圆眼睛：“这是什么话？”

季永康眯缝眼睛，竖起食指指着刘海亮的脑门：“也怪你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和钟晓楠谈恋爱？”钟晓楠上调前，是农场工会干事，季永康很了解她。

刘海亮耸耸肩膀，不大好意思地说："哪儿话！还是她上调后的事。她写封信来才把那层关系挑明。"

"哦，是她主动进攻？"季永康来劲了，啧啧赞不绝口，"人家一上调甩男朋友，她反其道行之，是个好姑娘！她还记得我老头子吗？带她来玩！"他兴奋起来，脸上泛出红光。

刘海亮不觉瞧瞧季永康头顶上的照片，心中不很踏实："我担心她浪漫气息重了，考虑问题不实际。"

季永康摇着头，现出年轻人般的调皮："嗨，抓住她！懂不懂？多关心爱护！有困难告诉我，我设法给你方便！"

刘海亮苦笑着说："方便？把我调回上海，好逛马路？"

季永康一笑："有过这念头，想把你送到局里哪个科室，又舍不得呢！只要你和晓楠成功了，我去掉桩心病，省得一辈子骂我季老头！"

刘海亮侧转头，望着半开半闭的天窗，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季老头对自己的遭遇漠然置之，却处处为别

人打算。刘海亮喃喃自语："你啊，操心的事真多！"

"人家给我透露这信息，我不当回事，该骂我官僚主义啦！"

"谁多嘴多舌？"刘海亮似真似假地骂道。

季永康风趣地摇晃手指，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知道的人多啦，上回老齐来，也提醒我考虑你的实际困难。"

齐副场长？刘海亮肚中打个结。他是关心我，还是希望我离开现在的职位？心中这么想，刘海亮脸上没有异样表情，他不愿再让老季操心。

季永康摩挲着下巴，在沉思中严肃起来，"当然会有具体困难，我全明白，是过来人了！"他的目光缓缓扫过拥挤的小屋，厨房里，正传来老伴的咳嗽声。他停了片刻，冷静地说："对困难多想些好，只要不被吓瘫就行！"

刘海亮正色道："老季，相信我，会处理好一切！"他看看表，不早了，该走啦，附近没车，得走半小时才到车站。他的情绪安定下来，比刚来时平静多了。他又

瞧瞧墙上的照片，年轻的季永康夫妇正用充满憧憬的笑眼盯住他。人生易老，光阴匆匆，何必感叹？古往今来，人们感叹得过多啦，还是踏踏实实走脚下的路！

刘海亮谢绝季永康的挽留，走出黑森森的小巷，上了通向市中心的大道。路旁，小块田野与房屋交杂相处，有几幢新建大楼突兀而起，耀眼的灯光钻出格子状的窗口，化入漫无边际的夜色。这近郊的景色与农场相近，传统的田园风光和现代的物质文明和睦却未必和谐地共处着。

大道通向远方，那儿是市中心，深蓝发黑的天幕下段，荡漾着一片柔和的彩光，远远望去，象神秘、虚幻的仙境。

很长时间以来，刘海亮一直为一个问题苦恼着。那样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为什么产生如此悲剧性的结果？成千上万的人们，包括他自己，头脑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观念非但没有逐渐消除，反而恶性膨胀；尽管城里住房拥挤，就业紧张，大家还是千方百计回城去。如果说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有相当一批青年豪迈地去山区、边疆，那么现在，即使刘海亮这样尚留在乡村的少

数人，也难免有一种孤独寂寞的感觉。

是因为人们厌倦了理想主义而太看重鼻子底下的现实吗？是因为过腻了苦行僧加开拓者的生活而渴望享受生活的另一侧面吗？是因为实际生活中灰色东西过多而销蚀了先进青年们的斗志吗？是因为政策变幻无穷而让人怀疑并失去信心吗？或是由于现代文明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

不，没有一个答案能简捷地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很可能事情的变化正是许许多多因素交错在一起的结果。

刘海亮对自己动摇不定的情绪越来越不耐烦。他必须作出抉择：要么激流勇退，以免毕生吃后悔药；要么象季永康一样，献出一切，投身于未必能干出多大成就的事业。

冷僻的近郊大道在他脚下到了尽头，灯光灿烂的闹市令人眼花缭乱地扑来；从一幢高楼的窗口，钻出节奏欢快的音乐，夹着几位狂欢中的姑娘小伙的歌声……

他停住脚步，有些痴迷地睁大了眼睛。

## 五

刘海亮到家的第二天，钟晓楠闻讯来邀他晚上出去。刘海亮心中有话，又不知如何说，显得冷淡，但姑娘像一团火，磨缠了一会儿，刘海亮软化了，答应随晓楠去她哥哥钟晓光的新居。钟晓光的蜜月刚刚开始，盛情欢迎老同学们去玩。

刘海亮和钟晓楠相处的时间很长，关系却发展得相当缓慢。在连队时，他当班长，她当副班长，工作上配合得顺顺当当，有时免不了因意见不一争吵几句，但老同学的友谊并不受损害。几年后，季永康挑选任副连长不久的刘海亮到场部生产组工作，他和她分开了一段时间。钟晓楠被增选为农场团委副书记后，常到场部开会，见面的机会又多起来，碰上在场部吃顿午饭什么的，自然是刘海亮请客。那是一种无拘无束、温柔迷人的友谊。后来，钟晓楠调到场工会任干事，场部的年轻人全住在一栋宿舍里。他俩几乎是朝夕相处，无话不谈，偶尔还逗趣打闹。只是友谊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停滞不前了，似乎谁都谨慎地不愿再跨出一步，也可能偶尔冒出过什么念头，却又急忙压下了。习惯成自然，仿佛他们之间可



以谈理想、谈工作、谈生活，但是不能揭开青年男女间那层神秘的纱幕……

僵局是由于晓楠上调才打破的。当时，晓楠曾苦苦劝说刘海亮一起走，不要放弃“末班车”，刘海亮诉说了自己的苦恼与矛盾。末了，刘海亮终于听从了季永康的劝告，决定留下来。钟晓楠十分失望，好几天闷闷不乐，但她知道刘海亮个性强，没再说啥，只是暗地里长吁短叹。分别那天，她好像有满腹话要讲，可末了什么也没说。

一个半月后，钟晓楠才姗姗地寄信来，信封是浅红色的，左下角有一朵盛开的花。

海亮：

有些话看来得由我先说了，等你不知要等到哪一天！

回市区后，亲戚朋友和家庭对我形成一个讨厌的包围圈，要“帮”我解决那个问题。好像女人到这年龄不成家，便是怪物！

坦率地说，我想先征求你的意见再决定其他问题。难道说，我们永远只能是同学吗？

钟晓楠

这封信的意思太明确了。刘海亮对着信封上的鲜花长久地发呆。迟疑几天，才复了信，婉转地说目前他们一个在农场，一个回了城，是否不太现实？

很快，信又来了：

海亮：

我们是老同学，不必转弯抹角。如果那个理由只是怕让我伤心而寻出的托辞，你还是干脆拒

绝为好。如果你真担心目前的距离会产生鸿沟，那我准备献出一切来填平它。你应该了解我！我快三十岁了，难道愿意象某些人那样瞎闯乱撞追求不切实际的梦想吗？

晓楠

他们的关系总算发展起来了。刘海亮感到特别温暖的是，当不少人离开农村便抛弃原先的恋人时，晓楠偏背道而驰，把贮藏已久的热情无保留地给了他。

然而，这次回沪，特别在去了季永康家之后，刘海亮的心中又七上八下地搅开了，所以当钟晓楠来寻他时，

他显得心不在焉，闷闷不乐。钟晓楠起初没在意，以为是在农场太疲乏的缘故。可是两人踩着路灯光向钟晓光家走去时，刘海亮嘴上象贴了封条，一直不言不语。钟晓楠疑虑起来，为他的神情迷惑了。

"海亮，你在想什么？"她轻轻问。

"不，没想什么。"他漠然望着幽静的马路，路旁树枝的阴影僵硬地印在路面上。

"骗人！你有心事！"

刘海亮决定把话题扯开："哦，昨天去看了看老季，他病得很重。"

对农场老书记，钟晓楠充满敬意，见刘海亮心事重重，知道书记病得不轻，急忙关心地问："到底是什么病呢？"

"主要是肝病，而且，发展趋势不好……"

晓楠同情地叹了一口气："我们，去瞧瞧他吧。"

刘海亮瞧瞧她说："已经邀请啦，让我陪你去……"

晓楠脸红了，虽说在夜色的遮盖下别人看不分明，

但她自己觉得脸烧得发烫，耳根旁象沁出小汗珠。她喃喃地说："他知道啦.....你所说的？"

"我嘴那么快？你想想，给他传消息的人还少吗？" 刘海亮苦笑道。

"他是个好人，真的....."钟晓楠嗫嚅着说，"尽管我们那么不公平地对待过他，他却丝毫不带成见。"钟晓楠昂起头，借着路灯淡紫色的光审视着刘海亮的神色，真诚地说："为他的病发愁吗？星期天我们去，把他的病史要来，我爸爸一个老朋友是有名的中医，先拿病史去看看.....咳，回城后，更感到像他那样的干部太少了。"

钟晓楠的话，唤醒了刘海亮的记忆。呵，那可以追溯到最初认识季永康的日子.....刘海亮感叹地说："确实不错，就是对你哥哥，老季也从没偏心眼！"

钟晓光、钟晓楠兄妹和刘海亮刚下到生产连队时，有一个"走资派"在那儿监督劳动。一次劳动休息时坐在田头喝茶，两位"文革"前就下来的老知青，吊儿郎当地叼着烟，摇晃着身体朝坐在锄把上的"走资派"走去。"喂，季老头，记得前两年下来做报告的神气劲吗？"

"走资派"眯起双眼没吭声。

"哼哼，你妈的开口闭口艰苦奋斗、改天换地，咱小职工一月才拿二十多元大洋，连饭都吃不饱，你放过个屁没有？"一位老知青喷着烟圈同时"噗噗"他拍打破旧的棉袄，扬起一片片灰土。

另一位老知青帮腔说："好啦，这一阵和我们混在一堆，

味道够尝的吧？说说看，再让你当农场书记，你还成天闭眼讲瞎话吗？"

"走资派"久久注视着他俩，竟摸出一支烟跟他们对了火抽起来，抽几口才说："艰苦奋斗还是要讲的，不过，你们付出的劳力和获得的报酬有些不相称。我再当书记的话，一定向上报告，要求给农场职工加工资！"几句话说得坐在田头的职工们喊起"乌拉"来，似乎他们的工资袋已经给撑胖了。

那时，钟晓光以红卫兵头头的身份结合在连队领导班子里，手心痒痒地想找机会干点令人刮目相看的大事。他鼻子一嗅，敏锐地嗅出了异样的味道，第二天便召开

批判会，斗争“妄图翻天的走资派季永康”。季永康的罪证现成：梦想用物质刺激收买人心，为他重新上台铺平道路。

那时，城里喊“三十六元万岁”，那么农场能拿二十几元也就天经地义。季永康的空口许愿被看成狡猾的策略，激起以钟晓光为首的红卫兵们的极大义愤。尽管季永康再三辩解，说他在实际中体会到职工艰苦，应该加工资，可借谁愿冷静地听他说呢？刘海亮曾疑虑过，认为这么批判是小题大作，但在火药味十足的声讨中，他稚嫩的声音显得太微弱，就象海的咆哮淹没鱼类的歌唱。

一些被今天的人们看做荒诞不经的事情，当初完全是以正剧而不是以闹剧的面目出现的。在席卷社会的大波里，个人的独立性常常过于渺小，这使刘海亮万分感叹。现在已无须争辩什么。刚刚结婚的钟晓光，手头的钱恐怕相当拮据，若有谁提出给他加工资，他非但不会反对，还会五体投地的感激呢！刘海亮在心中辛辣地想道。

大道通往一片开阔的广场，广场上高耸的华灯在熠熠闪亮，这是上海的集会中心——人民广场。穿过广场

和广场边缘树影婆娑的绿化区，在靠街的一长排楼房里，能寻到钟晓光的新居。

彩色的忽明忽暗的霓虹灯，高悬在广场四周的高楼上，霓虹灯组成的××牌衬衫或××牌金笔的字样，代替了前几年一长串披上硝烟的口号。广场上，情侣们安详而甜蜜地散步，倾斜着脑袋凑在耳边说悄悄话；有人在学自行车，有人在暗影里打拳，那边，远远的一盏华灯下，好像还围着一圈打牌的人……生活变得好快，不可逆转地推向前去。

刘海亮站定了，目光扫向四周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生活画面。突然，他感到有一股浪潮冲向他的情怀。他含糊地吐出了一句带点儿诗意的话："我们，从黑夜刷到黎明……"

"你说什么？"钟晓楠被他奇异的神情和莫名其妙的话搞懵了。她不解地睁大双目，探询地望着他。

刘海亮回过头，淡淡地说："没什么，只是想到过去的一些事，觉得挺可笑。哦，记得吗，那时有一首流传甚广的叫啥《理想之歌》的东西。我们不正凭这种豪情，从农场闯回市区，把'扎根'的标语刷遍大街小巷，在这人

民广场上也用石灰刷出一个个比人还大的字？"

钟晓楠眨了眨眼睛没有说话。当初，钟晓光是全农垦系统的"扎根"标兵，回市区刷标语的点子就是他出的。钟晓楠虽然只是个跟着喊口号的角色，然而，现在想起这档事，毕竟还有点不自然，自身的行动早嘲弄了当初神圣的誓言。

刘海亮自我解嘲地："想凭几条大标语就改变整个社会的观念，就像拔着头发打算离开地球，好笑！其实，我们自己心里也不踏实，才搞这种虚张声势的一套，到底是哄骗旁人还是愚弄自己？"

钟晓楠低声说："太年轻、太热情……"

"不，年轻、热情决非谬误，现在很多人缺的正是它！关键是不能脱离生活实际！"刘海亮沉思说。

钟晓楠明显地不乐意了。她不想多说这些，特别是此刻不想说，太扫兴了！她瞪刘海亮一眼，"早就成为历史的事，提都懒得提它！就你一个人老想入非非！这些年天翻地覆的变化，是我们小人物说得清、搞得明的吗？"



刘海亮明白女友在回避令人烦恼的人生历程，也不想去打乱她渴望安宁的心情。当人们从动荡颠沛的岁月中挣脱出来，那种无风的湖面上，一叶扁舟悠悠荡漾的生活，是无比珍惜的。他刘海亮自己，不也常常渴望摆脱农场难缠的事务，让生命的航船驶入一处安稳的港湾吗？刘海亮不想挑起这个说不分明的话题。

## 六

钟晓光在高考恢复后考入一所重点大学的政治系。一毕业便举行了婚礼。今天，他请了两种类型的客人，一批是大学同学，一批是中学老友。奇怪的是，中学里的朋友们，除刘海亮外，一个也没有来。钟晓光不在乎，满屋子吵吵嚷嚷的大学生够他应付的了。但刘海亮却尴尬得很，钟晓楠到厨房给嫂子帮忙去了，他没人说话，明显地被冷在角落里，他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不合时宜的来宾。

刘海亮静静地坐着，慢慢地呷着钟晓光端给他的牛奶咖啡，直到杯底黑黑的沉渣露出来，也不见钟晓楠的影子。她们在厨房里忙些什么？四周大学生们的高谈阔论，虽说不乏新鲜的内容，只是刘海亮插不上话，也不

想插话。他坐不住了，掀起身旁长长的白窗纱瞧瞧，见到两扇通花园的玻璃门。刘海亮轻轻拧动把手，玻璃门“咕吱”开了，屋内的大学生们正为文坛上女作家为啥如此厉害的问题争得热火朝天，没人注意到刘海亮，他便闪身出了屋。清凉的夜风挟带着什么花草的气味迎面扑来，前方有一棵松树挺立在黑漆漆的园子里，撑着湛蓝的天幕与天幕上的繁星。脚下是块铺着小瓷砖的平台，平台上方有漂亮的葡萄架。盛夏时节，葡萄架下是荫凉的好去处，只是眼下已经刮起萧萧的北风，所以大学生们宁可挤在屋里吵吵，平台上的两只藤椅空在那儿。

他想等晓楠，进行一次对两人有决定意义的谈话，所以捺住性子不走。他觉得疲乏，身体与精神都倦倦的，便舒坦地倒入藤椅中，将满屋吵闹的大学生抛在脑后。他羡慕那些大学生，然而并不妒忌。他们是幸运儿，可惜任何时候都只能有少数人成为幸运儿，没出息的角色才去妒忌旁人的成功。刘海亮仅感到自己和他们中间隔着一道无形的墙，这恐怕就是钟晓光那些当工人的或者还在待业的中学朋友们不来的原因吧？在中学的教室里，同学间的差别毕竟是细微的，可是一旦真正进入社

会……俗话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吧！刘海亮只能走自己的路，走生活安排给他的路！

花园不算小，飒飒的风吹动了黑影晃动的树枝。平台前，有一片平坦的草地。钟晓光爱人的爸爸是位高级知识分子。钟晓光上门做女婿，才可能有这么好的住宅条件。这一切使刘海亮不由得想到季永康家陈旧的屋子与门前黑洞洞的小巷。

古人说：“三十而立”。他三十多了，后半生的路究竟怎么走？在这儿，他至多是个可有可无的客人，而在那儿，在已经消磨了他十几年青春的土地上，尽管有着无穷的烦恼，但有人需要他，季永康需要他，夏兰珍那样的弱者需要他，那批无知而无聊的捣蛋分子需要他，徐复久其实也需要他——他的存在能阻止这些人走得更远……他好像命中注定要在那儿生根。可是，钟晓光怎么轻轻松松就摆脱了一切呢？

刘海亮闭上眼睛，又想起了一段往事：

农场兴起声势浩大的“扎根”高潮。各单位党团干部首先带头表示决心：“铁了心，死了心，扎根农场干革命！”那场面，谁瞧见都不能不动心。全场大会上，党委书记

季永康的报告还没做完，台下就有十几个人跳上台去抢话筒了。跟着，几百人蜂拥往前挤，谁都听不清谁的，只听得此起彼伏的"一辈子"、"铁杆派"的嚷声。青年的热情是最容易鼓动的。当一批人的热情燃烧到沸点时，其他人就会跟上来。末了，钟晓光高举着有几十个党、团员用鲜血签名的巨型决心书冲上台去。党委里的老头们都感动得流下泪来，仿佛城乡差别和盘根错节的传统势力，在涂着血字的决心书前毫无抵抗地烟消云散了。

会后，季永康跑到场部生产组找到刘海亮，声色俱厉地责问道："小刘，你怎么不签名？不想留在农场？"

刘海亮摇摇头，为难地说："决心书调子太高了，我还没死心在这里干一辈子哩！"

季永康相当生气，被寄予厚望的刘海亮使他伤心，他瞪着发红的双目，责问："瞧瞧人家，瞧瞧那么多青年，你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不羞愧吗？"

刘海亮见党委书记发火，有些紧张，但仍然坦率地回答："我不能欺骗别人又欺骗自己，我的觉悟只到这一步，服从党的分配么。要我在哪儿干就在哪儿干，不行吗？"

直到很久以后，季永康才承认刘海亮的务实态度比烧得滚烫的口号可靠些。或许，这也是他最终下决心选择刘海亮当接班人的原因之一……

落地玻璃门“哗啦啦”被撞开了，走在前面的是钟晓光，他身后跟着个发福得与年龄不相称的大学生。钟晓光冲到刚睁开眼睛的刘海亮面前：“哎，小刘，怎么躲这里来了！让我好找，方才还以为你不辞而别，溜了！”

刘海亮站起身，不明白钟晓光这位新郎怎么突然对自己发生了兴趣。他冷淡地说：“头昏，出来吹吹风。”

“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新闻系的高才生小吴，人称吴老夫子，又号吴大胖子！”钟晓光哈哈笑着，满面春风。此刻，在他面前，生活与事业都展开了迷人的微笑。

小吴彬彬有礼地伸出右手：“刘海亮同志，久闻大名，农场大有可为的青年干部！”

刘海亮迷惑地和他握了手。他还是弄不明白，他们找他有什么事情。钟晓光看出他的疑虑，笑嘻嘻地解释说：“小吴比我低一级，快毕业了，正搞毕业论文，他听我说起你，很感兴趣，想来访你。”

"采访？"刘海亮摊开双手，"我这儿没新鲜货色！"

小吴"啪"地掀开崭新的烟盒，客气地说："请。"

刘海亮下意识地拿起一支。他对抽烟没嗜好，不过为工作方便，偶尔抽两口。是海绵头牡丹牌，挺高档的。现在大学生抽烟不稀奇，据说校方还发烟票给以方便。

吴老夫子锐利的眼睛审视地盯住刘海亮，象在审查橱窗中展出的新产品，看得刘海亮浑身不自在。这些大学生，待人接物常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不免令人讨厌。何必呢？显示思想的深邃吗？

"哦，是这样，当年知青中的标兵不少呢！比方说，咱们这位钟某人，赫赫有名的吧！？可惜，他那根还是没扎牢！"胖王不客气地大大咧咧拍打钟晓光的肩膀，显然是报复钟晓光作介绍时的打趣。

钟晓光不自然地哼道："比你赖在家里吃闲饭好些！"

吴胖子毫不退让："你还是'左'的观点！我从一开始就讨厌上山下乡那些东西，历史证明我是正确的！否则，你干嘛写了血书又要考大学？什么消灭三大差别，纯粹

纸上谈兵！"

钟晓光一时想不出应答的话，搔搔头皮，又摸了下耳朵，显出十分窘迫的模样。

刘海亮冷静地问："你找我有事吗？"

"嗯，我想了解一下少数还留在农村的青年的心理。像你吧，当然干得不错，农场场长，至少顶个处级干部，不过，你是心甘情愿的呢？还是……"吴老夫子开始斟酌，挑选字眼，"还是出于某种愿望、目的，或者说由于某种压力。简单说，我想寻求指导你的动机……"

"那么，你了解这些的动机又是为了什么？"刘海亮反问道。

胖子迟疑一下，说："噢，可以告诉你，我想写篇论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教训的文章。"

刘海亮反感地说："你从一开始就反对上山下乡，你当然比我高明。不过，随便找人聊聊，就能写好这篇文章？"

新闻系的高才生显然没料到刘海亮会教训他，他冒火而带刺地说："你以为我要深刻体会其中甘苦，唱一曲

动听的赞歌吗？不！我只是为那几百万、几千万受骗的年轻人悲哀，我需要的是葬礼进行曲！"

刘海亮站直身子，把还没来得及抽的香烟朝藤椅旁的圆桌上一扔，看着烟条滴溜溜滚下桌面，他生硬地说："我不想和你全面讨论理论问题，我只想指出一点，"他转过头，打量着尴尬地站在一旁的钟晓光说："当初，机械地逼人上山下乡的做法是错误的，但是，今天你反过来嘲笑我们，讽刺我们曾经有过的天真单纯，也未必高明！我尊敬你这位大学生，只是希望你不要太自以为是，凭脑袋想当然地指手画脚！世界上的事情全得有人去做。正像过去把带头下乡的人看做真正的英雄是片面的，现在以为只有考进大学的才是人才，也不全面。谁都没权利随意轻视旁人。你凭什么来对你并不理解的人和事判断是非曲直呢？"

钟晓光怔怔地听着，什么也没说。新闻系的高才生不服气地哼一声："无论如何，历史总得由人来作总结！"

刘海亮瞧瞧他："只有真正客观的总结才经得起检验！"他觉得没什么可说了，情绪变得很坏，也不想再等



钟晓楠，向钟晓光问道："花园的门能走吗？"没等钟晓光点头，他说声"再见"，便径直往隐藏在暗影里的铁门走去。

刘海亮还未走出弄堂，钟晓楠心急慌忙地从背后追上来。姑娘没来得及除去身上的花围裙，烫过的头发上滑稽地罩着顶炊事员常用的白帽子。她顾不得擦去额头沁出的汗珠，一把捏住刘海亮的手，发怒地问："怎么溜啦？"

刘海亮抽回自己的手，手上毛拉拉地粘着些干粉粒，大约方才钟晓楠在厨房里揉面团还没顾上洗。刘海亮简短地回答："我该走了。"

"什么意思？"钟晓楠抬高秀气的弯眉，发亮的眼珠中钻出刺人的光，象要照出刘海亮心中的隐秘。

"....."刘海亮踌躇着。夜色非常浓，风在高空驱赶着流云，月亮时而被遮住，时而露出半张或大半张脸。

钟晓楠跺跺脚："有你这样的人吗？高高兴兴到我哥哥新房来，何必和人斗嘴？就算话不投机，你不睬他们就是，转身就跑，不让大家扫兴？"

"不，不仅仅是因为这....."刘海亮吃力地说，侧过脸

望着一幢高楼的尖顶，避开了钟晓楠咄咄逼人的目光。"真的，我想了很久，我们是不合适的。我现在所处的境遇，我耗费的青春与精力，不会被人理解....."

钟晓楠急得都快掉眼泪了："别人不理解，难道我还....."

刘海亮固执地说："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我们常犯这样的幼稚病.....平心而论，我也仅是服从需要，而不是自觉挑选留在农场工作，旁人更难理解，简直可以看成是怪物！"

钟晓楠的睫毛眨了两下，晶亮的泪滴滚出眼眶。"那你——找个合适的机会回来吧。"这是她离场后第一次这么劝他。这个问题太敏感，她难说出口，怕他以为自己拖后腿。

看到晓楠掉泪，刘海亮一阵心酸。她不向他要任何东西，只要他这个人，何必不近情理地去伤她的心？将近二十个年头了，如果从进中学那一天算起的话。他们相识那么久了，如此长期积存的友谊，谁都不肯轻易地舍弃。他要在他快消逝的韶华上添一层冰霜吗？刘海亮感到自己的决定太无情了.....

钟晓楠那双沾着面粉的手小心地搭到刘海亮肩头，微微哽咽着说："别伤我的心，你啊——我不会强迫你离开农场，可是那样的年代到底已经过去了，你自己考虑吧....."

刘海亮哆嗦了一下，心情沉重地说："我知道。不过，我这个人习惯于服从命运的召唤。我觉得那儿给我的使命还没完成，我不能像开小差似地溜掉....."

钟晓楠抬起头，嘴唇一抿，咽下流到嘴边的泪水，真诚地说："我喜欢的正是你这种意志！我再说一遍，我决不强求你回来。就这样——我也可以满足....."

刘海亮的心软了。在钟晓楠双眼中，热情之火被盈盈泪水映得更加强烈。他真想，真想投进她的怀抱，忘却人世间的烦恼和痛苦。但是，他想起了季永康家墙头那张摄于困难时期的照片，想到那个拥挤杂乱的家，他原先的决定又冰冷地涌上心头。他将走的是一条自己也没有把握的道路，结果可能和老季一样，献出了一切，却无所作为，面前的农场仍是那副不死不活的样子，或许，还没等他发挥出所有的力量，便被某种说不清楚的势力排挤掉了。当然，也可能成功。农场在他这一代人

手中干出个模样来，那也将是遥远的事情。在这进程中，他个人不知会付出多少代价。既然如此，他何苦背上沉重的包袱，特别何苦让这姑娘的幸福莫名其妙地随他而埋葬呢？他们的命运不会比老季一家强多少，他将难得匆匆回沪团聚一次，而把乱七八糟的家务事留给她一个女人，一旦有了孩子，更不堪设想……

刘海亮不想拖泥带水地折磨人了。他决断地移开了钟晓楠搭在自己肩头的手，冷峻地说："晓楠，我反复考虑过了，时间越长，痛苦越多，还是趁早结束吧！"

钟晓楠充满希望的脸霎时发白变青，嘴唇失去血色颤抖起来："你最后决定了？"

"嗯。"刘海亮呆板地应了一声。

钟晓楠两眼直直地盯着他问："难道人家传说的事情是真的？"

刘海亮吃惊地问："你说什么？"

"还问我？早听说你和采购站的一个女孩子关系密切，有人讲她犯错误你还护着她。我根本不愿相信那些事，现在看来……我太痴心了！"钟晓楠气得声音都变了。

尽管这条弄堂相当幽静，晚上少有行人，可是路上有人听到了他们的吵嚷，诧异地转过头来。刘海亮有些发慌，想劝阻钟晓楠，又不知如何解释。他愤愤地说："他们真有办法！"

"谁？"

"传播'新闻'的专家们！"

"别管人家传播不传播，但从你的态度上，看得出你变心了！"钟晓楠用手掌捂住了脸，也不管手上的面粉弄脏了脸庞。

刘海亮痛苦地紧捏着食指，连钟晓楠也听信了传闻，他受不了。他真想把徐复久这类小人揪到面前揍一顿。但他冷静后一转念："也好，晓楠相信这流言，恨了他，倒可以下决心断绝关系，就不必解释吧。"刘海亮用力咬了咬嘴唇，绝情地说："随你怎么想，也随你怎么骂，我都受着！反正事情只好这样了！"

钟晓楠移开遮住脸的双手，充满泪水的眼睛愤愤地瞧瞧他："你走吧，永远别让我再看到你！"

刘海亮不敢正视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眼光，屈辱地咽

口气说："好吧，我走，不会再来。"刘海亮动动身子，刚要迈开脚步，钟晓楠却不顾一切地扑上来，抓住刘海亮的双臂拚命摇晃。"你说那是假的，假的！"她伤心地哭喊道，"你说呀！说！"她忘却了姑娘应有的尊严，把头埋进刘海亮的胸部，"我不信！你不是那样的人，我不信！"

刘海亮慌乱了，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他咬紧牙关、处心积虑设立的防线，被钟晓楠真挚而毫不掩饰的感情潮流冲垮了。是的，他的决定是假的！完全违背自己的良心！他只是怕……他担心的东西太多了！但是她是多么难得的知己，倘若失去了她，或许，他会遗恨终生。

刘海亮不能再固执，忘记了这是在弄堂里，动情地抚摸着姑娘颤动的肩膀，喃喃地说："晓楠，别哭，别哭，我不是……哎，怎么跟你说呢？让我们静下心来，再好好商量商量。你不要哭了，就算我求求你！"

他和她，久久伫立在浓黑寒冷的夜色中……

## 七

矛盾暂时缓和了，只是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分手时，刘海亮劝钟晓楠考虑一些具体困难，姑娘赌气地说她打

算再考虑十年。刘海亮无可奈何，暗想只能听天由命，让时间来作结论。他郁郁不欢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九点，有两位焦虑不安的客人，急得眼睛冒火地在等他。一男一女，都是五十来岁，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刘海亮十分纳闷，不明白夏兰珍的父母怎么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家中。今天早上，刘海亮去过夏兰珍的家。她出院后头脑常常发昏，请假回市区家中休养。刘海亮去看她的目的，一是慰问，二是鼓励，赞扬她敢于向采购站内的不正之风斗争。当然，刘海亮也希望她加强学习，正确解决信仰问题。他和夏兰珍谈得好好的，同时代表农场领导向夏兰珍父母表示歉意，现在又出了什么事呢？

刘海亮不安地问："夏家爸爸、妈妈，等我多久啦？"

这句问话刚出口，夏兰珍的母亲眼圈一红抽泣起来。夏兰珍的父亲手忙脚乱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哎呀，兰珍她失踪了，你看看！"

刘海亮接过纸条，匆匆扫视一遍，是夏兰珍留给父母的。他紧张起来，急问："上午不还好好的，怎么搞的？"

当父亲的长吁短叹："本来兰珍蛮高兴的，快吃晚饭时，兰珍站里的领导来了，把兰珍训一通，兰珍和他吵起来啦。"

刘海亮脸上升起乌云，问："站领导，姓徐的？"

"对对，兰珍叫他徐站长。"

刘海亮气得咬牙切齿，强按怒气问："他们吵些什么？"

母亲流着泪诉说："他们在屋里吵，我们也没敢进去。那站长像是说他把兰珍的问题向局里什么人汇报过了，局里表扬他抓得不错，要兰珍准备回场深刻检查。"

"还听到啥吗？你们别慌，慢慢说。"刘海亮知道两位老人有顾虑，尽量不动声色，把嗓门压得低低的。徐复久这家伙，好大的胆子！又把问题搞复杂了。

当父亲的瞅了刘海亮一眼，怯懦地回答："还提到你来着，不过……"

"说吧，不用担心！"刘海亮温和地说，脸上漾起让人感到安慰的沉着的微笑。

夏兰珍的父亲战战兢兢打量着刘海亮的神色，终于



吞吞吐吐讲出一些情况。徐复久进屋后，走到夏兰珍的小床前，把一叠纸扔到被子上，冷冷地说："你很有本事么！呶，今天我把纸头给你带来，想揭发啥问题，尽管写，不客气！"夏兰珍掩住脸抽泣着："不，我讨厌，我什么也不管！"徐复久不阴不阳地："怎么胆小啦？你不是有大人物做靠山么？都说你眼力不错，要找就找大的，只是也得盘算盘算，到底合适不合适？再说人家又不是一个人……"夏兰珍气得浑身发抖，羞愤地分辨："胡说，你们瞎编……"徐复久毫不放松："嘿嘿，无风不起浪，你自己检点检点！我总是你领导，说点道理让你清醒清醒。共产党专讲原则，不能光顾私人交情。找个靠山就好包庇你啦？想得天真！就算农场里胡闹，局里就不管啦？要整顿领导班子，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夏兰珍脸埋在被子里，哭得喘不过气。徐复久东一榔头西一巴掌，折腾了好长时间，才余怒未息地离去，走之前，再次关照夏兰珍闭门思过，隔两天他还要来找夏兰珍"谈心"。

刘海亮听得浑身火辣辣的。卑鄙！干部队伍里怎么总有些徐复久式的无耻混蛋！他拿过夏兰珍留下的纸条，又看到了上面短短几行字：

爸爸妈妈：

你们一直要我做个好人，但做好人太难了，就是基督再生，也只会是到处受欺负的弱者。我

这个不孝而无能的女儿，让二老为我担惊受怕，甚至连累了农场里被我尊敬的干部。我心如死灰，真想找一片安谧的净土休息一下，但它在哪儿呢？我要去寻找。不必担心，我不会走已经走过的糊涂绝路，我只是想休息、休息……

珍

即刻

当母亲的绝望地嚎啕起来：'刘场长啊，你说怎么办，怎么办啊？！'

刘海亮心如乱麻。此时，他脑中闪过季永康与局里头头争吵的情景。他有些明白了，徐复久讲的话未必全是吹牛，否则不敢如此露骨地威胁夏兰珍。大概局里已接到徐复久的报告，对他这个当场长的不信任呢。只是眼下顾不得考虑这个，他得立即拿出应急的办法来。

刘海亮渐渐冷静下来，手指捏着下巴考虑了片刻，

自信地说："夏家爸爸、妈妈不要紧张，我是场长，我会想办法的！你们说说看，夏兰珍可能去什么地方？"

两位家长说出了几个亲戚的住处，有在市区的，也有在郊区的。当母亲的想了想，又补充说："还可能去了金华老家，她不是要躲得远远的吗？她怕那个站长再找着她呢！"

父亲沉思着说："也有可能到哪个要好的同事或同学家去啦，只是我们不知道住址。"

刘海亮在心里盘算，当务之急，是尽快把夏兰珍人找到。这姑娘就算一时不走绝路，但如果突然想不开呢？现在好些年轻人，处理人生问题草率得难以理解，不能掉以轻心。

刘海亮平静地宽慰两位老人说："你们稍稍坐一下，我立即采取些应急措施，马上回来找你们……"

到底当了几年干部，眼下可能采取的措施迅速浮上心头。刘海亮跑到弄堂里，找到管公用电话的老头，三言两语把特殊情况讲一遍。老头倒也着急，二话不说，就出门去开了公用电话亭。当他知道刘海亮要长时间借

用电话，干脆信赖地把钥匙借给了这位年轻的场长。弄堂里，谁不知道刘海亮是办事稳妥可靠的青年呢？

刘海亮首先拨通了农场驻市区办事机构的电话。电话"嘟噜……嘟噜……嘟噜……"响着，刘海亮耐心而固执地等了好一会儿，总算有一个嗓音沙哑的老头来听电话，看样子是刚从被窝里钻出来，所以态度很不好。"喂，半夜三更的什么事？"

刘海亮无意和他噜苏，短促地说："叫徐复久听电话！"他知道徐复久在市区没家，一来就住在办事处的宿舍里。

"啥？找徐站长？明儿白天找吧！"

刘海亮知道客客气气说不通，不想浪费时间，便喊道："我是刘海亮，你的场长，懂不懂！"

电话那边霎时鸦雀无声，大约老头惊呆了。刘海亮又好气又好笑，厉声催促道，"傻啦？快去，我有急事。"

"嗯嗯，刘场长，我，我……"老头说不清。"啪"，他把耳机放在桌上，又传来"咚咚"的跑步声。

刘海亮在这个时候打电话来，徐复久摸不着底细，心中玄虚，音调儿有些不正常："场长，你——有急事？"恭恭敬敬真象位小心拘谨的部下。

"你下午去夏兰珍家啦？"刘海亮冷冷地问。

才几个小时，消息便传到场长耳朵中，出乎意外，徐复久含糊地回答："嗯，看望一下。"

"看望？"刘海亮的语气尖刻起来，"你说了点什么？告诉你，夏兰珍失踪啦！"

"啊！"徐复久失声叫道。他没想到那姑娘行动这么古怪。他以为夏兰珍经过一次死里逃生，会学乖的，他吓唬几句，让这女孩子闭口不言，采购站里的事情便容易蒙混些；毕竟会计掌握着大量第一手材料。徐复久急忙申辩："我不知道，我没想到……。"

刘海亮生硬地截断他的话："以后再分析责任，你现在立即给我派辆车子来！"

"车？这时候到哪里找驾驶员？"

"你是站长，你不想办法，倒问我？"

徐复久苦涩地说："站长，我常常指挥不动呢！"

"哼，我看你在许多方面是令出必行！不要绕弯子，你到底派不派车？"刘海亮嗓门高了。

徐复久还在故作苦态："喏，怪我平时没学会开车，要不然……"

"喂，你承认不承认我这个场长？"刘海亮的耐心消失了，厉声问道。

徐复久有些恼，态度不那么拘谨了："刘场长，你应该体谅我们下级的苦衷。"

刘海亮忍不住骂了句粗话，徐复久抓住机会顶一句："刘场长，你这算啥态度？"刘海亮忍无可忍，对着电话狂怒地发作起来："现在人命关天，没空和你斗口舌！你怎样找驾驶员，我不管，反正十分钟，至迟一刻钟内我要见到车子！你有意见尽可以到局里告状，不过我提醒你，只要局里没撤掉我，我就是场长，你必须服从我！"

见刘海亮如此强硬，徐复久撑不住了，不得不软下来。特别听到刘海亮把他在背后搞的小动作端出来，他紧张了。虽说齐副场长完全站在自己一边，可是局党委到底会下怎样的决心，让人摸不透呢。再有，那位躺在

床上一时还死不掉的季老头也不好对付。幸亏徐复久长期养成能屈能伸的圆滑本领，他尴尬地费劲地挤出点笑声："刘场长，您别发火，让我想想办法……"话筒里静下来，只听见徐复久的嘴巴咂顶有声，像模像样地在盘算，"哦，有啦，有个女司机住在隔壁弄堂，我马上去敲门，你放心！"

当了多年站长，一个近在咫尺的驾驶员的地址到此时才想起来，哄三岁毛孩？！不过刘海亮顾不上点穿徐复久的花招，又命令道："派完车，你不准回去睡觉，马上赶到火车站，看看有没有去金华的火车。你守在那儿，发现夏兰珍，你想办法把她送到我这儿。要漏过了，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徐复久没有胆量再反驳，诺诺连声地答应了。

打完这个电话，刘海亮额上冒汗，喉咙也哑了，但他不敢迟缓，立即又打了个通海岛的长途电话，通过农场总机，把办公室主任召到耳机旁。刘海亮简单地通报了情况，然后下达了两个任务：一、要海岛公安局向市公安局备案，必要时刘海亮可去请求协助；二、立即去采购站，找与夏兰珍要好的伙伴，请她们分析一下，夏

兰珍可能去谁的家。

办公室主任问道："了解情况后，怎么和你联系呢？"  
"

刘海亮看看表，时针刚移过十点，便说："争取一小时内给我回电，十二点以前我守在电话旁，电话号码是……"刘海亮俯身瞧瞧码盘，报出了传呼电话的号码。

"嘟……嘟……嘟……"短促刺耳的喇叭声在传呼电话亭外响起，两道刺目的灯光向弄堂内射来。刘海亮跑出去一看，一辆"小上海"已经停在弄堂口。刘海亮奔到车旁，驾驶室里伸出一个姑娘的头，焦急地问："刘场长，我的任务？"

刘海亮认出来了，正是那天回沪时在码头开车的女司机。刘海亮想起她冷冰冰、不爱答理人的模样，有些担心，特为关照说："情况老徐给你讲了吧？你开车陪夏兰珍家长去几个地方找找，人命关天，你要耐心些……"

刘海亮话未说完，姑娘从驾驶室里跳出来："行啊，家长在哪里，我去接。"

刘海亮还不放心，叮咛道："我有其他事，不能随你



们去。老人心情不好，你尽量顺着。除了市区，大约还要到郊区，让你辛苦啦……。

姑娘笑道："刘场长，你信不过？"

"不，没有……"刘海亮听她这么说，语塞了，露出几分窘态。

姑娘昂起头，就着月光直率地凝视着刘海亮的脸："场长，你为一个普通职工的事这样操心，我就没人心？只要找得到人，哪怕开三天三夜车，我也没意见！"

刘海亮的心霎时被她说得热起来，闷在胸中的那些火气一下子散开了，他握住不知名的女驾驶员的手："谢谢你，我把事情托付给你……"姑娘脸红了，从刘海亮掌心中抽回自己的手，别过头，随刘海亮向弄堂内走去。

送走夏兰珍父母和驾驶员，刘海亮回到电话亭，又给金华的那个公社挂去长途电话，希望他们协助了解一下，有没有一个叫夏兰珍的上海姑娘来此地。刘海亮怕夏兰珍离家后立即到车站乘火车，那徐复久就守不到她。

这些事料理完毕，刘海亮暂时没什么可做的，便拖张电话亭内的破椅子坐下，静静地等农场的回电。

时间晚了，弄堂里的各色人家纷纷熄灯睡下，从电话亭的小窗子望出去，只有一盏昏黄的路灯高悬在半空，不很光亮但忠实地守着夜行的路。

亭子非常窄小，刘海亮躺下来的话，怕伸不直腿，站起吧，脑袋几乎就碰到了顶板。刘海亮又感到了疲乏，大腿酸酸的，头颅沉沉的，眼皮想合起来。不光因为回市区后还没好好休息过，而且接二连三的事变，使人在连续不断地亢奋后，产生懒洋洋的虚弱感……

那辆"小上海"载着三颗焦灼的心驶往何处了呢？他们能找到夏兰珍吗？农场的回电还得等多少时候……

蓦然，他眼前又浮出钟晓楠愤怒生气的目光，他的心颤栗了。方才一阵忙乱，他几乎把那场令人心碎的谈话忘却了，现在安静下来，他又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

他太绝情吗？有一点，他伤了姑娘的心。可是他又有什么办法？既然他决定服从工作与命运，既然他觉得自己对农场那许多可爱或可恨的人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同时又不愿让心爱的姑娘陪伴自己过不安定、没保障的生活，那他最好这样做。偏偏多情的晓楠硬不肯离开他，他犹豫不决，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他懂得自己的性格，虽然经常有些儿懦弱或矛盾，但归根结底他不会向现实投降，总会吃力而顽强地有所前进。

前面荆棘丛生？老季他们佝偻着腰清除了一辈子，他接下去干吧，只是他想努力地直起腰来。是啊，老季是顽强的战士，要向他学习，还要比他更有出息！在个人问题上，他竭力想快刀斩乱麻，正是担心自己肩上承受不了过重的分量……

他会后悔吗？或许会，特别是万一因此而失去钟晓楠这位理解他而又愿意作出牺牲的姑娘。不过，只要真正直起腰来干出点事业，他会从别的地方获得安慰。在农场能干出名堂？许多人会笑话他！不过，他从哪本书上看到过，人的创造力，是不会完全被地理、环境、行业所左右的……

路灯在半空闪烁。凉爽的风从小窗户钻进亭子。电话铃终于清脆吓人地响起来了……